武俠世界

大追殺　某國際特務組織，懸紅二千萬賞金，剷除女金剛，人為財死，各大小黑帮紛紛追殺馬丁妮，大敵當前，女金剛危機重重，驚險萬象，生死難卜？………



930

◀編 後 話▶

無敵女金剛故事「大追殺」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大小說。這是一篇描述黑社會尋仇報復的故事，內容曲折刺激，過程驚心動魄……一羣手段兇狠、陰謀滿腹的殺手，爲了貪圖懸紅巨賞，千方百計，展盡奸謀追殺無敵女金剛馬丁妮，手段殘酷，計謀陰險，正邪雙方，更番惡鬥，具有超人異稟的女金剛，渾身解數，揭破陰謀，勇擒巨魁！要看一部動作打鬥場面多於一切的精彩小說，不宜錯過本文。

***　　***　　***

臥龍生的正宗武俠長篇故事「春秋筆」今期高潮疊起，奇案嶄露。專揭隱私的春秋筆又將在泰山映日崖再度出現，天下羣雄爭相趕往，神秘組織數度施展詭謀，追殺楚小楓等一行，惹起無限風波，請留意本故事的精彩發展。

***　　***　　***

「風雨殘陽」今期已開始刊載，本故事情節啣接上篇「狂飈」，精彩處比上篇更見獨特，書中人物身世離奇莫測，題材結構別創風格，佳作當作，敬請留意。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俠情恩仇中篇「大魔頭」，由武俠小說年青作家李凌執筆，李君寫作小說嚴謹，故事結構緊凑，行文流暢，題材新穎，下期刊出，幸勿錯過。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3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無敵女金剛故事／岑凱倫・文 盧令・圖

大追殺

嬌聲呼救 勇擊歹徒

馬丁妮和亞傑辦完一件案件，乘車由第三公路回家。

在寂靜的山路上，突然傳來了慘厲的呼救聲：「救命，救命！」

馬丁妮吱的一聲，刹住車掣，亞傑拔出了手槍，推開車門說：「波士，我去看看。」

「別胡亂開槍！」

亞傑下車後不久，傳來一聲槍响，緊接着是亞傑的呼喚聲：「波士！」

馬丁妮翻跳下車，循聲往草叢裏走去，她看見亞傑倒臥地上，一個男人奔逃。

「站住，警探！」

男人轉身向馬丁妮開槍，馬丁妮身一閃，她集中眼力，向對方開了一槍，嘭！男人迅速倒下。

馬丁妮返身扶起亞傑：「你怎樣？要緊嗎？」

「擦傷肩膊。熬得住。」

「去看看那女人！」

馬丁妮走到那男人身邊，翻過他的身體，子彈射中他的心臟，死了。

亞傑扶着一個女孩子過來。她面貌姣美，身上的衣服破了幾片。

她嗚咽着，全身發抖。

「不用怕，他已經死了！」

「死了？」亞傑問。

「我並非存心殺死他，祇怪槍法太準。」馬丁妮輕嘆一口氣：「其實，我祇要射傷他的腿部就行了！」

「死者是你甚麼人？」亞傑向那女人問。

「剛在舞會認識，不知道他姓甚麼，祇知道他叫東尼。」

「他很年青，」馬丁妮看了死者一眼：「你怎會跟他到這兒來？」

「他說帶我來兜風，看，汽車還在哪兒。車停下來，他提議散散步。我們到這兒來，他撕破我的衣服，要强姦我！」

「你沒受傷吧？」

「還好！」

「我去通知警方……」

× × ×

「老板，東尼少爺死了！」

「甚麼？」一個老頭兒由安樂椅跳下來，「你說甚麼？」

郭秘書低下了頭：「東尼少爺被槍殺了！」

「是誰幹的？」老人家握着發抖的雙手。

「馬丁妮，那超凡的女子。」

「黑道中的煞星。」老頭子心痛欲絕：「我們和她素無交往，她爲甚麼要殺東尼？」

郭秘書道：「我已經查過了，是爲了一個女人。」

「馬丁妮爲了女人？」

「她的手下，看上了東尼少爺的女朋友，兩個人鬧起來，馬丁妮維護手下，殺死少爺！」

「好胆，好胆，竟鬧到我的頭上來了！」老頭子用拳頭捶着桌面：「我一向以爲她富於正義感，誰知她竟維護手下，濫殺無辜！她，她……我和她誓不兩立！」

「她在H城，我們在S國，我們很難和她接觸，而且，她是個非常厲害，可敵萬夫的女超人，我們……很難跟她拚。」

「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亦要報仇，郭秘書……」

「老板，藥丸已拿來。」

「我不要吃藥！」老頭子一手拍下藥瓶：「叫會計師和亞寶來見我！」

不一會，會計師，保鏢領班——亞寶，都來了。

「我有多少身家？」老頭子問。

「時間急，來不及一一統計……」

「說一個約數！」老頭子大聲吆喝。

「大約二十億元左右，還有許多不動產！」

「亞寶，發出一個通告，誰能活捉馬丁妮，可得賞金十億，要是捉了個死人回來，也可得五億！」

「十億元？」郭秘書叫起來：「那麼多？」

「這一筆錢，足够買兇殺死全H城的人。」

「我已經七十幾歲，還要那麼多錢幹甚麼？」老頭子靠在椅背上，老淚縱橫：「必要時，我還願意出二十億。」

「老板……」

「誓報此仇，你們全給我滾出去！」

× × ×

馬丁妮、亞傑、韋占美由醫院出來。

「想不到醉貓這樣合作，把甚麼都招供。」韋占美很興奮。

「他被人追殺滅口，爲了生命，他非要和我們合作不可。」馬丁妮邊走邊說，突然她停下來。

「甚麼事？丁妮。」

馬丁妮用她那隻超凡的眼睛集中精力一看，就在這時候一輛汽車飛駛而過，馬丁妮兩手按下亞傑和韋占美：「伏下。」

砰嘭，砰嘭，砰嘭……

汽車開走了，韋占美由地上爬起來，他喘息着：「槍彈密過雨，槍聲响如核彈爆炸。」

「他們用的是『黑炮』。」

「黑炮？波士，那是甚麼？」

「最新式的手提輕機槍，一枝槍，可以應付一場小型戰爭。」

「對方的來頭倒不小。」

馬丁妮看看附近有沒有人受傷，幸而現場非並探病時間，門口來往的人不多。

「波士，你認爲他們要殺的是我們那一個。」

「可能是我，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們三個。」

「可怕！」韋占美搖一下頭，「幹我們這一行，分分鐘向死神挑戰！」

「別發牢騷了，回去寫報告吧！」馬丁妮推他一把。

星期一，馬丁妮駕着汽車，帶着亞香，亞傑出外辦案。

馬丁妮幾次看倒後鏡。

「波士！」亞香問：「有人跟踪？」

「唔！」馬丁妮開了車上的金屬感應

器：「他們有槍。」

「看來不懷好意。」亞傑回轉頭看：「波士，噴一陣烟，避過他們。」

「不，我要看清楚他們的意圖。」馬丁妮抛出兩件連帽的避彈衣：「立刻穿上它。」

「硬碰？」

「唔！」馬丁妮一手駕車，一手把衣服拔上。

後面那輛黑色汽車，越迫越近，剛巧路靜車稀，黑色汽車扒頭了，槍咀正露出車窗。

「當心！」

嘭嘭嘭……

一陣槍响，黑色汽車向前奔，馬丁妮較快行車速度，眼看可迫對方停駛，突然那黑房車衝向天橋的圍欄，汽車像斷綫的紙鳶般墮下。

「可惜！綫索斷了！」

「他們是有意衝下去的。」

「亞香，」亞傑突然叫了起來：「波士，亞香倒下來，動也不動，她……」

馬丁妮回過身去檢查亞香。

「波士，亞香是不是中彈死了！」

「穿上避彈衣，不可能中彈，大概是子彈撞擊，震動了大腦，她祇是暈過去，我送她去醫院。」

「嘩！滿車都是彈頭。波士，最近，天天有人襲擊我們，以後你要駕駛避彈汽車。」

「是的！」馬丁妮一邊駕駛一邊低吟，「今天占美不在，他們顯然不是針對占美。」

「可能想殺我！」亞傑有點担心。

「不可能吧！你出道時間短，不可能樹敵太多，我看，他們是衝着我來的。」

「是不是醫院門前那班人幹的？」

「不很像，剛才的人，祇不過用普通的槍。」

「那更恐怖，波士，我們要當心。」

星期二晚，馬丁妮和韋占美在神燈閣吃晚餐。

他們是神燈閣的老主顧。

老板走過來聊天，部長親自招待。

「總探長，今天想吃些甚麼？」

「串標牛柳。」

「總探長，今天的龍蝦很新鮮。」

「那多要一個龍蝦湯。」

老板陪馬丁妮他們聊了一會，晚餐開始時，他告退了。

不久，有侍役送來了兩盆龍蝦湯。

「唔！」占美無限欣賞的樣子：「很鮮美！」

馬丁妮剛要瓢一羹湯進咀裏，她用鼻子嗅了嗅，突然她放下匙羹，並對韋占美說：「千萬別喝湯。」

「為甚麼？」

「我嗅到異味！」

「不新鮮？」

「比這更麻煩！」馬丁妮從掛在腰帶上的小皮包拿出一支金屬針，她把針插進湯裏，針立刻變成黑色。

「有毒！」馬丁妮說：「把老板和部長找來。」

一會，占美把兩個人全帶來，馬丁妮看了他們一眼說：「湯裏有毒！」

「怎麼會？」他們不約而同的說。

「不會？把湯喝了！」

他們搶着喝湯，馬丁妮迅速地把湯拍在地上。

湯汁落在地毡上，地毡立刻被腐蝕，毛頭發焦。

「啊！可怕。」肥老板嚇得幾乎暈過去。

「現在，你們應該相信湯裏有毒！」

「信，信！」

馬丁妮開了對講機，叫道：「聯絡組通話！」

「立刻派人封鎖天神街，神燈閣。」

很快，警察來了，神燈閣的人，全集中在餐廳裏。

馬丁妮低聲告訴韋占美：「把這兒所有人的名字送去資料室。」

「是的！我會通知亞傑，我很快就回來。」

「總探長，」老板欲哭無淚：「我們所有的人都敬重你，崇拜你，我們是不會陷害你的！」

「可是，你無法否認，湯裏有毒。」

「是的！」

「從你們剛才喝湯的情形，我相信你和部長。我所担心的是有壞人混進來。」

「總探長，我們這兒內內外外的人，你都認識！」

「唔！」馬丁妮檢查每一個人，她忽然說：「福伯呢？」

「福伯請假！」

「有事嗎？」

「他被打刦，傷了手，請假一天。」

「沒有替工？」

「有！他的侄兒來代替他。」

「誰是福伯的侄兒？」馬丁妮說：「請他站出來。」

彼此面面相顧。

「亞……成呢？」部長在叫。

馬丁妮吩咐麥沙展：「去搜索裏裏外外。」

「你見過那替工？」

「我沒有見過，這些事，由郭部長管的。」

「郭部長，亞成的樣子是怎樣的？」

「頭髮長長，戴眼鏡，面上有一顆黑痣，一邊面頰貼上一塊膠布，說話嬌聲嬌氣，他很造作。」

「可能是化了裝，」馬丁妮想了想，「我記起了送上龍蝦湯的侍役就是他！」

韋占美，亞傑，亞香全來了。

「亞傑，你和郭部長把福伯接來，亞香，把另外一盆湯拿去化驗。」

不很久，福伯來了，他的手，果然受傷。

馬丁妮問：「福伯，你的侄兒，是不是叫亞成？」

「侄兒？我是孤家寡人，連兄弟姊妹也沒有，我那來的侄兒？」

「你不認識亞成？」

「誰是亞成？」

「福伯，你是怎樣受傷的。」

「昨晚我下班回家，突然有人在後面揜頸，我已經十分合作，把錢全部交給匪徒，可是，他仍要在我手上劃一刀，今天早上我去看醫生，醫生說我不能移動受傷

的手，怕傷口破裂，我負責捧餐的，手受傷怎能工作，因此我已向郭部長請假。」

「匪徒可能有意令你受傷，而他，也知道我差不多每個星期二都到這兒吃晚餐，福伯，你有沒有看見匪徒的樣貌？」

「他要我閉上眼睛，其實，我幾乎嚇死了！那兒還有胆量看他？」

「好吧，大家可以繼續工作。」

「丁妮，你……」

「到我家裏，吃二姐炸的豬扒。」

「丁妮，」占美不以為然，「你就這樣放過他們？」

「不會是他們幹的，眞兇走了，何必再為難無辜市民。」

回家，亞香把化驗報告書，交給馬丁妮。

「劇毒，喝一口可以致命。」

「太可怕！」韋占美吐了一口氣：「是誰跟我們過不去？」

「看樣子，他們是要置我們於死地，」馬丁妮搖一搖頭：「我並不害怕，祇是感到麻煩。」

× × ×

「亞平，聽電話！」

亞平由車底出來，用碎布纖維抹手，去聽電話。

「喂，亞平，甚麼？亞媽又暈倒？立刻送她去醫院，我借到錢就回來很快。」

亞平掛上電話，立刻去找老板：「老板，我母親舊病復發，她要住醫院。」

「那就送醫院好了！」老板一副冷漠的樣子。

「送醫院，是要錢的。」

「公立醫院一天才收幾元，連幾塊錢也沒有？」

「公立醫院沒有床位，我媽媽患的又是……」

「闊佬病是不是？亞平，我不是不幫你的忙，現在才二月，你已經支到五月份的薪水，要是個個像你，那怎得了？況且，我又是小本經營，對不起，我幫不了你的忙……」

亞平垂頭喪氣離開車行，突然有人叫住他：「亞平。」

亞平回頭一看，是爛仔全。

「喂！為甚麼愁眉苦臉？」

「我怎能不愁？老婆下個月就要生產，亞女的學校又催交學費，老媽子今天又胃病復發，家裏的衣物也全當光了。」

「前天我跟你提的事，你攷慮過了沒有？」

「甚麼事？」

「領賞金的事。」

「不，我雖然窮，但是，要我殺一個與我無冤無仇的人，我辦不到。」

「誰叫你殺人，你知道嗎？把人殺死了，我們祇得一半賞金。」

「我們兩個人去生擒超人馬丁妮？痴人說夢話。」

「鬥武功是大巫見小巫，我們才祇不過會玩幾招，但是，我們可以鬥智。」

「鬥智？我和你小學還沒有畢業，打架，還可以，拋書包，我可啞口無言。」

「你這條笨蛋，誰叫你唸詩唸詞，亞平，過來，你聽我說。」亞全把他拉過一邊：「我的計劃是……」

「計劃不錯，這件事，你一個人可以辦妥，何必找我？」

「我一個人幹不來，而且，你出面比我好。」

「為甚麼？」

「我有案底，而且是監獄常客，他們可能已錄下我的聲音，」亞全說：「士急馬行田，我們立刻就動手。」

「我不想，」亞平搔抓着頭髮，「亞珍不喜歡我做這樣的事。」

「你這大笨蛋，烏龜蛋，你不說，亞珍怎會知道。」亞全極力慫慂他：「我們活捉馬丁妮，可得賞金十億，我們兩個人均分，我們可以得到五億。」

「五億是多少？很多？」

「很多，很多，你可以娶十個妾侍，生一百個兒子，你可以請十個醫生治你亞媽，可以……總之，你會是H城最最有錢的人。」

「我不要娶妾侍，我祇要一間房子，讓亞珍，亞媽，亞女住得舒舒服服。」

「你可以買一萬間房子，亞女可以坐私家車上學。」

「那多好，亞全，我答應你，不過，千萬不能殺人。」

「放心好了，殺了人，少一半賞金，誰會那麼笨？」

× × ×

二十小時內，祇要馬丁妮離開家門，立刻就有人暗殺她。

算一算，已經逃過了八次險阻。

來勢如此兇猛，到底原因何在？

馬丁妮在警局的辦公室細心研究。

女秘書天奴進來。「總探長，東尼的屍體仍然沒有人認領。」

「先把他安放在雪庫，他的身世調查過沒有？」

「死者身上，完全沒有證件，祇有一個名字，很難查。」

「唔！也可能東尼是個假名，這種花花公子，天奴繼續調查和資料部聯絡。」

天奴剛出去，電話鈴响了。

馬丁妮拿起電話。

「找馬丁妮總探長。」

「我就是。」

「我是來通知你的，有很多人要追殺你。」

「你知道？知道多少？」

「全知道，電話說話不方便，六點鐘在舊火車站，你一個人來。」

「喂，喂！」

對方已收了綫，馬丁妮握着電話筒凝想。

「波士，」亞傑進來，看見馬丁妮呆若木鷄。

「波士。」

「噢！亞傑，」馬丁妮連忙放下了電話。

「有事嗎？」

「沒有甚麼。」

「可是，你好像有心事。」

「你不要管我好不好，我煩透了！」

馬丁妮拿出她的連環發射槍，裝滿十五顆子彈。

「波士，你……」

「我叫你不要問，五點半我有事出去

，你留在這裏，隨時和我聯絡。」

準六時正，馬丁妮到達廢置的舊火車站。

四週靜靜的，除了幾個舊車卡，便甚麼也沒有了。

太陽剛剛開始西沉，地面是一片夕陽紅。

馬丁妮耳到眼到，她發覺一個車卡的後面有聲音。

她一躍跳上車廂頂。

「朋友，出來吧！」

「……」

「我知道你們躲在卡車後，一共兩個人。」

「糟！」亞平輕聲說：「她發現了我們。」

「好機伶的女人！」

「我們要不要出去？」

「你想送死？」

「我們總不能在這兒等死。」

「騙光她的子彈再算。」

「騙？」

「你擲石塊，我擲空罐，向不同的方向擲出去，看，一個……」

砰，砰，砰……

「她已經發射了六發子彈。」亞全很高興：「她已經沒有子彈啦！」

「朋友！」馬丁妮說：「我的手槍已經沒有了子彈，你們可以放心出來和我見面。」

「老子的計劃不錯吧？」亞全用大姆指撥一下鼻頭，牽着亞平大模大樣的走出去。

馬丁妮由車廂跳下來。

「你們不是有話要告訴我嗎？」

「告訴你，我們要帶你走。」

「去哪兒？」

「到了，你自然會明白。」

「你們是想生擒我？」

「唔！你很聰明！」

「要捉人？過來啊！我在等着。」

亞平想過去，亞全一手抓住他：「我也不笨，誰不知道總探長的拳頭比手槍還要厲害，我們過去祇有送死，亞平，別走近她。」

「你們不制服我，我是不會乖乖的跟你走的。」

「放心，我會先打斷你的腿，再打斷你的右手，然後牽着你走。」亞全舉起了手槍，瞄準了馬丁妮。

「亞全，」亞平壓着他的手，「別殺死她！」

「笨蛋！」

亞全開了一槍，馬丁妮伏在地上翻滾躍起，隨即向天空放了一槍。

亞全嚇得張大咀巴。

「很意外，是不是？你以為我發了六槍，就沒有子彈，我告訴你，現在我的手槍，還有八發子彈！」

「不可能，你騙我。」

馬丁妮再向天空開一槍。

「她沒有說謊，亞全，是真的！」

「現在，」馬丁妮說：「該是你們跟我走了吧！」

「亞平，我們快逃。」

「站住，不然的話，我可要開槍了。」馬丁妮大喝一聲。

亞全眼一閃，他突然用左手箍住亞平，用手槍指住馬丁妮：「放我走，否則，我先殺死他。」

「很好，我喜歡看自相殘殺。」

「他和我不同，他是好人，沒有做過壞事，他是個好市民，你們會保護好人的，是不是？」亞全牽着亞平向後退。

「你再走，我可要開槍了！」馬丁妮迫上去。

「不，我不能落在你的手裏，放我走，不然的話，我眞的要殺死他！」亞全用槍指住亞平。

「總探長，不要殺我，我要養一家人，我沒有犯過罪，求你……」

馬丁妮猶疑。

「站住！」亞傑突然在卡車頂出現：「我數三聲，你立刻把手槍扔下。」

亞全面色一變，一個馬丁妮已經難於應付，怎麼又多來了一個，「我……我會殺死他！」

「很好，你們這些人渣是該死的，現在我開始數，三下之後，你不投降，我把你們都殺掉。一、二……」

亞全向亞傑開了一槍，亞傑也向亞全開了一槍，亞傑閃避，亞全把亞平推了上去。

「呀！」亞平中槍倒在地上。

馬丁妮立刻朝亞全腿部開槍，他中了槍，仍然反擊，亞傑開一槍，終於，亞全也倒下了。

馬丁妮走上去，亞平抱住她的腿，「總探長，求你！」

「甚麼事？」馬丁妮蹲下身。

「我不是有心傷害你，我不是壞人，我受他引誘，完全因爲窮。」亞平喘着氣，「我老婆快要生孩子，亞媽病了，女兒沒錢交學費，我們一家……連飯也沒得吃……我不是壞人，我……」

「剛才你叫他不要殺我，我知道你不是壞人。」馬丁妮叫：「他怎樣了？」

「死了！」

「立刻叫救傷車。」

「總探長，求你，告訴我的老婆亞珍，」亞平伸手抓馬丁妮：「我是個壞蛋，她不用爲我守，生下孩子，再嫁……」

× × ×

亞香走進馬丁妮的辦公室，馬丁妮抬起頭問：「亞平的家去過了！」

「是的，波士。」

「事情辦得怎樣？」

「亞平的母親已送去公立醫院，她的女兒已得到獎學金優待，同時，社會福利署已爲亞平的一家辦理救濟金，你的一萬元，我已經交給平嫂。」

「有沒有將亞平的遺言轉告給她？」

「都說了，平嫂表示，她不會再嫁，因爲，她始終認爲亞平是好人，她準備養下孩子，立刻找事做養活一家四口。」

「夠志氣的女人，她的工作，我一定會爲她安排。她說得對，亞平不是壞人，祇是貧窮害了他！」

亞傑由外面進來，他說：「有人打電話到警局去找你，說有私事，約你去白鵝河。」

「甚麼私事？」

「他不肯說。是個男人。」

「時間呢？」

「你眞的要去？波士。」

「爲甚麼不去？」

「可是，上一次……」

「一兩個小子就嚇怕了？笨蛋，快告訴我時間。」

「他說現在等到黃昏，要你一個人去，不過……」

「一個人去就一個人去，亞傑，我警告你，不要插手，」馬丁妮帶了手槍，出去了。

白鵝河風景幽美，却寂靜得可怕，以前辦案，馬丁妮來過。

她站了好一會，一個人，一點聲音也沒有，她心裏想，這可能是有人跟她開玩笑，她剛轉身，突然從樹後竄出了十幾個人，包圍住她。

他們手上都拿了武器，西瓜刀，鐵鍊，三角銼，甚至手槍，式式俱備。

「你們找我幹甚麼，」馬丁妮環視他們：「有仇？」

「沒有！」

「有怨？」

「也沒有怨！」

「那到底爲甚麼？」

「爲了錢！」

「錢，又是錢！殺死我，你們會得多少錢？」

「很多，很多！」

「爲了錢，昨天有兩個人死了，你們知道嗎？」

「知道，總得有人犧牲的，對不對？」其中一個人問：「你受了傷，是不會流血的，是嗎？」

「表皮傷是的。但是假如你把子彈射中我的心房，我會沒命。」

「你有沒有痛的感覺？」

「爲甚麼沒有，我也是人！」

「聽說你是超人！」

「不要管我是甚麼，有血，有肉的軀體，就會受傷，流血，疼痛。」

「那很好，我們不會要你的命，祇要你痛得昏過去就夠了！」

「先說明原因，否則恕不奉陪。」

「由不得你作主，上。」

於是，十幾個人，祇留下五個，其餘的散開及封住去路。

那五個人，圍住馬丁妮。

「頭部，四肢進攻。」

馬丁妮剛要戴上手套，五個人已飛撲向前，他們配合得很好，向馬丁妮五面進攻。

他們五人的武器不約而同的向馬丁妮揮劈下去，馬丁妮一躍向上，五件武器碰在一起，馬丁妮向其中一人頭部一踢，他倒退向後，馬丁妮踮地立刻彈跳而起，拍，又把其中一人踢下地上。

五人帮給拆了陣，馬丁妮從後面上，一人一掌，再來一個後脚踢，於是，五個人全倒下了。

立刻有五個人擁上，馬丁妮抓住其中一人的鐵鍊，借力把那人來一個風車轉，好容易，第二個包圍也打垮了。

「一起上！」

餘下的人全撲上來，刀、銼、鍊、鎚，齊飛亂舞，馬丁妮忙於應付，混亂中，她的左臂給刀劃傷了！

她閃避得快，祇是傷了表皮，果然祇流了很少血（她的皮膚構造，異於常人），不過，也正如她說的，她身體內佈滿神經腺，她和常人一樣，也有痛的感覺。

她不怕打下去，但是，不想再打下去，她沒有太多的時間應酬他們，也無意要傷害更多人。突然，她飛躍而起，跳上樹頂，她左手拿手帕掩住鼻和口，右手扯下身上一顆鈕扣擲下去，一縷灰烟升起，下面每個人都嗆咳起來。

那是威力極大的小型催淚彈。

他們會抱頭痛哭一塲。

馬丁妮笑了笑，跳上了跑車，飛馳而去。

× ×

深夜，路靜。

六名大漢，正要潛入馬丁妮之家。

「這個女人胆子倒不小，祇安裝了這麼一扇鐵閘。」

「我們把鐵門鑽開，進去。」

「慢着！」其中一人抛了一件東西到鐵閘，鐵閘立刻濺出火花。

「嘩！通了電流，我們差點沒命！」

「我早就說過馬丁妮不簡單。」

「怎麼辦？就這樣放棄了？」

「放棄？笑話，你沒有看見我帶了竹桿？」

「竹桿？趕鴨。」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笨。我們都是馬戲班出身的，鐵閘通了電，我們可以用持桿跳高的方法進花園。」

「妙計！」

於是，六個人，持着竹桿，一個個的飛進去。

他們落在花園的草地上，看見花園裏面又有一扇門。

「這扇彈簧門是用電子開關的，我們不能進去。」爲首的說。

「怎麼？就這樣白跑一趟？」

「不，你們看見沒有，二樓全是露台，我們可以先上二樓，然後，慢慢再找出路。」

「對，好辦法。」

「輕聲點！」

「夠輕了，我們跑慣鋼綫，輕功是一流。」

首領把一條繩的一端抛上二樓的露台，另一端抛向一棵大樹上，於是，繩索平衡了。

首領說：「先上樹，然後沿着繩索走過去。」

於是，一個個像猴子似的上了樹，然後身輕如燕的足踏繩索，走進了二樓的露台。

「很順利。」

「噓！輕點兒。」

「屋子裏靜得可怕，不會是……」

「大概他們都睡死了，咦，這扇落地玻璃窗沒有上鎖，我們可由這兒進去。」

「等一等，我先看看地圖。」首領拿出一張紙：「唔！馬丁妮的房間在這兒，東西準備好沒有？」

「都準備好了，是最强烈的痲醉噴霧劑。」

「我們輕輕的進去。」

走進大廳，頓時燈火通明。

一個穿金栗色眞皮軍裝，棕色長靴的美麗女子站在大堂的中央。

她的後面，有一個强壯的俊男。

「歡迎各位！」她微笑說。

六個人面面相顧，嚇得呆了眼。

「亞香，把準備好的點心拿出來。」

一會，亞香捧着一隻大托盆出來。

「我已經準備好六份。」

「六份？」首領口吃起來，「你早已知道我們六個人？」

「你們不是一共六個人嗎？」馬丁妮又是一笑：「其實，你們一踏進花園，我就知道來了六位貴賓。」

「你家的草地下，裝了警鐘？」

「警鐘响，你們會聽得到的，是不是？我的家，從來不用這種落後的東西。別管我家裏裝了甚麼，既然來了，就坐下聊聊，請吃點心。」

幾個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首領頭一搖，他們六個人連忙往外跑。

霍，霍，馬丁妮飛身躍跳上前，擋住了他們的去路，「我請你們吃點心，你們不謝一聲就要溜掉，太不給面子了吧！」

他們早已知道，硬碰硬是鬥不過馬丁妮的，於是，他們祇有乖乖的坐下來。

「亞香，送上咖啡。」

「是的，波士。」

「喝啊！」馬丁妮看見他們拿着杯子發呆：「沒下毒的！」

他們喝了一口，立刻嗆咳起來。

「怎麼一回事？」馬丁妮問。

「太辣，咳……」

「辣？亞香……」

「波士，眞對不起，我放糖的時候，大概拿錯了胡椒粉。」

「你這冒失的丫頭。」馬丁妮說：「眞對不起，吃點餅吧！」

他們已落在馬丁妮手中，不得不遵從，祇好認命，幸而，餅，倒是美味的餅。

馬丁妮道：「你們夜闖我的房子，到底爲甚麼？」

「是想……綁架你！」

馬丁妮道：「想從我家裏把我偷出去？爲甚麼？」

「是因爲……」

「爲了錢，很多很多的錢，對嗎？」

「是的！」

「是誰指使你們這樣做的？」

「沒有人指使，其實消息早已傳開了，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能够捉到你，會有很多錢。」

「要是眞的捉到我了，你們用甚麼方法拿我換錢？」

「我們祇要在報紙上登一段廣告，超人玩具廠出讓，並且寫上電話號碼，自然有人和我們聯絡。」

「啊！」

「馬小姐，你……你是不是要拉我們坐牢？」

「不，你們又沒有打刼，又沒有偷東西，吃飽了，可以離去。」

「你無條件放我們走？」首領十分高興。

「波士，」亞傑說：「人到手，怎可以就這樣放走他們？」

「人客吃飽了，當然要走，我們這兒又沒有上好的客房怎能招待上賓？各位請吧！」

「我們眞的可以走？」

「亞香，送客！」

亞香帶走了人，馬丁妮對亞傑說：「登一段廣告，至於電話，就利用醉貓的房子，反正他仍在醫院！」

「我們豈非要搬到醉貓那兒居住？」

「當然，而且要多派幾個人去。他們絕對不會相信，你和亞香兩個人能够把我生擒。」

「對！波士想得眞周到！」

刋登廣告的同一天，亞傑，亞香和兩個便衣警探，已「押着」馬丁妮去醉貓的家。

第二天下午，電話鈴响了，亞傑連忙拿起耳筒。

「超人玩具公司？」

「是的，」亞傑立刻更正，「是超人玩具工廠。」

「貴姓。」

「姓蔡。」

「你們已經把人捉到？」

「不錯。你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是想見見人，你能不能把她推到窗前，讓我看看？」

「當然可以！」亞傑向亞香示意，亞香把馬丁妮帶到窗前。馬丁妮雙手放後，不動。

「看清楚沒有，她是不是你們要的馬丁妮？」

「唔！正是她。你們共有多少人？」

「四個。」

「你們的職業……」

「打刼，放火，殺人，祇要有錢，甚麼都幹。」

「啊！原來還是同道的大英雄。」

「怎樣交人？」

「我要請示老板，半小時後再給你電話。」

「快一點，我們等不及！」

對方已掛上電話。亞傑說：「波士，他們是甚麼意思？」

「我看見他們拍了照，大概是把我的相片拿給頭子看。」馬丁妮坐下來，伸一下腿：「我知道他們就在對面那幢大厦，把他們抓住，易如反掌。」

「我們派人去捉他！」

「別胡來。我是故意要落在他們手裏，要他們帶我去見主腦人，我想知道甚麼人肯出高價殺我。」

「波士，他們肯出錢，打手一定很多，你落在他們手中，會很危險。」

「當然危險，你以爲他們帶我回去玩捉迷藏遊戲？」

「我担心……」

「沒有甚麼好担心的，還是等你的電話吧！」

不到三十分鐘，電話鈴再响。

「蔡朋友，我們的老板，願意和你交易。」

「我們在那兒碰頭？」

「第三十七號碼頭，那兒日落後，很清靜，沒有人，五時在那兒見面。」

「好的，一會見！」

「喂！喂，馬丁妮力大無窮，你們要用鐵鍊鎖住她。」

「放心吧！我們辛辛苦苦得來的東西，怎會讓她輕易逃走。」亞傑放下電話，拍一下手說：「他們願意交易。」

「叫總部派兩名便衣駛一輛報失的汽車到樓下。」

「還要多兩個？」亞傑說：「我跟他說好四個人。」

「你和亞香不去，來來去去，不是祇有四個？」

「爲甚麼不讓我們去？」

「你和亞香太出風頭，我怕他們把你兩位認出來。歐沙展，你的聲音和亞傑相似，你就扮姓蔡的，收錢也由你負責。」

「眞的要收錢？」

「別忘了你們都是亡命之徒，有錢不要。誰會相信？演戲也要演得像。」

× × ×

到達三十七號碼頭，果然水靜人稀，在一隻停泊的遊艇旁，站着五名大漢。

馬丁妮假裝腿部受傷，一拐一拐的，被四個男人推着走。

「誰姓蔡的？」

「我！」歐沙展站出來。

「誰是頭兒？」

「我就是！」

那五個人打量馬丁妮，爲首的說：「你們弄傷了她的腿。」

「假如她的腿不傷，她早就逃了！」

「你們眞本領。」

「動點腦筋吧了！正如你們說的，這個女人力大如牛，如果和她硬拚，我們就算不死光也會受傷。」歐沙展說：「交易，甚麼時候開始？」

「現在，」爲首的一揮手：「把那女人帶過來，當心她，她是個超人。」

「我們的賞金呢？」歐沙展問。

「少不了你們的！」爲首的再揮手，一個人把一隻皮箱交給歐沙展。

歐沙展打開皮箱，數了又數，叫了起來：「怎麼，才那麼少？」

「少？四百萬還算少？每人可以分一百萬，比打刼銀行還要强。」

「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生擒馬丁妮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錢，絕不可能祇有四百萬。」

「話是不錯，可是，我們祇不過是中間人，能够拿到多少賞金，連我們也不知道。」

「不是你的老細要對付馬丁妮？」

「你最好不要多問。要錢，帶走，不要，給我立刻滾。四百萬就是四百萬，老細不會爲你多添一角一分，如果你不識趣！哼！祇有死路一條。」

歐沙展和其餘三個便衣警探交換一個眼色，他終於說道：「好吧！算便宜了你們！」

「哼！」眼看歐沙展他們離開碼頭，爲首的客客氣氣：「總探長，請吧！我們老細，在遊艇內恭候多時了！」

馬丁妮跛脚走下遊艇，一個四十歲左右，面貌粗豪的男人，坐在遊艇內的酒吧旁喝酒。

「啊，原來是老克。」馬丁妮恍然明白：「我沒收你的私貨，你就千方百計對付我。」

「總探長，你可不要用千方百計這個字眼，我老克，幹點小事，可以。可以。花大錢，辦大事，可不是我這種料子。我這一次請你老人家來祇不過想圖點利。」

馬丁妮道：「你不是這一次到處要追殺我的人？」

「當然不是，不過，總探長，你這一次的樑子可結大了。」

「要對付我的人是誰？」

「不知道，別以爲我裝蒜，我是眞正的不知道。」

「那你跟誰交易？」

「你等一等！」老克撥了電話，馬丁妮一下子就把電話號碼記住：「請霍林聽電話！」

「喂！霍林先生，我已經把馬丁妮捉住，你一個鐘頭來要人？好，別忘了帶賞金！」

老克掛上電話，馬丁妮問：「霍林是誰？」

「見過一次，是個壯男。」

「他就是主腦人？」

「不可能吧！」

「你會得到很多賞金？」

「很多。最少有一，二億。」

「一，二億？誰能付那麼多錢。」

「眞實的數目理應不祇此，不過經過中間剝削，自然會打折扣。」

「怪不得有那麼多人想殺我。」

「坦白說，錢拿到手，我會洗手不幹，從此之後，我不會做壞事，我會利用那筆錢，好好享受一下。」

「主意不錯，問題是，他們是否會如數付錢給你？」

「百份之一百，是不可能了，不過，一，二億是肯定會有的。」老克充滿信心的站起來，「我要出去看看，你們要好好侍候總探長。要茶要酒，可別客氣。」

老克出去，四個男人圍住馬丁妮，他們手插腰間，名爲侍候，實則監視而已。

馬丁妮笑一笑。

如果她不是存心混進虎穴，這四個人，早就沒命了！

過了很久，一個人探頭進來：「對方的人來了，老細請總探長。」

馬丁妮十分合作，用不着推，用不着趕，自己拐足上甲板，由人扶着上碼頭，她看見對方來了差不多十個人，其中四個手提輕機槍，站在碼頭的貨運箱上。

爲首的一個，高大强壯，戴巨型黑眼鏡，滿面鬍子，五官難分。

「她是不是你們要的馬丁妮？」老克問。

「正是她！」

「貨銀兩訖！」

「合理！」壯男舉起手臂，手指向老克一指，後面有人提着箱子上前，交給老克。

「多少錢？」很有經驗的老克。

「一千萬，一個子兒也不少。」

「才一千萬？我把這女人抓回來，已花了成百萬。」老克極表不滿：「你起碼應該給我一億。」

「其實，我可以一角錢也不給你，」

肚男示意叫他看那些手提輕機槍：「你已經被包圍了，老克。」

「但是，我好不容易才捉到馬丁妮，總該值二千萬吧？」

「一角錢也不加。識時務的，上艇開船。否則，我就叫他們開槍。喂！你們先把那女人帶上車，當心，別讓她溜了。」

「喂！喂！」老克眼看着馬丁妮被帶走，他的手下追上去，結果卻給名爲霍林的人擋住了：「你……你們欺人太甚。」

「這叫大魚吃小魚啊！老克。如果你還有一點點頭腦，那我勸你不要跟我們作對，因爲，我們隨時可以要你的命！」霍林冷笑幾聲：「我們走！」

在汽車裏的馬丁妮，雖然有兩枝手槍左右指壓着她，但是她仍然十分高興，因爲她很好奇，想知道誰肯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對付她？

原因又何在？

前後三部汽車，停在郊外的一間屋子旁。

馬丁妮被好幾個人押進屋裏去。

「你們守住她！」霍林說：「我去打電話！」

打電話？一定是打給主腦人，這電話非聽不可。

霍林走進隔壁的書房，馬丁妮看見一張軟皮梳化，緊貼着書房的牆壁。

「大哥們，我的腿很痛，能不能讓我坐那張椅子？」

「不能！」

馬丁妮道：「你們要不要金塊？我袋裏有金塊。」

「金塊？」他們過來搜索馬丁妮的口袋：「金塊，果然有金塊。」

「我可不可以坐那椅子？」

「祇要你不溜走，你坐天花板我也不管。」

馬丁妮忙走過去，把耳朵貼在牆上。

幾個打手忙着搶金塊，根本沒有人注意她。

「……已在我們手上……她的腿受了傷。……專機甚麼時候到？……怎麼？……那怎麼可以？老板說要生擒她，她死了，我們怎樣交待？……是，這也對，剛才我沒有想到……好辦法。你會派人送針藥來？最強烈的嗎啡，她死了把屍體運回去給老板交差。好。你不會來？放心，這是小事情我還辦得來，其實，也不難嘛！一針就完了，是……」

馬丁妮心內納悶，一心一意以爲可以和主腦人談談，把疑問解答，可是，聽霍林剛才的話，她祇有死了才可以見到「老板」，事既如此，不走待殺？

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

不過，她回心一想，這麼一走，豈非白費心機？不，等那送針藥的一來，把他們一網打盡，然後抓住霍林，向他迫供，霍林雖然不是主腦人，不過，他顯然和主腦人非常接近。

馬丁妮回到剛才的座位，霍林也由書房走出來，霍林看看他，冷笑兩聲。

馬丁妮怎樣也料不到，她竟然等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清晨，她矇矓間，聽見有人叫：「來了，他們來了！」

馬丁妮睜大眼，看見兩個人，其中一人挽着一隻小箱子，由外面進來。

「你們都過來，按住她。」霍林大聲叫。

八個人湧上前，把馬丁妮推倒在一張椅子上，馬丁妮運氣雙手用力一登，噹的兩聲，手上鐵鍊分破兩半，馬丁妮雙拳齊出，雙腿各飛，招數狠而辣，而且招招皆中對方的要害，一轉眼，八個人已昏死地上。

兩個携藥的男子慌忙奪門而出，馬丁妮一躍跳起，這時候，霍林舉起手槍要向馬丁妮發射，與此同時，馬丁妮已跳到兩人之後，並且奪去二人腰間之槍，馬丁妮把其中一人推前，剛巧吃中霍林的子彈。

一個倒下，另一個哀聲慘叫：「霍林，不要開槍！」

霍林，絕不顧及私情。不過，他也不是沒有想過，開槍殺人，祇不過令馬丁妮手上多添一個死屍擋箭牌吧了！

他是傷不到馬丁妮的。

他猶豫間，馬丁妮已押着那人質退出門口。一出門口，馬丁妮用槍柄在那人的脖子上一擊，跟着她翻身上屋頂，由後門進去，躡足入屋。

「拋下槍！」她在霍林背後喊。

霍林反手向後開一槍，馬丁妮也開一槍，霍林的子彈飛進牆裏。馬丁妮的子彈穿過他握槍的手掌。

他轉身走，馬丁妮在地上開了一槍。

「給我站着！」馬丁妮翻身跳躍，正來到霍林的面前：「告訴我要追殺我的人是誰？」

「不知道！」

「誰是你的波士？」

「不知道？」

拍，馬丁妮摑了他一個熱辣的巴掌，霍林口裏一顆牙掉落下來。

「告訴我，你是受誰指使的？」

「不知道！」

「又是一個巴掌，又是一顆大牙！」馬丁妮笑着問：「你掉了兩顆牙？你到底有多少牙？」

「你，你……」霍林掩住滿口鮮血的咀，他正開始着慌：「你不是要……」

「我是要把你的牙全部打掉下來，除非你肯告訴我，你的幕後主使人是誰？」

「他是……」

嘭！嘭！嘭！馬丁妮滾在地下，他聽見霍林慘叫聲，他也看見霍林倒在地上。

槍聲停止，馬丁妮立刻追趕出去，一輛汽車，已飛馳無踪，馬丁妮嘆口氣。整個計劃，又這樣落空了，連一條綫索也沒有。

連環追殺　險死還生

布力克坐在會議室一張會議桌前，他的兩旁，坐了七個年紀大小不同的男人。

布力克是H城數一數二的黑社會頭子。他的名字響噹噹，不單祇黑白兩道熟識他，連警方，一提起他也會皺上眉頭。

自從馬丁妮做了總探長。布力克和她鬥智鬥力不下十數次，後來他錢賺多了，人也學精了，他已掛羊頭，賣狗肉，表面上做起正當商人來。

他似乎已有一年沒有犯罪記錄。

「我爲大家介紹，余立，打刼銀行專家。方老大，道友的衣食父母，加達，走私大王。尚平，職業兇手頭子。李大哥，槍械買賣。張一龍，地下賭場大王，瑪花……咦！瑪花呢！」

「我叫羅拔，瑪花是家母。」

「啊！原來是世侄，眞是一表人才。」布力克翹起大姆指：「瑪花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她爲甚麼不來？沒事吧！」

「謝謝！家母很好。她接到你的請柬，本來應該親自來應約，不過，她老人家想我多見世面，因此派我前來。」

「歡迎你！瑪花有一個像你這樣出色的兒子，她也可以休息一下，享享清福了。代我問候她！」

「謝謝！」

「我今天約大家來，是爲了討論對付馬丁妮！」

「馬丁妮？」羅拔訝然。

「你認識她？」布力克不喜歡他過份驚異。

「爲了舍弟，她和家母有點過節，我……跟她打過架！」

「啊！呵呵！」布力克笑得很開心。」他已釋然：「其實，我們在坐諸君，有那一個人和姓馬的沒有過節？她是我們黑道上的大仇人。」

「布大哥，你約我們來，是不是合力除去她？」尚平問。

「假如爲了私仇，那就太花本了。說眞話，馬丁妮實在不易對付，要除去她，必須拚命，」布力克笑嘻嘻：「今天，我們總算來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好機會，祇要我們同心合力，不單祇可以鏟除馬丁妮！而且，還可以得到賞金十億。」

「十億？」羅拔問：「那麼多錢？誰想玩數字遊戲？」

「不是數字遊戲。是馬丁妮開罪了一位大人物，人家出賞金追殺她。」

「誰？」

「沒有知道眞正的主腦人是誰，祇由一個叫亞寶的人出面，不過，他們不是本地人。羅拔，這事哄動一時，你難道不知道此事？」

「我不知道，我剛由K城回來。」

「那就怪不得。」布力克回心一想：「不過，瑪花應該知道。」

「家母去了W國做面部……」

「噢！怪不得她年年都像三十歲，艷光四射，她回來了沒有？」

「今早已回來。」

「過兩天我去看她。」布力克說：「各位，對於馬丁妮，你們是否正開始採取行動？」

「我呀，明的，暗的全來了，就是動不到她一根汗毛。」尚平嘆氣。

「我也出動『黑炮』。」李大哥用拳頭搥着桌面：「她就是打不死！」

「爲了她，我正損失了不少手下。」余立也在訴苦！

「既然個別不能對付她，我們就要互相合作，由我們八個人聯手辦這件事。」

「八人聯手？」

「唔！大家聯合起來，力量就大，馬丁妮雖然是超人，但並不是打不死。」

「賞金的分配？……」張一龍以賭起家，一切都以金錢掛帥。

「一共分十份。」

「分十份，我們才祇有八個代表。」大家同聲嘩然。

「你們每人一份，我佔三份。」

「不，不，」說到錢，人人分別發表意見：「你有甚麼理由分三份？」

「理由可多，第一，計劃由我而定，第二，你們每一個人就算捉到馬丁妮，也絕不可以得到全份賞金，祇有我領導你們，才可以十足收到十億，第三：我手上還有一張皇牌，在必要時，我會爲大家而貢獻。」

「你不能分三份，最多……祇能分兩份。」

「那就各自行動，不要再依賴我，不過，你們聽着，就算你們任何一個人捉到馬丁妮，最多也祇能得到一、二千萬。」

「爲甚麼？」衆人不服。

「不要問爲甚麼，不信，自己試試看，」布力克笑一下，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告訴大家：「其實，每人分一份，也可以分到一億，那比一、二千萬，多出多少倍？」

幾個人交換意見，有人提到老克，終於，張一龍說：「好吧！我們願合作！」

「亞炳，開香檳！」布力克說：「爲我們的合作而乾杯！」

「第一步，我們應該怎麼做？」李大哥問。

「車輪戰！」布力克胸有成竹：「不斷用種種方法追追馬丁妮，令她疲於奔命，精神崩潰。」

「好辦法！」

「你們七個人，每人當班一天，剛好七天，你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手法。」

「你呢？」

「我？因爲我一個人分三份，因此，我每天都會派手下增加馬丁妮的麻煩，那就是說，我一個星期裏，當七天班。」

「公平啊！」

「第二步呢？」

「那要看車輪戰之後再決定！」

「好，我們立刻照辦！」

× × ×

馬丁妮依照老克撥的電話，找到了一間夜總會。

「你們的老板呢？」

「你是誰？」

馬丁妮把證件拿出來。

「請等一等，總探長。」

一會，另一個斯斯文文的人出來：「總探長，我們老板請你進去。」

馬丁妮跟着那人進入夜總會後面一條通道，上二樓，來到一個房間。

一個小胖子站着歡迎。

「總探長！」小胖子必恭必敬。

「王貴富先生？」

「我是！」王貴富說：「總探長喜歡喝酒，還是咖啡？」

「我想要一杯咖啡！」

那斯斯文文的男人出去了。

馬丁妮道：「我今天來，是向你打聽霍林之事。」

「他是我們的新股東。」

「股東?」

「是的!有一天，他來見我，他告訴我，他知道夜總會生意不好，願意投資二十萬，算是帮忙我。」

「你以前認識他?」

「從不認識。」

「他爲甚麼要帮助你?」

「他的條件是，要我在這兒給他一個辦公室，一個私人電話，同時，不准過問他的事。」

「你答應了?」

「是的!我實在等錢用。」

「你知道有關霍林的事有多少?」

「很少，我甚至不敢偵查他，不過，我知道他是由外地來的。」

「外地?」馬丁妮道：「你有沒有見過他的護照?」

「沒有。」

「你可以帶我去看看他的辦公室?」

「可以!總探長，請跟我來。」

到霍林的辦公室，裏面簡單得很，一張辦公室，桌上一個電話。

馬丁妮想拉開辦公桌的抽屜，發覺抽屜鎖上了。

「我立刻派人去找鎖匙匠!」王貴富十分合作。

「用不着!」馬丁妮由腰帶取出一個小盒，再由小盒取出一支鋼針，她把鋼針插進匙孔，不到三十秒，抽屜已打開了。

抽屜內有幾張相片，大部份是本地的黑社會頭子，其中一張是馬丁妮自己的。

幾張舊報紙下面，蓋着一張護照。馬丁妮翻開護照看，上面有霍林的照片，但名字却是方國平。S國S城人，三十五歲，職業是經紀。

「我把護照帶走。」馬丁妮說。

「請隨便，總探長。」

馬丁妮由夜總會出來，走向停車場，突然，一輛汽車迎面向她急駛過來，馬丁妮連忙翻身滾上車頭，汽車飛駛，她跳下來，驚魂未定，另一輛汽車又向她擠迫，她掉頭便跑，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一輛汽車向她衝過去。

她被三部汽車圍攻，她左閃右避，像一隻受驚的老鼠，可憐透了。

馬丁妮火一昇，她突然跳上一部車，她伏在車頭上一手抓緊汽車，另一隻手襲擊那駕車者。

其餘兩部車，立刻分開。因爲它們已無法對付馬丁妮。

「加速度，抛下她!」有人叫。

汽車開得很快，可是，仍然無法把馬丁妮擺脫。

「看刀!」又有人叫。顯然要提起馬丁妮的注意。

颼!颼!……馬丁妮滾動閃避，因爲太多短刀擲過來，她祇有跳避下車。

她剛下地，三部汽車，呼的一聲開走了。馬丁妮連反攻的機會也沒有。

他們爲甚麼放棄?爲甚麼用刀不用槍?假如刀變了子彈，馬丁妮不受傷才怪。

爲甚麼?他們目的何在?

馬丁妮嘆口氣，汽車開到警局，吩咐韋占美調查方國平這個人。

× × ×

「波士，有人求見。」

馬丁妮往閉路電視機一看，這年青人，樣子不錯，就是記不起在那兒見過?

「小香，他是誰?」

「羅拔。」

「啊!瑪花的大兒子。看樣子，他沒有甚麼惡意，小香，請他在客廳等我。」

馬丁妮把工作暫時壓放，她走出客廳，羅拔剛巧進來。

「馬小姐，我叫羅拔!」

「我沒有忘記，我們還打過架。」

「眞對不起，那天，我根本不知你是一位小姐，本來，我早該向你道歉……」

「不要介意，其實，很少人把我當女孩子，因爲我粗魯，請坐吧!」

「我今天拜訪，是想告訴馬小姐一件事。」

「甚麼事?」

羅拔道：「最近幾天，你是否都遭遇到襲擊。」

「是的，我幾乎被汽車撞死，電話傳來令人發狂的音波，炸彈包裹，還有今天早上，我一出門就被人開槍射擊……」

「四天之內，你還會遭受到更多的襲擊。」

「難道你……」

「不，不是我做的，是布力克爲首，尚平，余立，方老七，加達做的，李大哥，張一龍，我，還有布力克自己，我們一共八組人。」

「你們爲甚麼要對付我?」

羅拔把一切告訴馬丁妮。

「賞金十億?誰肯付那麼多錢?」

「連布力克也不知道。」

「那末，布力克的接頭人?……」

「叫亞寶。聽說是外地人。」

「又是外地人?我和外地人，怎會結上樑子?」

「我和家母也猜不透。假如不是家母阻止，我早就來把一切告訴你，好讓你有所防避。」

「瑪花的話對，你是不應該站在我這一邊。」

「連你也這樣說?」

「假如你是局外人，你來告訴我這件事，沒有人會怪你，但是，布力克發請柬請瑪花，表示他信任瑪花，現在，你算是他們的一份子，你靠過我這邊，就是他們的叛徒，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我不怕!」

「你不怕，瑪花又怎樣?」

「這……」

「我還担心你今天到我這裏來，會被他們發現。」

「不會，我看過，路上沒有人跟踪。馬小姐，星期日，輪到由我對付你，我不想增加你的麻煩，我……」

「不，你一定要帶同你的手下襲擊我，我會和你們搏鬥，但是，我保證不會傷害你們!」

「那何必……」

「做戲給布力克看，如果你不對付我，會引起他們的懷疑。」

羅拔道：「唔!對!星期日，我們怎樣碰面?」

「五點鐘，你派兩部車在我的家門附近埋伏，我會在五時十五分開車駛出，你們一路跟踪，到舊車場，起碼已經五時四十分，我們在那兒打架，正是太陽低沉之際，馬虎些也沒人注意。」

「主意不錯!」

「羅拔，以後，你再也不要到我這兒來了!」

「你是說，我永遠不可以再見你?」

「不，我們已經是朋友，祇要這件事解決，我任何時候都歡迎你!」

「你眞的肯和我交朋友?」

「當然!」

羅拔非常高興。

「以後你要和我通消息，打這個電話給我!」

「你要小心，他們會用種種方法對付你!」

「我心裏有數。你自己也要小心。」

「我要告辭了!」

「爲免引人注意，我不送你!」

羅拔留意地看馬丁妮一眼，然後走出去。

「羅拔!」馬丁妮叫住了他：「感謝你!」

「能爲你做事，我很高興。」羅拔眞眞正正的開心。

「星期日見!」

「再見!」

羅拔走後，馬丁妮把一切告訴亞傑和小香。

「那容易辦，我們把布力克一班人抓回來，不就行了嗎?」

「把他們抓回來幹甚麼?」

「免得他們找你麻煩!」

「他們找我麻煩，無非爲了賞金十億，爲了那一大筆賞金，抓了一個布力克，還會有其他一千個，一萬個。」

「那我們該怎辦?」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誰肯出十億萬賞金?他憎恨我的原因，由我當面找他解決。方國平，是個好綫索，還有亞寶。方國平和亞寶一定有關連，等會兒，我會叫韋占美去查亞寶。」

「波士，你不是又要出去吧?」

「當然要出去。」

「波士，暫時留在家裏吧，出去有危險!」

「我會怕危險?退縮也無用，要來的，反正要來，逃也逃不掉!」

電話鈴响，馬丁妮拿起電話筒：「那一位?」

「馬丁妮嗎?」很沉的聲音：「我是瑪花!」

「啊!瑪花，你好嗎?」

「好!羅拔是不是來過了?」

「他來過，剛走。」

「這孩子，不聽話。」

「瑪花，我很想跟你談談。我希望你能夠勸勸羅拔，不要管我的事，他們要他怎樣幹，他就照着辦，反正我明白他，我是不會怪他的!」

「我說乾了咀。這傻孩子，自從上次跟你打架，知道你是個女孩子，他就愛上你，他一直想接近你，就是沒有機會。現在機會來了，他可以爲你効勞，他還肯放過?」

「這……」馬丁妮竟然面紅。

「我這兒子，外表柔順，性格倔強，我做母親的也無可奈何，算了!」

「可是，萬一讓布力克他們知道，他會有危險。」

「我都明白，也勸過他，他不聽，認命吧!」

「但是，瑪花，你祇有這麼一個兒子，我不能……」馬丁妮很眞摯。

「無論發生甚麼事情，我不會怪你，因爲，我瞭解!」

「瑪花，瑪花，」馬丁妮高叫。

對方已掛斷了綫。

馬丁妮握着電話筒，突然憂慮滿腔。她向來不會怕，但是，現在她眞的怕了!

× × ×

「經過整整一個星期的車輪戰，我相信馬丁妮已經煩惱不堪。」布力克得意地哈哈大笑。

「第二步，我們該做些甚麼?」羅拔忙着問。

「唔!」布力克點一下頭：「應該進行第二步!」

「我很想知道你的計劃。」羅拔焦急得很。

「年青人，不用心急，在一個星期內，我並不準備採取甚麼行動，因爲過度頻密的行動會引起馬丁妮的注意，一個星期之內，我們最好不要碰面。」

「我們怎樣通消息?」有人問。

「你們看見沒有，每個人的面前，都有一隻呔針，這呔針，同是一樣欵式，一樣構造。」

「這個時候，還打扮?」

「千萬不要以爲那是一個裝飾品。」布力克說：「這是一個小型通訊器!」

「小型通訊器?」

「不錯!呔針上有一顆人造紅寶石，祇要你們在寶石上按兩下，就可以和我通話。」

「布大哥，我不大明白……」

「這是一種戰略，我們一連七天不斷地追擊馬丁妮，令她神經緊張，疲倦不堪，突然又停止七天按兵不動，這會使她透一口氣，我們就在她疏於防範的時候，來一個突襲，担保她手足無措!」

「布大哥是個心智極高的人。」

「跟馬丁妮這種人，單是鬬力，很難鬬得過她，所以，我認爲應該多用一點心智，攻其心而伐其力，再而夾攻，她一定難於應付。」

「對，對，」余立舉起大姆指：「布大哥眞行，我心服口服!」

「我也萬分敬佩!」

布力克開懷的笑：「暫時，我們大家最好不要見面，因爲我們都是响噹噹的人物，聚集太多，會引起馬丁妮的注意。」

「幸而，她不知道有人出賞金要她的命!」

「要是她知道了，我們行動就有麻煩，我們會落在她的監視網中。」

「最怕她把主腦人找出來，那時候，我們連賞金也沒有了。」布力克說。

「布叔叔，我想……」羅拔在試探：「你可能知道幕後大波士是誰?」

「我不知道。祇有一個叫亞寶的人來

找過我。」

「你神通廣大，你一定會知道亞寶替誰做事?」

「如果是本國的，我自然知道，這兒的事，沒有甚麼可以瞞得過我的。」布力克皺一下眉：「可惜，他是個外國人。國外的事，我怎能知道?」

「亞寶是那一國的人?」

「S國。」

「我們要不要派人去調查他?」爲了馬丁妮，羅拔希望知道更多。

「不能查，亞寶說過不准查，你在担心甚麼?羅拔?」

「我担心我們捉到馬丁妮，他們不肯付足賞金。」

「這個問題，我已經想過了，」布力克點一下頭：「他們不敢，因爲猛虎不及地頭虫，沒有十足的把握我決不交人。」

「羅拔世侄，你放一萬個心，誰不知道布大哥心思精密?我們在他領導下，決不會吃虧。」

布力克哈哈的笑，充滿信心……

× × ×

「丁妮，方國平的資料來了!」

「國際情報局幫的忙?」

「唔!他們很給你面子。」韋占美把一疊文件交給馬丁妮：「資料齊全，連方國平小時候的照片也有。」

「十六歲做酒吧打手，十八歲做賭場巡場，二十四歲做毒販馬錦山的馬仔，二十八歲做『帶家』，三十歲因涉及一宗兇殺案入獄五年。出獄後四個月零八天，初時住貧民區，一月前搬進豪華別墅，不久就由S國到H城。出獄後深居簡出，極少與人接觸。……」

「方國平，本來就不是好人。」

「亞寶呢?」

「因爲亞寶的名字很平凡，沒有相片，沒有指模，沒有國籍，很難查。」

「可是我們非要找到亞寶不可的。」

「希望羅拔能提供資料給我們。」

「也祇好如此，不過布力克老奸巨滑，我眞替羅拔担心，萬一他露出破綻，布力克他們定會用最殘酷的方法對付他。」

「要不要二十四小時，派人去保護羅拔?」

「那太惹人注目，況且，羅拔本人也不願意，男孩子，都喜歡逞英雄。」

「那，他祇好孤軍作戰了!」

× × ×

「布大哥，你不是說好了一個星期不見面的嗎?怎麼突然又召集大家?」加達問。

布力克看了羅拔一眼，對站在後面兩個保鏢說：「你們去侍候羅拔先生。」

「布叔叔……」

布力克伸出手掌，表示叫他停咀：「我今天請大家來是想請大家聽錄音帶。」

「錄音帶?」

「唔!請大家注意!」布力克開了他枱前的錄音機，錄音機傳出了羅拔的聲音：「……馬小姐，這一個星期，你可以安枕無憂，因爲布力克實行他欲擒先縱的方法，不過，下一個星期你要特別留神，布力克會來一個突襲，令你手足無措……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亞寶是S國人……他的樣貌?布力克沒有說……好，有進一步的消息，我會告訴你……」

「羅拔，」尚平跳起來：「你竟敢出賣我們?」

羅拔面色一變，轉身想逃，布力克的兩個打手按住他，他反抗，三個人打了起來。

羅拔往門外奔，布力克按動控制器，會議室的門自動關上，羅拔走投無路。

李大哥拔出手槍，正要向羅拔發射，布力克大叫一聲：「停手!」

李大哥面色發青：「甚麼意思?」

「我們不應該放過任何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他有甚麼利用價值?叛徒，反骨仔。」李大哥不服氣。

「眞想不到，他是馬丁妮派來臥底的。」余立搖頭嘆氣。

「但是，他是布大哥邀請的。」李大哥很鼓噪。

「我太疏忽，但我必會負責後果。」布力克對羅拔說：「你已被包圍，我們手上都有槍，你還是乖乖的坐下來吧!」

「你們可以開槍!」羅拔倔强地，別着臉。

「是的，我可以開槍!」布力克拔槍發射，羅拔倒地前後費時不需五十秒。

「他死了?」張一龍問。

「爲甚麼你可以殺他?我不可以?」李大哥又在叫。

「我祇是開槍，我並沒有殺他。」

「但他巳倒地死了!」

「他沒有死，祇是昏迷。」

「昏迷?」

「是的!」布力克擧一下手中的槍，「這是一支痲醉槍，發射的也祇是痲醉彈頭。他會醒過來的!」

「布大哥眞行，」尚平又翹起大姆指道。

「嘿!等他醒過來才算數!」李大哥忿忿然收起了手槍。「不過，我遲早會殺他!」

「把他綑綁起來!」布力克對手下說道。

「布大哥，羅拔和馬丁妮說話，你怎會聽到?」方老七問。

「你們身上每人有一個的呔針……」

「你不是說過，那祇是通訊器?」

「是通訊器，也是偷聽器!」

「甚麼?」李大哥又可以借題發揮：「你有甚麼權偷聽我們的私事?」

「爲了順利合作，爲了大家的安全，不得不如此。」布力克說：「我們彼此雖然相識，但是從未合作，我們互相也不了解，不過，經過這幾天，我巳相信六位都是可信賴的，我很高興和你們合作。」

「布大哥的話也對，如果他不用偷聽器，我們又怎知羅拔出賣我們?要是蒙查查的幹下去，結果，祇有給馬丁妮一網成擒。」余立拍一下李大哥的肩膊：「算了，布大哥也是爲了大家好。」

李大哥垂下頭，沒有說話。

「氣甚麼呢?」張一龍錢字當頭：「我們還可以分羅拔那一億。」

「對!」李大哥高興了：「可以增加收入!」

「我們怎樣處置羅拔?」

「布大哥的意思，是不是因爲不想和瑪花結樑子，所以，不想殺死羅拔?」方老七問。

「羅拔是非殺不可的，因爲，他不死，我們拿了賞金，我們也沒有命享。不過，一槍打死他，太便宜了，我們要好好利用他。至於瑪花，是她自己教子無方，怎怨得我們。」

「殺死羅拔，她不會放過我們的。」

「我們七個人的力量，還怕鬥不過她嗎?」

「瑪花祇剩下這一個兒子!」

「我和瑪花，是幾十年的老朋友.羅拔的爸爸，也和我合作過。」布力克說：「如果瑪花不鬧事，我們分她一點錢，算是補償她的損失，要是她鬧個不休，那……必要時，我把她——也幹了!」

「現在我們該怎辦?」

「好好的討論一下。」布力克說：「最好速戰速決!」

「你不是說，休息一星期?」

「老七，其實，你也不笨，」布力克瞧着他，語調倒是很和氣：「羅拔告訴馬丁妮，這一個星期，她可以安枕無憂，馬丁妮一定會聽信羅拔的話，疏於防備，我們就乘其不備，盡快把她生擒。」

「好，好主意!」

「要是大家不反對，那末，我就要公佈第三個計劃。」布力克問李大哥：「你有意見嗎?」

李大哥聳一下肩，搖了搖頭。

「很好，那末，我們就同心合力，分工合作，發一次大財……」

× × ×

「老細，」亞祥問布力克：「看樣子，李大哥對你口服心不服。」

「我知道!」

「要不要……」

「當然要!」布力克點一下頭：「不單祇是李大哥，其餘五人也難倖免。」

「老細的意思是?……」

「我祇不過利用他們的力量對付馬丁妮，事情一旦成功，他們都是多餘的。」

「你不想把賞金分給他們?」

「這個問題，你們一班手足，可以開會討論，找尋答案。如果我給他們每人一億，就沒有太多的錢分給你們，要是我獨吞十億，你們每人起碼有一，二百萬。你們一轉眼就做百萬富翁啦!」布力克仰頭哈哈的笑。

「老細，」另一個心腹亞强叫了起來：「你眞的肯給我們那麼多錢?」

「爲甚麼不肯?你們是我的親信，連自己人都不照顧，照顧外人?」

「可是我們一帮人怎能敵六帮人?」

「讓他們來一個自相殘殺。」

「然後老細來一個漁人得利!」

「唔!呵呵……」布力克帶點狂妄地笑：「到那時候，姓李的就會知道我的厲害!」

「老細，」亞祥咬着指甲：「我雖然沒有見過馬丁妮，但是，我早就知道她厲害，我們這一次的計劃，有十足把握?」

「沒有十足把握，我不會下手。」布力克充滿自信：「人海戰術，加上特技，鮮有不成功。總之，你的百萬富翁，是做定了!」

「有了錢，我娶一個老婆。」

「我寧願養兩個情婦。」

「你們不要得意忘形，記着自己的任務。」布力克臉一扳：「這幾天，誰也不准喝酒，酒能誤事!」

「老細放心，我們必會全力以赴。」

× × ×

「丁妮，你有事找我?」韋占美推開馬丁妮的總探長辦公室進來。

「這些日子，爲了我的私人事務，忙得頭昏腦脹，忘了問你，那天第三公路强姦案男死者的事。」

「就是那叫東尼的年青人?」

「唔!我很想了解他的身世，最初，聽說沒有人認屍，結果怎樣了?」

「請等一等，我把報告書拿來。」韋占美出去。

電話鈴响：「波士。」

「小香，有甚麼事?」

「瑪花女士請你給她一個電話。」

「好的!」馬丁妮放下電話，再按動號碼：「喂?瑪花?找我有事?」

「也沒有甚麼事，祇不過找你聊聊天，最近好嗎?」

「一連兩天沒意外發生，羅拔的消息眞準!」

「丁妮，你甚麼時候見過羅拔?」

「好幾天了，他前天給過我電話，」

馬丁妮一愕：「羅拔怎樣了?」

「沒有甚麼?他昨天晚上……沒有回家睡，我以爲你會知道他去了那裏?」

「我昨天沒見過他。」馬丁妮說：「也許有應酬。你們開夜總會的，朋友多，他大概陪朋友打『撲克』去了!」

「也許——是吧!」

「瑪花，你是否感覺有何不妥?」

「沒有，」瑪花連忙說：「正如你說的，我們朋友多他大概應酬去了。」

「他以前有沒有試過整夜不歸?」

「沒……啊!當然有，不過，並不多，我不跟你聊了，我今天還要跟一個歌星簽約，再見!」

瑪花匆匆掛上電話，馬丁妮心裏却莫名其妙的慌亂起來。

她從未慌亂過，縱使在千軍萬馬中。爲甚麼?

韋占美再次進來，交給馬丁妮一份報告書。馬丁妮把報告書看了一遍：「他原來是個孤兒!」

「他三歲的時候，他媽媽把他送去孤兒院，孤兒院的院長甚至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連他的姓，也是用母親的姓。」

「馬東尼!那孤兒院院長眞難得，竟然肯爲馬東尼辦理身後事。」馬丁妮闔上報告書：「有沒有人和院長談過。」

「報告書是盧沙展寫的，祇有盧沙展跟他談過。」

「寫得不够詳細!」馬丁妮放好報告書：「有時間，我要和院長談談，因爲，馬東尼是我殺死的。」

「你祇不過執行職務。」

「那不是法律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不管怎樣，他總是一個人。」

「最近還有人騷擾你嗎?」

「沒有。平靜得很。」

「那就好了！」

「好？好戲還在後頭呢！」

「最近發生了甚麼事？你好像有點神秘，有沒有我効勞的地方？」

「沒有！我相信一個人可以應付！再說，這也是我個人的私事。」

「丁妮，我們是朋友啊！」韋占美有點不高興，「你的事我不應該關心？」

「應該，我需要你帮忙的時候，自然會通知你，」馬丁妮發覺他不高興的樣子：「我們是好朋友，不需要客套的，是不是？」

韋占美點一下頭，他站起來：「我出去做事，有事請隨時找我。」

「我會記着！」

她目送韋占美出去，韋占美對她的感情，她不是不知道，不過，她暫時對談情說愛沒有甚麼興趣，祇希望好好的爲社會服務幾年。

況且，她也不知道地球人和星球人所生的混血兒，是否能生兒育女。

她正在呆想，電話鈴响。

「總探長。」馬丁妮警局的新助手——美琪警官：「一個叫布力克的男人想和你談話。」

「人來了？」馬丁妮驚詫。

「不，是電話。」

「我要聽他的電話。」

「請等一等！」

馬丁妮握着電話筒，一會，對方有聲音：「總探長嗎？」

「你是誰？」

「布力克。」

「甚麼事？」

「私事。我首先要弄清楚兩件事，第一，你那兒沒有偷聽器，沒有錄音機。第二，不要調查我。」

「你既然巳金盆洗手，根本巳無調查價值。」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最近在做些甚麼？」

「你在做些甚麼？」

「羅拔應該告訴你。」

「羅拔？」馬丁妮頓一頓：「誰是羅拔？」

「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吧，羅拔根本就是你派來的綫人。」

「甚麼？」

布力克道：「假如你答應我的兩個條件，我們再談下去，十分鐘後，我再給你電話。」

「布力克……」

「叮」，電話巳掛斷了綫。

馬丁妮也緩緩放下電話。

這件事情好怪，也好巧合。

首先瑪花來找兒子，跟着布力克又打來了電話，難道……羅拔眞的出事了。

怎麼辦？並不爲了自己，而是爲了瑪花，羅拔落在他們手中，還活得了？

馬丁妮想了又想，突然，她按下對講機：「美琪，除了布力克的電話，任何電話都不聽。還有，今天我不接見任何人，包括市長。」

馬丁妮不斷的計算時間，一分鐘怎麼這樣長？況且還有十個一分鐘，急性子的馬丁妮可急壞了。

終於，電話鈴响了，馬丁妮一手揪起電話筒叫：「布力克，你再在我面前要花招，我殺了你！」

「你殺了我，羅拔會沒命。」

「哼！」

「羅拔巳落在我們手裏，你們的事，我也知道，我是特地來問你，羅拔的命，你到底要不要？」

「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簡單，你要呢，親自來，用你自己交換他，不要呢？我們把他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來，寄一半給你，寄一半給瑪花。」

「你敢？」

「沒有甚麼不敢的，生死一條命！」

「我怎能相信你的話？」

「不相信我會割下羅拔的肉？」

「不相信羅拔落在你的手中。」

「啊！這容易，請等一等。喂，把那叛徒帶來。總探長，稍安無躁，你那忠心的僕人就快來了，也許慢一點，全身都是傷嘛！」

「你……」

電話裏傳來嘈雜的聲响。「過來，過來，那是布力克的聲音：「跟你的心上人說幾句話，叫她來救你，說呀！」

「喂！喂！」馬丁妮叫着。

「爲甚麼不說話？你啞了，說呀！揍他，用力，用力呀！」

「哎……」連串的低吟。

「羅拔，羅拔……」

「不要管我！」很低沉無力的聲音：「妳立刻派人來把他們拘捕，這兒是……呀？」

一聲慘叫，馬丁妮整個跳起來，他聽得出，那是保羅的叫聲，羅拔果然落在他們手裏。

「布力克，布力克……」馬丁妮高叫：「你敢再動他一下，我要你的命。」

「聽到了，總探長。」

「你到底要求些甚麼？」

「很簡單，用你交換羅拔。」

「可以，地點，時間。」

「地點：舊貨輪碼頭。時間：下午二時。聽着，你一個人來，如果你通知警方，帶同助手，我會立刻停止交易，把羅拔割個片碎。」

「布力克，你也聽着。你立刻請醫生醫治羅拔，不准再打他，如果你再碰他一下，我要你碎屍萬段！」

「放心吧！總探長，祇要你肯合作，担保羅拔一定會平安無事。」

「布力克……」對方巳掛斷了綫！馬丁妮看了看錶，才十一時，距離碰面時間還有兩個鐘頭。

她跟美琪交代一聲，立刻回家。

亞傑和小香見她舉動匆忙，神色特異，不禁奇怪。

「波士，有事嗎？」小香極小心的問道。

「沒事！」馬丁妮上樓，突然回過頭去：「假如瑪花女士有電話來，告訴她，羅拔先生很安全。」

亞傑看着馬丁妮走進房間，他把小香拉過一邊：「波士的神色不大對勁。」

「她有心事，爲甚麼不告訴我們？」

小香很煩躁：「急死人！」

「她大概不想我們担心。」

「現在我們不是一樣担心。」

「波士進房間幹甚麼？」

「你問我，我去問誰？」小香突然拍一下拳頭：「我猜中了，這件事一定和布力克有關。」

「布力克？」

「唔！今天早上瑪花急巴巴的打電話找波士，剛才波士又告訴我們羅拔很安全，唔，她一定是要去見布力克。」

「布力克聯合六帮人對付波士，單是馬仔也有二、三百個，波士一個人怎能應付。」

「我也不知道猜得不對？如果波士突然要出去，那末，八九不離十。」

「我們應該怎樣辦？」

「我們一面跟踪保護，一面通知韋探長。我們一樣可以派幾百個警察。」

「對！瞧着辦。」

馬丁妮巳了解此去的危險性，因爲，她一個人要應付七帮人。

而且，她還要單刀赴會，一個助手也不可以帶。

她並不認爲自己能逃生，她唯一的希望，是要把羅拔救回來，交回給瑪花。

她穿了一身用特種纖維造成的套裝（特地爲方便打鬥而設計），衣服上有許多小袋，每一個袋內，都裝滿了小型武器，她戴了一頂特製的帽子，和一副功能特殊的眼鏡。

她走向汽車間之前，先去見亞傑和小香。

「波士，你要出去？」

「波士，你穿這套衣服……」小香怯怯地問：「是要打架吧？」

「我的事情，你們不必管，我出去後，好好照顧這個家。亞傑，你是特警隊出身的，可別忘了特警的職務——把自己貢獻給社會，與惡勢力作戰。」

「波士，你說這些話……」

「我叫過你們不要問。」馬丁妮看一看錶：「我警告你們，不要跟踪我，假如你們不依照我的話，我不會再見你們。」

「波士，你是我們兩個人的救命恩人，你有困難，我們豈能袖手旁觀。」

「對，波士有難，我們能安心生存？」小香非常激動：「波士，就算你入地獄，也請你帶我們一起去。」

「男子漢，死，算得了甚麼？」亞傑也表明態度。

「我知道你們關懷我，對我忠心，但是，我有困難，我眞的不能帶你們一起去！」馬丁妮嘆口氣：「關乎一個人的生命，你們明白嗎？」

「羅拔？」

馬丁妮儘在嘆氣。

「羅拔眞的那樣重要嗎？」

「不單是羅拔，還有瑪花，我不能傷一個母親的心！」

「也許，我明白了！」

「明白？」亞傑瞪了小香一眼。

「如果我們尊敬波士，就應該聽波士的話，波士的事，我們不應該管。」

「小香學聰明了！時候差不多，我該出門了。」馬丁妮拋一下車匙，走向汽車間。

「你怎麼攪的，讓波士一個人去送死？七帮人對付他？」

「你這蠻牛，懂得甚麼？我們分別乘的士跟踪。」

「跟踪？」

「當然，波士的汽車中由汽車間駛出來，必須經過後街，我們叫一部的士在後街等。」

「我們乘的士，波士就不會發現我們跟踪。」

「波士很機伶，我們還要分乘兩車，快，立刻出門。」

「你去截車，我拿武器。」

「帶通訊器……。」

馬丁妮全心全意的開車，開了一段路，她發覺有兩部計程車老在她背後。最奇怪的，汽車內似乎沒有人。」那兩個的士司機不接客，老跟着她幹甚麼？

馬丁妮把汽車開慢一點，後面的計程車也慢下來，她開快些，計程車也跟着快駛。

她巳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她把汽車開足馬力，然後來一個大轉彎，後面第一部計程車跟到了，第二部車剛巧遇上了紅燈，衝不過去。

亞傑坐的是第二部計程車。

他急死了，叫道：「快，快，請你快一點啊！」

「先生，紅燈喎，你想我今日不能開工？」

「我替你交罰欵。」

「豈止罰欵這麼簡單？我是個標準市民，我從不做違例的事。」

「氣死人！喂，喂，轉黃燈，還不開車？」

「剛轉黃燈，黃燈是準備，我巳經準備好啦！」

「你……」亞傑猛揗拳頭。

「先生，不必太勞氣，喝人參湯，也難以補回。」

計程車慢慢扭動車盤轉右，就在這一刹那，突然後面一輛巨型房車向的士一撞：「哎呀！救命呀！」

房車一停，四名大漢由汽車走出來，亞傑身爲特警，反應敏捷，一看情知不妙，連忙跳下車向前奔去：「喂！先生，車錢……」

亞傑走不到二十步，另一輛車倒後駛入，此時此地，亞傑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巳被困在胡同裏。

亞傑明知避無可避，他決定不再向前，也不再退後，他就站在兩車之間。

「喂，你們……」司機不甘損失。

「你少開口，」一個男人指住他：「要你的命！」

司機連忙躲回計程車去。

前後四個人，一共八個，把亞傑包圍着。

亞傑始終站着不動，他環視一周說：「用槍呢？還是用拳頭，用槍，大家死，用拳頭，也許你們還能留活口。」

「好狂妄的小子。」

「我告訴你們，」亞傑霍地拔出槍：

「我的槍是百發百中的，而且，我的槍，殺掉你們八個，還可以剩下七顆子彈。」

「我們不會用槍，大白天放槍，恐引警察?」其中一人不屑地說：「我們就不相信你雙拳能敵十六拳。」

「很好!」亞傑一轉手，把槍收回：「我們就用拳頭。」

「亞德，小張，你們先上。」

「兩個，兩個的太過痲煩，你們一起來，」亞傑招着兩手道：「人越多，越刺激。」

「臭小子，剝了你的皮!」

四個人撲過去，亞傑橫拳一揮，擊倒一個，右足踢前，踢中另一人的要害，繼續來一個馬丁妮式的連環三絕腿，拍，拍，把其餘兩個踢下。

其餘四人八目相視，他們不約而同的由腰間取出西瓜刀。

亞傑解下腰間的皮帶，揮了兩下，虎虎有聲，他來不及等待，皮帶一揮，擊中一個人的手腕，西瓜刀落地，亞傑再揮一鞭，打中他的脖子，他立刻就倒了下去。

亞傑不停的揮動皮帶，現在，皮帶不見了，祇能看見幾百條影子，其餘三個人，眼睛都花了。

亞傑趁他們人心惶惶，拍，拍，一連擊中兩人，餘下一個轉身跑向汽車，想開車逃走，亞傑拔出一柄小刀，扔過去，插中他的左腿。

他倒在地上，亞傑飛躍向前，一腳踏在他的胸膛上：「回答我的話，否則，我在你的胸口踏幾腳，担保你沒命!」

「殺死我好了!」他別過面。

亞傑一手揪起他，把他扔撞向街道的圍牆，又抓着他的衣服打了他幾個巴掌，直打得眼前冒黑。

「你是那一帮人?」

「……」

拍，拍，一連串的掌擊加上用力揪頭髮，他的咀巴破臉已腫：「尚平大哥!」

「為什麼惹上我!」

「阻止你去援助馬丁妮。」

「總探長和你們的人在那兒碰頭?」

「不知道!」

拍，拍，拍：「現在該知道了吧?」

「不知道!」

亞傑接着他，用膝蓋向他的小腹撞下去，一，二，三……

「別撞了，我肚子捱不住，我……」

× × ×

小香雖然幸而跟上馬丁妮，不過，在布力克的計劃中，是沒有她的份兒，因此，跟了一段路，一輛汽車由橫路駛出，攔住她的去路。

馬丁妮知道助手有難，但救人要緊，她不敢停留，並且加速度向前駛。

同樣的，四個男人下車。

他們走到計程車旁，向小香大喝一聲：「下車!」

「憑甚麼?」

「手槍!」

「在大馬路開槍?」

「這兒一個警察都沒有，我們甚至可以開大炮，下來!」

「省點氣吧!」其中一人打開車門，把小香揪出來。

「是個小娃兒，不用動手，跟我們走吧!」

「你們不動手，我是不會走的。」小香雙手交抱胸前，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你犯賤，可別怪爺兒們!」

兩人伸手拉小香，小香一個雙後肘撞，反手抓住兩人，借他們的力，身體凌空，然後來一個馬丁妮式的雙飛蝴蝶腿，拍，拍，兩人倒地，小香再把她手中兩人往地上一推，四個人便倒作一團。

他們四人想爬起來反攻，小香一摸頭髮，手一揚，發出四支毒針，四人立刻倒地身亡。

小香吐氣，通訊器響了，她把通訊器拿出來：「喂!亞傑!」

「為甚麼喘氣?」

「打架呀!」

「你也打架?多少人?」

「四個!」

「我八個，哈，全被我收拾了，連氣都不喘一下，不像你，才四個，差勁。」

「吹牛皮，放狗屁!」

「我早就說你們女人不行，看，他們派八個人來對付我，你那兒祇有四個。」

「我們波士是不是女人?依你這麼說，你比我們波士還要强，好，我報告波士，以後尊稱你為大波士。」

「喂!你可千萬不要害我，我們波士是天下無敵，誰也比不上她!」

「哼!」

「別鬥咀了，還是趕快去助波士一臂之力吧!」

「糟糕!我追不上波士的汽車，又把他們四個人殺死了，去哪兒找波士?」

「所以，我說你比不上我。」

「你知道波士在哪兒?」

「當然知道，她在舊貨運碼頭。」

「立刻去，糟!那司機嚇得連車錢都不要，我該怎辦?」

「我這兒有車，你在哪兒，我接你一起去。」

「唔!車利子路，光光書局對面，快一點，我們已躭誤了不少時間!」

「小姐，我不是開直升機，」亞傑喃喃的說：「女人眞痲煩。」

亞傑忙着開車接小香，小香靠在光光書店用通訊器和亞傑閑聊。

「你那兒八個人怎樣處理?」

「我已報警，附近的警車已趕來。」

「要不要把波士的事報告韋探長?」

「波士雖然是超人，但畢竟是人，她怎能抵抗二，三百人?我看，還是通知韋探長比較好。」

「唔!大不了給波士罵一頓。」

「祇要波士平安，給她打一頓都無所謂，喂!你別閑着，去打電話……」

× × ×

舊貨運碼頭，廢置待拆，因此，那兒空地一大片，却寂靜無人。

老遠，馬丁妮看見面前有一大堆人，黑痲痲的，數也數不清，大約七大帮全都到齊了。

馬丁妮不能把車駛得太近，太近了，在包圍之下，脫身困難。

她停下車，走上前。

眞的有許多許多人，她眼睛都花了。

不過，她仍然看見了，滿身傷痕的羅拔。

「羅拔，」她有點激動。

「你不應該來，」他垂下了頭。

馬丁妮叫道：「布力克，我人來了，快放走羅拔。」

「可以!」布力克陰惻惻的笑。因為一切已在他的掌握中。

「羅拔，你快過來，我的汽車停在那邊，你立刻開車離去。」

「沒有那麼容易吧!」布力克一直是充滿信心的。

「我沒有想過要走!」羅拔說：「不過，你們也休想留住馬小姐。」

「放心，老弟。總探長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她一定會犧牲自己救你的!」

「不，馬小姐，你別管我，快走，快走!」

「羅拔，我知道應該怎樣做。布力克，你要提多少個條件才肯放人?」

「拋下你的槍!」

馬丁妮把手槍扔下。

「另一枝呢?你是用雙槍的!」

「厲害!」馬丁妮把另一枝槍扔了。

「把兩隻手放在頭上……」

「不，」羅拔高聲嚷叫：「我不做她的絆脚石!」羅拔突然向前衝，他想跳下海去，一面叫：「快走，不要管我。」

布力克搶過手下的手槍，向羅拔一連開三槍嘭，嘭，嘭，羅拔終於倒在地上。

「羅拔……」馬丁妮張大了口，發生得多突然?為了不想拖累馬丁妮，羅拔竟然……

「你太卑鄙，」馬丁妮嘶叫：「竟然在人家的背後開槍。」

「他該死!這叛徒。」

馬丁妮滾在地上，翻了兩個筋斗，正當雙槍在手時，一切形勢已改變。

馬丁妮一心一意要為羅拔報復，但是，布力克已無影無踪，同時，除了前面的「人牆」，其餘三面有幾輛巨型的，高大的，鋼造的貨運車駛過來，把馬丁妮四面包圍。

形勢對馬丁妮極其不利，馬丁妮雖然急於要為羅拔報復，但她並非死心眼，她知道今天將無法接觸布力克，此時此地，久留無益，以退為進，再找布力克算賬。

她躍身跳上一架貨運車，正想由此溜走，誰知剛站住脚，就有一個人用「黑炮」指住她。

每一輛貨運車，都有幾個人在車頂緊守。

馬丁妮被迫跳下地上，與此同時，一幅網由上面拋下來，蓋住馬丁妮。

「抓住她，抓住她!」

很多人擁上來。

馬丁妮像一隻被困的獅子，可是，一張網眞能困住她?她把雙槍放回槍袋，兩手用力把網拉開。嘞的一聲網已被撕破。

那些人立刻退後散開。

馬丁妮知道溜掉不易，於是，她索性來一個硬拚，反正她全身穿上避彈衣，刀槍不入，說不定她還可以抓住布力克，把他幹掉。

她現在祇有一個意念，為羅拔報仇。

她衝過去，李大哥說：「喂!看樣子，她要硬拚!」

「我們有幾百個人，還怕她?」

「你看，她一出手，就打倒四個，瞧，怎麼她一揚手，又有六個人倒下，喂，你的皇牌呢?想騙騙人?」

「布大哥，」尚平說：「她勇猛無比，我們已經傷了二十幾人，看樣子，你的皇牌該貢獻了。」

「唔，」布力克一揮手，他的親信亞强與亞祥，托着一隻圓形的大筒過來。

「這是甚麼?」李大哥問。

「皇牌呀!」

「皇牌?祇不過一隻筒。」李大哥不屑地瞄了一下。

布力克在冷笑，他蹲下身，在筒外像一副發報機的東西上，按了按鈕。然後站起來，由袋內拿出一隻小盒子似的遙遠控制器，他接一下，筒子就會凌空昇起，向着馬丁妮，李大哥訝然，他叫着：「那是甚麼?神怪，神怪……」

「這是甚麼年代，還有神怪。」布力克嘲諷地：「我的皇牌，沒嚇着你吧?」

「哼!」

「布大哥，我是個粗人，甚麼都不懂。」方老七十分謙虛，因為他好奇：「那大筒子怎會自動昇起。」

「那鐵筒的動向，是由我手中的遙遠操縱的，我要它往那兒都可以，看，筒在馬丁妮頭上，我要令它下降，看，我的筒子把馬丁妮蓋住了!」

「天，不可思議。」

「我們把馬丁妮關住了。」張一龍很開心。

「還沒有!」布力克按另一個按鈕，筒子突然燃燒起來。

「着火了，」李大哥叫：「你要把馬丁妮燒死?」

「燒死她?死人祇有一半賞金，我才不會那麼笨。」

「但是……」

在筒子裏的馬丁妮，並不知道筒子着火，她為了擺脫束縛，便想把它捧走，可是雙手一碰筒身，立刻燙得她跳了起來，她連忙戴上神奇手套。

「喂，她在裏面不死才怪。」李大哥關心的是全部賞金。

「我祇不過把她焗暈而已。」

馬丁妮已把筒子托起，向上一舉，然後往布力克他們那兒扔過去。

李大哥，尚平他們慌惶而走，布力克按動遙遠控制器，筒子再度向馬丁妮頭上蓋下，馬丁妮一手抓住鐵筒，一手把筒外的電子儀器拉下來。

布力克手中的遙遠控制器，完全失去作用。

「怎樣?」李大哥一手揪住他：「你的皇牌呢?別忘了你一個人佔八份三!」

「怕甚麼?我們有那麼多人，蟻多咬死象，還怕她逃得了。」

突然「嘭嘭……」幾聲響，布力克立刻叫：「誰開槍?沒有我的命令，誰敢開槍?」

「看!在車頂守衞的人，全都倒下來了。」

「馬丁妮沒有開槍，是誰開槍?喂!你們派一個人去看看。」

「爲甚麼你不派自己的打手?」

「亞祥和亞强要掩護我，你沒看見馬丁妮一直在找我，好，你們怕吃虧，我派亞黃去，亞黃，去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亞黃是布力克的打手之一，他走出去，一會回來：「馬丁妮的馬仔亞傑和小香來了!」

「亞傑，小香。」布力克反擊李大哥：「亞傑不是由你的手下收拾的嗎?他怎麼來了?」

「失手。你是頭子，你不是也一樣失手?」

「別吵了，賺錢第一，」余立說：「我們多派幾個人去把那兩個小子幹了，不就行了嗎?」

於是每幫選派了幾個人跟隨亞黃，另派精銳份子對付馬丁妮。

亞黃出去不久，就氣急敗壞的跑回來：「不好了，不好了，來了很多警宗，把我們重重包圍。」

「你，布力克，都是你的好主意，看你怎樣收場。」李大哥氣呼呼的指住他。

「我想不到馬丁妮是胆小鬼，把手下帶來，還報了警。」布力克看形勢不妙：「我們不能與警察碰面，現在散開逃命，事後再想辦法對付。」

「走!」

「波士，我來了!」小香巳跳進來。

「波士，」亞傑由外面一直打進去：「韋探長也來了。」

「好，這兒交給你們，我去對付布力克!」

馬丁妮追出去，拔出雙槍，找布力克可眞不容易，幸而她腿快，眼睛靈，終於，她找到布力克，看見亞祥和亞强掩護他逃跑!

「站住，別迫我發槍。」

他們邊跑邊開槍，馬丁妮伏地滾動，跳起開槍，打中亞祥，再一下，反手槍，又射中亞强。

布力克由口袋裏拿出一個小圓黑球，馬丁妮那對超人眼，一眼就看到那是一個手榴彈，她連忙滾過去，藏在一堆廢鐵之後。

隆的一聲響，沙塵滾滾，看清了視野，發覺布力克竟然不見了。

他去了哪裏。

有馬達聲，馬丁妮看見布力克坐進一艘快艇，正準備逃命。

距離那麼遠，馬丁妮又沒有帶長槍，眼看快艇要開走，馬丁妮由腰間拉出一條皮帶，那皮帶很妙，可以拉很長，伸縮力之大，簡直像魔術帶一樣。

馬丁妮在帶子的一端打了一個圈，然後把帶子揮舞拋出，就那麼一下，就把布力克的脖子套住了。

「救命。」

「不想死就下船。」

「別拉了，我上來!」布力克雙手抓住皮帶，大聲叫喊，聽話得像哈巴狗似的，上岸了。

馬丁妮把他牽到身前。

「你認識亞寶?」

「別拉啦!我認識他!」

「如果你想少受點苦，就要跟我合作，你和亞寶見過多少次?」

「才一次。」

「他的樣子怎樣，有甚麼特徵?」

「他很高大，很强壯，很黑，像一條牛。他的樣子，唔，眼睛小，鼻子大，咀巴小，臉上有一顆痣，在雙眉之間。」

「還有呢?」

「他喜歡揑鼻子。」

「還有，還有……快說。」

「眞的沒有了。」

「你捉到我，如何和他交易?」

「打電話，我袋裏有他的電話，是SK36……」

「行了，他的波士是誰?」

「我不知道。」

「你沒問?」

「問過了，他不肯說，求你別再拉了，拉死我也不知道，他很神秘，甚麼都不肯說。」

「你沒去查?」

「你警告我不要查。祇要有錢就行，管它誰是波士?所以我沒有查。」

「唔!好吧，」馬丁妮把皮帶放開：「你現在可以走。」

「走!」布力克愕然，說道：「你放我走?」

「不錯，像羅拔一樣。」

「不要，總探長，我求你……」

「你走不走都要死，試試看，也許你能逃過我的掌心，走啊!」

布力克一步一驚心，他發覺脚步出奇的沉重。

「跑，布力克，快跑，」馬丁妮在叫道。

他跑，他眞的跑，但是，他能够跑多遠。

馬丁妮突然叫：「站住。」

他停下來。雙腿發軟。

「回過身來!」

他回轉身。

「我不喜歡在人家的背後開槍，那太卑鄙。」馬丁妮說：「把你的手槍拔出來，我們公平決鬥。」

「眞的?」

「快，我數三下，誰慢誰沒命。都準備好了。一、二、三……」

三聲槍响之後，布力克的身上多了三個小洞，排排的，整齊得像一串鈕。

可憐，他還來不及扳槍機!

馬丁妮把他身上的東西拿走，她回到現場，除了溜掉的，餘下的歹徒巳被警方控制。

馬丁妮跑過去，蹲下地，抱起羅拔：「羅拔!」

他巳死。樣貌很安詳。

「啊，羅拔。」她第一次感到深刻的難過。

有一隻手，按在她的肩膊上。

她抬起頭，看見瑪花。

「瑪花，」她幾乎要哭，道：「羅拔，他……」

「認命吧，」她眼中的淚在閃光。

「可是……」

「是他自取的。况且，你巳經替他報仇，他巳安心。看，他躺在你的懷裏多舒服?」

是嗎?本來好好的一個人。可憐的母親，

× × ×

馬丁妮靠在窗旁，羅拔的影子在她的腦中。

她最近心情很壞，不大說話。

「丁妮!」

「嗯?」

「又在想羅拔?」韋占美是有點妒忌了。

「唔，唉!」

「你甚麼時候變得那麼婆婆媽媽?整天唉聲嘆氣，叫人看了心煩!」

「別忘了羅拔爲我而死?」

「是他自願的，連瑪花也沒怪你。」

「她怪我打我才好過呢!她就是安慰我，我才難過!」馬丁妮摔一下頭，張一下手：「她結束了一切，獨個兒移居去C國，羅拔是她唯一的兒子，你知道她有多傷心?」

「我知道，不單她傷心，你也傷心，可是，你總不能祇顧傷心，不辦案。」

「好，好，有甚麼都交給我做，祇有不停的工作，我才能不再胡思亂想。」

「我今天來，是要告訴你有關亞寶的事。」

「都查到了?」

「查到了，報告書在你的桌上，他原來是甘栢榮的私人保鏢，甘栢榮以前不是S國的敎父?」

「不錯，沒有人不認識甘栢榮，不過，他早巳退休十五年，他年紀大，這十五年來，他最有興趣的事，就是慈善捐欵，近幾年，他巳是S國有名的慈善家。我深信他改邪歸正。他巳經是個好老人，他的組織早就解散了。」馬丁妮咬住下唇。「這就奇怪，我又沒有惹他，他退休我還沒有出道，他爲甚麼要追殺我?」

「是亞寶，不是甘栢榮。」

「亞寶?」

「亞寶雖然是甘栢榮的手下，但亞寶的事，不一定和甘栢榮有關。」

「不，一定是甘栢榮主使。」

「動機，起因?證據?」韋占美一連串地問：「人家祇和亞寶接觸，並沒有人提過甘栢榮。」

「別忘了賞金十億，亞寶那有那麼多錢?除了甘栢榮，誰會那麼闊氣?」

「這……」

「亞寶的電話我打過，是一間空置的房屋，他大概暫時回S國去了……」

「甘栢榮有甚麼理由仇恨你?」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容易，你立刻去S國，查問個明白。」

「你說得倒簡單。甘栢榮是個有頭有面的人，憑甚麼去找人家麻煩?別忘了我們不是S國人。」

「我們可以請求S國的警方協助。」

「可以，不過一定要有原因有證據，貿貿然的跑去鬧事，有辱國體。」

「亞寶就是最好的證據。」

「你不是說，亞寶和甘栢榮無關?」

「我們起碼可以去找亞寶。」

「又憑甚麼?誰能指證亞寶犯罪?」

「如果你不殺布力克，那有多好?」

「他知道的其實也很少，况且，亞寶根本可以不承認認識布力克。」

「怎麼辦?」

「我叫你和孤兒院的院長聯絡，聯絡上沒有?」

「約好了!你喜歡去找他，還是帶他來見你?」

「他又沒有犯法，怎可以隨便找他來，理應我去見他，說做就做，我們立刻去找他……」

異國偵秘　虎帳談兵

「何院長，這是馬總探長。」

「總探長，謝謝你給孩子們帶來的禮物。」

「小意思!」

「兩位是想了解馬東尼的事?」何院長回憶着說：「十七年前，有一天下午，一位馬女士，抱了一個三歲的小男孩來，她跪在地上，求我收容她的兒子，她的樣子很可憐，於是，我答應了，東尼就在孤兒院住了十五年。」

「這十五年中，他的母親有沒有來見過他?」

「沒有。不過，每逢東尼生辰，她總會寄點禮物來。」

「馬女士沒說，誰是東尼的父親。」

「她說，東尼是個無父孤兒，連姓，也是跟母親的。」

「東尼一直住在這兒?」韋占美問。

「三年前，依照孤兒院規定，他中學畢業，就要出外工作，我們爲他介紹，他換了許多工作地方，每一處，他都做不長的。」

「爲甚麼?」

「顧主投訴他心高氣傲，貪慕虛榮，又愛偸懶。」

「東尼是一無可取?」

「也不是。比如他聰明，本性善良。就是意志薄弱，老想不勞而獲。」

「這一次是你爲他辦理身後事?」

「我是受人所托。不過，東尼是我們的孩子，就算沒有人給我錢，我也不會不理他!」

「你受誰所托?」

「我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東尼出事，有一天，我在信箱裏發現一封信，裏面有一張紙條和十萬元支票，他們叫我去領屍，然後把屍體送去××殮房。」

「你依照他們的話做，他們是誰?」

「我完全依照他們的話去做，在殮房，我見到兩個人，他們說，是馬女士的好朋友。」

「馬女士本人呢?」

「一年前去世了!」

「東尼由他們負責殮葬?」

「不，他們把東尼屍體運去S國。」

「S國。」馬丁妮和韋占美交換看一眼：「你還記得起他們的樣貌嗎?他們叫甚麼名字?」

「記不起了，他們兩個都戴帽子，又有黑眼鏡，祇露出鼻子和口唇。」

「你不覺得他們太神秘?」

「的確很神秘，不過，那時候，我沒有心情管這些，你知道，東尼死於意外，他是我們的孩子。」

「是我殺死他的，但不是故意。因爲他企圖强姦良家婦女，而且他又槍傷我們的警探。」

院長道：「强姦，不會吧！東尼不是這種人。」

「事情的確如此。」

「我還是不相信。東尼雖然有很多缺點，但他的性格很率直，做事光明正大，他決不會强姦別人！」

「你那麼肯定？」

「是的，我肯定。是你們誤會了他，他決不會强姦別人，尤其在公路之上，你說他開槍打警探，我倒相信，因爲他從小就喜歡打架，尤其當別人寃枉他，或是欺負他。」

「你是說，我們錯了！」

「經過的情形，我不清楚，總探長的英名，人人皆知，我也相信總探長不會做錯事，這可能是一個誤會。」

「也許是吧！」馬丁妮輕嘆着。

「奇怪！」韋占美轉了一個話題：「東尼是個孤兒，無親無故，那來的闊氣朋友？」

「其實，東尼一年前已經開始富有，我記得有一次，東尼收到一封信，他看了信，很高興，他說，他走運了，不必再捱苦了，也不用再受老板的氣，他可以開跑車住大洋房，穿漂亮的衣服。」

「信是誰寫給他的？」

「他沒有說，我也不便問，因爲，他已經成長了，有權保有自己的秘密。不過，我看過信封，信封上貼着S國的郵票。

「又是S國？眞奇。」馬丁妮詫異地：「後來他就離開孤兒院？」

「是的！」

「以後，你有沒有再見他？」

「有！一個月前，他特地由S國回來看我呀！他整個人變了，金錶，鑽石呔針，名貴西裝，簡直像個富家公子。他還買了許多禮物給我，又捐了錢給孤兒院。」

「他頗念舊！」

「對呀！東尼這個孩子，總算不錯的了！」

「他有沒有跟你談女朋友。」

院長道：「有！他說他在S國有許多女朋友。」

「有沒有提過一個蘇珍美？」

「那……從未聽過。」

「何院長，感謝你的帮忙。」馬丁妮站起來：「對於東尼，我很抱歉。」

「別客氣，我相信在這件事裏，東尼也有不是的地方。我始終信任總探長。」

「謝謝！」

× × ×

「這就奇怪了，蘇珍美怎麼會突然搬家？」

「也許是一種巧合。」

「巧合？」馬丁妮搖一下頭，道：「我看不大對勁。何院長肯定東尼不會强姦女人，他爲甚麼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姦蘇珍美？」

「蘇珍美頗漂亮。」亞傑說。

「平凡而已！我總覺得這件事情並不如表面那麼簡單。東尼不是壞人，我不應該殺死他！」

「你不能太聽信何院長的話，東尼是他一手帶大的，他當然維護東尼。」韋占美揮一下手：「况且，是他開槍殺亞傑，要是亞傑眞的中彈身亡那怎麼辦？丁妮，你沒有錯，你不能過份怪責自己。」

「我有一種感覺，東尼的死，和最近發生在我身上一連串的事有關。」

「因爲一切都出自S國。」

「而且，事情是由馬東尼去世後開始的。」

「會不會東尼和亞寶有關？」

「我認爲他可能和甘栢榮有關。」馬丁妮說：「占美，帮個忙，請聯邦調查局調查一下甘栢榮。」

「那容易。祇要你吩咐，他們都樂意効勞。」

「亞傑和小香去找蘇珍美，這件事要秘密進行，假如她本身犯罪，可能會有人殺她滅口。」

「我們都明白。」

「那末，大家分頭工作……」

× × ×

「原來蘇珍美也不是好人，她祇不過是一個應召伴侶。」亞傑說。

「應召伴侶？」小香嘩然：「好新的名詞。」

「其實是交際花，專陪伴有錢人。」

「東尼會强姦一個交際花，這種女人，祇要有錢就行了！」馬丁妮沉思：「她當時說剛在舞會認識東尼，大白天開甚麼舞會？」

「所以這個人很可疑。」

「都是我不好。我祇憑直覺以爲她是個受害者，我太同情她，忽略了調查事件眞相。」馬丁妮有愧於心：「有沒有蘇珍美的消息？」

「綫人們正在找她，她躲得很緊。」

「我出去一次！」馬丁妮站了起來。

「波士很不開心。」亞傑說。

「當然啦！一連串發生那麼多事情。」小香看着她的背影：「何况羅拔……」

「別提了，以後別再提這個名字，你不知道波士爲了他多傷心……」

× × ×

馬丁妮按了一次鈴，又一次鈴。

「誰？」聲音帶點緊張。

馬丁妮把紙盒擋住自己的臉：「送貨的，剛才你不是打電話到『士多』要了牛奶麵包，香烟和果醬？」

門打開，馬丁妮迅速走進去，蘇珍美看見馬丁妮，慌忙向內跑。

馬丁妮用身體擋住她。

「總探長！」她强自鎭定：「我想不到你會來看我，有點意外。」

「我可以坐下來嗎？」

「當然可以，總探長，你要喝點甚麼嗎？」

「不要麻煩了，我們談談。」馬丁妮的語氣帶着命令：「我很想知道你爲甚麼突然搬家？」

「那……我早就想搬家了，祇是找不到合適的房子，兩個星期前，我終於選中了這兒。」

「這兒並不比你的舊居好。」

「這祇是各人的看法不同吧！」

「你的職業？」

「我暫時沒有做事。」

「以前呢！我是說，你認識東尼的時候。」

「也沒有做事。」

「那依靠甚麼過生活？你的生活很豪華。」

「我的母親留給我一些錢。」

「你的母親是清潔女工，父親是低級文員。」

「你……都知道了？」她瞪大了眼。

「全知道。你的職業專陪有錢人跳舞，喝酒，甚至睡覺。」

她垂下了頭。

「爲甚麼最近你沒有出去活動？」

「我……身體不大好。」

「是想逃避吧？」

她聳一下肩。

「你是在舞會認識東尼的？」

「不錯。我以前已經說過了。」

「那一個舞會？」

「是……」

「誰是舞會的主人？」

「那……」

「東尼强姦你，不大成理由吧！祇要他肯付錢給你，他喜歡幹甚麼不可以？何必在荒山野嶺冒險？」

「……」

馬丁妮道：「你知道嗎？你撒謊，你害死了東尼！」

「我沒有，東尼是你開槍殺死的。」

「但是，眞正的原因，是死在你們蓄意佈置的陷阱裏。你有計劃謀殺東尼，祇不過借我的手。」

「我沒有害東尼，眞的沒有！」

「也許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受人利用。」



馬丁妮向蘇珍美偵詢。

「我……」

「蘇珍美，說眞話吧！」

「我無話可說。」

「那你跟我回警局。」

「你要控告我？」

「不錯，控告你借刀殺人。」

「不，不，我沒有，我祇不過賺了一點錢。」

馬丁妮道：「要清脫罪名，你必須對我講眞話。」

「總探長，我會被定甚麼罪？」

「要聽你說出經過才能決定。」

「不錯，我是個高級應召女郎，常常陪男人去玩，有時候還要上酒店，我陪客人玩一天，大概可以賺八百元至一千元。一天，一個男人來找我，他對我說，祇要我替他做一件事，那末，我可以得到一萬元的酬勞，你是知道我做甚麼工作的，錢，對我是一種極大的誘惑。」

「說下去！」

「我告訴他願意做，不過，我一定要知道這件事要花多少時間，如果要花十天以上的時間，那就太不化算了。他告訴我祇需兩天時間，他並願意以日計算，每天另付我一千元。」

「他要你做些甚麼事？」

「他把東尼的相片給我，叫我到機場接飛機，我把東尼送去酒店，然後回家，兩天後，我接到一個電話，他囑咐我約會東尼，於是，我打電話給他，約他見面，他開車來接我；我依照計劃按時帶東尼到公路，我們下車，像老朋友的走到草叢調情，當時，是我引誘他，直到指示的時間，我突然喊救命，東尼愕住了，問我幹甚麼？我說鬧着玩，後來，你們來了！」

「這樣說，一定有人知道我必會經過公路。給錢你的人是誰？」

「一個男人！」

馬丁妮道：「是個怎樣的男人，他叫甚麼名字？」

「他從未告訴我名字，我做生意從來不問人客的名字。」

「他的樣子，聲音？」

「看不見他的樣子，因爲，他戴了帽子，黑眼鏡，還有大鬍子，至於聲音，他不像是本國人。」

「是不是S國人？」

「那我就聽不出來了！」

「你爲了一萬二千元害死東尼，不覺得太過份，而且不值得？」

「我從未想過要害東尼，我和他無仇無寃，爲甚麼要害他？當東尼開槍，你殺死東尼，我自己也嚇呆了，因爲那人告訴我，他祇不過想和東尼開玩笑，誰知道弄假成眞？」

「你搬家，眞正的原因是甚麼？」

「東尼去世後的第二天，我接到那人的電話，他說我惹上麻煩，叫我立刻搬家，暫時不要露面，避開警察。」

「你那麼聽話？」

「因爲他放了兩萬元的現金在我的信箱裏，說眞話，我也嚇慌了，很想躲藏起來。」

「蘇小姐，你必須跟我回警局。」

「你要控告我，我祇不過開玩笑，我

是無意的!」

「在法律上，你是串謀謀殺。」

「不，我沒有……」

「祇怪你受了壞人的利用。」

「啊!天!」

「穿一件衣服，跟我走吧!」馬丁妮說：「你不跟我走，那人也會來找你。」

「找我幹甚麼?」

「殺人滅口。」

「好，我走，總探長，我跟你走!」

× × ×

「丁妮，甘栢榮的資料來了。」韋占美揚了揚手中的一疊紙。

「那麼多?由頭看起，非要花三天三夜不可。」馬丁妮接過書一樣厚的紙：「還是由這兒看起——甘太太兩年前去世，甘栢榮無兒無女，他喜歡捐錢，日光浴，他的助手最接近的是郭秘書和亞寶。郭秘書在甘家工作已十八年，亞寶十二年，他的私人律師是駱大偉。他拒絕供給任何資料——唉!這報告書有甚麼用?」

「這許多年來，他深居簡出，除了捐錢，他甚麼都不做，還會有甚麼資料?」

「也許，我可以請求S國警方帮忙，找駱大偉律師談談。」

「他的律師，一定會知道甘栢榮的私事。」

「我要知道東尼是否與甘栢榮有關。誰要殺死東尼，東尼死了，對何人有利?」馬丁妮咬着下唇：「奇怪，那人怎會知道我和亞傑會經過公路?」

「讓我想一想。」亞傑走過來：「那天早上，我們接到一個電話，說北區郊外，有人陳屍海灘，由警局到北區，必須經過那條公路，結果，海灘果然發生命案，經過調查，是一個流浪老漢。」

「那麼說，那老漢也是那班要害東尼的人殺的。他們的計劃十分周詳。」馬丁妮說：「現在我的腦海裏有許多許多問題，誰要殺東尼?誰令東尼暴富?東尼與何人有關?誰肯化十萬元認領東尼屍體?誰出賞金十萬追殺我?東尼之死，是否與追殺我的事有關。」

「壞人全部落網，以後，不會有人再找你麻煩。」

「眞是那麼簡單?布力克死了，還會有別人，祇要有人肯付錢，就會有人賣命。不過，我並不害怕有人對付我，我祇要解決我所有的疑問，同時，東尼死得無辜，我要爲他報仇。」

「可惜，我們完全沒有頭緒。」

「祇要肯去找，會有的。現在，我去找警務署長談談。」

「你不是眞的要去S國吧!」

「我是一定要去S國，因爲S國和一切事情有關，我非要去一次不可。」

「你不是S國的人，你在那兒，會很吃虧。」

「猛龍過江。怕甚麼……」

× × ×

駱大偉經過警方的安排，終於肯接見馬丁妮。

不過，馬丁妮幾乎不能去見駱大偉。她帶着亞傑，小香一踏出飛機場，立刻被人挾持上車帶走。

「不要反抗，讓他們帶我們身入虎穴。」馬丁妮在亞傑耳邊說。

亞傑點頭，小香似乎也明白了。

在馬丁妮，亞傑，小香的身邊，有兩個持槍的大個子男人，馬丁妮細意打量他們，發覺他們祇不過是普通的打手，除了比較勇猛，倒看不出有任何出色之處。

司機和坐在司機旁的兩個打手，一路上，沒有說過半句話。

汽車一直往前駛，馬丁妮望出窗外，路闊屋稀，看樣子，已到達郊外。

S市是S國首都，它給馬丁妮的印象是地大人少，人口少的國家，肯定富庶。

怪不得甘栢榮那麼富有。

馬丁妮看見大路兩旁，有很多野花，紅的，黃的，藍的，淺紅的，非常美麗。

大約經過一小時的車程，汽車停下來，馬丁妮看見前面有一間很精美的黃色花園洋房。

馬丁妮三人被推下車，帶進屋子，屋內靜靜的，一個人也沒有。

「你們幾位帶我到這兒來，到底有何目的?」馬丁妮想探聽一下。

「上樓!」有人推着。

到二樓，他們三個，被鎖進一個房間裏。

「波士，我們該怎辦?」

「噓!」馬丁妮用手指按住唇，她把耳朵貼在房門上，她那特別構造的耳朵，聽見有人說：「那三個人，怎樣處理。」

「等大哥來了，見過人，才能作出決定。」

「大哥甚麼時候來?」

「傍晚吧!他說有點事。」

「我眞害怕!」

「怕甚麼?」

「怕他們逃掉。」

「逃掉?門窗都鎖了，還能往那裏逃?聽過馬丁妮的事，有人說她是超人，其實，我看她祇是凡人一個，毫無特異。」

「眞的，想不到，她肯乖乖的跟我們走。」

「由現在到黃昏，要等好幾個鐘頭，我們總不能坐着等，我們叫雷德，老田他們來玩紙牌。」

「主意不錯，走!」

脚步聲遠去，馬丁妮說：「我要出去一次!」

「出去，人生路不熟，去哪兒?」

「已約好了駱大偉律師，非要赴約不可，反正，他們的大哥要到傍晚才來。」

「大哥?」

「百份之九十是亞寶。」

「你能趕回來?」

「當然!能抓住亞寶，一切就會水落石出。」

「可是，門窗下了鎖……」

「一個鎖擋不住我的，」馬丁妮掙脫繩索，她走到窗前，把那個大頭鎖向下一拉，祇那麼一下，鎖就拉開了。

馬丁妮推開璃玻窗，外面還有鐵枝，馬丁妮再拉開鐵枝，她往下望，下面是後花園，幸而並沒有人守衞，大概他們太信任那密不透風，到處是鎖的房間。

馬丁妮由二樓跳到樓下，再翻過牆，用她那雙快腿，跑了好一大段路，才截到計程車。

到律師樓，馬丁妮遲到了，駱大偉的面色很不好看。

「我爲了接見你，我一個早上沒有辦事，你知道我損失了多少?」

「對不起，我願意賠償。」

「賠償甚麼?錢?那不是錢的問題，我最恨人家不守信約。」

「實在對不起，我一下了飛機，就給一班歹徒挾持到郊外一間房子。」

「有那樣的事?」

「我兩個助手，仍關在那房子裏。」

「你怎麼能出來?」

「因爲我與衆不同。」

「你眞是人人傳說的超人?」

「也許是吧!駱律師爲了不想浪費你的時間，我看，我們的談話應該開始!」

「你爲甚麼不報警?」這個駱大偉雖然很嚴厲，不過倒像個正派人。

「因爲不想打草驚蛇。」

「那房子在哪兒?」

「我初來貴國，不熟道路，不知道哪兒是甚麼地方。不過，我可以把我所知的告訴你。它在郊外，黃色的房子，兩層樓，有前後花園，面積不算大，但環境很幽美。」

「黃色的兩層房子?」

「你知道屋子的主人?」

「我不知道，不過，我可以查。」

「謝謝!」

駱大偉道：「言歸正傳，你到底要知道些甚麼?」

「有關甘栢榮老先生遺囑之事。」

「爲了遵守職業上的道德，我不能每一個問題都回答你。」

「那盡你所能罷。」馬丁妮問：「甘栢榮一共立了多少份遺囑?」

「前後四份。」

「四份?第一份是怎樣的?」

「第一份遺囑，甘柏榮先生把他的動產與不動產分成三份，一份給甘太太，一份捐慈善機構，一份給他的助手。」

「誰是他的助手?」

「恕難奉告。」

「第二份?」

「甘太太死後，他的財產分成兩份，一份捐獻，一份給他的助手。」

「第三份?」

「分爲四份，四份之一捐獻，四份之一給他的助手，四份之二，給他的……一個親人。」

「誰?他的親人是誰?」

「恕難奉告。」

「第四份?」

「第四份很特別，因爲他的財產已扣除十億元，其餘的錢，分爲兩份，和第二份遺囑一樣。」

馬丁妮道：「遺囑內，有沒有提及馬東尼這個人?」

「無可奉告。」

「從四份遺囑看，波動最大的是甘柏榮先生的助手。」

「是的!」

「從第三份遺囑看，甘老先生的親人，很受甘老先生的重視。」

「應該是的!」

「第四份遺囑，爲甚麼沒有提及那位親人，他死了，還是……」

「不得而知。」

「假如那位親人死了，受益最大的是甘老先生的兩個助手。」

「唔!不過，甘老先生的遺囑，除了我和他本人，根本沒有第三者知道。」

「但是，律師樓裏有那麼多人……」

「每次甘先生改遺囑，他都是請我到他的家裏，和我寫字樓的職員何關?」

「但是甘先生的遺囑?……」

「我一直鎖在我家中的保險箱裏。」

「你和甘先生立遺囑的時候，有沒有人偷聽，在甚麼地方?」

「在他的臥室，祇有我和他兩個人。說到偷聽，甘老先生當年的大名，無人不知，誰敢在他的臥室裝偷聽器?他年紀雖然大，但仍很機伶。」

「我總覺得，問題出在遺產裏。」

「荒謬，我早說過，根本沒有人知道甘先生立過甚麼遺囑。」

「我所要問的都問了，謝謝你的帮忙。」馬丁妮起立告辭：「我要回去了!」

「回去?」

「回那間黃色的屋子。」

「出來了還要回去?」他詫異。

「我不能不顧我的助手，我更想了解事情眞相。駱律師，假如你查到有關黃色房子的事，請你告訴我!」

「好吧!」

× × ×

馬丁妮是那麼幸運，及時趕回和亞傑小香會合。

過不了很久，門開了，一個高大、強壯、很黑、小眼睛、大鼻子、小咀巴、臉上有一顆痣在雙眼之間的人走進來。

「亞寶!」馬丁妮說。

「認識我?」

「當然認識你，你是甘柏榮先生的私人保鏢。」

「不要提他，一切的事與他無關。」

「你會帶我去見甘先生?」

「不會!」

「但是，那出賞金十億元的人，要捉活的。」

「你太愛管閑事，咀巴也太愛說話，我們要你不能動，也不能說。」

「你們?你們是誰?」

亞寶沒理她，對他的打手說：「三個全殺了，馬丁妮的屍體要送給老板，其餘兩個，扔到公海裏算了。」

「你們違反老板的意思，你的老板要的是活人。」

「我們不能讓你活。」

「有不可告人之秘密，殺人滅口?」

「隨便你怎樣說，」亞寶揮一下手：「大家準備，開槍。」

「就地處決?」

「在這兒放大炮也沒有人會聽到。」

打手們掏出手槍，馬丁妮和亞傑小香交換了一眼，馬丁妮竟然把手一登，順勢把繩子當作皮鞭，拍，打手們的槍全被抽到半空，馬丁妮躍起雙手把槍接住，然後拋了兩枝給亞傑和小香。

馬丁妮的動作奇快神速，所有的打手全部呆住了，當他們定了神，才發覺自己的手槍落在他們的手中。

一陣汽車飛馳聲，馬丁妮一看，發覺不見了亞寶：「給他逃跑了。」

亞傑和小香制服了幾個打手，亞傑說：「沒有亞寶也一樣，帶這幾個人去見甘老先生，還怕他敢賴賬？」

「喂！」馬丁妮揪起其中一個打手：「你知道甘柏榮的事有多少？」

「不知道。我們祇是爲大哥做事。」

「我們甚至沒有見過甘先生。」

「你們不是甘家的打手？」

「不，我們與甘家無關，我們是一個月前由大哥聘請。」

「亞寶私人聘請你？」

「我們不知這大哥的名字。」

馬丁妮道：「剛才那大個子，是你們的大哥吧？」

「是的！」

「那就行了，我們立刻帶他們去見甘柏榮。」

「波士，立刻去？」小香問。

「此地不宜久留，因爲那是他們自己的地方。」馬丁妮想一下：「我貿貿然的去找甘老先生，他未必肯接見我們，還是先帶他們到警局，找連局長！」

「外面還有一輛汽車。」小香說：「要走容易！」

「好！立刻走，我會請連局長帮忙替我安排和甘柏榮先生見面。」

馬丁妮第一個上車，亞傑和小香分別押着那些打手出去，突然一輛汽車飛駛而過……一連串的槍聲，馬丁妮伏身車內，等汽車過去，馬丁妮連忙開車出去一看，地上躺着幾具屍體。

「亞傑，小香！」

「波士，我們在這兒！」亞傑和小香分別由屋子前階的大圓柱出來，他們喘着氣說：「好險！」

「沒事吧！」

「躲得快，沒事！」

「所有的證人都死了！」小香嘆口氣：「怎麼辦？」

「沒辦法，這是人家的地方，免得要吃虧！」馬丁妮搖一下頭：「我們還是去找連局長吧！」

走近汽車，亞傑說：「休想坐車，兩個輪打破了。車門也毀爛。」

「那，我們只有走路去警局！」小香有點洩氣。

「可以召計程車。」

「這兒附近沒有計程車的，要走好一大段路。」馬丁妮指住前面：「不過，那一段路也不好走，恐怕我們還未截到計程車，已被謀殺。」

「怎麼辦？」

「回屋子去！打電話報警。」

「我也可以吃點東西，」亞傑幾乎舉手贊成：「一個大早上，我餓昏了！」

「你就祇知道吃！」小香推他一把。

「你不想？」

「別吵了，你們不心煩？」馬丁妮走進屋子，拿起電話，發覺沒有電流。「亞傑，出去看看那條電話綫！」

亞傑往外跑，一會，他回來，搖着頭：「電話綫被子彈打斷了！」

「唉！」馬丁妮放下電話筒：「在這兒，連無綫電通訊器也沒有用。」

「看樣子！我們被困在這兒，動彈不得。」

「波士，担心也沒有用，我們倒不如先吃點東西，吃了東西，就算要打架，也有氣力呀！」

「小香。亞傑的話也有道理，你就去厨房看看，弄點吃的。」

總算吃了一頓豐富的，喝咖啡的時候，馬丁妮說：「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總得想個辦法。」

「波士，你認爲亞寶會派人來對付我們。」

「那是一定的。他們不會讓我們活着出去。我看，他們也快來了！」

「我和亞傑分頭守衞，他守前面，我守後面，來者必殺。」

馬丁妮笑一下，點了點頭。

不過，馬丁妮想的，却不是這回事，她並不認爲，亞寶會帶一隊人來圍攻他們，那太明目張胆，甘柏榮也不是一個聾子，因此，馬丁妮認爲應該速離此地。

去那兒？附近連一間房子也沒有。

她四處觀察附近的環境，她發覺屋後有一條小路，可以直通到海灘。

「亞傑，小香。」

「波士，甚麼事？」

「你們不用守了。」

「爲什麼？」

「他們白天不會來。」

「甚麼時候才來？」

「晚上。」

「晚上和白天有什麼分別？」

「有很大的分別。他們不想我活着見甘柏榮，無非怕我把眞相告訴甘柏榮，如果他們在白天竟然來殺我，鬧開了，甘柏榮不會不知道，他們同樣怕甘柏榮追究這件事。晚上來，靜悄悄的幹了壞事沒有人知道。」

「可是，他們殺死了那幾個打手。」

「他們只是不讓我們離去，和殺死打手滅口，我們現在走出去，一樣有危險，在晚上之前，我們留在屋子裏最安全。」

「他們晚上來了呢？」

「如果我們仍然留在屋子裏，準會沒命。」

「那該怎辦？」

「好好睡一覺，我自會安排一切。」

「眞的不要守衞？」

「不必了，你們去躺一會吧！」

「波士，你呢？」

「我人在休息，腦子裏安排妙計。」

× × ×

「起來，起來！」

「嗯！」小香揉揉眼睛：「怎麼？天快黑了！」

「你們把屋子的燈亮起來，我們要在天黑之前離去。」

「離去？」

「唔！你們快一點，樓上樓下，全亮燈。」

亞傑和小香迅速把一切辦妥。

「跟我走，我們由後門走下那條小徑，小心點，小徑下面就是海灘。」

他們走進小徑的時候，天已黑了。

「波士，」小香邊走邊輕聲問：「我們由海灘逃走？」

「不，我們在海灘上等一下，看看他們的動靜。我們絕不可能冒冒失失的走出去。」

他們就在海灘，眼睛守住那黃色房子，在別人的國土，一切吃虧，辦起事來也困難。

馬丁妮從口袋裏拿出兩個麵包：「吃吧，這是你們的晚餐。」

「謝謝波士。」平時，他們才不顧一屑呢！

等了很久，深夜，馬丁妮突然低聲叫：「有兩輛汽車來了！」

「哪兒，我看不見」

「我連聲音都聽不到。」

「你們和我的耳朵眼睛不同嘛！瞧，總該看到了！」

「看到了，有很多人下車，他們很小心的走近屋子，他們提着些甚麼？」

「電油。」

「電油？他們要幹甚麼？」

「等着瞧吧！」

「啊！我明白了，他們要燒房子。」

「怪不得波士說，我們留在屋子裏，一到晚上就沒命。」

「這叫毀屍滅跡！」

「廢話少說，跟我來！」

「是的！」

「我們由那邊爬過去，要快，把他們一輛汽車搶過來。」

「波士好妙計，他們全心全意燒房子，無暇兼顧！」

「快，快！」

馬丁妮很快就繞道爬過去，因爲天黑，每一個人都集中注意力向着那房子，馬丁妮奪車並不困難，她和亞傑小香上了車，並用兩支飛針，打穿了另一輛車的車呔，他們呼的一聲把汽車開走，那些人發覺了，想追殺，可惜已無車可乘。

馬丁妮爲了三人的安全，不敢到酒店，一直開車到警局，找連局長。

連局長聽了馬丁妮講過一天的過程，他很生氣：「簡直目無法紀。」

「我想請求你帮忙，爲我們解決居住的問題。」

「我替你們找最好的酒店，一定會令你們住得舒服。」

「我們不能住酒店，亞寶的人會來追殺。」

「我派警員二十四小時保護。」

「我們不想住酒店。」

「那到舍下玩幾天，我太太是個烹飪能手。」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連局長，假如你許可的話，我希望留在警局。」

「留宿警局？警局沒有甚麼好地方，」連局長不住搖頭：「你是貴賓，那怎麼可以！」

「警局目標大，我們出入方便，他們也不敢進來，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保險。」馬丁妮衷心的說：「你的一番盛情，我會永遠記在心裏。」

「那好吧！我派幾個警員侍候你們，我會空出一個辦公室給你們，你們要甚麼，吃的，用的，祇要一開口就會辦到。」

「謝謝！」

「關於你和甘柏榮先生見面的事，我明天一早，會替你辦妥。」

「連局長，太麻煩你了！」

「那兒話！我們是互助，貴國也曾帮助過我們，我很高興能爲你辦點事！」連局長安排好一切，確定馬丁妮他們住得舒服，他才離開警局回家。

第二天，甘柏榮正在他那華麗的餐廳吃早餐，郭秘書捧着電話過來：「老板，警察總局局長的電話。」

「唔！」甘柏榮接過聽筒：「早安！連局長。」

「甘老，最近可好？」

「還不是老樣子？是不是又有慈善餐舞會？」

連局長道：「不是。有一個人，希望和你見面。」

「誰？」

「H城的總探長——馬丁妮！」

「甚麼？」甘柏榮面色一變：「我不認識這個人，我不想見她！」

「她特地由H城來見你，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當面告訴你。」

「我們之間，無話說。」

「甘老，求你看在我的份上，見她一次，她對你有益無害！」

「我不喜歡這個人。」

「甘老，人家遠道而來，就給我一次面子。」

「那——好吧！」

「謝謝！我會親陪她到府上致候。」

「等會見！」甘柏榮放下電話：「連局長眞豈有此理，竟帮助外人講好話。」

「老板，你好像很不高興。」

「當然不高興，馬丁妮要求見我。」

「甚麼？」郭秘書低叫：「她竟然來了！」

「唔！我倒要問清楚亞寶，他爲甚麼這樣不濟事，捉不到馬丁妮，連她來了這兒，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老板，你不是想活捉馬丁妮？」

「當然，我肯花十億元，無非想爲東尼報仇。」

「東尼少爺的仇，今天可以報。」

「甚麼意思？」

「我們安排好一切，她一進門，我們就把她捉住。」

「說得倒簡單，就那麼容易？」

「她送上門來呀！」

「你知道誰跟她一起來？」

「她的助手。可以一起捉住他們。」

「連局長！」甘柏榮冷哼着。

「連局長親自陪她來？」

「在連局長的面前，我是個有地位，有名譽的人，我怎可以做犯法的事？」

「當然，當然，不過……」

「你還有甚麼妙計？」

「我正在想。」

「沒有甚麼好想的了，」甘柏榮嘆口氣：「不過她來了也好，聽她怎樣解釋東尼的事。她來了，我總有辦法對付她。」

單槍赴會　揭奸摘伏

連局長雖然帶了一隊警車來，不過，他們祇是留在屋子外面，連局長帶領着馬丁妮走進甘家。

甘柏榮並沒有親自迎接，他尊重連局長，但是，他憎恨馬丁妮。

由郭秘書帶連局長和馬丁妮進書房。甘柏榮高昂地，坐在書房一張安樂椅上。

「歡迎你！連局長。」他冷淡的說。

「這位是H城馬丁妮總探長。」

甘柏榮看她一眼，連一個招呼也沒有打。

「甘老，馬小姐想跟你單獨談談。」

「單獨？」

「是的，祇有你和馬小姐。」

「老板……」郭秘書低聲說。

「你出去，」甘柏榮揮一下手：「看她要甚麼花樣！」

「可是，我要侍候你……」

「郭先生，我知道你對甘老很忠心。」連局長笑着拍他的肩膊：「馬小姐不會傷害你們老板的，你放心吧！」

「是的！」

「郭秘書，你陪連局長出去喝咖啡，好好招待！」

「我知道了，請，連局長！」

「甘老先生，現在祇有我們兩個人，我們談談好嗎？」

「我不認識你，沒有甚麼好談的。」

馬丁妮道：「關於東尼的事，你大概有興趣吧！」

「東尼？」甘柏榮顫着聲音：「你還提他？」

「甘老先生，請你告訴我，馬東尼到底是你的甚麼人？」

「我不高興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吧！你不喜歡說，就不要說，我知道你對我有誤會……」

「誤會，你開槍殺死了東尼，那是誤會？」

「是我開槍殺死他，但是，我祇是執行任務。我是個警探，開槍殺人都難免。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你應該了解我的立場，捉拿罪犯，是我的工作。」

「我當然了解，也明白，如果你公事公辦，東尼給你殺了，沒有人怪你。但是，東尼犯了甚麼罪，你有甚麼理由殺他？」甘柏榮很激動：「做警探的，難道就可以隨便開槍殺人？」

「他當時犯的是強姦良家婦女和槍殺警探罪，起碼，表面證據是這樣。」

「強姦？是他和你的助手爭女朋友吧了。」

「我的助手亞傑，是個特警，他受過良好訓練，不會胡來，他怎會和人家爭風吃醋，你為甚麼不打聽亞傑的為人，和我的作風？我一向公事公辦，絕不徇私。」

「你的花言巧語我聽不進耳裏。」

「但你必須相信事實，東尼遭遇不幸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個電話，知道北區發生命案，於是，我帶同亞傑去辦案，回程的時候，經過公路，聽見有人叫救命，亞傑下車走進草叢察看，亞傑看見一個女人衣衫不整，驚惶狂叫，當時亞傑要拘捕東尼，東尼拒捕，並且開槍打傷亞傑，我聽見槍聲，立刻下車，看見亞傑中彈受傷，東尼在逃，我叫他站住，告訴他我是警探，他不單止不合作，還開槍向我襲擊，我為了自衛，向他開槍，誰知道一槍便打死了他。甘老先生，我並非存心置他於死地，祇是想拘捕他！」

「我不相信東尼會犯強姦罪。」

「東尼可能真的被冤枉，事後我發現了一些事情，證明有人設計謀害東尼。」

「誰？」

「你先聽聽這卷錄音帶，是那自稱被東尼強姦的蘇珍美事後招供！」

甘柏榮很留心的聽完了整卷錄音帶，他對馬丁妮，似乎已友善了些：「姓蘇的提及的那一個男人是誰？」

「不知道，不過，肯定是你們國家的人。」

「你是說，東尼有仇人。」

「不一定是尋仇，可能是為了錢。」

「錢？東尼除了有幾件漂亮衣服，還會有甚麼錢。」

「你的遺囑一改再改，可能與遺囑有關。」

甘柏榮怒聲道：「遺囑？你竟然胆敢調查我的私事。」

「為了找尋真正的兇手，我不得不深入調查，甘老先生，你花十億元對付我，太不值得，因為，我祇是一個執法者，和東尼無仇無怨，我們應該共同合作，把要害死東尼的人找出來，替東尼報仇。」

「我不相信東尼有仇人！」

「你祇要聽聽，我在H城怎樣被人追殺，到S市後亞寶怎樣對付我，你就會相信。」

「亞寶？」

「事情是這樣的……」

甘柏榮聽了一切，他不斷的搖頭，最後，馬丁妮補充說：「駱律師可以為我作證，而且，我現在連酒店也不敢住，祇有住在警局。連一張舒服的床也沒有，還有，那間黃色的房子，已被亞寶領頭燒成灰燼。」

「假如你說的話是真的，那末，事情就有問題。」

「我認為，一切出在你的遺囑裏，你想想，東尼死了，對誰有利？」

「郭秘書，亞寶？」他低聲說。「不會，沒有可能，他們不會有甚麼好處。」

「甘老先生，你是肯出賞金十億元得到我的人，但是，據我所知，他們最多肯付一千萬，其餘的，他們全吞了。」

「唔！」

「你要的是活口，但是，他們卻要先殺死我，才把我送給你交待，他們這樣做，不是違反你的意思？」

「他們為甚麼要這樣？」

馬丁妮道：「怕我知道得太多，怕有一天我和你面對着面討論問題，他們要殺我滅口。」

「好可惡！」

「不過，無可否認，事情一定是這樣的。」

「唔！」

「甘老先生，我希望你告訴我，東尼是你的甚麼親人？」

「兒子！」

「兒子？」

「唉！說來話長。」甘柏榮嘆一口氣：「我的出身，並不好，我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受了岳丈的栽培，祇不過，我比他幹得更好吧了！岳丈是全世界最好的岳丈

，但是，妻子，卻是最壞的妻子，我對她，是又恨又怕。夫妻之間，根本沒有真感情。二十一年前，我有事到H埠，認識了一位姓馬的女子，她是個美麗而溫柔的女人，我們很快就愛上了，我在H埠大約居住了半年，終於，我還是被惡妻的保鏢找回來，回來後，妻子對我管得很緊，我沒有辦法再和東尼的母親聯絡，我更不知道她為我懷孕。」

「你走後，她的生活很苦。」

「是的！否則，她也不會把孩子送到孤兒院去，本來，她有了孩子，可以來找我，但是，她很體貼，知道我家有惡妻，不想增加我的痲煩，唉！我自己無兒無女，晚景很淒涼，兩年前，惡妻去世，一年多以前，我突然接到東尼母親的信，她告訴我，我和她的兒子在孤兒院，要我去領回，後來，過不了幾天，她就病死了。」

「於是，你寫信給東尼要他來S國和你團聚。」

「我一方面寫信，一方面派郭秘書和亞寶去接他，我對這唯一的兒子十分重視，你應該明白，我晚年得子，心情是怎樣的。」

「不過，你好像沒有什麼公開你和東尼的關係！」

「是的，這都是面子問題，像我這樣有名譽，有地位的人，突然來了一個私生子，那……實在很難向社會交待。」甘柏榮垂下頭：「我不應該太自私，太顧自己的面子，我應該承認他，公開承認他是我的兒子，我太委屈他！」

「他既然和你在一起生活，為什麼突然再回H城？」

「他說想念孤兒院院長，回去看看他，他還要求郭秘書陪他一起去，我對這個兒子是千依百順，誰知他竟然一去不回！」

「這種事情，可以從表面分析，有人不歡迎東尼的加入，因為，你會為東尼改變遺囑。」

「可是，根本沒有人知道我立過甚麼遺囑，就連東尼自己也不知道。」

「東尼不是有心人，他當然不知道，不過，並不是每一個人的心思，都像他那樣純潔。」

「除了我，就祇有駱大偉知道，大偉為我辦事幾十年，幾十年來，他忠心一片，他是可信賴的。」

「想想你週圍的人，也想想駱律師週圍的人。」

「我不會放過亞寶。」

「最好不要打草驚蛇，再說，亞寶是個粗人，殺人計劃，不會是他一個人想出來的。」

「郭秘書？」

「我沒有聽過有關郭秘書的事，我不能證明他有罪，不過，從今天起，你可以暗中觀察他們。」

「總探長！」他第二次稱呼她：「我希望你帮個忙！」

「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我要知道誰陷害東尼，除了亞寶還有誰？」

「一定，為了我自己，同時，也為了東尼。」馬丁妮說：「不過，現在我要你和我演一場戲……」

「滾！」甘柏榮尖着喉嚨叫，畫是老的辣，他竟然表情一流。

「甘柏榮先生，請你聽我說……」

「我不要聽，我根本不認識你，也不想聽你說鬼話，郭秘書……」

「來了，老板。」郭秘書連忙跑進來，連局長跟在後面。

「給我送客！」

「是！老板。」

「甘老，你……」

「連局長，我今天是給你面子，以後再讓我見到這個人，哼，」甘柏榮十分激動：「我一定會對她不客氣。」

「這，何苦……」

「連局長，他簡直不可理喻！」馬丁妮滿臉委屈。

「快滾！郭秘書，趕她走，聽見了沒有？」

「是，是！連局長，馬小姐，請吧！」郭秘書倒是很有禮貌，他一直送馬丁妮他們到大門口：「老板這幾天心情不好，請兩位不要見怪。」

「他兇惡得像暴君！」馬丁妮喃喃的：「蠻不講理！」

「我想，過幾天，老板可能向兩位道歉！」

「謝謝你！」馬丁妮無可奈何：「連局長，我們走吧！」

郭秘書目送車隊遠去，他回到書房，在門外，已經聽到甘柏榮大摔東西，甘柏榮每次（極度）生氣，便有摔東西習慣。

「老板……」

「豈有此理，那女人竟然推卸責任，說東尼強姦民家婦女，又說他槍擊警探。」甘柏榮聲顫手震：「她殺死東尼，還把罪名往他頭上推。」

「我早就說這個人該死，如果你不接見她，那末，不就沒有痲煩了嗎？」

「東尼的仇不報？」

「當然要報，不過……」

「亞寶呢？怎麼兩天沒見他？」

「亞寶？他……我也沒有看見他，也許出外辦事了！」

「辦甚麼事？」

「我不大清楚，也許，他知道馬丁妮來了，正在對付她。」

「立刻找亞寶回來。」甘柏榮說：「馬丁妮來了S市，那是最好的機會，我們連十億元的賞金也省了，我們自己想辦法對付她。」

「那十億元……」

「省掉它，對你們有好處，你立即去把亞寶找回來。啊！對了，你出去，順路到曾醫生那兒替我拿點藥，最近，心臟不大好，你速去速回。」

「是的！老板。我立刻就去。」

看着郭秘書離開甘家，甘柏榮立刻進郭秘書和亞寶的房間，安排一切。

× × ×

「連局長，謝謝你給我這份資料。」馬丁妮若有所思：「駱大偉已六十五歲，他的太太才三十五歲，這門親事，似乎不簡單。」

「駱太太還是個大美人，她未和駱大偉結婚前，是夜總會一個表演女郎。」

「為人如何？」

連局長道：「很喜客，人緣不錯，不過，就是……」

「連局長，她怎樣了?」

「她，似乎很……」

「很淫蕩，是不是?」

「哈，」連局長乾笑着，道：「差不多！」

「遺囑，從未留在律師樓裏，它一直存在駱大偉的家中，駱大偉的傭人，大部份是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臣子，唯一可疑的，是駱太太。」

「就算駱太太拿到甘柏榮的遺囑，對她也沒有甚麼好處。」

「假如有人和她串謀?」

「誰?」

「在甘柏榮的遺囑裏，一共有四個受益人，現在，甘太太和東尼已死，剩下的就只有郭秘書和亞寶。」

「你是說，駱太太可能和亞寶，郭秘書串謀?」

「很有可能。駱大偉比駱太太大二十九年，這樣的婚姻，本來就難以持久，加上駱太太生性淫蕩，而且她正處於狼虎之年，我敢肯定，他們的婚姻生活，一定不會美滿。」

「唔！對。」

「亞寶年青力壯，郭秘書雖然已是中年，不過，他一表人才，風度不錯，無論如何，他們比六十五歲的駱大偉，優勝得多。」

「你的話有理，我去問駱太太。」

「連局長，請你不要衝動。你去，也是白跑，無論她是否和外人勾結，她也不會承認。」

「她敢不承認?」

「沒有人肯承認自己犯罪，除非你有證據。」

「證據?」連局長抓一抓頭：「往那兒找證據，眞想不到，東尼的死，竟牽連到我們這兒來。」

「馬東尼本來就是甘柏榮的兒子。」

「唉！眞頭痛，我們這兒，已經很久沒有罪案發生。」

「習慣於風平浪靜，突然來了一個巨濤，實在是很難令人抵受，不過，這件案子我們非理不可，就算我們肯罷休，他們也不會放手。」

「該怎辦?」連局長毫無主意。

「我們藉採訪爲名，在駱大偉的家裏，分別裝上偷聽器。」

「好辦法！」

「來，現在就開始！」

× × ×

「你怎麼攪的，」郭秘書指住亞寶：「你不是把房子燒光了嗎?」

「是燒光了呀！」

「那馬丁妮呢?」

「燒死啦！屍體都焦了！」

「焦了?她一個多鐘頭前還跟老板在一起呢！」

「甚麼?馬丁妮竟然去找老板。」亞寶大吃一驚：「那怎辦?我準沒命！」

「你眞是個胆小鬼，做甚麼事情都做不來。」郭秘書推他一把：「放心，老頭子不吃她那一套，還把她趕走了呢！」

「謝天謝地。」

「你以爲再沒事了?」

「連老板都不肯信任她，還會有甚麼事?」

「看樣子，那馬丁妮掌握了不少資料，她這個人，非常厲害，而且，她再多找老頭子幾次，總有一天，老頭子會相信她的話，你知道老頭子也不笨，他很容易會對我們生疑。」

「那，完啦！」

「這件事情，本來安排得很好，我故意慫慂東尼回H埠探望何院長，然後我找蘇珍美，你去殺死那流浪漢，一切安排得很好。」

「還說好呢，我早就說過不要找馬丁妮麻煩，找別一個，不就沒事了?」

「找馬丁妮，是因爲她名聲响，我以爲老頭子不敢惹她，誰知道，他還要捉活的?」

「你說吧！我們現在該怎辦?」

「首先，你儘量避開，不要和馬丁妮碰面，她認得你，不會放過你，回家躲在甘老頭那兒，是最安全不過的。第二，我們要儘快想一個辦法，先殺死馬丁妮。」

「馬丁妮死了，一切也完滿解決。」

「不錯！」郭秘書點一下頭：「可是，她住在警局裏，如何動手?」

「可以把她引出來。」

「唔！」郭秘書點着頭。

「有辦法嗎?」

「你以爲我是神仙?總得想想呀！」郭秘書說：「馬丁妮無孔不入，我看，應該打電話提醒她，喂！老板急着找你，你快回去！」

「知道了！」亞寶揑一下鼻子，道：「不知道爲什麼，一提起老板，心裏就發慌。」

「有甚麼好慌的，大丈夫男子漢，敢作敢爲。況且，老板根本沒有懷疑我們，平時，我們表面上對東尼那麼眞誠，那麼關心，老板無論如何不會想到我們會害東尼。現在，祇要我們解決了馬丁妮，我們等老頭子一死，就可以享福。」

「都是東尼不好。要是沒有他，我們就不會有麻煩，憑良心說，老板待我們眞不錯。」

「我們也不是毫無奉獻，這十幾二十年來，我像奴隸一樣侍候他。」

亞寶道：「郭大哥，你還是去打你的電話吧！」

「唔！她這個人胆子小，要是不給她一點心理準備，她要是給馬丁妮找上了，套她幾下，她可能把話露出來，唉！女人，麻煩。」

「其實，她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索性殺死她，不是更保險嗎?」

「這……」

「郭大哥，你不是眞的愛上她吧?」

「怎麼會?有錢，還怕沒有女人?她又不是黃花少女。不過，現在已經够麻煩，如果再殺一個人，恐怕會引起警方注意。等錢到手，離開這兒，才處置她吧！」

第二天一早，郭秘書正要去侍候甘栢榮，突然電話鈴响了。

「早安！哪一位?」

「如新，不得了，昨天黃昏，連局長和那姓馬的女人來了！」

「找你，還是找你的老頭?」

「是找當家的，不過，她要求和我見面。」

「有甚麼事?」

「她說是慕名而來的，因爲連局長說我很漂亮，她想見見我。」

「她問了你些甚麼?」

「也沒問甚麼，不過，她老是看看，她看得我好怕。」

「別做賊心虛，也許，她眞的看上你，這世界，同性戀多的是。」

「去你的！」她嗔聲罵。

「你甚麼也不用怕，總之，你依照我昨天教你的，盡可能不要說話，你不說，她不知道，不就沒事了嗎?」

「我好怕，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似的。」

「怎麼會?她又不是X光。」

「如新，我們到底甚麼時候可以遠走高飛?」

「快了！自從東尼去世，我們的老頭子身體很壞，常常鬧心臟病。」

「我眞的希望能立刻離開這兒。」

「你忍耐點吧！一切會順利。我不能再陪你聊天，我還要去侍候老頭。喂！沒事少打電話來。」

「喂，喂！我們不能見面，又不能通電話，那怎麼可以?」

「這祇不過是暫時性的，事情完了，我們就可以天天在一起！」

「甚麼時候才能完?」

「快了，快了！」郭秘書匆匆放下電話，立刻到二樓侍候甘栢榮。

他怎樣也想不到，他們的電話，已被偷聽。

「郭秘書，」當他替甘栢榮穿衣服的時候，甘栢榮問：「我叫你想辦法對付馬丁妮，你想到了沒有?」

「講心智，我一向比不上老板，有老板在，我就變得無能。」

「你的意思是祇有我死了，你才能大展雄風?」

「不，不，我並不是這意思，老板是千秋萬世，永遠不死！」

「我老了！我才是眞正的無能。」甘栢榮長嘆一口氣：「假如我早一點死，也許仍然能留東尼一條命！」

「東尼少爺之死，應該由馬丁妮負責，是她殺死東尼少爺。」

「我要報仇，我要爲東尼報仇，我要手刃害死東尼的人。」

「對！我們要令馬丁妮，來了就走不得。」

「那你想辦法對付她，不過，你小心聽着，也告訴亞寶，我不要殺人，我要活的，我要把她捉回來，然後把她的肉一片片割下來。」

「老板，馬丁妮這丫頭不容易對付，殺死她已不容易，要捉活的就更難了。」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忘了我願付十億元。十億元可以殺整隊軍隊。」

「是的，老板，不過……」

「不要自卑，我見過馬丁妮，甚麼超人，還不是凡人一個，你要對自己有信心，不管你們用甚麼方法，一定要活的。」

「萬一她不受控制非要殺她不可?」

「爲了護衛自己，必要時，我祇是說必要時，你們可以用你的方法，不過，我並不認爲你們那麼差勁。」

「我們會盡力，老板。」

「那就好，我相信東尼的仇，很快就可以報。」

× × ×

「馬小姐嗎?」

「是的，你是誰?」

「答應我，我們說的話，不要讓第三者知道。」

「我答應你！」

「你身邊有甚麼人?」

「有我的兩個助手。」

「那……下次再談！」

「喂！我叫他們走開好不好?」

「不，我不想冒險。」

「你找我到底有甚麼事?」

「有關馬東尼的死。」

「這樣好不好，我去警局的餐廳等你，五分鐘後，你打電話給我！」

「這……你不會告訴別人?」

「我向你保證！」

「好吧！等會談！」對方匆匆掛上了綫。

「波士，甚麼事?」

「這個人好神秘，我想，他們大概要採取行動。」

「你不會隨便出外的，是嗎?」

「總不能一輩子躲在這間警局裏，況且，他也不一定約我見面。」

「假如他要見你?」

「我當然赴約！」

「可是，你住進警局的目的?……」

「以前我們毫無頭緒，白犧牲，不値得。現在，我已掌握了全部資料，他們不來找我，我也要去找他們，不過，他們送上門來，就更好了！」

「波士的話對！」亞傑笑着：「我們不習慣做縮頭烏龜，這些日子，也眞把我們悶透了，我寧可出去打一塲仗。」

「時候到了，我要去餐廳等電話，你們千萬不要跟着來。」

「放心，波士，我們知道怎樣做。」

馬丁妮跑上餐廳，剛站住脚，就有人叫她的名字：「馬丁妮小姐聽電話！」

「謝謝！」馬丁妮接過電話。

「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但是在電話裏談話不方便。」

馬丁妮道：「是的，這兒是警局。你是甚麼人?」

「好心人，想幫你！」

「這樣好不好，我們約一個地點，在外面見面。」

「也不錯。你敢離開警局。」

「總得冒險！」

「你會通知連局長?」

「你也想見他?」

「不，我祇要和你一個人見面。」

「那好吧！我一個人來，請你說時間地點。」

「你聽着，木棉路，木棉牧塲。」

「不大難找吧！我對此地不熟。」

「你可以乘計程車，在警局門口乘車，担保你安全。」

「好吧！時間?」

「過了中午。」

「好，我一定赴約。」

「喂！你聽着，你一個人來，如果你身邊另有別人，我們是不會出現的。」

「你們？」

「同時不准報警，答應嗎？」

「我會一個人來。」

「不守信，對你沒有好處……」

× × ×

「波士，你眞的要去？」

「小香，你爲甚麼老問這些無聊問話，你跟了我這些日子，難道還不明白我的性格。」

「但是，他們會有許多人。」

「那怕有千軍萬馬，他們到齊了，事情反而容易辦。現在，我們來分配一下工作。我一個人去赴約，而亞傑和小香你們比我先走一步，對準時間，大家會合。」

「波士，你一個人要小心。」

「你們才應該提高警惕，要是配合得不好，那末，就會弄巧反拙。」

「我們都明白了！」

× × ×

「連局長，你要我回家，有甚麼事？」駱大偉很不高興，他不喜歡有人攪亂他的工作程序：「我正在忙得很。」

「駱律師，騷擾你，很不好意思，不過，我實在逼不得已，我今天來，是要你和尊夫人一起去參加一個敍會。」

「敍會？甚麼敍會？」

「你去了，自然會知道。」

「我太太也要去？」

「她是非去不可！」

「到底有甚麼事，爲甚麼會牽連到我的太太，連局長，希望你能坦白明言。」

「這是我職務上的秘密，你是個守法紀的好市民，希望你和警方合作。」

「好吧！我去通知太太……」

× × ×

「我不去。」駱太太做賊心虛，一提起警察就心內慌亂。

「看樣子，我們是非去不可！」

「爲甚麼一定要去我又沒有犯法。」

「就因爲我們身心清白，所以，我們才無所畏懼，連局長親自來，事情可不簡單。」

「我……我要先打一個電話。」

「打給誰？」

「一個朋友。」

「這個時候還有心情打電話聊天？連局長在後面等着。」

「我要，我偏要嘛！」駱太太在撒嬌，她這一招，向來百試百靈。

「好，好，不過，我祇能給你五分鐘時間。你要明白，你還要化裝打扮，連局長會等得不耐煩。」

「你出去！」

「你要打電話，儘管打好了，我爲甚麼要出去？」

「你說過我有自由的，我連打一個私人電話都不可以？」駱太太嘟着咀。

「好吧！我出去，希望你快一點。」

看着駱大偉出去，駱太太立刻打電話給郭如新。電話沒人接聽，她打了一次又一次，火都升起來了。

「這死鬼，到底去了那裏，最需要他的時候，他總是不見人影。」

找不到郭如新，她祇有找亞寶，可是，亞寶的電話也沒有人聽。

「行了吧！太太，已經十分鐘，連局長已經顯得很不耐煩。」

駱太太找不到郭如新，心裏沒有依靠，她很徬徨。

「我們不應該去，去了你會後悔！」

「去去有甚麼關係，說不定是慈善敍會，大家賭點錢吧！太太，我們總不能不給連局長面子。」

「去，去，去，嘿！」

× × ×

馬丁妮下了車，直走向牧場。

在牧場前空置的馬欄內，馬丁妮高聲叫：「好心人，我來了！」

霍，霍，霍，四方八面，來了十幾個人。他們手裏都有槍。

「你們都不是好心人，好心人呢！」

「跟我們進去！」

「我喜歡在這兒，打架方便些，在屋子裏，打破了東西我可賠不起！」

「打架，夢想，我們每人開一槍，你連動也不會動，還能打架？」

「怎麼樣？那位好心人沒臉見人，派你們這些小卒充場面？」

「笑話！」有兩個人由屋裏出來，一個是郭秘書，一個是亞寶。

「你們這兩個沒有心肝的，一定不會是好心人，快請好心人。」

「這兒的確沒有好心人，不過，有我們這些人，也足夠了！」

「你們要對我怎樣？」

「你以爲會怎樣？十幾二十支槍對着你，一定不會是請你吃大餐。」

「但是，你們是不會開槍的。」

「不會開槍？那我們幹嗎帶槍？」

「想制服我然後帶我去見甘柏榮。」

「見甘老頭？你今生今世也休想，你永遠見不到我們大老板。不過，老板必然可以見到你的屍體。」

「甘柏榮要捉活口，你們怎能違抗命令，把我殺死？」

「我的話，就是命令。」

「你不讓我去見甘柏榮，是因爲你們怕！」

「怕甚麼？」

「怕我揭露你們的陰謀！」

「荒謬！」

「東尼是你們害死的。」

「笑話，他是你開槍打死的。」

「我祇是不小心中計，你串同蘇珍美，把東尼騙到公路。」

「是嗎？」

「因爲你們不想東尼分薄了你們的遺產。」

「甚麼遺產？」

「當然是甘柏榮的遺產。」

「你在說甚麼？我們根本不明白。」

「郭大哥，幹掉她算了少費唇舌。」

「主意不錯！」

「在我未把話說完之前，你們誰也不准開槍！」

「馬丁妮這兒輪不到你施發號令。」

「那兒都一樣，邪不勝正。郭如新，你勾結亞寶，又勾結駱太太，一直在謀算甘柏榮的財產，由於中途跑出來的東尼，你們不想他分薄遺產所以設計害死他！」

「你知道的眞不少，連駱太太做我們的內應也知道，眞棒。」郭如新回頭看亞寶：「是不是？我早就說過，這個人很麻煩。」

「沒有甚麼麻煩，殺死她，她就不能說話了！」

「你們也太沒有良心，甘柏榮待你們那麼好，你們竟然殺死他唯一的兒子。」

「甘老頭好？哼！我們辛辛苦苦的做牛做馬，侍候他十幾年，爲來爲去，還不是爲了錢？誰知道那野種一來，他就分一半家產給他，我和亞寶，才祇佔四份之一，你說，我們怎甘心？」

「那，你們承認，東尼是你們借我的手殺死的，敢承認嗎？」

「男人大丈夫，爲甚麼不敢承認。你碰上這件事，算你倒霉。別再說了，你們一起開槍！」

馬丁妮把帽子上一塊黑網拉下來，她就站在牧場當中不動。

十幾個打手一齊開槍，馬丁尼竟不躲避，祇是不斷用她那戴上手套的手去接子彈。她兩隻手滿是子彈，她扔下了，又去抓，她的一舉一動，不單止令那些開槍的打手嚇得呆住了手，就連郭如新和亞寶，也嚇得咀巴張大。

「怎麼不開槍？」馬丁妮踢着滿地的子彈。

「你……」

「我？哈，祇怪你們對我不了解。」

「你眞是超人，刀槍不入？」

「我並非神仙，我祇不過穿了整套避彈衣，連手套，也是防彈的。」

「怪不得，哼，你們一齊上去，先把她的衣服剝下來，然後再殺她！」郭如新又驚又氣。

十幾個人擁上去，馬丁妮，踢起右脚，左足踏地，拍拍拍，上中下，踢倒一個人。再一個單脚横掃，又踢倒一個，她一拳打中一個人的下顎，左掌劈向另一人的脖子，有人撞向她的腹部，她身一側，身體翻過一個打手的背，然後猛然揮拳正向她衝過來的人。

「一起上，一起上！」

馬丁妮被推倒在地上，馬丁妮仰臥於地，腰部微挺，雙脚交叉踢由，拍，拍！又踢倒兩個人。她立刻彈跳而起。

所有打手全被打垮了。

亞寶和郭如新衝上去。

「站住！」突然有人大喝一聲。

「啊！老板，你來了眞好，我們就快可以生擒馬丁妮！」郭如新陰笑着，却皺上了眉。

「生擒馬丁妮？你們不是要殺她滅口嗎！」

「老板，你……」

「我比馬小姐先到，你們剛才的話，我都聽到了，是你們兩個人害死東尼，你們才是殺東尼的眞正兇手。」

郭如新和亞寶交換了一眼。

「怎樣？想連我一起幹掉？還是推說甚麼事情都與你們無關？連局長，請把另一位串謀者帶出來。」

連局長牽着駱太太出來，亞傑，小香，駱大偉，還有很多軍裝警員。

「如新，怎麼辦？」駱太太哭叫。

「茱莉，你……」

「無話可說了吧！」甘柏榮突然拔出手槍：「殺死你們三個人替東尼報仇。」

「不，甘老先生。」馬丁妮用身體擋住甘柏榮：「殺人要塡命，你不可以隨便殺人。」

「我要爲兒子報仇！」

「他們殺人犯罪，自有法律裁判，亞傑，送甘老先生回家休息。」

「是的，波士！」

「你們把他們三個帶走，」連局長指揮着。

馬丁妮走過去，她說：「對不起，駱律師，我破壞了你的家庭。」

「這種女人，你知道嗎？我一直做烏龜。」

「算了！駱律師，長痛不如短痛！」

「是的！」駱律師點一下頭，他很堅强：「這是一個好教訓，對嗎？」

尾聲

卜，開香檳的聲音。

「回到家裏最舒服。」亞傑一面喝香檳酒，一面舒着氣。

「最名貴的粉紅色香檳。」小香倒在椅裏：「何院長眞闊氣送來了一大箱！」

「他應該的，」亞傑說：「甘柏榮把全部財產捐給孤兒院！」

「唔！好香的酒！」韋占美由外面進來：「有喜事？」

「爲波士破案乾杯，這杯是你的。」

「丁妮，恭喜你！」

「爲世界安寧而乾杯！」馬丁妮高擧酒杯：「但願世界祇有和平，沒有戰爭，有繁榮，沒有罪惡！」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如龍又一次陷落邱鳳城設下的圈套，這一次的圈套更使得馬如龍罪證如山，有咀難辯，因爲在邱鳳城扼死小婉之後，他自己也飲下有毒的酒，昏迷地上，也就在這時，喜行僧，王道人，絕大師，馮超凡已然來到，邱鳳城所中的毒有玉道人化解，而馬如龍扼死小婉，毒殺邱鳳城的罪名，可無法洗脫，馬如龍自知辯亦無用，他已打算與絕大師拚命，當他正欲動手之際，賣花少女突然進來，把他們四個絕頂高手驚走，賣花少女驚走四人後轉身就走，馬如龍急自後追，他們走出屋子，走入外面那條昏暗的小巷中——

人妙手尤妙　計絕事更絕

——▲賣花女

（一）

寒夜，無雲，却有星。

在淡淡的星光下看來，這個神秘的賣花女的背影竟彷彿很熟悉，是他以前看見過的一個熟人。

她沒有施展輕功，也沒有奔跑。

馬如龍却偏偏追不上她。

等他施展出天馬堂馳名江湖的輕功時，她的人忽然已在五六丈外，等他再追上去時，她的人更遠了。

他慢下來，她也慢了下來。

他停下，她也停下。

看來她雖然不想讓他追上她，却也不想把他拋得很遠。

馬如龍忽然問：「你是不是不想讓我看見你，不想讓我知道你是誰？」

沒有回答，也沒有否認。

馬如龍笑了笑：「可惜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賣花女忽然也笑了。

她的笑聲在這寂寞的寒夜中聽來，就像是一杯熱酒，可以讓人全身溫暖。

「你本來就應該知道的。」她吃吃的笑道：「因爲你並不太笨。」

× × ×

她當然就是大婉。

她本來是被一個賣花女驚走的，可是現在却穿着那賣花女的衣服，連手裏提着的花籃都是她的。

那個神秘的賣花女到那裏去了？

（二）

馬如龍想不通的當然不止這一件事，大婉的身世，武功，來歷，都太神秘，那天她怎麼會被埋在冰雪裏？絕大師，玉道人，這些頂尖武林高手，爲什麼會對她那麼畏懼？

有關她的每件事都不是任何人可以用常情常理解釋的。

他跟她相處的時候越長，反而越不能瞭解她。

他忽然想到以前有個聰明人對他說過的話：「女人天生就不是被人瞭解的，就算最平凡的女人，也有讓男人永遠猜不透的地方。」

另外兩句，同樣值得男人牢記在心的話是——

「如果你喜歡一個女人，就永遠不要想去瞭解她。」

「如果一個女人不想把她的秘密告訴你，你就算拿把刀架在她頸子上，也問不出的。」

馬如龍記住了這些話。所以他什麼都沒有問。

他當然也不會走。

每次只要她出現，就一定會有些奇妙詭秘的事情發生。

這次她又要做出什麼樣的事來，還有什麼奇怪的花樣？

他實在很想看看。

大婉的花樣果然來了。

她的笑眼中又閃出了狡黠的光，忽然說：「我知道你的胆子一向不小，所以這次我又要帶你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去。」

「去幹什麼？」

「去見一個人，」大婉似乎在故作神秘：「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女人。」

「我見過她？」

「大概見過一次。」

「你說的就是那個賣花女？」

「你果然不笨，」大婉盯着他問：「却不知你敢不敢去見她？」

馬如龍當然敢去。

就算那個賣花女是個會吃人的女妖怪，他也一樣要去。

大婉眨着眼，又問：「你不後悔？見到了她之後，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不後悔？」

馬如龍的回答很絕。

「我已經做了這麼多應該後悔的事，再多做一件有什麼關係？」

大婉又笑了。

「沒有關係，」她的笑聲清悅如鈴：「一點關係都沒有。」

× × ×

所以他們去了。

在路上的時候，馬如龍一直在想，不知道這次她要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

他想過很多種奇怪的地方，却還是想不到，她居然會把他帶到了這個縣城的衙門。

（三）

知縣的官秩雖然只不過七品，却是一個地方的父母官，縣府衙門的氣派，遠比馬如龍想像中大得多。

大門已關了，他們是從邊門進去的。

這是馬如龍第一次進衙門，高架上的鳴冤鼓，大堂上擺着的板子夾棍，各種刑具和肅靜牌，每樣東西，都讓他覺得很好奇。

最使他奇怪的，還是那些戴着紅纓帽的官差。

縣官雖然早已退堂，衙門裏還是有官差當值守衛，每一段路，就可以看見一兩個。

這些官差却好像全都是瞎子，根本就沒有看見他們這樣兩個人。

官差都不是瞎子，他和大婉明明是從他們面前走過去的。

他們怎麼會看不見？

難道大婉又使出了什麼神秘的魔法？把他變成了個隱形人？

× × ×

大堂後有個陰森森的院子，也有兩個戴着紅纓帽的官差守候在外面。

馬如龍忽然走過去，道：「喂，你有沒有看見我？」

官差不理他，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却去問另一個官差。

「剛才是不是有人在說話？」

「沒有。」

「你有沒有看見什麼人？」

「沒有，連個鬼影子都沒有看見。」

× × ×

馬如龍發現自己果然又遇到件絕事，如果不是大婉已經把他拉入了院子，他眞想用力擰他們一下，看看他們會不會痛？

大婉在笑。

「你就算在他們面前翻跟斗，他們也看不見的。」

「爲什麼？」

「因爲他們都是明白人，都明白應該在什麼時候裝聾作啞。」

她忽然改變話題：「你知不知道這院子是什麼地方？」

馬如龍不知道。可是他已感覺到這地方有種說不出的鬼氣。

「這就是件作驗屍的地方，」大婉輕描淡寫的說：「只要縣境內有兇殺冤死的人，屍體一定要先送到這裏，讓件作檢驗死因。」

馬如龍還沒有看見屍體，也沒有嗅到血腥氣，可是，胃裏已經開始覺得很不舒服。

到了這種地方，誰也不會覺得很舒服的。

大婉爲什麼要帶他到這裏來？

× × ×

院子裏的兩排房屋，非但沒有點燈，也沒有窗戶。

死人是用不着燈光的。

兩排十二間房子，有十一間，沒有關門。

死人既不會逃出來，也不怕別人衝進去。

可是右邊最後一間屋子，不但關着門，門縫裏彷彿還有燈光透出。

大婉已經走過去。

馬如龍忍不住問：「你要帶我來見的人，就在這房子裏？」

「你爲什麼不自己進去看看？」

她推開了門。

× × ×

屋裏果然點着燈，一盞昏燈，一張木床，床上，蓋着雪白的布單，布單下有個人。

這床布單顯然太短了些，雖然蓋住了這個人的頭臉，却沒有蓋住她的腳。

馬如龍第一眼看見的，就是她的腳。是一雙雪白的腳，足踝纖巧，足趾柔美。

無論誰看到這雙腳，都應該看得出這是雙女人的腳，也應該可以想像到，這個

女人一定很美。

在那條陰暗的窄巷中，馬如龍並沒有看見那賣花女的臉，現在也已想像到。

他忍不住嘆了口氣。

「她死了？」

「看起來好像是的。」

「是你殺了她？」

大婉淡淡的回答：「她一直看不起我，一直認爲她的本事比我大，隨時都可以把我打倒，我一看見她就逃走，也正是要她低估我。」

——低估了自己的對手，永遠都是種不可原諒的錯誤。

大婉悠然道：「她果然低估了我，所以現在我站着，她已倒下，看起來就好像死了一樣。」

馬如龍又忍不住問：「只不過是看起來像死了一樣？」

「嗯。」

「其實她還沒有死？」

「你爲什麼不自己去看看？」大婉笑得很神秘：「看得清楚些。」

× × ×

想看清楚些，就得掀開這床布單。

馬如龍掀起布單，立刻又放下，他的臉忽然紅了，他的心忽然跳得比平常快了一倍。

雖然他還是沒有看得十分清楚，却已不敢再多看一眼。

布單下這個女人，竟是完全赤裸的。

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美的女人，這麼美的身材，這麼美的臉。

這麼樣一個女人如果眞的死了，實在可惜得很。

大婉又在問道：「你看，她是不是死了？」

馬如龍看不出。

大婉道：「只看了一眼，你當然看不出她的死活，但是你至少應該看得出，像她這麼美的女人並不多。」

馬如龍承認。

大婉道：「那麼你就應該看出她還沒有死。」

馬如龍道：「爲什麼？」

大婉輕輕嘆了口氣，道：「因爲她實在太美了，連我都捨不得讓她死，就算我心裏很想殺了她，也不忍下手的。」

馬如龍也在嘆氣。

大婉道：「你爲什麼嘆氣？」

馬如龍道：「因爲我發現我自己實在很笨。」

大婉道：「你怎麼會發現的？」

馬如龍道：「現在我已經看過她，也相信她還沒有死，可是我反而越來越不明白了。」

大婉道：「不明白什麼事？」

馬如龍道：「我認不認得她？」

大婉道：「不認得。」

馬如龍道：「她跟我有什麼關係？」

大婉道：「直到現在還沒有。」

馬如龍道：「那末你爲什麼一定要我來看她？」

大婉道：「因爲你們現在雖然還沒有關係，以後却一定會有的。」

馬如龍道：「以後會有什麼關係？」

大婉笑得更神秘：「有些事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但是我可以保證，我要你做的事，絕不會讓你後悔的。」

馬如龍道：「現在你又準備要我幹什麼？」

大婉說道：「我準備再帶你去見一個人。」

馬如龍道：「去見誰？」

大婉道：「一個很喜歡你的人，你好像也有點喜歡他。」

馬如龍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喜歡他？」

大婉道：「只要見過他的人，想要不喜歡他却很難。」

馬如龍立刻想到了一個讓人很難不喜歡他的人：「江南俞五？」

大婉道：「除了他還有誰呢？」

馬如龍道：「他也在這裏？」

大婉道：「就在對面。」

馬如龍道：「在幹什麼？」

大婉又笑了：「他在幹什麼，你一輩子都猜不到的。」

（本章終）

——▲絕人絕事

（一）

馬如龍第一次看見俞五時，俞五正在做菜。

這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做菜，做菜絕對不能算是件很奇怪的事。

可是江南俞五居然會親自下厨房做菜，就讓人覺得是件怪事了。

這裏是停屍驗屍的地方，不是飯館，也沒有厨房。

「如果你能猜得出他在幹什麼，我佩服你。」

「我不要你佩服，我猜不出。」

「他在梳頭。」

× × ×

大多數人都有頭髮，這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梳頭。

梳頭絕不能算是件奇怪的事，江南俞五也一樣要梳頭的。

他不是在替自己梳頭。

他在替別人梳頭，替一個老得連牙齒都快掉光了的老太婆梳頭。

× × ×

對面一間小屋裏，不知何時已燃起了燈。

這個老太婆就坐在燈下，穿着一身紅衣裳，就像是新娘子穿的那種繡花紅衣裳，蹺着一條腿，脚上還穿着雙用大紅綢子做的紅繡鞋。

她臉上的皺紋雖然比棋盤上的格子還多，嘴裏的牙齒已經掉得比兩歲的孩子還少，可是一頭長髮却還是又黑又亮，就像是絲緞般柔軟發光。

如果你只看見她的衣裳和頭髮，誰也想不到她已經是個老太婆。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江南俞五居然會替這麼樣一個老太婆梳頭。

他梳頭的動作也跟他炒菜一樣，高雅而優美。

不管他手裏是拿着鍋鏟也好，是拿着梳子也好，他都是江南俞五。

獨一無二的江南俞五。

馬如龍雖然還是想不通他爲什麼要替這老太婆梳頭，也想不通大婉爲什麼帶他

來看，却已不知不覺看得出神。

俞五却好像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走進來，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全心全意的在做。

所以他才會做得比別人好。

× × ×

現在他已經用一根長長的烏木簪，替她挽好了最後一個髻，正在欣賞自己的傑作。

的確是傑作。連馬如龍都不能不承認，這老太婆看來彷彿已忽然年輕了很多。

她的眼睛一直閉着，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在接受情人的愛撫。

「沒有人比得上你，絕對沒有人比得上你。」她的聲音也老了，却仍然可以聽得出年輕時的甜美愛嬌。

她輕輕嘆息：「只要你的武功有你梳頭的本事一半好，你已經天下無敵。」

俞五微笑。

「幸好我並不想天下無敵。」

「爲什麼？」

「因爲一個人如果眞的無敵於天下，日子過得一定很無趣。」

老太婆也笑了，大笑。

「我喜歡你，眞的喜歡你，就算你不替我梳頭，我也會替你做這件事的。」

這老太婆究竟是什麼人？俞五想找她做什麼事？

馬如龍的好奇心已被引起，大婉却偏偏把他拉了出去。

「現在你一定越來越胡塗了，因爲你根本不知道我想幹什麼。」

「你還想幹什麼？」

「我還想帶你去看一個人。」

「這次是去看誰？」

「看一個畫在紙上的人，」大婉道：「你就算比現在更聰明一百倍，也絕對猜不出這個人是誰。」

（二）

隔壁一間房子也點起了燈，牆上掛着一幅畫，畫的是個像貌很忠厚，樣子很平凡的中年人。

馬如龍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樣一個人，就算見過，也很快就會忘記。

這種人根本不值得別人牢記在心，也很不容易被別人牢記在心。

「他姓張，叫張榮發，是個非常非常忠厚老實的人，在城裏開了一間小雜貨舖，用了一個跟他差不多老實忠誠伙計。」

大婉說的就是畫上這個人：「今年他已經四十四歲，生肖是屬豬的，十九歲時他就已娶親，他的老婆叫桂枝，又會生氣，又會生病，就是不會生孩子，所以越氣越病，最近已經病得根本下不了床，連吃飯都要老張餵她，所以越病越氣，脾氣越來越大，連左右隣居都已受不了。」

她忽然停下來，問馬如龍：「你聽清楚沒有？」

馬如龍聽得很清楚，却聽得更莫明其妙，更想不通大婉爲什麼要帶他來看這幅畫，而且，把畫上的這個人介紹得這麼詳細。

他當然忍不住要問：「難道這個人跟我也有什麼關係？」

「有一點。」

「我怎麼會跟他有關係？」

「因爲這個人就是你，」大婉絕沒有一點開玩笑的樣子：「你就是他，他就是你。」

× × ×

馬如龍覺得很滑稽，簡直滑稽得可以讓人笑掉大牙，笑破肚子。

可惜他偏偏笑不出。

因爲他看得出大婉既不是開玩笑，也沒有瘋。

他故意問道：「這個叫張榮發的人，就是我？」

「絕對是。」

「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我。」

「但是你很快就會變得像他了，非常非常的像，甚至可以說完全一模一樣。」

「可惜我不會變。」

「你不會變，有人會替你變。」

大婉忽然問他：「你知不知道俞五爲什麼會替那位大小姐梳頭？」

馬如龍道：「那位大小姐好像已經不是小姐了，好像已經是位老婆婆。」

大婉居然不同意。

「她不是老婆婆，她是大小姐，有些人，就算活到一百八十歲，也一樣是大小姐。」

「她就是這種人？」

「絕對是，」大婉道：「如果她不是，世上就沒有這種人了。」

「爲什麼？」

「因爲他姓玉。」

馬如龍終於想起了一個人：「她跟六十年前的那位玉大小姐有什麼關係？」

大婉道：「她就是那位玉大小姐，她就是『玲瓏玉手』玉玲瓏。」（本章終）

——▲玲瓏玉手玉玲瓏

（一）

六十年前，江湖中有三雙最出名的手，無情鐵手，神偷妙手，玲瓏玉手。

鐵手無情，手下從未放過任何一個不該放過的人。

妙手神偷，任何人偷不到的，他都能偷得到。

玉手玲瓏，神奇巧妙，誰也不知道她的一雙手能做出多少巧妙神奇的事，可是每個人都知道，無論誰在她這雙手下，半個時辰內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她的易容術之精妙，除了波斯的「大神通妙法天王」外，世上絕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

× × ×

馬如龍總算明白了。

「俞五替她梳頭，就因爲要請她替我易容改扮，把我變成張榮發。」

「對。」

「你們選擇了這個地方，就因爲這種地方是江湖人絕不會來的。」

「對。」

「那些官差，全都看不見我們，只因爲他們都有求於俞五，不能不放個交情給他。」

「對。」

「因爲我已被認定了是個心狠手辣的惡徒，已被逼得無路可走，所以你們才替我出了這法子，讓我可以多活些日子。」

「不對。」

大婉的態度誠懇而沉重：「兪五相信你，我也相信你，我們都相信你是被人陷害的，我們也知道你絕不會躲在一個小雜貨舖裏苟且偷生。」

馬如龍很久沒有開口。

他的血已熱了，他的咽喉彷彿已被熱血堵塞，過了很久，才嗄聲問：「你爲什麼要相信我？」

「因爲我相信一個剛殺了人的兇手，在自己逃命的時候，絕不會冒險停下來，從雪地裏救起一個快要被凍死的女人。」

馬如龍沒有再說什麼，他心裏的感覺，已經不是言語所能表達得出。

大婉道：「可是你自己一定也要相信，人世間還是有正義公道存在的，邪惡遲早必將滅亡，陰謀遲早必將敗露，你受到的冤枉遲早總有一天會洗清。」

她輕輕握住他的手，又道：「只要你能有這種信心，暫時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

馬如龍沉默着，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問道：「那個雜貨舖在那裏？」

「就在西城的一條窄巷裏，你的主顧，都是些善良窮苦的小百姓，能吃飽飯，已經很不容易，所以，很少會管別人的閑事。」

她又補充：「你的那個伙計也姓張，別人都叫他老土，除了偶而喜歡偷偷的喝兩杯燒酒外，絕對是個可靠的人。」

馬如龍道：「他認不出他的老板已經換了個人？」

大婉道：「他的眼睛一向不好，耳朵也有點毛病。」

馬如龍道：「就算他認不出來，別人呢？」

大婉道：「別人？」

她忽然笑了笑，道：「你是不是說他那個多病的老婆？」

馬如龍苦笑，却還是忍不住要問：「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大婉又笑了笑，道：「其實你自己應該看得出的。」

馬如龍道：「我看得出？我幾時看見過她？」

大婉道：「剛才你還看見過她。」

馬如龍怔住。

「難道剛才我看見的那個好像已經死了的女人，就是我的……」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說法不對，立刻又改口：「難道她就是張榮發的老婆？」

大婉道：「本來不是的，現在却快要是了，就好像你本來不是張榮發，現在却快要變成張榮發一樣。」

馬如龍道：「她本來是誰？」

大婉在考慮，看起來並沒有要回答這句話的意思。

這次馬如龍却不肯放過她，又問道：「她本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現在你難道還是連這一點都不肯告訴我？」

大婉終於嘆了口氣，道：「現在我如果還是不肯告訴你，好像就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了。」

馬如龍完全同意。

大婉道：「她姓謝，叫謝玉崙，謝謝你的謝，寶玉的玉，崑崙山的崙。」

馬如龍道：「我知道這三個字，你用不着說得這麼詳細。」

大婉道：「她是個女人。」

馬如龍道：「你以爲我連她是男是女都看不出？」

大婉苦笑，道：「你一定也看得出我只不過是在故意拖延而已，因爲我實在不知道究竟應該告訴你多少事？」

馬如龍道：「你能告訴我多少？」

大婉終於下定決心：「好，我告訴你，今年她十九歲，大概還沒有碰過男人，也沒有被男人碰過。」

馬如龍道：「她眞的只有十九歲？」

大婉道：「難道，你覺得她已經很老了？」

馬如龍道：「她的人雖然不老，武功却很老，她穿過那道高牆時就好像穿過張薄紙一樣，那種功力連九十歲的人却未必能練到。」

大婉道：「我的功力也不比她差，你是不是認爲我也很老了？」

馬如龍閉上了嘴。

就算他眞是個笨蛋，也不會當着一個女人的面說她老的。

大婉道：「武功不是死練出來的，一個人功力的深淺，跟他的年齡大小沒有多大關係。」

馬如龍道：「我懂。」

大婉道：「她的武功的確很高，你們知道的那些英雄大俠們，能勝過她的絕對不會超出十個，因爲她不但有個好師父，而且幾乎是一出娘胎就開始練武了。」

馬如龍道：「她的師父是誰？」

大婉道：「我只答應告訴你有關她的事，不是她師父的事。」

馬如龍苦笑，說道：「那麼，我就不問。」

大婉道：「她的脾氣不太好，大小姐的脾氣總是不太好的，如果發現自己忽然變成了一家破雜貨店的老板娘，說不定會氣得發瘋。」

馬如龍道：「她發瘋的時候，會不會一刀把那雜貨店的老板殺了……」

這一點他不能不關心，不能不問，因爲雜貨店的老板就是他。

大婉嫣然道：「這一點你可以放心，她不會殺了你的。」

馬如龍道：「你怎麼知道她不會？」

大婉道：「因爲她有病，病得躺在床上，連站都站不起來。」

一個昨天還能穿牆如穿紙的絕頂高手，怎麼會忽然病得這麼重？

馬如龍沒有問。

他已經可以想像到，這種病是怎麼來的，以大婉的本事，要一個人「生病」絕不難。

馬如龍道：「可是她看起來也絕對不像是個雜貨店的老板娘。」

大婉道：「現在不像，等一下就會像了，而且絕對跟原來那個老板娘完全一模一樣。」

馬如龍道：「玉玲瓏眞有這麼大的神通？」

大婉道：「她有多大的神通，等一下你自己就會看出來了。」

馬如龍嘆了口氣，道：「其實我倒並不十分想看。」

大婉道：「等她醒來時，已經躺在雜貨店後面的小屋裏。」

馬如龍道：「我呢？」

大婉道：「你當然就在她床邊照顧她，因爲你們是多年的恩愛夫妻。」

馬如龍又不禁苦笑，道：「可惜她自己一定不會肯認的。」

大婉道：「他當然不會承認，可是你要一口咬定她就是你的老婆，姓王，叫王桂枝，已經嫁給你十八年了，不管她怎麼說，怎麼鬧，你都要一口咬定。」

馬如龍道：「到後來連她自己都一定會變得胡裏胡塗，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大婉笑道：「你總算明白了。」

馬如龍道：「我只有一點不明白。」

大婉道：「你說。」

馬如龍道：「我跟她無冤無仇，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大婉道：「因爲這樣做不但對你有好處，對她也有好處，也只有這樣做才能把你受的冤枉洗清，把這件陰謀揭穿。」

她的態度又變得極嚴肅，極誠懇：「我知道你是個多麼驕傲的人，這種事你本來絕不肯做的，這次你就算爲了我，我一直信任你，你最少也該信任我一次。」

× × ×

馬如龍什麼話都不能再說了。

就因爲他驕傲，所以他絕不能欠別人的情。

至於他這樣做了之後是不是就能將冤情洗清，他倒並不十分在乎。

他做的事通常都不是爲自己而做的。

現在如果有人問他：「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的回答，一定跟以前不同了。

每個人都一定要在經過無數折磨打擊後，才能眞正認清自己。

他只問道：「現在你又準備要我幹什麼？」

「當然是要你去喝酒，」大婉嫣然道：「兪五在這裏，你也在這裏，如果不讓你們兩個人先痛痛快快的喝幾杯，豈非更不近人情？」

(二)

這兩排房子後，還有間獨立的大屋，斜塌的屋背，暗灰色的牆，給人一種古老而陰森的感覺。

從外表看來，無論誰都可以想像到這一定是件作們置放驗屍工具的庫房，裏面一定堆滿了各種讓人一想起就會毛骨悚然的器具，不但有刮骨的刀，生銹的鈎子，縫皮的針和綫……還有些東西甚至讓人連想都想不到，連想都不敢去想。

可是你一走進去，你的看法就會立刻改變了。

屋子裏乾淨，開闊，明亮，雪白的牆壁無疑是剛粉刷過的，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擺着幾樣精緻的小菜和六罈酒。

整整四大罈原封未動的陳紹「善釀」，和兩罈二十斤裝的女兒紅。

普通人只要一看見這麼多酒說不定就已醉了。

馬如龍不是普通人，心裏也有點發毛，喝得爛醉如泥絕不是件好受的事，但是跟兪五在一起想不喝也很難。

他只希望這一次能先把兪五灌醉，自己少喝一點。

兪五正在看着他微笑，彷彿已看出他心裏在想什麼。

「我知道你喜歡女兒紅，可惜這地方實在找不到這麼多女兒紅。」

「善釀也是好酒。」

「我們先喝女兒紅，再喝善釀，」兪五笑得非常愉快：「一人一罈女兒紅喝下去之後，什麼酒喝起來都差不多了。」

「一人一罈，」馬如龍看看大婉：「她呢？」

「這次我不喝，」大婉笑道：「玉大小姐剛才還告訴我，女孩子酒喝得太多，不但容易老，而且容易上當。」

馬如龍在心裏嘆了口氣，已經明白自己剛才想的事完全沒有希望。

× × ×

玉大小姐當然就是玉玲瓏。

她也在這屋裏，坐在另外一張長桌邊，桌上放着一個鑲玉的銀箱，十來個純銀罐子，和一個純銀的臉盆。

盆裏盛滿溫水，她先試了試水的溫度，就將一雙手浸入溫水裏。

這位大小姐雖然已經老得可以做小姐的祖奶奶了，可是她的風姿仍然不老，每一個動作都能保持年青時的優雅。

無論誰只要多看她幾眼，都會覺得她並沒有那麼老了。

這也許，只因爲她自己並不覺得自己老。

「你們喝你們的酒，我做我的事。」她帶着笑：「我雖然從不喝酒，可是，也絕不反對別人喝酒，而且很喜歡看別人喝酒。」

大婉也在笑：「有時候我也覺得看人喝酒比自己喝有趣得多。」

玉玲瓏同意道：「有的人一喝醉就會胡說八道，亂吵亂鬧，有的人喝醉了反而會變成個木頭人，連一句話都不說，有的人喝醉了會哭，有的人喝醉了會笑，我覺得都很有趣。」

她忽然問馬如龍：「你喝醉了是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他是眞的不知道，一個人如果眞的喝醉了，記憶中往往會留下一大段空白，醒來時只覺得口乾舌燥，頭痛如裂，什麼事都忘了——把不該忘的事全部忘了，應該忘記的事也許反而記得更清楚。

玉玲瓏笑笑道：「我生平只見過兩個眞正可以算美男子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你就算喝醉了，樣子也不會難看的。」

兪五大笑：「他喝醉了是什麼樣子，你很快就會看到的。」

(三)

馬如龍醉得雖然不能算很快，可是也絕不能算很慢。

開始的時候，玉玲瓏的一舉一動他都能看得很清楚。

她將一雙手在水裏浸了大概有一頓飯的工夫，然後就用一塊柔巾把手擦乾，往那銀箱中，拿出把小小的彎刀，開始修指甲。

——這個箱子裏還有什麼東西？

修完指甲，她又從七八個不同的罐子裏，倒出七八樣顏色不同的東西，有的是粉，有的是漿汁，有黃有褐有白末。

她將這些東西全部倒在一個比較小的銀盆裏，用一把銀匙慢慢攪動。

馬如龍看得出這些都是她在替別人易容前做的準備，無論做什麼事，能够有如此精密周到的準備，都一定不會做得太差的。

大半鐰女兒紅下肚後，馬如龍忽然有了種奇妙的想法。

「既然她能替別人易容，將醜的變美，美的變醜，年老的變年輕，年輕的變年老，她爲什麼不替自己易容，把自己變成個大姑娘？」

玉玲瓏居然好像已看出了他心裏的想法。

「我只替別人易容，從來不替自己做這種。」她說：「因爲我就算能讓自己變得年輕些，就算能騙得過別人，也騙不過自己。」

她淡淡的笑道：「騙別人的事我可能會做，騙自己的事我是絕不做的。」

說這些話的時候，她又從箱子裏拿出七八件純銀的小刀小剪小鈎小鑵，甚至還有個小小的鋸子。

——她準備用這些東西幹什麼？

如果還沒有喝醉，馬如龍說不定已經奪門而逃，只可惜他已經喝得太多，已經喝醉了。

他最後記得的一件事，就是玉玲瓏在用手指按摩他的臉。

她的手指冰冷而光滑，她的動作輕巧而柔軟，非常非常柔軟。（本章終）

——▲雜貨店

（一）

屋子蓋得很低，幾乎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屋樑，牆上的粉堊已剝落，上面貼着一張關夫子觀春秋的木刻圖，一張朱夫子的治家格言，和一張手寫的勸世文，字寫得居然很工整。

屋裏祇有一扇窗子，一道門，門上掛着已經快洗得發白的藍布門簾。

一張雖然已很殘舊，却是紅木做的八仙桌，就擺在門對面。

桌上有一個缺嘴茶壺，三個茶碗，還供着個神龕，裏面供的却不是關夫子，而是手裏抱着胖娃娃的送子觀音。

一個角落裏堆着三口樟木箱子，另一個角落擺着張顯然已經很久沒有人用過的粧台，一面菱花銅鏡上滿是灰塵，木梳的齒也斷了好幾根。

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張床了。

一個帶着四根掛帳子木柱的雕花大木床，床上睡着一個女人，身上蓋着三床厚棉被。

這女人的頭髮蓬亂，臉色發黃，看來說不出的疲倦憔悴，雖然已睡着了，還是不時發出呻吟。

空氣中充滿了濃烈的藥香，外面有個尖銳的女人聲音正在吵鬧，又說這個雜貨店的鷄蛋太小，又說油裏滲了水，鹽也賣得太貴。

× × ×

馬如龍醒來時，就是在這麼樣一個地方。

他本來還以爲自己是在做夢，除了做夢時外，他這種人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

幸好他的宿醉雖然未醒，頭雖然痛得要命，可是記憶還沒有喪失。

他立刻想起了自己是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一步竄到粧台前，拿起了那面銅鏡，用衣袖擦乾淨上面的灰塵。

他覺得自己的手好像在發抖。

——玉玲瓏究竟在他臉上做了什麼手脚？

他當然急着想要看自己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

× × ×

他看見的不是他自己，是張榮發，絕對不是他自己，絕對是張榮發。

他看着這個鏡子時，就好像在看着大婉給他看過的那幅圖畫。

一個人在照鏡子時，看見的却是另外一個人，他心裏是什麼感覺？

沒有經歷過這種事的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現在他的心裏是什麼感覺的。

雖然他並沒有時常提醒自己，可是他也知道自己是個美男子。

就連最妒恨討厭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他忍不住要問自己。

「將來，我還會不會恢復我以前的樣子？」

這問題他自己當然不能回答，他只恨自己以前爲什麼沒有問過大婉和玉玲瓏。

× × ×

外面爭吵的聲音總算已平靜了，床上的女人還沒有醒。

馬如龍當然也忍不住要去看看她，一看又嚇了一跳。

這個面黃肌瘦，病弱憔悴，連一分光采都沒有的女人，眞的就是他在那衙門裏的驗屍房裏，掀開布單看見的那個絕色美人？

馬如龍是明明知道自己會變成這樣子，還是忍不住要害怕，吃驚。

她醒來時忽然發現自己忽然變成這樣子，她會怎麼樣？

馬如龍已經開始對她同情了。

（二）

現在這個「張榮發」已見過了他自己，見過了他住的屋子，也見過他的妻子。

他的雜貨店是個什麼樣的雜貨店？他那個老實忠厚的伙計張老實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當然也忍不住想去看看。

× × ×

雜貨店通常都是個很「雜」，放滿了各式各樣「貨」的地方。

油，鹽，醬，醋，米，鷄蛋，鴨蛋，鹹蛋，皮蛋，蝦米，醬菜，冰糖，針綫，刀剪，釘子，草紙……一個普通人家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在雜貨店裏買得到。

這個雜貨店也是這樣子的，門口還掛着個破舊的招牌。

「張記雜貨」。

門外是條不能算很窄的巷子，刮風的時候灰砂滿天，下雨的時候泥濘滿路，左隣右舍都是貧苦人家，流着鼻涕的小孩子整天在巷子裏胡鬧啼哭打架玩耍，鷄鴨貓狗拉的屎到處都有，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晒着小孩衣服和尿布。

在這種地方，這種人家，除了逗小孩子外，別的娛樂幾乎完全沒有。

江湖中的英雄豪傑好漢們，當然不會到這種地方來。

馬如龍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變成了這麼樣一家雜貨店的老板。

× × ×

張老實矮矮胖胖的身材，邋邋塌塌的樣子，一張圓圓的臉上，長着雙好像永遠沒有睡醒的眼睛，和一個通紅的大酒糟鼻子。

張老實對他的老板禮貌並不十分周到，甚至連話都懶得說，連看都懶得看。

在這麼樣一個破舖子裏，老板又怎麼樣？伙計又怎麼樣？反正大家都是在混吃等死，能捱一天是一天。

馬如龍對這種情況反而很滿意，如果張老實是個多嘴的人，對他特別巴結，他反而受不了。

這雜貨店裏原來的老板和老板娘呢？

兪五當然已對他們做了妥當的安排，現在他們過的日子一定比原來好得多。

馬如龍又忍不住在心裏問自己。

「像這樣的日子，我還要過多久？」

× × ×

又有生意上門了，一個挺着大肚子的年青小媳婦，來買一文錢紅糖。

就在這時候，馬如龍聽見了一聲呼喊，聲音雖然不大，可是馬如龍這一輩子都沒有聽見過這麼驚慌悲慘的呼喊。

謝玉崙一定已經醒來了，一定已經發現了這種可怕的變化。

馬如龍幾乎不敢進去面對她。

大肚子的小媳婦看着他搖頭嘆息：「老板娘的病好像越來越重了。」

馬如龍只有苦笑，掀起藍布門簾，走進了後面的屋子。

謝玉崙正掙扎着想從床上爬起來，眼睛裏充滿了令人只要看過一眼就永遠忘不了的驚慌，憤怒，和恐懼，又嘶聲呼喊。

「你是什麼人？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到這裏來。」

「這裏就是你的家，你已經在這裏住了十八年，我就是你的老公。」

馬如龍說出這些話的時候，自己也覺得自己就像是條黃鼠狼。

可是他不能不說：「我看，你的病又重了，居然連自己的家和老公，都不認得了。」

謝玉崙吃驚的看着他，沒有人能形容她眼睛裏是什麼表情。

大肚子的小媳婦也從門簾外伸進頭來，嘆着氣道：「老板娘一定燒得很厲害，所以才會這樣子說胡話，你最好煮點紅糖薑水給她喝。」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謝玉崙已經抓起床邊小桌上的一個粗碗，用盡全身力氣往他們摔了過來。

只可惜她「病」得實在太重，連一個碗都摔不遠。

她更害怕，怕得全身都在發抖。

她自己知道自己的武功，那一身驚人武功到那裏去了？

小媳婦終於嘆着氣，帶着紅糖回家，不出半個時辰，左隣右舍都會知道這雜貨店的老板娘已經病得快瘋了。

謝玉崙眞的快瘋了。

她已經看見自己的手，一雙柔若無骨春葱般的玉手，現在竟已變得像個鷄爪。

別的地方呢？

她把手伸進了被窩，忽然又縮出來，就好像被窩裏有條毒蛇，把她咬了一口。

然後她又看到了那個鏡子，她掙扎着爬過去，對着鏡子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她就暈了過去。

× × ×

馬如龍慢慢的彎下腰，從地上檢起破碗的碎片。

其實他並不想做這件事的。

他眞正想做的事，就是先用力打自己十七八個耳光，再把眞象告訴這位姓謝的姑娘。

但是他也不能對不起大婉。

大婉信任他，他也應該信任她。

她這麼樣做，一定有很深的用意，而且對大家都有好處。

馬如龍長長的嘆了口氣，緩步走了出去，吩咐他的伙計，道：「今天，我們提早打烊。」

（本章終）

——▲有所不爲

（一）

晚飯的菜是辣椒炒小魚乾，只有一樣菜，另外一碗用肉骨頭熬的湯，是給病人喝的。

病人已經醒過來了，一直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瞪着眼，看着屋頂。

馬如龍也只有呆坐在床邊一張破藤椅上。

他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他以前做過的那些自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事。

——那些事是不是眞的全部都是應該做的？是不是眞的有那麼了不起？

——人與人之間，爲什麼會有如此大的距離？爲什麼有的人生活得如此卑賤？爲什麼有些人要那麼驕傲？

他忽然發現，如果能將人與人之間這種距離縮短，才是眞正值得驕傲的。

如果他一直生活在以前那種生活裏，他一定不會想到這一點。

——一個人如果能經歷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苦難，是不是對他反而有好處？

——大婉用這種法子對謝玉崙，是不是也爲了這緣故？

想到這裏，馬如龍心裏就覺得舒服一點了。

他相信謝玉崙以前一定也是個非常驕傲的人，而且自覺很有值得驕傲的理由。

× × ×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謝玉崙也在看着他，看了很久，忽然道：「你再說一遍。」

「說什麼？」

「說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

「我是張榮發，你是王桂枝。」

「我們是夫妻。」

「是十八年的夫妻。我們一直都住在



這裏，開了這家雜貨店，附近的每個人都認得我們。」

馬如龍嘆了口氣，又說道：「也許你認爲我們這種日子過得太貧苦，已經不想再過了，所以要把以前的事全部都忘記去了。」

他是在安慰她：「其實，這種日子也沒有什麼不好，至少，我們一直過得心安理得。」

謝玉崙又盯着他看了很久。

「你聽着，」她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可是我知道這些事一定是別人買通了你，來害我的。」

「誰要害你！爲什麼要害你？」

「你眞的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馬如龍眞的不太知道，忍不住問：「你自己以爲你是什麼人？」

謝玉崙冷笑：「如果你知道我是什麼人，說不定會活活駭死。」

她的聲音中忽然充滿驕傲：「我是神的女兒，世上沒有一個女人能比得上我，我隨時都可以讓你發財，也隨時可以殺了你，所以你最好趕快把我送回去，否則我遲早總有一天，要把你一刀刀的割碎，拿去餵狗。」

她果然是個非常非常驕傲的女人，非但從未把別人看在眼裏，別人的性命她也全不重視，因爲除了她自己外，誰的命都不值錢。

像這麼樣一個女人，受點苦難折磨，對她絕對是有好處的。

馬如龍又嘆了口氣：「你的病又犯了，還是早點睡吧。」

他說出這句話時，才想到一個問題！屋裏只有一張床，他睡在那裏？

謝玉崙無疑也想到了這個問題，忽然尖聲道：「你敢睡上來，敢碰我一下，我就……我就……」

她沒有說下去。

她根本不能對他怎麼樣，她連站都站不起來，隨便他要對她怎麼樣，她都沒法子反抗。

馬如龍沒有對她怎麼樣。

× × ×

馬如龍是個男人，健全而健康，而且曾經看過她的眞面目，知道她是個多麼美麗的女人。

在那陰暗的小屋裏，在那床雪白的布單下……那一幕，他並沒有忘記，也忘不了。

可是他沒有對她怎麼樣。

雖然他的想法已經變了，已經覺得自己並沒有以前想像中那麼值得驕傲，可是有些事他還是不會做的，你就算殺了他，他也不會做。

也許這一點已經值得他驕傲了。

(二)

日子居然就這麼樣一天天過去了，謝玉崙居然也漸漸安靜下來。

一個人遇着了無可奈何的事，無論誰都只有忍耐接受。

因爲他不忍耐也沒有用，發瘋發狂，滿地打滾，一頭撞死都沒有用。

馬如龍呢？

這種生活非但跟他以前的生活完全不同，而且跟他以前的世界完全隔絕。

以前他覺得平凡庸俗卑賤的人，現在，他已經可以發現到他們善良可愛的一面了。

有時候，他雖然也會覺得很煩躁，想出去打聽江湖中的消息，想去找大婉和兪五。

但是有時候他想放棄一切，就這麼樣安靜平凡的過一輩子。

只可惜就算他眞的這麼想，別人也不會讓他這麼做的。

他畢竟不是張榮發，是馬如龍。

× × ×

最近這幾天，雜貨店裏忽然多了個奇怪的客人，每天黃昏後，都來買二十個鷄

蛋，兩刀草紙，兩斤粗鹽，一斤米酒。

一家人每天要吃二十個蛋，用兩刀草紙，已經有點奇怪了。

每天都要用兩斤粗鹽的人家，誰也沒有聽說過。

可是這件事雖然奇怪，這個人買的東西却不奇怪，鷄蛋，草紙，鹽，酒，都是很普通的東西。

來買東西的人看來也很平凡，高高的個子，瘦瘦的，就像這裏別的男人一樣，看來總是顯得有點憂慮，有點疲倦。

直到有一天，那個肚子挺得更高的小媳婦看見他，馬如龍才開始注意他。

因爲小媳婦居然在問：「這個人是誰？我怎麼從來沒有見過他。」

住在這裏的人每一個她都見過，而且都認得。

她說得很肯定。

「這個男人絕不是住在這裏的，而且以前絕對沒有到這裏來過。」

(三)

於是馬如龍也漸漸開始對這個男人注意了。

他並不是個善於觀察別人的人，出身在他這種豪富世家的大少爺們，通常都不善於觀察別人。

但是，他仍然看出了好幾點異常的現象。

這個男人身材雖然很瘦，手脚却特別粗大，伸手拿東西和付錢的時候，總是躲躲藏藏的，而且動作很快，好像很不願別人看見他的手。

每天他都要等到黃昏過後，每個人都回家吃飯的時候才來，這時候巷子的人最少。

他的身材雖然很高，脚雖然很大，走起路來却很輕，幾乎聽不見脚步聲，有時天下雨，巷子裏泥濘滿路，他脚上沾着的泥也比別人少。

雖然已過完了年，已經是春天，天氣却還是很冷，他穿的衣衫也比別人單薄，可是連一點怕冷的樣子都沒有。

馬如龍雖然不是老江湖，就憑這幾點，也已看出這個人一定練過武，而且練得很不錯，一雙手上很可能有鐵砂掌一類的功夫。

一個武林中的好手，每天到這裏來買鷄蛋草紙幹什麼？

如果他是爲了避仇而躲到這裏來的，也不必每天來買這些東西。

如果他是兪五的屬下，派到這裏來保護馬如龍的，也不必做這些引人注意的事情。

難道邱鳳城，絕大師他們，已經發現這家雜貨店可疑，所以，派個人來查探監視。

如果眞是這樣子的，他也不必每天買二十個鷄蛋兩斤鹽回去。

這幾點馬如龍都想不通。

想不通的事，最好不要想，可是馬如龍的好奇心已經被引起了。

每個人都難免有好奇心的，馬如龍固然不能例外，謝玉崙也不例外。

她也知道有這麼樣一個人來，有一天她終於忍不住問：「你們說的這個人，眞的是個男人？」

「當然是個男人。」

「他會不會是女扮男裝的？」

「絕不會。」

馬如龍雖然已領敎過「易容術」的奇妙，但是，他相信這個男人絕不會是個女人。

謝玉崙顯然覺得很失望。

馬如龍早就覺得她問得很奇怪，也忍不住要問她。

「你爲什麼要問這件事？難道你希望他是個女人？」

謝玉崙沉默了很久，才嘆息着道：「如果他是女人，就可能是來救我的。」

——爲什麼只有女人才會來救她？

馬如龍沒有問，只淡淡的說：「你嫁給我十八年，我對你一向不錯，別人爲什麼要來救你？」

謝玉崙恨恨的盯着他，只要一提起這件事，她眼睛就會露出種說不出的痛苦和仇恨。

只要她一變成這種樣子，馬如龍就會趕快溜出去，他實在不敢看這麼樣一雙眼睛。

他也不忍。

× × ×

有一天晚上，這個神秘的男人剛買過東西回去沒有多久，姓于的小媳婦忽然又挺着大肚子來了，神色顯得又緊張，又興奮。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喘着氣說：「我知道那個人住在那裏了。」

一向不多事，也不多嘴的張老實，這次居然也忍不住問：「他住在那裏？」

「就住在陶保義的家，」小媳婦說：「我親眼看見他進去的。」

陶保義是這裏的地保，以前聽說也練過武，可是他自己從來不提，也沒有人看見他練過武。

他住的地方是附近最大的一棟屋子，是用紅磚蓋成的。

地保的交遊比較廣闊，有朋友來住在他家裏，並不奇怪。

可是他家裏一共只有夫婦兩個人，再加上這個朋友，每天就算能吃下二十個鷄蛋，如果要吃兩斤鹽，三個人都會鹹死。

小媳婦又說：「剛才我故意到保義嫂家裏去串門子，前前後後都看不見那個人，可是我明明看見那個人到他家去了，我偷偷的問保義嫂，那個人每天買兩斤鹽回去幹什麼？保義哥忽然就借了個原由，跟保義嫂吵起架來，我只有趕緊開溜。」

張老實一直在聽，忽然問她。

「今天你買不買紅糖？」

「今天不買。」

「買不買醬菜？」

「也不買。」

張老實居然板起了臉：「那末你爲什麼還不回去睡覺？」

小媳婦眨着眼，看了他半天，只好走了。

張老實已經在準備打烊，嘴裏喃喃的說：「管人閑事最不好，喜歡管閑事的人，我看見就討厭。」

馬如龍看着他，忽然發現這個老實人也有些奇怪的地方。這是他第一次覺得張老實奇怪。

（本章終，全篇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一）



風吹天變色　雨浸人漂離

天色才只是初更，便已黑得像一團潑墨。

原來風撼原野，雨蓋大地，這是一個十分惡劣的天候。

× × ×

據說，飛龍在天，行雲佈雨，下雨，只是神龍在滋潤大地，便利萬物而已。

如果人是神龍……

如果人能騰雲駕霧，遨遊天宇……

自然，這只是夢想罷了。

不過夢想是人類的專利，只要萬物之靈的人類才有夢想。

而且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往往是由夢想得出來，誰敢斷言人類不能騰雲駕霧，遨遊天宇？

× × ×

焦莊是一個鎭集，在河南省西平遂平兩縣之間。

焦莊已被狂風暴雨衝激着，雖然它地當官道，而且，才只初更，但那寬敞的官道之上，却已找不到半個行人。

鎭集的南端有一間高林客棧，它那食堂之內，還在燭影搖紅。

這沒有什麼不對，初更進晚餐，在一般旅客來說，實在平常得很。

不過它也有不太平常之處，偌大的一間食堂，竟然只有孤零零的一個客人。

也許是天候的原因吧，風雨阻道，旅客自然要稀少了。

但，如若你向那食桌瞧上一眼，任是何等豪勇之人，也必然會驚呼出聲。

敢情那食桌之上，竟擺着一顆十分恐怖的人頭。

無論是怎樣的一種人，死了都不會好看。

無論是何等美麗的人頭，被砍下來以後都是恐怖的。

這是一顆櫻唇貝齒，眉目如畫的頭顱，在生前她應該是美麗的，只是她的頭頂被敲開了，敲開之處還擺着一隻銀質的湯匙。

除了這顆人頭，桌上還有佳餚，還有美酒，顯然，這是一個特殊的晚餐，或者說是一種殘酷的享受。

食堂只有一個客人，那麼享受這特殊晚餐的自然就是他了。

風狂雨驟，夜黑如漆，一盞風雨飄搖的孤燈，映出一幅殘酷的畫面。

這幅畫面給人一種鮮明的啓示，任何人只要瞧看一眼，就可對整個景象完全明白。

這是歷史重演，吃人腦的惡魔再現江湖。

吃人腦的魔頭只有一個，那就是黑星包不錯。

只是黑星已於十年前去世，難道他能死而復生？

不，人死不能復生，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那麼這位喜食人腦的魔頭，如非與黑星有同一嗜好，八成就是他的弟子。

不錯，食堂唯一的客人的確是黑星的弟子，因爲他是黃九峯，當年阿爾山一場惡戰，使天下武林人人都知道他是黑星的衣鉢傳人。

所謂薪火相傳，他既是黑星的弟子，自然受到師門的薰陶，黑星喜食人腦，師行徒效，並不算怎樣出奇。

祇不過他却在伏案大睡，而且正夢遊幻虛之境，直待一陣霹靂之聲才將他震醒過來。

他睜開沉重的眼皮，第一眼就瞧到那顆恐怖的人頭。

「啊……」

他忍不住驚呼一聲，同時連退數步，對眼前的佈局，感到極度的震驚與意外。

看情形，黃九峯似乎不喜此道，否則他爲什麼會對人頭如此驚嚇？

他的確不喜此道，這只是一種栽贓嫁禍的手法而已。

黃九峯闖蕩江湖已逾十年，他不再是初出茅廬的雛兒，在一驚之後，他的情緒立即穩定下來。

「這是一個十分毒惡的陷阱！」他暗忖道：「佈置陷阱的賊人，可能會隨時出現。」

他還要感謝上蒼，適才賜給他一記焦雷，如非那一陣霹靂將他震醒，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不過現在的情況仍不樂觀，因爲他已發覺身中劇毒。

這是必然的，要不，以他那身超凡的武功，怎會如此容易就昏昏入睡！

他一面運功，逼着劇毒，一面暗思對策。

他是黑星的弟子，黑星的弟子喜食人腦，如果傳之江湖，必然人人相信，現在桌上擺着一個人頭，他縱生有百口，也無法推翻眼前的事實。

那麼爲今之計只有一樣，先拋掉桌上的人頭，消除這個鐵一般的證據。

於是他伸出右手，一把抓着披散在桌上的頭髮。

人頭重量有限，縱然是銅澆鐵鑄的，以黃九峯的功力來說，決不會提它不起。

但天下的事就有這麼多的意外，他抓着頭髮一提，竟然沒有提它起來。

提不起倒還罷了，更怪的是那顆人頭還發出一陣哇哇大呼。

「你這人怎麼如此粗魯？猛抓別人的頭髮，你不痛是不是？」

這當眞有點邪門，人頭居然說起話來了！

黃九峯呆了一呆，立即明白了這個可惡的佈局。

因爲此種佈局十分簡單，只要將桌面挖一個洞，讓那女郎將頭伸出來就行。

頭頂被敲開的景象，是以麵粉配合顏料做的，加上黯淡的燈光，陰森的環境，縱使是一個精神體力十分健全之人，也不易查出它的破綻，何況黃九峯身中劇毒，情緒上受到極大的打擊，自然更難發覺它的眞僞。

可惜那設置陷阱之人百密一疏，他忽略了黃九峯一身超凡拔俗的內力。

黃九峯中毒之後曾經昏昏入睡，祇不過在一瞬之間他就醒了過來。

這固然應該歸功於他精湛的內力，但那一記焦雷使他提早甦醒，也不能說不是天意。

那女郎由桌下鑽出，整理了一下披散的長髮，然後襝衽一禮道：「小女子被迫出此下策，希望黃大俠不要見怪。」

黃九峯哼了一聲道：「我可以不怪妳，但妳必須告訴我主使者是誰。」

那女郎道：「他們身着黑衣，蒙着面孔，小女子實在不知他們是什麼人物。」

黃九峯道：「那麼，妳得了他們什麼好處？」

那女郎道：「沒有，這般人個個窮兇惡極，怎會給我什麼好處。」

黃九峯道：「適才妳說被迫，他們是怎樣迫妳的？」

那女郎道：「這個麼，我不便說。」

黃九峯一怔道：「不便說，妳這是什麼意思？」

那女郎道：「不便就是不便嘛，那還會有什麼意思？」

黃九峯抓起桌上的包裹道：「不說就不說吧，在下可要走了。」

那女郎忽然點足一彈，其快如風，橫身擱住黃九峯去路道：「你不能走……」

黃九峯啊了一聲道：「姑娘原來是一位高人，失敬，失敬。」

那女郎櫻唇一撇道：「別損找，在你黃大俠眼前，當今之世還沒有人敢那麼放肆。」

黃九峯冷冷道：「沒有人敢對黃某放肆，姑娘却有意留下黃某。」

那女郎道：「黃大俠誤會了，如若小女子當眞想留下俠駕，那也是出於一片善意。」

黃九峯道：「此話怎講？」

那女郎道：「焦莊已佈下天羅地網，只等你黃大俠上鈎，你只要一出本店，將立被亂箭所殺。」

黃九峯右掌倏伸，一把扣着那位姑娘的腕脈道：「想不到吧，姑娘，黃某從不做蝕本的生意。」

那女郎嘆息一聲道：「沒有用的，黃大俠，小女子命薄如紙，抓着我並不能挽救你的死亡！」

黃九峯呆了一呆，那女郎又咳了一聲道：「捉拿你的人馬上會到，只要你肯合作，我想他們不會太難爲你的。」

黃九峯道：「妳是誰？」

那女郎道：「史小敏。」

黃九峯愕然道：「蠱王史三代與姑娘怎樣稱呼？」

史小敏道：「是先父。」

黃九峯啊了一聲道：「我那老哥哥何時去世的？妳怎麼會來到這裏？」

史小敏雙目一睜，緊緊盯着黃九峯道：「你叫我爹老哥哥？你到底是誰？」

黃九峯道：「姑娘也許聽說天一上人吧，我就是他老人家唯一的弟子。」

史小敏高興得跳了起來道：「我知道，我爹時常到一老前輩那兒請敎，聽說有一個毛頭小伙子跟我爹很談得來，原來就是你，不過……」

黃九峯道：「不過什麼？姑娘。」

史小敏道：「聽說你是黑星的門下，天一老前輩的衣鉢傳人，怎會拜那魔頭爲

師？」

黃九峯道：「此事說來話長，待以後我再慢慢告訴妳。」

史小敏道：「好，你跟我走。」

她將桌椅掀翻，偽裝成一些打鬥的痕跡，再將窗戶一掌震碎，這才拉着黃九峯向後進奔去。

在一間堆置雜物的房間之內，史小敏打開一道暗門，她請黃九峯進入密室，再隨手將暗門關閉，然後長長一吁，道：「咱們暫時是安全了，黃大俠的毒傷感覺怎樣？」

黃九峯道：「只要不使用內力，我想並無大礙。」

史小敏道：「都怪我不好，可是，我娘……」

黃九峯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姑娘。」

史小敏道：「咱們在這裏只怕還要耽擱一段時間，你先坐下來我再告訴你。」

此時黃九峯才縱目打量這個密室，只見橫有兩丈，縱約八尺，一端設有一張繡榻，錦衾羅帳，摺疊得十分整齊。

床前還有一具梳粧台，陳設着女用的化裝用品。

床側是一個龐大的衣櫃，櫃前擺着兩隻紅色的錦櫈。

另一端還有一扇小門，通往何處就不得而知了。

黃九峯坐到一隻錦櫈之上，並由衷的讚許道：「一間密室竟設備得如此之好，倒使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史小敏道：「這都是我娘計劃的，她常說江湖險惡，有備才能無患。」

黃九峯道：「令堂果非常人，可惜在下無緣一見。」

史小敏眼眶一紅道：「我娘被他們抓去了，我想娘也見她不到。」

黃九峯道：「妳娘被誰抓去了？」

史小敏道：「除了那幫惡人，還能有誰？」

黃九峯道：「妳是說，那班黑衣蒙面人？」

史小敏道：「正是。」

黃九峯道：「他們為什麼要抓去令堂呢？」

史小敏道：「為了兩件事，第一件，是要我娘替他們製造毒藥，第二件，就是為你。」

黃九峯一怔道：「為我？」

史小敏道：「這還不懂？要我裝扮那顆被蔽開頭頂的人頭，要我對你下毒。」

黃九峯道：「原來是姑娘下的毒，唉，我早該想到才對。」

史小敏道：「對不起，黃大俠，他們抓了我娘，我是迫於無奈。」

黃九峯道：「這個我知道，我只奇怪他們既然要妳下毒，為什麼還要佈那人頭陷阱？」

史小敏道：「我也不明白，不過我知道他們不要你立即死亡。」

黃九峯道：「哦，妳怎麼知道的？」

史小敏道：「由毒藥的份量就可明白，至少你還有十天到半個月的生命。」

黃九峯略作思忖，不由連打兩個寒噤道：「好狠，他們竟要我身敗名裂，死後還揹着一個惡名！」

史小敏道：「這麼說那般黑衣蒙面人必是黃大俠的仇人了，你想他們是誰？」

黃九峯道：「這就很難說了，不過只要假以時日，我想總能查出眞象的，可惜在下來日無多，唉……」

史小敏道：「不要担憂，黃大俠，待咱們逃出焦莊後，我再設法替你療毒。」

黃九峯道：「姑娘家學淵源，放蠱毒之能，必然都高人一等，在下所中之毒既是姑娘所下，療毒自然難不倒姑娘。」

史小敏道：「黃大俠，你只說對了一半。」

黃九峯道：「請姑娘指敎。」

史小敏道：「先父蠱王之名，是由治療蠱毒而來，咱們實在沒有放蠱的能耐，至於用毒麼，這倒是眞的，咱們能使用百毒，也能治療百毒，祇不過……」

黃九峯道：「怎樣？姑娘。」

史小敏道：「咱們的解藥全被那般壞人搜去，黃大俠所中之毒，必須重新配製解藥，但其中兩樣十分難覓，是一般藥店買不到的。」

黃九峯道：「這必然是十分名貴的藥物了，姑娘說說看。」

史小敏道：「名貴倒也未必，只是可遇而不可求而已，其中一項名叫紫藤香，又名降眞香，是生於人跡罕至的千年古藤之上，另一種叫雙虫草，也是生長在深山絕壑的叢林密菁之中，少了這兩樣主藥，配出來的解藥功效就差得遠了。」

黃九峯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姑娘不必將此事放在心上。」

史小敏道：「不，毒是我下的，我應該對你負責，再說，少了兩樣主藥，仍然有它的功用，雖然不能恢復你的功力，最少可以保住你的生命。」

黃九峯道：「多謝姑娘，只是配藥療傷，可能會遷延時日，令堂她……」

史小敏道：「不必為我娘担心，他們正要利用她，不會將她怎樣的，我不放心的倒是你，一旦再現江湖，那般人可能再來生事。」

黃九峯道：「這不要緊，咱們只要改扮一下，就可瞞過他們的耳目。」

史小敏道：「你會易容？」

黃九峯道：「拙荊長於易容之術，在下也學得一點皮毛。」

史小敏道：「那敢情好，不過咱們扮成什麼呢？」

黃九峯略作沉吟道：「扮作兄妹，妳看可好？」

史小敏道：「不好。」

黃九峯道：「為什麼不好？」

史小敏道：「不好就是不好嘛，你不會再想想別的？」

黃九峯道：「那……咱們只得扮作父女了……」

史小敏櫻唇一噘，道：「不好，更不好。」

黃九峯道：「我知道這樣會使姑娘受到委屈，不過除此之外……」

史小敏哼了一聲道：「怎樣，除此之外就不能改扮別的了？」

黃九峯道：「姑娘之意，咱們當怎樣改扮？」

史小敏道：「夫妻。」

黃九峯聞言一呆，忍不住注目向史小敏瞧去。

這位姑娘眉目清秀，身材適中，雖然不能算很美，可也具有中人以上的姿色。

祇不過她的年齡太輕了，最多不過十七八歲而已，黃九峯已逾而立之年，扮作夫妻實在有點不配。

再說，他與皇甫菁菁當年就是因為扮夫妻而弄假成眞，前車可鑑，這件事不能不存有戒心。

於是他哈哈一笑道：「妳今年多大了？姑娘。」

史小敏道：「十八，你問這做什？」

黃九峯道：「小丫頭，老夫的年歲幾乎比妳大了一倍，如果我們扮作夫妻，一樹梨花壓海棠，不笑掉別人的大牙才怪，何況，事關姑娘的清白，在下不敢有傷陰隲。」

史小敏撇撇嘴道：「什麼小丫頭老夫的，你不過比我大十來歲罷了，哼，居然想賺我的便宜！」

黃九峯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決無此意。」

史小敏道：「那就不必遲疑了，咱們快改扮吧！」

黃九峯道：「不，姑娘，改扮夫妻千萬使不得。」

史小敏淡淡道：「不要臭美了，你以為我沒有人要非賴上了你不可？只因為你身中奇毒，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毒是我下的，我不能不盡點責任而已，只待你毒傷無礙，哼……」

這話的確有理，黃九峯雖是以內力遏着劇毒，卻不敢保證不生意外，蠱王史家用毒之能，雖四川唐門也無法望其項背，有史小敏常在身邊，自然再好不過。

何況史小敏只是一個小姑娘，當時的歷史不可能重演，而且他們既經改扮，自是無人知道他們本來的面目，這樣也不會予人口實而損害史小敏的清白。

經過一陣深思，黃九峯答允了，於是，他們扮成了一對中年夫婦。

× × ×

在一個炊烟四起的薄暮時分，西平縣城來了一對中年夫婦，男的濃眉大眼，約莫五旬上下，女的四旬左右，雖然徐娘半老，風韻倒還不俗。

他們住在一家長風客棧，晚餐之後，男的回房歇息，女的找上一家藥舖，她親自處方，要藥舖立即做成藥丸，經過兩個時辰，她才返回客棧。

及推開房門一瞧，目光所及不由大吃一驚：「黃大俠！你怎麼啦？」

敢情這對中年夫婦，正是黃九峯及史小敏所改扮，她到藥店為黃九峯配藥，估不到他的毒傷竟然發生了劇變。

她急忙將新配的解藥，餵了幾粒黃九峯吞服，然後以內力帮助他祛毒運功。

一個時辰之後，總算將毒傷壓住，黃九峯長長一吁道：「多謝姑娘。」

史小敏道：「這會你該相信了吧？咱們如若不扮作夫妻，你這條命可就白白的送掉了！」

黃九峯道：「姑娘說的是，唉，如果那江湖傳言……」

史小敏道：「什麼江湖傳言？」

黃九峯道：「在下適才聽人說黃某專食人腦，已害了十幾條生命……」

史小敏道：「原來是為了這個，眞金不怕火，管他呢？」

黃九峯道：「在下也是這般想法，可是……」

史小敏道：「可是什麼？你說。」

黃九峯道：「還有人說十三把刀於一夜之間被人誅殺殆盡，除了黃某下落不明，沒有一人逃出毒手。」

史小敏愕然道：「有這等事？我不相信。」

黃九峯道：「江湖傳言未可盡信，但由在下的遭遇推想，不能說決無可能，因此，在下想回武漢去瞧瞧。」

史小敏道：「說的也是，不過，今日時間已晚，咱們明晨起個早，趕往武漢就是。」

黃九峯身負毒傷，趕夜路實在有點不便，只得聽史小敏的安排待天明時再走。

原來自阿爾山一戰以來，歲月悠悠，已經十個年頭了。

這十年之中，十三把刀名滿江湖，儼然是當今武林的泰山北斗，自然，他們的身價，已不同往昔，行為也有了極大的改變。

他們不再暗中接受委託，十三把刀行藏自是無需再作隱蔽。

已經立業之人多半成家，除了雲山寒泉一僧一道，其餘的都有了歸宿。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的獨子黃騰梭現在剛滿十歲，此子不僅生得頭角崢嶸，而且聰慧絕頂，因而他雖然只有十歲，文才武功都有了極高的造詣。

每在黑星忌辰之前，黃九峯必然帶着嬌妻愛子到六盤山為師父掃墓，及問候師娘的起居，十年如一日，雖是千里迢迢，他們從未間斷。

此次皇甫菁菁偶染風寒，不便長途跋涉，黃九峯獨自前往，想不到竟遇到如此慘痛的劇變。

這一夜，黃九峯輾轉反側始終無法入睡，候至天色破曉，立即與史小敏相偕上道。

他們晝夜兼程的趕到武漢，及回到他的住處，一陣急痛幾乎又使他暈了過去。

家，毀了，烟硝滿目，餘燼獨溫。

他找遍十三把刀，結果是同樣的悲慘，除了雲山雲遊在外沒有一人得以倖免。

這自然是一個有計劃的大屠殺了，但十三把刀人人都有一身超羣拔俗的武功，何以會一夜之間全都遭到毒手？

對黃九峯來說，這個打擊太嚴重了，親友喪盡，妻子皆亡，縱然是心如鐵石之人，也會有生不如死之感的。

當他找到皇甫菁菁的墓地之時，他完全崩潰了，一口鮮血噴出，便已暈死了過去。

在一陣嬌喚聲中，他終於醒來了，及張目四望，已經身在客房。

「黃大俠，黃大俠……」

「唉……」

他不想說什麼，也無話可說，一個心如寒潭，失去生趣之人，連說話都失去了興趣。

史小敏雖是入世不深，她也能體會黃九峯悲慟的心情，因而百般藉慰，婉言助解。

但史小敏說得唇焦舌蔽，宛如隔靴搔癢一般，一連三天，他依然不言不食。

最後，史小敏忽然啊了一聲道：「黃大俠，我說令郎並未遇難你可相信?」

千言萬語都是白費，只有這一句才如立竿見影，具有振奮人心的效力。

黃九峯一躍而起，一把抓着史小敏的手腕道：「有根據?」

史小敏道：「有，第一，咱們找不到令郎的墳墓，證明他並未死亡，第二，我問過你們的隣居，找到一個目擊的皮貨商人，……」

黃九峯道：「他怎樣說?」

史小敏道：「他說，尊夫人在羣賊圍攻下，似已身負重傷，但仍護着令郎突圍而出。」

黃九峯道：「什麼?拙荊身負重傷，仍護着犬子突圍而出?但那墳墓又該如何解釋?」

史小敏道：「據說賊人火焚門塲，屍體大都已難辨認，雖有墳墓，却不能據以爲憑，何況尊夫人功力何等之高，縱然遭到暗算，突圍仍有可能。」

黃九峯精神一振道：「多謝姑娘，咱們走。」

史小敏道：「走，去那兒?」

黃九峯道：「自然去找拙荊及犬子了，他們如若當眞逃走了，必會沿途尋找在下。」

史小敏道：「我看不必了。」

黃九峯道：「爲什麼?」

史小敏道：「尊夫人身負重傷，她必定帶着令郎在一隱秘之處療養，天地如此之大，你到那兒去找他們?再說，賊人尚未除掉你們夫妻父子之前，必然不肯罷手，你毒傷未癒，連自保之能都沒有，找到了他們又能怎樣?依我說咱們不如前往雲貴山中尋找治療毒傷的兩種主藥，待你功力恢復，自然可以快意恩仇了。」

黃九峯沉吟半晌道：「姑娘說的是，不過……」

史小敏道：「不過怎樣?你說。」

黃九峯長長一嘆道：「咱們萍水相逢，就給姑娘帶來這麼多的痲煩，在下實在過意不去。」

史小敏道：「別這樣說，黃大俠，我娘被擄，還得仰仗黃大俠營救，我帮你還不是等於帮自己。」

黃九峯道：「好，姑娘快人快語，在下就不必拐彎抹角了，在下想請姑娘單獨去找解藥，然後再到中原來找在下。」

史小敏說道：「你還是要去尋找尊夫人?」

黃九峯道：「是的，一日不見到拙荊及犬子，在下實在片刻難安。」

史小敏道：「好吧，不過人海茫茫，我到那兒去找你?」

黃九峯道：「在下必會在西平往關洛之綫留下記號，姑娘沿着記號尋找，不會有什麼困難的。」

史小敏實在不願意離開黃九峯，只是爲了尋找解藥，又不得不勞燕分飛。

最後，她含着兩泡滾滾欲落的淚水，在一聲「珍重」之後，便孤零零的向雲貴馳去。

黃九峯目送史小敏離去之後，立即扮作一名老者，沿廣水，武勝關之綫直趨河南。

× × ×

幾番風雨，一抹殘陽。

風雨終於停歇了，殘陽却如曇花一現，迅速隱入那無邊的黑幕之中。

× × ×

漢口是我國最著名的四大商埠之一，但商埠之內也有不做買賣的住宅區，位於漢口西南角的三元里就是一般中產之家的市民住宅。

夜雨初晴，更鼓才起，三元里居民多已進入夢鄉。

靠西端的一家，花木扶疏，紅樓掩映，雖居市廛，却能獨得園林的樂趣。

紅樓的一角，燭影映窗，樓中的主人必然還沒有就寢。

她的確還沒有就寢，只是在盤膝趺坐，做她的例行晚課而已。

這位女主人就是皇甫菁菁，她與黃九峯所生的愛子已經十歲了，而她的美艷似乎更勝往昔。

此時她身着白色睡袍，一頭像烏雲般的長髮披在酥肩之上，那張艷勝嬌花的粉頰，看來是如此的安詳。

她坐在一張錦榥上盤膝運功，這是她自習武以來從未間斷的例行晚課。

正當她垂眉闔目，叩齒嚥津，準備照玄關，止妄念的入定之時，忽然三點藍光破窗而入，以無比强勁的來勢，直奔她的前胸。

這三點藍光是分作品字形，上取喉結，下襲玄機，手法歹毒無比。

一個入定之人，往往物我兩忘，是練武者防範最脆弱的時辰，所幸她入定未深，當藍光破窗之際，她已經有了警覺。

但那藍光的來勢太過强勁，她雖已運起護身罡氣，仍擋不住那强悍的衝力。

皇甫菁菁功力之高，與當年的黑星相較，並無絲毫遜色，她雖是百忙中運氣護身，仍有阻擋勁矢之能，那藍光竟能穿透她的護身罡炁，的確使她吃了一驚。

她由趺坐之勢騰身而起，以間不容髮之勢避過了要害，但右肩仍被藍光擦破，衣裂肉現，血濺雲裳。

這只是微不足道的輕傷，按說她不會放在心上的。

只是傷處忽然傳來一陣痲癢，她的面色也立即湧起一股殺機。

敢情那三道藍光是高陽堡的獨門暗器「指中箭」，當今武林最爲霸道的暗器。

指中箭是以劇毒淬煉，除了高陽堡，天下別無解藥。

此種暗器是用極爲玄奧的手法發射，它飛行的速度與旋轉同樣快捷。

無論目光如何銳利之人，只能瞧到一綫藍光，更由於旋轉之力十分强大，因而能鑽透任何護身氣功。

不過當年阿爾山一戰，高陽堡已遭到澈底的打擊，事後皇甫菁菁帶着芸兒前往該堡擒拿金鼎，結果該堡不僅闃無一人，連房屋也付之一炬。

她們再趕到巫山行宮，所見到的也是

一片瓦礫。

看來高陽堡已經烟飛火滅，澈底的瓦解，估不到十年之後，指中箭竟然再現江湖。

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高陽堡的餘孽既敢公然索仇，這一戰只怕是除死方休。

敵人還未現身，皇甫菁菁已經明瞭處境的險惡，她一面運功將劇毒逼入右臂，同時身形一轉，衝進愛子黃騰梭的寢室。

「梭兒，快起來跟娘走。」

她一把拉起黃騰梭，叫他穿着衣服，並以極快的速度替他收拾一個包裹。

黃騰梭雖年僅十歲，反應却十分敏捷，他只向皇甫菁菁瞧了一眼，便已知道遭逢劇變，不過他還是忍不住詢問道：「出了什麼事?娘，咱們到那兒去?」

皇甫菁菁道：「不要多問，出圍後去找你爹。」

她不想多說，也不能多說，因爲兩條人影已先後激射而來。

她反臂拍出一掌，應手响起兩聲慘嚎，兩條人影被啞蟬神功擊飛，落地之時已面目全非。

「梭兒，跟着娘，不要怕。」

「我不怕，娘，我帮你去打壞人。」

「不，梭兒，這般人有一種十分歹毒的暗器指中箭，它淬有劇毒，還可以破護身罡炁，你必須千萬小心!」

「是，娘。」

皇甫菁菁牽着她的愛子，由樓頭躍落後院，他們身形剛剛着地，一片勁風已向他們母子捲來。

皇甫菁菁目光四掠，發覺他們母子已被百多個黑衣蒙面人困入核心，由這般人矯捷的身法猜想，身手必然個個不凡。

一個身具啞蟬神功的絕頂高手，縱然陷身千軍萬馬之中，也能振臂一揮，萬夫辟易，這百十來個黑衣蒙面人豈會放在她的心上!

祇不過，她已經身中劇毒，一條右臂已無法運轉，功力自然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而且她還要照顧她的愛子，如此心分二用，就難免處處制肘了。

不過，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形勢雖然不利，她的神情却平靜了下來。

「朋友們是高陽堡的麼?爲什麼要蒙着面孔?」

「咱們麼，也可以說是高陽堡，也可以說不是，其實是不是都不要緊，咱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回答皇甫菁菁的一個矮胖漢子，由口音判斷，可能是一個從未打過交道的陌生之人。

不管他是誰，皇甫菁菁必須弄個明白，因而輕輕一哼道：「以卑鄙無恥的手段暗中偸襲，閣下的主人必是一個不成氣候的人物，他是誰?」

矮胖漢子道：「妳錯了，黃夫人，所謂兵不厭詐，對付黃夫人這等高手，咱們不得不使用一點手段，再說，敝主人十分仰慕夫人，爲了達到目的，不得不出此下策。」

皇甫菁菁心頭一震道：「這麼說貴主人一定是我認識的了，既是熟人何不請他現身一見。」

矮胖漢子道：「對不起，敝主人並未前來，不過他曾經交待過，無論使用何種手段，必須請到黃夫人。」

皇甫菁菁面色一沉道：「所以你們就以卑鄙的手段暗中偸襲了!」

矮胖漢子嘿嘿一笑道：「這只是牛刀小試，如果黃夫人不肯合作，嘿嘿……」

皇甫菁菁一震，道：「你們要我如何合作?」

矮胖漢子道：「在下說過，敝主人十分仰慕夫人，只要妳跟咱們走，在下自然不爲已甚。」

皇甫菁菁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但她知道處境的確險惡，必須保持頭腦的冷靜，因而淡淡道：「你們還有什麼絕招，不妨說出來讓我考慮考慮。」

矮胖漢子道：「其實黃夫人應該明白，咱們身負指中箭絕技的必然不止適才的那兩個，如果咱們一起出手……」

皇甫菁菁哼了一聲道：「你們何不一起出手試試?」

矮胖漢子道：「以黃夫人的身手，也許能逃過咱們十名高手指中箭的攻擊，不過，如咱們攻擊的對象不是黃夫人……」

皇甫菁菁心頭一懍，她自然明白矮胖漢子的用意。

攻擊的對象不是她，那麼另一個對象就只有她的愛子。

黃騰梭只是一個十歲的孩子，無論他功力多高，也不可能逃過十名擅長指中箭高手的攻擊。

這的確是皇甫菁菁的弱點，而這個弱點又抓在矮胖漢子的手裏，那麼她除了認命，似乎已別無選擇。

不，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皇甫菁菁豈能認命!

於是她解下玉鐲刀，冷冷道：「有一點你似乎沒有想到，我如果痛下殺手，你們不可能有人活着回去!」

啞蟬神功的傳人，的確具有此等威勢，因而矮胖漢子及他的伙伴全都身形一震，忍不住一連退了兩步。

不過這名矮胖漢子實在狡猾已極，他雖是心中害怕，却色厲內荏的哈哈大笑起來。

「不要嚇唬咱們，黃夫人，妳已經身中奇毒，想要狠也狠不起來了，再說尊夫黃大俠不在漢口，妳那位俏女僕蔡芸兒也去了四川，妳已是身陷絕地，孤掌難鳴，識相一點還是跟咱們走吧。」

他沒有說錯，皇甫菁菁確已身陷絕地，孤立無援。

只是他沒有想到皇甫菁菁意志堅定，有如鐵石，縱然身遭百死，也不會受他們的擺佈。

於是，皇甫菁菁嘆息一聲，道：「我母子還有一拚之力，希望朋友不要迫人太甚。」

矮胖漢子哈哈一笑道：「黃夫人誤會了，咱們決無此意，其實，敝主人朝朝暮暮都在思念夫人，只要夫人肯跟咱們走，今後就是在下的主母了，咱們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開罪夫人。」

皇甫菁菁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矮胖漢子道：「希望黃夫人，能够相

信。」

皇甫菁菁道：「跟你們走可以，我有一個條件。」

矮胖漢子道：「黃夫人請說。」

皇甫菁菁道：「放掉我的孩子。」

矮胖漢子一怔道：「這個……」

皇甫菁菁道：「你不敢做主，是麼？那麼咱們只有生死一搏了。」

她以左手抖開玉鐲刀，目蘊殺機，虎視全場，別看她身中奇毒，仍有一股懾人的氣勢。

矮胖漢子略作沉吟，終於點點頭道：「好吧，在下就替黃夫人担下這副千金重担，希望妳不要忘了在下的好處。」

皇甫菁菁身形一轉，附着黃騰梭的耳根悄聲道：「孩子，走，去找你爹。」

黃騰梭道：「不，娘，要走咱們一道走，娘不走孩兒也不走。」

皇甫菁菁道：「誰說娘不走了?只因爲娘身中奇毒，右臂已無法使用，他們人多，還有十幾名擅長指中箭的高手，一旦拚鬥起來，娘就無法照顧你了，你走了娘就沒有了後顧之憂，娘打發了他們就會來找你的。」

黃騰梭道：「眞的麼?娘。」

皇甫菁菁道：「自然是眞的了，娘幾時騙過你的?」

黃騰梭道：「那……那孩兒到外面等娘。」

皇甫菁菁道：「去找丐幫的海伯伯，叫他帮你去找你爹，唉，但願你爹……」

黃騰梭道：「好吧，孩兒就在海伯伯那兒等娘。」

皇甫菁菁道：「乖孩子，記住，在沒有見到娘以前，你要一切都聽海伯伯的，還有，待會你走的時候，要注意身後別讓人跟踪，如果甩不掉他們，就痛下煞手將他們除去。」

黃騰梭道：「孩兒知道了。」

皇甫菁菁道：「那麼，就快走吧，孩子。」

黃騰梭揹着一個小小的包裹，雙手握着一對寒光閃閃的手叉子，含着兩泡淚水，一步一回頭的走向院門。

他只是一個十歲的孩子，而且從未離開過父母，現在眼見母親身中奇毒，又在羣賊虎視眈眈之下，要他獨自離開，他說甚麼也放心不下。

悲痛與仇恨，在他的心靈上激起一股深沉的殺機，他步履沉重的走向院門，此時如若有人攔阻他的去路，他必會毫不考慮的奮力一擊。

守住院門的黑衣蒙面人並未攔阻，只是當他跨出院門的刹那之間，四件帶着勁風的兵刃，一起向他的身上扎來。

院門外的是兩柄長刀，身後的是兩柄長劍，無論是刀是劍，全都指向他的要害，只要中上一下，他那十年歲月，就會因此而成爲泡影。

誰也不會知道這般賊人竟如此無恥，對付一個孩子不止是依多爲勝，還一聲不响的出手偷襲！

這四名出手的賊人刀出帶風，功力自是不弱，但他們竟然一起走空，四件兵刃都未碰到黃騰梭的一絲衣角。

動手過招，講究的是一個快字，也就是搶制先機，把握先手，如果比別人慢了半拍，無論你功力多高，必然處處被動，該勝也不能勝了。

黃騰梭年歲雖輕，他的父母却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人，還有他那些叔叔阿姨等，每一個都有獨到的武功，在此等環境培養之下，他的功力就不能以年歲來衡量。

當院門外刀光一閃之際，他忽然足尖一點，由刀光的空隙之處，閃身而去，門外的雙刀落了空，後面的雙劍自然也是白費。

脫出重圍，他並不就此一走，小身子剛剛着地，忽然擰身反彈，手叉子向前一送，噗噗兩聲，分別扎進門外兩名使刀黑衣蒙面人的鳳尾脊心穴道之中。

鳳尾脊心是人身三十六大主穴之一，主穴插進手叉子這兩人焉有命在！

黃騰梭的手叉子一送即收，雙手一分，再向那兩名使劍的大漢攻出。

也許這兩人惡貫未滿，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這時正傳入黃騰梭的耳鼓。

「快走吧，孩子，聽娘的話，不許戀戰！」

這是皇甫菁菁的傳音，她以嚴厲的口吻要黃騰梭快走，他是一個聽話的乖孩子，只得彈身急起，向暗夜中撲去。

他遵從母命離開了險地，但慘叫叱喝之聲却由身後不斷的傳來，他娘身中奇毒，却迎戰近百名賊人，母子連心，他如何能就此一走！

他停下了脚步，想回去又有點踟躕不前，因爲母命難違，他不敢做一個抗拒母命的不孝之子。

正當他徬徨無主之際，三點藍光忽然挾破空之聲向他上三路襲來。

黃騰梭大吃一驚，急以手叉子迎着藍光揮舞，連續三聲脆响，藍光全被擊落。

他舉目向藍光射來之處一瞥，只見四名黑衣蒙面人正向他飛奔而來。

適才的三點藍光，就是名震江湖的淬毒暗器指中箭，由於它淬有劇毒，而且手法十分玄奧，縱然是武林高手，也不可能避過三箭齊發。

武林高手無法破解的指中箭，却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全部擊落，那四名黑衣蒙面人不禁同時爲之一怔。

他們只是微一遲疑，仍向黃騰梭奔了過來，不過他們沒有立即動手，只以詫異的目光向黃騰梭不停的打量。

最後，其中一人嘿了一聲道：「小子，你適才使用的是什麼手法?」

黃騰梭冷冷一哼，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黑衣蒙面人道：「你說了咱們就給你一個全屍，否則咱們將你凌遲碎剮，那時你還是要說。」

黃騰梭撇撇嘴道：「別認爲指中箭如何了得，在咱們黃家的眼中，不過是幾隻破銅爛鐵罷了。」

黑衣蒙面人哈哈大笑道：「小孩子也會說大話，你娘是如何受傷的?」

黃騰梭怒叱道：「我娘如非在入定之中，你們的鬼計休想得逞。」

黑衣蒙面人道：「好倔强的小鬼，三位，這小子留他不得，咱們上。」

這四人除了兩名使刀的，另兩人一個用鞭，一個是三尖兩刃的外門兵刃，如果以兵刃的長短來說，黃騰梭的兩柄手叉子根本就無法接近敵人。

此時使刀的先到，一個直搠，一個橫掃，中上任何一刀，他的小命，就算報銷了。

誰知他脚下一彈，小身子像一縷輕烟，由兩柄長刀之中閃身而過。

剛剛脫出雙刀，三尖兩刃刀又迎面攻來，此時他不再避讓，順着叉桿往前一滑，手叉子像電光般一閃，正好抹上這名大漢的咽喉。

不待敵人的鮮血噴出，身形陡的一轉，左手手叉子噹的一聲擋開攔腰抽來的鋼鞭，足尖輕點，右手手叉子已插進使鞭大漢的心窩。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祇不過刹那之間，已連續放倒了兩名最强悍的敵人。

他迅速收好手叉子，雙手急揚，抖出滿天五顏六色的霞光，像魚網一般迎上兩名使刀的大漢。

這兩名使刀大漢久走江湖，任何獨門暗器，他們都能如數家珍的說出它的底細，但他們却目瞪口呆，這片霞光究竟是什麼暗器。

這一呆可糟了，霞光有如萬流歸海，一起罩向他們的全身。

一陣輕微的噗噗之聲很像雨打殘荷那麼悅耳，可惜它並未帶來詩情畫意，而是一陣扣人心弦的哀嚎。

這究竟是什麼暗器，竟具有如此驚人的威力?

說來也許不信，那只是幾顆七彩小豆子而已。

祇不過這些美麗的七彩豆，却具有追魂奪命之能，黃騰梭第一次牛刀小試，便一舉奪去兩名大漢的生命。

十三把刀的老七容娟擅長暗器，她的造詣，雖然不高，却教出一個十分高明的徒弟。

七彩豆是按人身穴道的部位撒在敵人的上空，然後以萬流歸海之勢飈然下擊，說來十分容易，但眼力，手法，內功，運勁都必須恰到好處，以黃騰梭這點年紀，如非天縱奇才，决難達到如此境地。

他於指顧之間，連續毀掉四名强悍的敵人，但更多的敵人正向他飛撲而來。

初生之犢不畏虎，他並無半點怯意，可是他娘不許他戀戰，再鬥下去多半會驚動皇甫菁菁。

那麼將這般賊人引開再收拾他們，既可不驚動他娘，又可減輕他娘的壓力，這是一個頗爲恰當的辦法，可當得是一舉兩得。

於是，他轉身一躍，逕向江邊奔去。

在一處江岸之上，他冷靜的停了下來，不待敵人合圍，他便彈身撲了過去。

他身如激箭，快得令人難以捉摸，但他身形所至，必會响起一連串的痛苦哀嚎。

來人原是二十多個，不到盞茶時分，已剩下不足十人。

在他這一陣刁鑽潑辣的攻勢下，敵人已傷亡過半。

只是對手雖然減少，他的壓力反而增加。

因爲剩下的九名敵人，功力十分高强，其中一名使鐵拐的老者，更是九名强敵之中的翹楚。

鐵拐原是重兵刃，加上他的內力又極爲渾厚，只要他一拐揮出，便湧來重如山嶽的潛力。

在他拐影縱橫之下，黃騰梭幾次險遭毒手，最後一個失神，終於被鐵拐震下江岸。

濁流奔騰，一瀉千里，在揚子江上失足，生存的機會是十分渺茫的。

何況黃騰梭是被鐵拐震落江心，沉重的內傷，使他很快就暈了過去。

所謂生有方，死有地，黃騰梭在若干時辰之後，竟悠悠的醒了過來。

他還沒有睜開眼皮，便聽得一聲嬌呼：「小姐，快來瞧，這小子醒過來了。」

語音嬌嫩，有如珠走銀盤，分明是一個少女，但語氣這般粗魯，對陌生男子竟用上小子的稱呼。

黃騰梭的眼皮十分沉重，他還是睜了開來，因爲他要瞧瞧這位語氣粗魯的少女，究竟是什麼模樣。

「啊……」

他瞧見那位少女了，却感到有點兒失望。

一般粗魯不文之人，長像決不會怎樣清秀，在一般情形來說，這一點大概不會太過離譜。

然而這位少女却是一個唇紅齒白，目如點漆的清秀姑娘，只是神韻之間有一點刁鑽而已。

她穿着一身青衣，頭上梳着一條鬆鬆的大辮子，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還透出幾分關切。

此時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正迅速接近，房門依呀一聲，出現一名白衣綠裙的姑娘。

「他怎麼啦?玉兒。」

「他已醒過來了，適才叫了一聲，只怕……」

「不要緊，待我瞧瞧。」

黃騰梭適才啊了一聲，這位玉兒姑娘以爲他是傷處疼痛，他的傷處確還在疼痛，只是那聲驚呼決不是爲疼痛而發。

白衣姑娘走近床榻，伸出一雙嫩葱般的纖纖玉手，插進黃騰梭的被褥之內。

黃騰梭祇不過是一個十歲大的孩子，那白衣姑娘之婢也只有十一二歲上下，像他們這般年齡，自然不會有男女之嫌的關念。

不過少女總是較爲含蓄的，雖然不是人人如此，大體上應該是這樣的。

但白衣姑娘似乎不懂得什麼叫做含蓄，雙手插進被褥，立即接觸到黃騰梭的身體。

除了一床被子外，黃騰梭身無寸縷，白衣姑娘的玉手一摸，他幾乎驚得跳了起來。

他當然不是爲了男女之嫌，只是前所未有的經驗，使他有些驚愕罷了。

白衣姑娘微微一笑道：「不要怕，讓我瞧瞧你的傷處有沒有變化。」

黃騰梭哼了一聲道：「誰怕了?妳瞧就是。」

他原是有點驚愕不安的，此時，卻表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色，因爲他是男人，在女性之前，男人必須具有男兒的尊嚴才對。

白衣姑娘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撇了一下櫻唇。

一會兒她縮回雙手，站直了身子，面頰之上，現出一片愁容。

玉兒道：「小姐，他的傷……」

白衣姑娘道：「腫消了一點。」

玉兒吁了一口長氣道：「那就好，喂，公子，你餓不餓？」

黃騰梭不止是餓了，而且饑腸轆轆，已經有點難以忍受，只因她們是兩名陌生少女，他不好意思說出來而已。

他不說，玉兒却抿嘴一笑道：「小姐，妳陪公子聊聊，我去弄點吃的。」

白衣姑娘道：「好，妳去吧。」

待玉兒身影消失，白衣姑娘廻眸一笑道：「你貴姓？爲什麼傷得如此之重？」

黃騰梭道：「這個……是妳救了我吧？我還沒有叩謝救命之恩，實在有點失禮，姑娘的芳名是……」

白衣姑娘櫻唇一噘道：「瞧你小小年紀，倒像一個老江湖似的，我叫劉薇怡，是玉兒在江邊的山脚下將你救回來的。」

黃騰梭道：「多謝姑娘主婢，我叫滕梭。」

劉薇怡道：「原來是滕公子，你是由江上漂來的？還是從山上摔下來的？」

黃騰梭道：「山上掉下來的，我本想抓住一隻狐狸，想不到……」

劉薇怡道：「你們男孩子就是這麼玩皮，我奶奶說你的內傷十分沉重，至少要調養三五個月才能復元。」

黃騰梭啊了一聲道：「這不行，我立刻要走。」

劉薇怡道：「傷勢如此沉重，你走得動麼？」

黃騰梭道：「走不動也得走，我有重要的事待辦。」

他說話之際，就待掙扎坐起，但身形剛剛一動，一種劇烈的疼痛又使他頹然的倒了下去。

劉薇怡急忙取出綉帕替他抹去額頭的汗水，同時安慰他道：「不能動不要逞强，快替我乖乖的躺着，有什麼事交給咱們辦就是。」

黃騰梭雙目一闔，淚水由眼角悄悄的擠了出來。

他雖是才只十歲，對江湖已不算陌生，因爲他每年隨着父母往六盤山或峨嵋，見聞之廣已超出他的年齡。

劉薇怡主婢是他的救命恩人，但他却不明白這雙主婢的身世背景，江湖是險惡的，他不得不有所保留。

於是，他强抑悲痛，道：「其實也沒有什麼，我只是想找海伯伯。」

此時，玉兒端着一盤熱騰騰的食物進來，聞言接口道：「海伯伯是誰？我替你找。」

黃騰梭道：「海伯伯就是海伯伯，這還用問。」

玉兒將食物放在床前的矮桌之上，盛了一碗鷄湯交給黃騰梭道：「海伯伯總該有個長像，職業，住址吧，否則天下的人如此之多，咱們到那兒去找？」

黃騰梭道：「海伯伯是丐幫的長老，只要找到要飯的，必可以找到海伯伯。」

劉薇怡說道：「啊，原來你是個要飯的。」

黃騰梭先是一呆，隨即啞然一笑道：「只能說我是丐幫的，丐幫弟子並不是人人要飯。」

劉薇怡道：「要飯有什麼不好？趕明兒你的傷好了我跟你去要飯。」

黃騰梭又是一呆，忍不住向劉薇怡認眞的打量起來。

這位姑娘明眸皓齒，圓圓的臉蛋，兩撇不濃不疏的柳眉，一張櫻桃小嘴，嵌在那宜嗔宜喜的面頰之上，雖然稚氣未脫，却是一個活生生的美人胚子。

她人美，所着的服裝也頗爲華麗，所謂紅花綠葉相得益彰，更襯托出一副高雅的氣質。

再看房間的陳設，雖然算不得豪門巨富，最少也是一個素封之家。

一個素封之家的小姐，居然想去要飯，這豈不是大反常情！

劉薇怡瞧出黃騰梭的神色，撇撇嘴道：「瞧你，才求你一點事就有這麼多的困難。」

黃騰梭道：「姑娘，別忘了妳是千金小姐！」

劉薇怡道：「千金小姐不也是人麼？哼，瞧你長得一副聰明像，頭腦怎會如此愚蠢！」

玉兒道：「小姐，妳急什麼？他的傷還要三五個月才好，那時再說不行麼？」

劉薇怡道：「好，妳侍候他吧，我要去歇一會兒。」

黃騰梭目送劉薇怡的背影消失，仍呆呆的瞧着房門，他覺得這位姑娘十分罕見，言行思想均大異尋常。

玉兒噗哧一笑，道：「她很美麼？公子。」

黃騰梭道：「不錯，她的確很美。」

玉兒道：「她的本領也很高，已得老主人的眞傳。」

黃騰梭道：「妳們老主人是誰？」

玉兒道：「咱們老主人姓龔，是小姐的祖母，說這些你也許不知道，如果你走過江湖，應該知道青竹絲的威名。」

黃騰梭哦了一聲道：「我當然知道青竹絲，原來就是妳的主人。」

青竹絲是一個武林前輩的渾號，由於他喜愛穿青色的衣衫，所用的暗器竹葉鏢也是青色，因而江湖上才送給她這麼一個渾號。

有一種毒蛇俗稱青竹絲，但這位武林前輩却嫉惡如仇。

一個嫉惡如仇的俠女，自然會惹來不少是非和恩怨，再加上丈夫去世之後又老年喪子，連媳婦也因過度哀傷而一命歸西，劉氏一門就只剩下一個寶貝孫女，她在心灰意冷之餘，就封劍歸隱，不再過問江湖是非了。

黃騰梭想不到他竟被這對祖孫所救，他的心情也因而安定下來。

青竹絲是正派高手，她決不會傷害落難者，何況黃騰梭只是一個孩子。

惟一使黃騰梭不安的是他欺騙了劉薇

怡主婢，他沒有說出眞實姓名，也沒有說明他是由江裏漂來的。

逢人只說三分話，這是他由十三把刀那兒得來的教訓，由於他原先不明白青竹絲祖孫的底細，才不得不有所保留，但話出如風，現在雖然明白了，說出的話却已無法收回。

玉兒見他那副沉思的神情，恐怕他累了，遂笑笑道：「你也歇一會吧，我不打擾了。」

黃騰梭的確有些疲倦，當玉兒收去食盤之後，他就緩緩闔上眼皮。

× × ×

一幢型式古雅的房屋，聳立於張渡湖畔，柳條青青，迎風低廻，配上那動人的漁歌帆影，予人一種美不勝收的感受。

當落霞映湖，漁歌晚唱之際，一名髮如銀絲的灰衣老者，匆匆奔向那幢古雅的房屋，他直撲後堂，向一名青衣白髮老婦抱拳一揖道：「參見主人。」

青衣老婦道：「你回來了，可曾見到長老？」

灰衣老者恭聲道：「沒有，小的問過不少丐幫弟子，沒有人知道海長老目前的行跡。」

青衣老婦道：「這就怪了，難道海長老已經離開了漢口？」

灰衣老者道：「看來頗有可能，因爲江湖上正發生一種劇變。」

青衣老婦道：「哦，什麼劇變？」

灰衣老者道：「名滿江湖的十三把刀遭人暗襲，一夜之間，幾乎死去殆盡。」

青衣老婦大吃一驚道：「有這麼回事？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灰衣老者道：「是的，十三把刀人人都有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近十年來已成爲江湖上一股安定的力量，如果說他們會在一夜之間死亡殆盡，的確會令人感到震驚和懷疑，但天道無憑，咱們無法不承認那殘酷的事實。」

青衣老婦道：「你說詳細一點。」

灰衣老者道：「暗襲十三把刀的賊人，可能是高陽堡的餘孽，因爲十三把刀的死亡有一個相同之點，他們全是先被指中箭所傷，然後才遭到賊人的毒手。」

青衣老婦一嘆，道：「十年積怨，一朝發洩，毒怨之深，實在令人不寒而慄，唉……」

灰衣老者道：「據說十三把刀只有老大黃九峯及老五雲山未遭毒手，這兩人目前行踪不明，而另一種傳說對他們十分不利。」

青衣老婦道：「什麼傳說？」

灰衣老者道：「食人腦的惡魔再現江湖，一月之間已有十餘人慘遭毒害。」

青衣老婦道：「那食人腦的惡魔難道就是黃九峯？」

灰衣老者道：「江湖上是這麼傳說的，因爲他是黑星的衣鉢傳人。」

青衣老婦道：「我不相信，黃九峯急公好義，俠名滿江湖，他豈會是食人腦的惡魔！」

灰衣老者道：「小的也是如此想法，但三人成虎，衆口鑠金，黃大俠將難逃家破人亡，惡名四播的噩運。」

青衣老婦道：「我相信黃九峯不是惡魔，只要他不死，必然會有洗刷冤情的一天。」

灰衣老者道：「主人說的是。」

青衣老婦道：「十三把刀的家屬呢，難道就沒有一個逃得性命？」

灰衣老者道：「要有，只怕就是黃大俠的公子了，因爲賊人臨走之時在黃家放了一把火，但那灰燼之中却找不出孩子的骨骸。」

青衣老婦道：「但願皇天有眼，照顧了那可憐的孩子，哦，你去書房瞧瞧，咱們救的那個孩子……」

灰衣老者道：「莫非主人對那孩子心有所疑？」

青衣老婦道：「現在還很難說，他能走動之時你就帶他前來見我。」

灰衣老者道：「那孩子傷勢極重，要能走動只怕在百日之後了。」

青衣老婦道：「不，那孩子不止是資質過人，內力之深，在他這種年歲尙屬罕見，老身曾經餵過他一粒歸元神丹，對他的內傷必然大有裨益。」

灰衣老者啊了一聲道：「歸元神丹是療傷至寶，並可增加十至二十年的功力，主人能够給他服食一粒，這孩子的造化當眞不淺！」

青衣老婦微微一笑道：「那你就去瞧瞧吧。」

灰衣老者道：「是。」

× × ×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適才那落霞映波，漁歌晚唱的無邊景色，也被一片風雨之聲所代替。

其實柳絮舞風，雨打碧湖，風雨中也自有樂趣。

× × ×

書房沒有點燈，一串串銀鈴般的笑聲却透過風雨，傳入灰衣老者的耳中，他有些會心的啞然一笑，然後邁步進入書房。

「小姐也在這兒，滕公子的傷勢好些了麼？」

「啊，彭伯伯回來了，他好多了，彭伯伯有沒有找到海長老？」

「我走遍了武漢三鎭，問過很多丐幫弟子……」

「那是說沒有找到海長老？」

「是的，小姐，沒有人知道海長老目前的踪跡。」

「不，我自己去找。」

前面是灰衣老者跟劉薇怡的對話，最後一句是纏綿病榻的黃騰梭所發。

丐幫弟子遍天下，海長老是丐幫人人都認識的高人，如果說連丐幫都不知道海長老的踪跡，實在使人不易相信。

再說，黃家遭逢突變，皇甫菁菁存亡莫卜，母子連心，黃騰梭怎能不急？

但灰衣老者却搖頭道：「不行，滕公子，你的傷勢頗重，目前還行動不得。」

黃騰梭道：「我已經好了，我一定要去。」

他的確好了許多，那只是由暈迷中甦醒而已，當他掙扎着起身，却軟弱的倒了下去。

劉薇怡噘着嘴道：「你這人眞是的，分明傷勢未愈，偏偏還要逞强。」

（未完）



俠艷傳奇故事／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因身懷東佛武學，慕容婉破例請他前往金剛頂紅粉山莊作客，南宮俊也渴望一晤紅粉山莊莊主，毅然答允前往，慕容婉吩咐東方倩等在原地等候後，立偕南宮俊上路，途中發現有人釘梢，南宮俊向慕容婉說出釘梢者形狀，慕容婉判斷釘梢者是江湖上人稱天地雙殘，於是，兩人偽作在馬上談論詩文，至一山坡前，雙雙驀地縱起，把釘梢者的一老文士和一窮婦制住，但當慕容婉再點倒另一少婦時，南宮俊仍好整以暇地和一頭陀閒話，但卻向慕容婉誇言不出三句話當套出頭陀的身世——

計賺蜂巢秘　力廢毒邪功

那頭陀卻一直在唸着阿彌陀佛不止，南宮俊淡然道：「大師父，這也不必裝了，我知道你們是一伙的，所以才叫你代我把人送過去，你如果不肯答應，我只能把你也制住，另外找人來搬你們了！」

頭陀仍是繼續唸他的一句經。

南宮俊笑了笑又道：「你現在本來可以撒腿一跑，我也不會追你的，但是你不敢，因為你知道你一走，這三個人就沒命了。要他們命的不是我們，而是你們自己人，為了怕你們不慎被殺而洩密，宇文雷大概另外派人在釘着你們，隨時準備着要殺人滅口呢，無影毒鏢詭奇莫測，我剛才雖然接下了一枝，但是，卻不敢說能接下第二枝，尤其是在我手中多着一個人的時候。」

他攤開了手掌，裏面有一枝藍汪汪的無尾鏢，南宮俊輕輕地拋在地下道：「這可是你們自己的東西，你拾起來看清楚，可不是我故意要栽誣你們。」

頭陀這次可裝不下去了，看了那枝鏢一眼後才道：「這是你空手接下來的。」

「不錯！你轉頭要走，我出言相阻時，這枝鏢飛了過來，是打向地下那位老夫子的，我怕揹上黑鍋，代擔這個殺人的罪名，所以接了下來。」

頭陀道：「這種無影追魂奪命閻王令，發時無聲無息，毫無跡象，你怎麼能夠接下來的？」

南宮俊一笑道：「這玩意兒雖然號稱無影，但是要看是由誰而發，假如是宇文雷自己出手，或許還能混過我的耳目，如果是像由卜天靈那種角色出手，的確制不住我，你想必也知道，卜天靈一鏢打過來，被我撥到萬人迷身上去了，所以這玩意兒對我的威脅不大，你的同伴也清楚，因此只敢殺自己人滅口，沒敢朝我出手！」

頭陀的臉上肌肉一陣牽動，遊目四顧

，像是要找出四週暗藏的人，南宮俊道：「你別找了，那傢伙已經走掉了，只是難保不會再回來，我必須要全神戒備，所以有些事只好要你偏勞了！」

頭陀終於苦嘆一聲，唸了最後一句的佛號，彎腰用單手挾着了老夫子，又把那兩個被慕容婉制住的女子撥過來，肩上抗一個，左右脇下各挾了一個，向山坡那邊走去，同時道：「請兩位招呼一下兩邊，十丈之內，不能有人接近！」

南宮俊道：「這種鏢能擊遠十丈？」

頭陀道：「二三十丈內，照樣都能殺人，只是超出十丈，發鏢人的功力不足，無法控制無影手法，容易聞聲閃躲了，所以我才請二位注意十丈之內的人。」

南宮俊用扇子輕輕一挑，把他丟下的那枝鋼鏢挑了起來笑笑道：「以我的手法估計，大概二十丈內還可以不聲不響地把它發出去，你放心好了，只要有人意圖接近，在他未曾進入十丈之前，我就已先送他一鏢。」

頭陀已經走上了山坡，找了一處類似坡尖頂的空地，把人放下才道：「說吧，你們要幹什麼？」

他到底是大行家，選的這個地位極佳，居高臨下，四面都可以望得很遠很清楚，一時不怕有人會來偷襲暗算，南宮俊道：「究竟是自己人防自己人比較在行！」

頭陀有點尷尬地道：「看了小俠手中的那枝鏢後，我知道我們的處境確是很危急了，真想不到他們說幹就幹，不給我們留一點餘地活路的，只是為了滅口，竟連自己人都如此狠毒，這教人太寒心了！」

南宮俊道：「大師父終於想透了！」

頭陀嘆道：「想透是不可能的，我們參加了這圈子，就永遠也不會想離開！」

「為什麼呢？難道橫江一窩蜂有什麼特別引人之處！」

「當然是有的，否則這些年來，沒有一個人背離，反而使得勢力日張，總不會是毫無原因的。只是究竟是什麼原因，貧僧就不能說了……」

他故作神秘，其實卻已有意洩秘了，只是故神其事，以求引起別人的重視，那知道遇上這些年青人都是聰明絕頂的人，看出他的意向居然也不當回事。

南宮俊道：「這個倒是應該的，我並不想刺探橫江一窩蜂的機密，尤其是與我無關的事不知道最好。」

頭陀顯得很失望，但也無可奈何地道：「少俠，貧僧可告訴你的不多，因為本會誡條很多。」

「沒關係，我問的話，你可以斟酌一下，能說的說，不能說的別說，我也不會怪你。」

「貧僧如果不說，將會如何呢？」

南宮俊笑道：「閣下不必擔心，我是不會對你如何的，而且照樣把各位的穴道解開，聽任各位離去！」

頭陀不相信地道：「少俠，你說的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不過我不難為你們，別的人可能不會對你如此客氣了，尤其是你們自己的人！」

「少俠既然不難為我們，自己人更不會了！」

「你也別想得太輕鬆了，我與四位無冤無仇，犯不着跟四位過不去，可是貴方的卻不會如此想，也不會相信我會毫無條件的放走你們，一定是跟你們作了一番交談後，提出交換條件才放你們走的！」

頭陀怔了一怔才道：「那也沒辦法，不過貧僧總會注意的，除了宇文大當家的親出，別的人想殺我們也沒這麼容易！」

慕容婉道：「這倒不假，我看他們的功夫，已經比我所見到的那些傢伙高明多了。」

頭陀笑道：「高明又有什麼用，還不是在二位的手下走不出一招去，說來也真慚愧，我們四個人。」

慕容婉道：「你們四個人可是被稱為天地四異的？」

頭陀道：「可以這麼說，也可以說不是，因為我們是現在的四異，雖然不是他們本人，卻繼承了他們的衣着打扮，好在他們以前也沒有在那個人面前留過形蹤，江湖人根本就不知道四異是什麼樣子或換了人。」

慕容婉道：「四位如何稱呼呢？」

「貧僧是天殺頭陀，這是地屠夫子，那是地窮婆子和西天仙子，也有人叫我們為天地雙殘的。」

南宮俊道：「你們究竟是幾個人？」

天殺頭陀道：「天地雙殘是兩個人，天地四異是四個人，他們是一人具有兩種形貌身份，我們各據其一！」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那麼天地雙殘呢？」

「自然也在，而且也頂着這副德性在外面闖蕩，所以才給人一種眼花繚亂的感覺！」

南宮俊想了一下才問道：「你們在宇文雷的手下是什麼身份地位？」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問話，慕容婉聽得一皺眉頭，覺得南宮俊的問話太沒技巧，即使已經知道對方與橫江一窩蜂有關，也不能用這種口氣去問，尤其是貿然把對方說成宇文雷的手下，這更是容易引起人反感的事。

可是南宮俊的問話居然得到了意外效果，天殺頭陀毫不思索地道：「我們是採蜜使，他們是採蜜使，彼此不同隸屬，我們怎麼會是他的手下？」

這句話已經回答很多了，慕容婉很吃驚，正想問得更詳細一點，但是南宮俊卻像知情地道：「雖然你們在名義上是不相隸屬，但是在行動上，仍然要受他的指揮，但是在行動上，仍然受他的指揮說你們是他的手下也不為過，他說的話，你們必須遵守，你們卻無權命令他，他的地位是比你們高！」

天殺頭陀哼了一聲道：「目前由得他神氣，將來你看吧，總有一天他會垮台的，最多也不過神氣到蜂后在世之日，一旦蜂后棄世，第一個要整他的是女王蜂！」

南宮俊笑道：「你以為女王蜂準能當上新蜂皇，宇文雷會那麼老實，毫無條件就讓人奪去大權！」

「他想反對也不行，除非他能在三年之內，另外再找到另一個女王蜂！」

「這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宇文雷神通廣大，他手下的黃蜂羣人員又多，散入各地，什麼事辦不到，說不定他早已找到了一個，暗中培植着！」

「這是不可能的，女王蜂早已叫我們四下搜索，把合乎條件的女孩子都除去了，以使她成爲舉世獨一無二的女王蜂，我們十幾年來，極少在江湖上活動，就是忙着這個！」

南宮俊微笑道：「你們太小看宇文雷了，假如你們能找得到，他怎麼會找不到呢？」

「他不可能找得到，因爲他不知道女王蜂的條件！」

南宮俊道：「他不必要知道，你們知道就行了，他只要派人釘住你們，看你下手的對象，再詳細一調查研判，不難知道是些什麼條件，你的腦筋太簡單了，以他的爲人，怎麼會讓你們不聲不響，默默無聞的置閒十幾年……」

天殺頭陀低下了頭，沉思了片刻，忽而抬頭問道：「南宮少俠，你是怎麼知道我們的內情的？」

南宮俊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總會被人知道的！」

「可是這件事，外人絕不可能知曉，就是在黃蜂羣中，知道的人也不過五個而已！」

南宮俊道：「一件事情，讓第二個人知道了，就不能算是秘密了，何況是三五個人呢！」

天殺頭陀怔了一怔才道：「南宮少俠，這事情關係我們太大了，你一定要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的？」

「爲什麼，爲什麼我要告訴你呢？」

「因爲……因爲……因爲……」

他是個拙於言詞的人，而且實在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南宮俊笑道：「假如我要問你，你們的總舵何在？蜂后是如何控制你們這些人的，你會不會說？」

「這……自然不能說，因爲這是我們的絕頂機密，只要輕洩半字，立有殺身之禍……」

「如果我提出對你的安全保證呢？」

「貧僧還是不能說，而且南宮少俠，不是貧僧輕視你，你實在也保障不了我們的安全！」

「這個我相信，所以我也不强迫你說，而我知道的那些，也是我的絕頂機密，我如果告訴了你消息來源，同樣的也無法保障那個人的安全，因此我們互相不問不答。」

天殺頭陀只有嘆口氣，他知道南宮俊的話很不錯，自己洩了密亦活不下去，那麼另外一個洩漏秘密的人，自然也是必死無疑，那個人肯對南宮俊說出那些，自然是跟南宮俊有關係了，南宮俊怎麼會說出那個人呢？如果能够抓住南宮俊脅之以威，或許還能逼問出來，現在是人家佔了上風，憑什麼硬要人家說呢？天殺頭陀想到自己實在太天眞，才去問出那個問題，可是南宮俊知道了這些事，那將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自己得趕緊去密告女王蜂，注意這件事。只是怎麼樣才能叫對方放了自己呢？天殺頭陀骨碌碌地翻着眼珠，思索着怎麼樣才能够脫身，南宮俊却笑道：「大師父不必費心機盡思考脫身的問題，我說過不殺你們就一定算數，只要求證兩句話就行了！」

「什麼話，有些我不能回答的！」

「這兩句話絕不會叫你爲難，第一件，你們這一窩蜂是否打算公開在江湖上成立門派？」

天殺頭陀道：「是有這個打算，因爲我們的實力已足，眼看着可以在江湖上創立門戶了，犯不着再偷偷摸摸！」

「好！第二件事，就是你們四個人跟蹤前來，是不是打算對我們下手暗算？」

天殺頭陀無法否認，只得道：「是的，我們是打算再釘上一段，等到人少的地方再下手的，沒想到行蹤不密，居然被少俠先看出來了！」

南宮俊冷笑一聲道：「你們是會打如意算盤，宇文雷帶了十六名黃蜂高手，也鬧了個灰頭土臉，損兵折將而回，你們這四個傢伙這點本事，居然也敢來暗算，難道你們事先沒有得到一點消息的！」

天殺頭陀道：「有是有的，說你們手頭頗不弱，要我們小心點，只是沒說你們這麼强！」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那很好，現在我就是放你們回去，恐怕還會有人不死心來找麻煩，因爲我們只有兩個人，年紀又輕，說我們本事有多大，的確也難以取信，我既然救人就須救澈，給你們帶個證據回去……」

天殺頭陀還沒有來得及問是什麼證據，南宮俊已經伸手持扇，在他們每個人的身上戳了兩下。

天地四異的身子一陣顫抖，天殺頭陀已經悲憤地叫道：「你……好狠，居然毀了我們一身武功！」

南宮俊道：「武功是一個武人的生命，我如果毀了你們的功夫，倒不如殺了你們，可是你們又沒犯什麼十惡不赦的大罪，我要是放你們走，又怕你們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面找麻煩，因此只好封閉了你們八成功力！」

天殺頭陀道：「功力也可封閉的！」

南宮俊笑道：「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只是一種手法而已，你們去問問宇文雷，他也懂的，現在你們還有兩成功力，行動比一個常人仍是快捷得多，而且封閉的功力也不難恢復，只要找一個懂得這種手法的人，破着損耗兩成眞氣，爲你們打通所閉的筋絡，立刻就可恢復！」

「可是上那兒去找這個人呢？」

「宇文雷就行，他叫你們來暗算我，就應該負責任！」

天殺頭陀浮起了一絲苦笑，繼而一聲長嘆道：「南宮少俠，你的身手如此高絕，他居然不告訴我們詳細，就要我們來暗算二位，可見他分明是想利用二位的手，除去我們才對，他肯破除眞力爲我們衝穴嗎？」

南宮俊笑道：「這是你們的事，縱使找不到人爲你們衝穴，也不過只有半年光景，就能恢復了，只是這半年中，你們必須專神一志，勤練苦修，不能爲其他的事務分心了，否則將永無恢復之日。」

說完他朝慕容婉笑笑道：「大姐，小弟如此懲誡他們，妳還滿意嗎？」

慕容婉道：「他們居然敢存着暗算之心而來，依着我紅粉姊妹的行事規矩，就當殺無赦，但這次不是我們紅粉姊妹單獨行動，就由你去處置吧！」

「謝謝大姊，那就請大姊把他們的穴道解開，我們就上路吧，已經爲他們躭誤了好一陣了。」

慕容婉伸手輕拂，兩個女的已經呻吟欲動，南宮俊道：「我用的手法不必費事去解，半個時辰後，自行會解開，那是爲了免得你們在後釘着討厭，下次相逢，希望是在愉快一點的情形下，話盡於此，再見……」

跟慕容婉兩人上了馬奔出一程後，這時道上行人已稀，他們不但能放轡疾馳，而且說話也可以自由放心，不必壓低喉嚨怕人聽去了，慕容婉道：「南宮兄，你果眞對橫江一窩蜂的情形很熟悉嗎？」

南宮俊道：「小弟是今天才聽見橫江一窩蜂的名字，怎麼會知道他們的事呢，至於宇文雷，則因爲他的武功與小弟所習同源，另有一點隱秘，但也只是針對着他的淵源，對他這個人，小弟仍然是一無所知！」

「那麼你怎麼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一個蜂后在指使呢？」

南宮俊笑道：「他們以橫江一窩蜂爲名，就顯得很奇怪，好好的爲什麼要起這個名目呢，小弟想了半天不解，不過後來再想想，宇文雷似非那個帮會中最有權勢的人，好像另外還有指揮他們的人，那一定是蜂中之王了！」

慕蓉婉道：「什麼，你是按照這個理由去猜的？」

南宮俊笑道：「世事雖變化無常，不出常情之外，以常情常態去推斷事，雖不中亦不遠矣！」

慕蓉婉不禁搖頭道：「南宮兄，換了第二個人，絕不會相信你的話，看你說得那麼深入，誰都以爲你對他們已經有了相當了解了，那知你僅是憑着忖測呢！」

南宮俊道：「雖是憑着猜測，但小弟也不是信口開河，隨着興之所至亂猜，先是順着對方的口氣作一點小試探，看看對方的反應態度，如果試探不錯，再繼續地試下去，慢慢地才挖出那麼多！」

慕蓉婉想想當時的對話，的確是那回事，嫣然一笑道：「南宮兄，看你的樣子，實在想不到你會如此練達！」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小弟可不像那些讀死書的書呆子，在家裏讀的就是各類雜書。」

「什麼是雜書呢？」

「天文，地理，名人遊記，醫卜星相，土木風誌，什麼書都看，就是不看那些磨人的八股時文。」

慕蓉婉笑道：「南宮兄讀書與衆人果然不同，思想高超得很。」

「那倒也不敢當，一般人讀書是爲求出身，所以窮治四書五經，那是爲人處世的大道理，讀書人自不可不知，但這些道理明白了就好，却用不着把每個字都死記在心，小弟不以讀書爲出身，自然比別人多些工夫。」

「府上的武已是第一了，要是南宮兄再來個三元及第，豈不是文武兩途都第一了！」

南宮俊看了她一眼，心頭微覺悵然，這麼好的一個女孩子，言語性情品貌都好到了極點，就是名心太重，令人太遺憾了，如果再能去掉那些俗氣，就是一個完美的女性了。

因此他沒精打采地道：「寒舍並沒有認爲武已第一，不過我要是眞肯下點功夫，三元及第，在金殿上搶個狀元郎倒也不算太難，只是小弟既然志不在功名，何必去跟人爭這個虛名呢，三年才一次大比，多少人在等這個機會，我又何苦去浪費他們一個希望呢？」

慕蓉婉也聽出他話中的不痛快了，知道是自己的話不對他的脾胃，微覺孟浪，只有以別的話來岔開：「南宮兄，你既然在天地四異前煽了一把火，叫他們自起內閧，却又廢去他們八成的功力，這又是什麼用意呢？」

「沒什麼，叫他們狗咬狗而已。」

「可是你封住了他們八分的功力，使他們無力與宇文雷去爭競了，那不是厚此薄彼了！」

「這四個傢伙武功雖然不錯，但是跟宇文雷一比還差得很多，宇文雷眞要殺他們，縱使他們拿出十二分功力來，也保全不了性命，因此我並不認爲他們敢去跟宇文雷拚命，只是要他們在那個什麼女王蜂面前再煽煽火，所以我閉去他們八成的眞力，使他們技藝大減，對宇文雷挑他們的這一次工作，更是恨切入骨，火也煽得大一點！」

「高明！高明！唉！眞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鑽出來的，居然在默默之間，培植下這麼深厚的實力！」

南宮俊道：「越是巨奸大惡之徒，越是心計深遠，他們不作惡則已，作起惡來，必然是謀定而動，這時候，他們一定是認爲布署已成，武林中再也沒有力量能够阻止他們逞雄了，所以才想由暗中變成公開……」

慕蓉婉思索了一下又道：「不知道那所說的蜂后與女王蜂又是怎麼樣的人？」

南宮俊道：「我也不知道，但是能够駕馭宇文雷的人，必非易與，那是可以想見的，蜂后是蜂羣之后，也是橫江一窩蜂的主宰，而女王蜂則是蜂后的繼承人，從天殺頭陀的口中聽來，似乎宇文雷與女王蜂之間並不和諧，他們是忠於女王蜂的，跟宇文雷處於對立的狀態中，所以我覺得大可利用一下這個情勢，爲他們製造更大的糾紛！」

慕蓉婉輕嘆了一口氣：「情勢好像越來越複雜了，橫江一窩蜂肆虐多年，好不容易以爲能理出個頭緒來，那知後面還有

更曲折的內情!」

南宮俊笑笑道:「再曲折複雜的亂絲，只要能理出一個頭來，順着條理上去，總是可以把繭子剝開的，宇文雷是一個頭，我們就從這個頭理上去吧!」

× × ×

天地四異的失風，多少有點警嚇作用，這一路行來，他們再也沒有遭遇到什麼阻礙了。直到翻進了桐柏山，遠遠已可望見紅粉山莊了，慕蓉婉道:「奇怪，好像宇文雷已經死了心，不再派人在後面跟蹤了!也不再來找麻煩了!」

南宮俊道:「他知道找麻煩不太容易，要付出很高的代價，還不一定找得了我們的麻煩，自然就不來找這個晦氣了，至於放棄跟蹤，我想不可能的，只是技術高明一點，使我們無從發覺而已。」

慕容婉道:「他們能避過你我的耳目，跟蹤在後?」

南宮俊搖搖頭:「不，要想釘在我的後面而不被發現，我相信他們還沒有這種高明的人手，但是他不必釘在後面，可以等在前面呀!」

「等在前面，這又是怎麼說呢?」

「他們已知我們的目的地是桐柏山的紅粉山莊，自然可以沿途安排人手，先我們而至，監視着我們經過，這樣就不會有破綻露出了!」

慕容婉想想道:「這一手看來確是高明，其實却笨得可以，既然確定我們是去向何處，根本就無須找人盯着了!」

「那不然，知道是一回事，證實是另一回事，他要確切把握我們的行動，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就不能光靠判斷，一定要確實知道才行，這樣萬一我們隨時改變計劃，他才不會失去我們的消息!」

「他要確知我們的行踪有什麼用?」

南宮俊道:「小弟一直就在想這個問題，照常情判斷，原因不外乎:一，他想對付我們，却因爲一時籌措不及，所以要追踪我們，以便作安排。二，是因爲我跟他定下了十日之約，他不無警覺，所以要知道我的行踪，看看我是否眞能找到他藏鏢的地方去!」

慕容婉聽得很有興趣，見他止口不說下去了，忍不住問道:「還有第三呢?」

南宮俊輕嘆道:「我知道必然還有第三個原因，而且這才是最合理的一個理由，却始終無法忖測出來!」

「你想到的，只是一些不可能的理由了?」

「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以宇文雷的爲人，不會爲了這點原因而費那麼大的事，下那麼大的本錢，把握住我們的行蹤是他一定要做的事，趁我們人孤勢單的時候安排一次突擊也是很平常的事，只是我想不透他還有什麼其他的目的，一定比前兩次更爲對他有利!」

慕容婉想了半天才道:「這個小妹也無法回答了，紅粉山莊雖然禁止外人登訪，却不是什麼秘密的地方，而且也沒有什麼值得人覬覦的秘密……」

南宮俊道:「算了，別去想它了，見過妳姑姑後，我們再去好好地跟他鬥一鬥，不難想到他的目的何在了!」

驅馬馳上小徑，那條路並不寬，可也不窄，大約可以容三四馬並行，而且是一條利用舊有的山澗改建的道路，穿行山谷，只有這一條通道不說，兩邊都是很峭的山壁，或是奇石崢立，形勢險要萬分。

南宮俊雖然在一路上並沒有看見人，但是他知道在山壁下面，大石後面，都有着人在密切地監視着。忍不住道:「這兒的防備眞嚴密!」

慕容婉笑道:「守衛的都是候補的紅粉姊妹，功夫也都可以了，而且每個人都還端着一具機弩，用機括控制發射。一筒十枝，機矢雖然沒有毒，却是用寒鐵爲鏃，不管來人護身眞氣內功多好，也挨不起一箭!」

南宮俊道:「大姐，紅粉姊妹行事光明磊落，爲什麼要如此隱密呢?」

慕容婉道:「這不是隱秘，而是杜絕外客，紅粉姊妹中以女孩子居多，而且有些還頗具姿色，我們剛開始闖江湖時，常有人轉些不三不四的念頭，而且還一直釘到我們住的地方來，糾合了一批下流的賊子，身上還帶了下流的悶香迷藥，差點沒着了他們的道兒……」

南宮俊忙問道:「後來怎麼樣呢，沒吃虧吧!」

慕容婉道:「還好，那批賊子的功夫很好，再加上使用迷藥，居然被他們一直闖到裏面，大部份姊妹都着了道兒，祇有我跟四妹還保持清醒，可是，投鼠忌器，他們以大部份姊妹爲要脅，要我們束手就範。」

「那可屈服不得，妳們就是低頭了，也救不了別人。」

慕容婉一嘆道:「那時我們初歷江湖，一切都還嫩得很，明知道這是個陷阱，却也束手無策，幸好驚動了谷後的姑姑，趕來援手，刹那間，十六七名來犯的賊徒無一倖免，經過這次的教訓，以後的防務就加強了。」

南宮俊道:「一舉擊斃十六七名高手，那是什麼功夫?」

慕容婉的臉上忽地一紅道:「這可不是東佛傳下來的功夫，姑姑也沒有說，我不太清楚。」

南宮俊見她言辭吞吐，知道必然有什麼不便言明的地方，遂也不去追問了。

進入到了半山後，才是另一番景象，裏面的建築都很簡單，都是以竹木爲架，敷泥爲牆，束茅爲頂的小平房。

只是環境幽雅，花草滿圃，小橋流水，竹亭木閣，都別具一番規格，加上許多在花圃裏摘花，理葉的女孩子，像是世外桃源的神仙境界。

每個人都對慕容婉恭敬地招呼，叫過大姊後，都把好奇的眼光看向南宮俊，似乎在詫異着，這個羣芳之谷中，居然會允許一個男人進來，而且是由她們的大姊帶進來的，這個青年男子一定是個很特別的人。

但是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却沒有人敢問，甚至於也沒人敢正眼看他，每個人都是偷偷地瞧着他的。

有人在他走過後，才抬頭癡癡地望着，有人知跟同伴低聲地談論着，這使得南宮俊很不安。

他背後沒有長眼睛，也不好意思回頭去望，但是他的感覺很靈敏，完全知道背後的狀況，正因爲知道了，他才有芒刺在背的感覺，慕容婉也約略能感受到一點，所以微微一笑道:「南宮兄，你把紅粉山莊的安靜擾亂了，這些丫頭們今後恐怕難以下心來練武了!」

南宮俊沒想到慕容婉會說出這句話，先還以爲她是在開玩笑，可是看慕容婉的態度又很認眞，不由有點不安地道:「大姊，這……兄弟感到抱歉……」

慕容婉道:「這怎麼能怪你呢，是她們自己大驚小怪，不過也怪不得她們，這些妮子們從小入谷，十多年來沒有見過一個男人，自然會有點失措了!」

「她們從來也沒有出過谷。」

「是的，紅粉姊妹只有列名排在三十六名以前的才有出去行道的機會，其他的是絕對禁止出谷的。」

「這是爲了什麼呢?這兒最少有四五十個人，而能够出去的祇有三十六個，其他的人就要永遠地留在谷中了。」

慕容婉輕輕地嘆了口氣道:「留下她們在谷中才能專心練武，等到她們的武功練好了，能够超過別人時，自然就能出去了，這不是一個好的法子，但是紅粉姊妹必需要維持一個很嚴整的陣容，就只好委屈一點了……」

她似乎自己也覺得這個道理很難爲人接受，又加以解釋道:「江湖太險惡，如果沒有適足以自衛的本事，在外面很容易吃虧的，這個規定還是有道理的。」

南宮俊祇有道:「大姐，各門有各門的規矩，兄弟無由置評，而且也管不到，妳不必向我解釋!」

慕容婉知道他心中不滿意，很想再解說兩句，可是她却想不出什麼充足的理由，幾度欲言又止，最後只有付之沉默了，兩人穿過了山谷，來到另一個小石崗前，有一道石級盤旋而登，慕容婉這才道:「姑姑就在上面，谷中的姊妹到這裏就不准再上去了，只有我一人例外，但也不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每月朔望，我循例進去探望姑姑，報告姊妹們的狀況，聆取新的指示!」

南宮俊抬頭望了一望道:「她難道自己也從不下來?」

慕容婉道:「這就不得而知了，沒有人看見過她，但是谷中的事，她又都知道，一點都瞞不過她!」

「那又爲什麼要妳去報告呢，她不是全知道嗎?」

「姑姑只看我是否有所隱瞞，或是有不經心疏漏的地方，她把紅粉山莊交給我全權管理，我就必須全心全意地負責，她說等我能够三年不出一點錯，她就要離開這兒，遠隱人間，再也不出了!所以督促我很嚴。」

南宮俊看看她的神情，似乎透着無比的虔敬，倒是不便再說什麼了，但是在他的心中，却又有點不以爲然的感覺，那位姑姑假如是一心督促她們向善，則無須如此神秘，更不必定那麼多稀奇古怪，甚至近乎斬情滅性的規矩，把這些女孩子，一個個都養成怪物，個個都具有一副冷酷孤僻的性情，那並不是一件好事。

南宮俊自從跟紅粉姊妹接近以來，就有這種感覺，她們雖然行事不違道義，以行俠懲惡自任，但她們本身的行徑，多少都帶點邪氣，難怪紅粉姊妹，雖然行道江湖有一段日子了，也做了不少頗爲轟動的大事，但是在一般人心中，仍是無法建立起信任與尊敬。

看到她們居住成長的地方，倒是不難明白她們怪異性格的形成了，在一個沒有愛護關切的環境中，除了嚴厲的督促與競爭之外，幾乎沒有別的了，這種環境下長成的人，怎麼會有好的性情呢!

慕容婉已開始拾級登山了，南宮俊跟在後面，一直到達了石級的盡頭，看似路盡，才看見石壁上是一道石屏，旁邊還有一個很仄入口通路。

所謂通路，只是一條橫在兩道懸崖上的石瘠而已，上頂部份渾圓如柱，潔滑光潤，下面則是一削如平的石壁。就好像是兩崖之間起了一道上端磨成圓形的石壁。盤曲蔓延有數十丈長，南宮俊看得吁了一聲道:「這地形實在太神奇了，這一道石壁是怎麼樣盤成的?」

慕容婉笑道:「自然是天工自成，人工那裏能完成這種傑作，這道石瘠是早就有的，剛好連通兩山，我姑姑選中此地後，又加了一番磐磨，才有這個樣子!」

南宮俊笑笑道:「難怪這兒不必設人看守了。就是這一道石樑，尋常人難以渡過，假如再有兩個人在兩端以暗器守候，武功再高的人也無法潛入了!」

慕容婉笑道:「南宮兄可說對了，石樑的這一端祇有一位梁婆婆守着，我不知道她的暗器功夫如何，但的確是沒有人能够偷渡過去!」

南宮俊道:「這兒有人守着，我怎麼看不見呢?」

慕容婉笑了一下，走到石樑的頭上，用她的刀柄叩擊石樑，很有規則，先擊一下，又擊九下，再擊三下，擊完後，她就靜佇而立，忽見崖下雲霧翻滾處，竄上一條人影，是個黑衣白髮的老婦人，手裏也是拿着一柄大刀。

她看了慕容婉一眼道:「婉姑娘怎麼回來了，這次妳們出去，還沒有到回來的時候呀，這是誰?」

慕容婉忙道:「這次我們出去跟橫江一窩蜂頂上了，發生了很多事，不過有一件事我要急向姑姑報告，就是這位南宮少主，他是江南武林第一世家的少主。」

「我們跟南宮世家素無瓜葛。」

梁婆婆的語氣是冷冰冰的，一對三角眼，不住地打量着南宮俊，使得南宮俊很火，强忍住沒發作，可是那老太婆又拉拉嘴角道:「南宮世家又怎麼樣，也管不到咱們紅粉山莊來，止水谷更不容許男人進入。」

慕容婉感到大不是滋味道:「梁婆婆，我帶來的客人，自然有我的道理!」

梁婆婆冷笑一聲道：「婉姑娘，在前面紅粉山莊妳是大姐，可是在這止水谷，妳只是個小丫頭，還容不得妳作主，更輪不到妳發橫，趁早給我把人帶出去！」

慕容婉沉聲道：「梁婆婆，妳有沒有問明白我是為了什麼理由帶客人前來！」

「不管什麼理由，這止水谷絕不准任何男人踏入一步，我老婆子奉了谷主之命把守通道，對前來的男人是格殺不論，這是給妳面子，才叫妳把人帶走。如妳再不聽命，老婆子就出手把他料理下來了！」

慕容婉的臉上泛上了怒色道：「梁婆婆，妳祇是姑姑的傭僕，平時我敬妳年紀大，才叫妳一聲婆婆，妳居然倚老賣老，這麼沒上沒下的，妳以為我不敢治妳！」

梁婆婆格格一陣怪笑道：「小丫頭，別以為妳領着紅粉金剛那批鬼丫頭，就是主人了，在老婆子面前，妳可擺不起架子來，老婆婆隨時都有權廢了妳！」

慕容婉道：「很好，妳試着廢我看看，假如妳廢不了我，我就要執行我的職權，懲妳犯上之罪了！」

梁婆婆頭上根根的白髮都豎了起來，顯見她心中憤怒到了極點，大刀一揮就砍了上來，刀勢勢急。

慕容婉却很從容，等到她的刀勢用足，不可能再有變化時，才將身子一側避過，跟着左手駢指如刀，對準她握刀的腕上截去，用式精美，南宮俊忍不住喊了一聲：「好！」

梁婆婆的刀勢用老而脫空，看來萬難避過那一截，可是不知怎的，她手腕一翻，居然將刀口反迎而上，砍向了慕容婉的手指，變化更是妙絕，雙方勢子都快，慕容婉收式變招已是不及，只有把勁力提聚在手指上，迎向刀口。

指刃接觸，雙方都停住了，慕容婉的手指也沒斷，梁婆婆的刀也沒有再往前推進，雙方就僵持在那兒不動，但是慕容婉的神色已轉凝重，而梁婆婆的白髮却像無數根鋼刺般的散張開來，蓬在頭上，猙厲有如惡鬼。

可見她們雙方都沒有在手下容情，而是各以內勁對上了，如果慕容婉的功力不好，則她的兩枚手指一定會斷在刀口下，甚至於連性命都有危險，假如是梁婆婆輸了，則慕容婉的手指截下去，也可以把她握刀的那隻手掌廢掉。

雙方堅持不下，梁婆婆冷笑道：「小丫頭，難怪妳不把老婆子放在眼裏了，原來還眞有兩下子，可是就只憑這點本事，想在老婆子面前端架子，那還差得遠，我念妳這一身功夫練成不易，對妳特別破例一次，立刻收勁退後，帶着那野小子滾蛋，既往不究，如妳再不知進退，老婆子的勁力發足，妳就不止是斷兩枚手指了。」

慕容婉沒有開口說話，全神貫注指上，因為她一開口，勁力分散就擋不住刀口上的巨大壓力了。

但是慕容婉也沒有收勁退後的意思，仍是咬牙苦撐，梁婆婆怒道：「婉丫頭，妳當眞執迷不悟。」

南宮俊在旁冷笑道：「老婆子，妳想趁人在收勁的時候，突發勁力傷人，這些鬼主意以為別人想不到！」

梁婆婆惡狠狠地盯了南宮俊一眼道：「臭小子，你給我記住，老奶奶收拾了這個丫頭後，就會有你好受的！」

南宮俊倏然道：「老婆子，妳別說狠話了，妳的內力最多比慕容婉大姐深一點，但是也不過就勝那麼一點而已，所以妳才想用鬼計取勝，如果妳眞的比人高出很多的話，就用不到使出那種讓人笑掉牙的笨主意了。」

梁婆婆怒道：「笑話，老奶奶還能從容說話，這鬼丫頭已經連屁都不敢放了，老奶奶高出她又何止一點點。」

南宮俊微笑道：「這種充場面的大話不必說了，高低深淺，明眼人一望即知，妳就是能拚倒慕容婉大姐，自己也要耗去九成眞力，累得不能動了，還想來對付我，那時我只要一個指頭，也能要了妳的老命！」

梁婆婆氣得腮幫子不住地抖動，嘘聲怪叫道：「臭小子，你給老奶奶聽好，老奶奶就算拚了這條命，也要宰了你這畜生，叫你屍骨無存，皮消骨溶！」

「妳只剩一成功力，宰得了我嗎？」

「笑話，老奶奶只要有一口氣，也能吹死你臭小子！」

南宮俊聽了笑道：「這我倒不懷疑，妳確實有那個本事，因為妳練過鐵屍功，那一口屍居餘氣的確很厲害！」

梁婆婆聽了一怔道：「臭小子，你怎麼知道的？」

南宮俊道：「妳別問我怎麼知道的，不過妳倒是提醒了我，等你力拚過慕容婉大姐後，再用屍居餘氣來對付我，縱然賠了妳的老命，却也要了我們兩條小命，妳也許已經活够了，我們却還不想死，犯不着跟妳拚命！」

他的話似乎刻薄一點，尤其是對一個老女人，的確是有傷忠厚，不像他的為人，更不該是出自南宮世家少主，以忠孝友義傳家的傳統繼承者口中。

可是這個老太婆實在太討厭，太可惡，形相也猙獰恐怖如同惡鬼，使得每個見她的人都想罵她兩句。

聽了南宮俊的話後，梁婆婆居然又是一陣格格的厲笑道：「臭小子，你儘管口頭上神氣好了，再等一下，看老奶奶怎麼來消遣你，老奶奶要活剝了你！」

一面說，一面也加强了勁力，使得刀鋒又壓向了慕容婉幾寸，慕容婉拚命地咬牙撐住，使得刀鋒不能再進前，但是她却無力再把被推進的幾寸距離扳回，刀鋒離開她的身子更近了，森森的刀光已映亮了她的臉。

南宮俊冷笑道：「老婆子，妳這麼一個惡毒法，我更不想跟你拚命了，而且我有更好的辦法，可以不跟妳拚命！」

「什麼辦法？」明知這一問是多餘的，梁婆婆竟然問了出口，可見她確是在相當的緊張中，無法去整理思緒。

但是南宮俊竟然回答她了，笑笑道：「那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趁妳現在無法分身的時候制住了妳！」

「臭小子，你敢！」

「我為什麼不敢，這是既省事、又有利的辦法！」

說着話的時候，手中的摺扇跟着朝外戳出去，梁婆婆臉色大變，連忙撤手放開了大刀，去閃避那一戳，却沒有防到南宮俊扇前已有一股暗勁透過了她腰下的大穴，只機伶伶地打了個寒戰，已經被制住了動彈不得。

慕容婉嘆息不止，頻頻用衣袖擦拭臉上的汗水道：「多謝南宮兄援手，眞沒想到這老婆子如此不講理！」

她轉臉又對梁婆婆道：「剛才妳根本沒容我開口，現在不妨告訴你，南宮少主是姑姑指定要見的人；現在你總該明白，我不是隨便帶人前來了。」

南宮俊淡淡地笑道：「大姐不必向她多費口舌了，妳說了她也聽不見，我已經封了她的穴道。」

慕容婉一怔道：「南宮兄封了她的穴道。」

「是的，從現在開始，她已經形同一個死人，完全失去了知覺，十個時辰之後，穴道自解，可是再也不能够發橫了，我同時也廢了她一身武功！」

慕容婉臉色一變道：「南宮兄，這似乎……」

南宮俊道：「我知道，妳是怕妳姑姑見怪？」

慕容婉道：「那倒不是，姑姑已經當她的面說過，我是紅粉山莊的主人，要她聽我的話，對我恭敬，她這種態度，我殺了她也不為過，只是姑姑的止水谷要個人看守，除了她之外，一時還找不到適當的人，請南宮兄姑念她年老昏庸無知，饒恕了她吧！」

南宮俊道：「大姐有沒有聽到我跟她的說話？」

「聽見了，只是小妹無法開口說話而已！」

南宮俊肅容道：「只要聽見了就行，她已練就了鐵屍神功，那是一種最惡毒的魔功，犯了武林的大忌……」

「鐵屍神功是怎麼樣的一種功夫？」

「大姐妳不知道？」南宮俊微笑地問道。

「不知道，小妹從未聽過這名稱。」

「那就難怪了，這是一種極為歹毒的邪功，飽吸腐屍之毒，貯於丹田之中，傷人時，鼓氣吹出，當者必死……」

「那也是殺人而已，不會比兵器更厲害！」

南宮俊道：「不然，兵器殺人是明的，而且給人打不過有逃的機會，這種毒功，則噴人就死，此其一也，再者，練成此功，則必須四十九個初成形的嬰兒胚胎製煉成藥丸服下，以養成元毒，練成後，每十天須進死人腦一副，以續充毒素，又須每三個月，生食活人腦一副，以抗其毒質而免損及本身；此舉太傷天和，故為正道所不容！」

慕容婉變色道：「眞有這種歹毒的事嗎？」

南宮俊道：「小弟是根據前人遺訓，自己可沒練過這種毒功，但想來不會假，但是小弟接受的遺訓則是看到練成此功的人，必須立加廢除。……」

「這也是東佛傳下來的功夫嗎？」

「是的，所以小弟敢斗膽率然而行，也不怕谷主的責怪，妳姑姑不是東佛的傳人，也一定跟東佛的武學有極深的淵源，所以我認為她也應該接受那層約束的！」

慕容婉道：「姑姑跟東佛的關係如何我不知道，但她吩咐過，在外看見施展東佛功夫的人，必須立刻帶來見她，而且本門武功源自東佛也不會錯，只是姑姑為人正直，嫉惡如仇，我想她一定不知道那老婆子練有這種歹毒功夫，否則一定會加以制止的！」

南宮俊道：「希望是如此。否則她也不可原諒了，容許身邊人練鐵屍神功，跟自己練沒多少差別。而且……」

他欲言又止，慕容婉道：「南宮兄有話盡管說好了！」

「那個老婆子既是終日把守這道石樑，就很難出去了，她每月要具死人，每三個月要殺一個活人，啜腦養毒，從那裏來呢？」

慕容婉身子一震，臉色也變了，却沒有回答，南宮俊注意着她的神情變化道：「大姐想必是知道的！」

「我……只是猜想而已，也不敢確定，谷中的姐妹有時會逃亡，也有犯了過錯的，那些姐妹就交給她去處置！」

南宮俊道：「什麼，妳也不過問的？」

慕容婉道：「她說遣送回家了，而我們所有姊妹的身世，只有她知道，小妹也就沒有想到其他去！」

南宮俊道：「大姊在外行道已有幾年了，可曾見過一個被遣回的姊妹嗎？而且紅粉姊妹極少與外連繫來往，才使大家對妳們高深莫測，又怎會平白地放人離開的呢？」

慕容婉不禁語塞，南宮俊憤然道：「那些人恐怕都成了她的口糧了，這件事妳姑姑知不知道！」

慕容婉居然怯怯不敢言，南宮俊知道不必問，那答案已經很明顯了，輕哼了一聲道：「就憑這一點，她的罪過已不小，由此可知，那老婆子練這種功夫不僅是她允許的，說不定還是她授意的呢！」

慕容婉道：「南宮兄，我相信姑姑必然有個很合理的解釋，這件事小妹不清楚，所以不敢妄言，但小妹敢保證姑姑不是邪惡的人，她一直教我們要敦勵品行，為正義而獻身，她絕不會是個邪惡的人！」

南宮俊點點頭道：「這我相信，看了妳們姊妹的行事立心，我想妳們一直都受着很嚴格的管理與教導！」

「是啊！姑姑說我們所學的武功路子不是正宗，必須要在品德修持上特別下功夫，所以在紅粉山莊中，生活非常嚴肅，不准有絲毫偏失之處，那些女孩子們平時除了練武之外，就是種花讀書，學習女紅，每個人的工作課業都很重，不准有一點偷懶！」

南宮俊嘆道：「用意立心不能說壞，但是矯枉過正，過份地壓抑人性，反而失之於偏了！」

（未完）

馬洛傳奇故事

魔鬼牙 (五)

馮嘉·文 盧令·圖

狩獵反被獵 勾命變亡命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說服高堅，合力解決了皮特魯，再由高堅聯絡上盧高，又殺死另一叫古里的嗜殺頑徒，在高堅心目中的四名黑名單已解決兩名，第三名甘瑞在樹林中發現皮特魯的屍體，由於屍體上沒有衣服，使得甘瑞思索起來，皮特魯是被司馬洛殺死的，這點是沒有疑問了——

但司馬洛是用甚麼行事的呢?他要先打死了皮特魯然後才取去皮特魯的衣服和皮特魯的槍，但是沒有得到皮特魯的槍，又怎能打死皮特魯呢?這似乎變成了一個究竟是先有鷄還是先有鷄蛋的問題了，起碼對甘瑞就是如此，他似乎並沒想到司馬洛是有一個同謀者的。不過，他很難想像他們這些獵人之中會有人甘願與司馬洛同謀，因爲在他的簡單的頭腦中，他以爲每一個人都是與他一樣，無分彼此，每一個人都是在盡力爭取獵得司馬洛的最先機會，假如獵得司馬洛，就可以得到獎金，但是與司馬洛同謀，却是一點好處都沒有。既然是這樣，就沒有理由會有同謀了。先有鷄蛋還是先有鷄?先有鷄才有蛋?先有蛋?先有鷄?

「砰!」一聲槍响。

既沒有蛋，亦沒有鷄了，甘瑞仆倒下來，已經死去。

三個人從三個方向通過樹林向他走過來，到達了他的身邊。三個人就是司馬洛，高堅以及那個長人盧高。

「差點太遲了。」司馬洛說：「我們應該昨夜就把皮特魯埋起來的。」

「還好我們現在趕到也還不太遲。」盧高說：「而且，現在也用不着把他埋起來了。我們現在祇剩下了一個不能信任的。四減三等於一，是不是?」

「我猜是的。」

× × ×

黑名單上的第四個人，大家是稱之爲大水牛，大水牛是一個身裁非常高大而結實的人，身高有六呎半，而體重超過二百五十磅，他的樣子及體形與甘瑞當然相差很遠，不過在腦筋及性格兩個方面而言，與甘瑞却是幾乎完全沒有分別的，也是心中祇想着殺，殺，殺。

他一大早就已經在林中不停地活動着，不斷地在找尋着，他也像一隻良好的獵犬，在狩獵的方面有着特殊的靈感，他的靈感告訴他，這一次的狩獵與平時似乎是有點不同的，雖然他又想不出是有甚麼不同。當然他的感覺是對的，這一次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但是獵人，而且也成爲了獵物，有比他更多的人數在狩獵他。但他是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情形的，有甚麼理由他會成爲被狩獵的對象呢?

他的心情變得愈來愈暴躁了，因爲他一直找不到這一隻獵物留下的任何痕跡，他開始在心裏埋怨他的老板。每一次狩獵開始的時候，他們都要在島的另一端出發，而這隻獵物則從這一頭給放出來。假如不是這樣的話，情形就會大有不同了。這樣大一座島，雙方各在一端出發，可就沒有那麼容易碰頭了。不過，這當然也是老板的趣味的所在了，假如叫他們等在出口處，獵物一出來時他們就放槍，那跟行刑又有甚麼分別?做起來的確是沒有趣味。

大水牛走到溪邊，正要跨過去的時候，腰間那隻無綫電通話機，忽然就傳出了聲音來，那是卡沙里的聲音，卡沙里說：

「大水牛，大水牛。」

大水牛馬上按了機上的通話掣，回應道：「我在這裏，老板，有甚麼吩咐?」

「你沒有碰到皮特魯?」卡沙里問。

「沒有。」大水牛說：「我甚麼人都沒有碰到，但是我相信我已經很接近了，我會成功的。」

「你得小心一點。」卡沙里說：「你的同伴已經死了好幾個，皮特魯死了，甘瑞死了，還有古里也死了。這一次，你們面對着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獵物，從來沒有一個獵物能够殺死我們這樣多的獵人的，他已經殺死了三個獵人，那即是說，他的手上已經有了槍，而且，也有了充足的彈藥，機會是大大拉平了，你最好小心一點。」

「我知道。」大水牛的血脈加速奔騰起來了，危險性增加，這並沒有使他感到害怕，祇是使他感到更有趣味而已，他喜歡的是刺激，對手愈强，他當然也愈能够得到更强大的刺激。

「當然。」卡沙里說：「這一次困難增加了，獎金也提高一倍。」

「提高一倍!」大水牛的士氣也馬上提高了一倍似的，「我一定會把他獵下來!一定會!」

這就是大水牛所講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他的最後一個允諾。他的諾言並沒有實現的機會。一聲槍响，他就倒下來，不動了。

「大水牛!大水牛!」卡沙里的聲音在無綫電中叫着。

但大水牛沒有回答了。他的背上開了一個大洞，背上的衣服很快就給血水染濕了。這一次他中的是獵槍的子彈，而那獵槍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那根本是用以射巨獸而不是用以射人的子彈。比人大許多的巨獸中了一彈也要栽倒下來，比較起來軟弱得多的人類，中了一彈，自然就不容易活下去了。

「大水牛!大水牛——」卡沙里的聲音止住了，因爲一隻手伸過來把通話器關熄了。

那就是司馬洛的手。司馬洛是首先到達大水牛身邊的人。但來的人不止他一個。高堅跟着來了，盧高跟着來了，還有另外三個人也跟着來了。

五個人圍在大水牛的身邊。另外那三個就是盧高與高堅都認爲可靠和可以合作的人，他們都給聯絡到了，於是他們現在也合作起來。

六個人交換了一個微笑。現在，林中的敵人，最後一個也已經消滅了，祇剩下來的敵人就是山崖裏面躲着的卡沙里。

跟着，高堅身邊的無綫電就响起了「必必」的召喚聲，六個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高堅做了一個手勢，叫大家不要做聲，然後把掣扳開了，說：「老板，高堅在這裏。」

「大水牛也死了!」卡沙里的聲音說，這把聲音現在不再是充滿權威和鎭定，而是帶着慌張及恐懼的意味了。

「死了?在什麼地方?」高堅微笑着問。

「我怎麼知道?」卡沙里叫道，「我剛剛還在跟他通話，就聽見槍聲，跟着他就沒話講了，然後有人關掉了無綫電!」

六個人都微笑，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卡沙里雖然積蓄了接近百年的智慧，這一次却還是給他們騙倒了。

「那我得小心一點了，」高堅說，「但是，老板，究竟我們還有多少人活着?你點一點名好不好?」

「很好，」卡沙里說，「這是一個好主意，我一會兒再與你通話好了!」

高堅連忙做手勢示意，其餘各人都取出耳塞來插進耳朵內，因爲這無綫電通話器是也可以用耳塞收聽的，以準備應付那些需要靜的場面，譬如說獵物可能是正在他們的附近，而他們又需要與卡沙里通話的時候，用耳塞就好一點，以免聲音傳遠，令獵物提高警惕了。不過這一回他們則可不是要避免獵物聽到，而是避免卡沙里從別人的無綫電中聽到自己無綫電中的聲音，因而使卡沙里知道他們實在是已經在一起的。

祇有司馬洛不必如此做。他身上那副無綫電是屬於皮特魯的，由於卡沙里知道皮特魯已經死去，他自然不會企圖與皮特魯通話了。

卡沙里果然逐個點名，而且對每一個人都講了同樣的一番說話。後來，他又對高堅講話了。他說：「媽的，你們現在已經祇剩下五個人了。」

「是哪五個?」高堅問。

卡沙里把他們的名家都說出來。

「這樣人似乎太少一點了，」高堅說，「也許我們應該聚在一起，結成一組，這樣實力會强大一些!」

「不，」卡沙里說，「不要傻吧，你們聚在一起，這對他不是更容易了嗎?他大可以一次過就把你們殺掉!」

「那麼，」高堅說，「老板，我提議你再放一些生力軍出來。看來這個人是太危險了，我們祇有五個人，也許應付不來的!」

「不!」卡沙里說。

「爲什麼不?」高堅說，「難道你想他把我們都殺掉嗎?」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司馬洛千叮萬囑他在有機會的時候，就提出來的，這就可以試探出卡沙里身邊究竟有多少武裝的人了。假如卡沙里拒絕，那就很可能是一如司馬洛之所料，卡沙里的身邊並沒有什麼武裝人員，而且也正如司馬洛之所料，卡沙里就是因爲不能信任什麼人，因此身邊不會有太多的武裝人員，而是就祇那幾個近身保鑣而已。

這個重要的問題一問出來，卡沙里一時就回答不出來了。顯然他是並不想讓高堅知道他的虛實。

六個人都緊張地等着。終於，卡沙里說：「高堅，我告訴你一件事，這是一個你證明自己的機會。」

「什麼證明自己?」高堅問。

「你們現在剩下了五個人，」卡沙里說，「你們五個人在這個行獵遊戲方面都是從來沒有過什麼表現的。爲什麼你們從來沒有什麼表現?就因爲你們從來都是在浪費時間。你們從來都不落力去找尋獵物，別人千方百計去找尋獵物的所在，你們却是千方百計要避免與獵物碰頭。這就是爲什麼會剩下你們五個人活着了。你們這五個大混蛋一直在躲避，假如我再派些人出來增援，那豈不是等於讓你們增加躲的機會?不，我不會這樣做的，你們也別指望我會這樣做，我不管你們分散好還是聯合起來好，總之你們要完成這次行獵，你們把這個人殺死，或者你們給這個人殺死!我是不會給你們什麼帮助的，懂嗎?」

高堅不做聲，司馬洛用手勢示意，高堅說：「我……我會盡力的，但是，我們祇有五個人，這實在不够!你多派幾個人出來吧，我們一定會盡力的!」

「不，」卡沙里吼叫道，「我不給你們派什麼人，我會提高獎金，等於平時的三倍!你們把他幹掉，那你們就可以得到三倍的獎金了。」

這樣說完，卡沙里就把無綫電通訊截斷了。跟着就是其他人的無綫電响起來，他們從耳塞裏聽到的都是卡沙里一頓相同的咆哮，而他們也都請求卡沙里改變主意，收回成命，但是不行，卡沙里不給他們

以理喻的餘地。

這之後，他們就沒有聽到卡沙里的聲音了。大家都把無綫電關掉了，坐下來。作進一步的商量。

「我講得有沒有錯？」司馬洛說，「卡沙里是眞的再派不出什麼人出來的，但是他不能承認這一點，所以他就祇好用這個藉口了，因此，我們攻進去，他是不會有抵抗的！」

盧高的雙手握成爪形：「媽的！我倒眞希望馬上就可以攻進去，扼着他的頸子把他活活勒死！我是那麼痛恨這個人！」

司馬洛明白盧高的心情，盧高來應徵作保鏢，也是眞眞正正地希望做一個保鏢的，他並不希望成爲一個殺人兇手，然而卡沙里却是把他放在這裏，要逼他成爲一個殺人兇手，而他想辭職也沒有可能。

「馬上這兩個字講得對，」司馬洛說，「因爲我們得要爭取時間。卡沙里雖然不答應給你們增加生力軍，這却不一定就是表示他不會在加添生力軍，也許他一面在等你們跟我困鬥而死，一面則已經在進行招募生力軍了。我們得等他的生力軍到達之前攻進去。」

「很好，」高堅說，「我們已經定好了計劃，現在，就讓我們來實行這個計劃吧！」

× × ×

卡沙里還是坐在那花棚下面，與他那個律師朋友一起，對着那副電視機。那些保鑣目前則不在身邊了。這裏有沒有別人在場，那些保鏢守在身邊是不需要的。

他現在的神情倒也不如司馬洛想像之中的那麼狼狽，恐慌或者憤怒，反而是顯得津津有味的。那也許是因爲他終於得到了棋逢敵手的樂趣吧，以往的狩獵遊戲實在是太過一面倒了，缺乏眞正的狩獵的樂趣，從沒有像今天一樣，一個獵物會給他以如此大的威脅。天上的太陽已開始斜了，他還是興緻勃勃地注視着那隻電視機。他那位律師朋友也是一樣。

目前，電視機內映出來的是一部份的森林，祇是看見樹木和地面，偶然也有一隻鳥飛過，此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媽的，」卡沙里用拳頭在腿上一搥，「這傢伙眞了不起，一出門口就不見了。從未有一次在電視機上見過他，他懂得廻避我們的電視眼！」

「誰叫你告訴他有電視眼在林中？」另一個老人說。

「但我的電視眼是不容易發現的，」卡沙里說，「他却一一發現了。假如他不是發現了電視眼，他決不會一次都不出現的！」

「發現電視眼對我們沒有損失，反而是他一一發現了我們的人，而把這些人都消滅了，這才是令我們最頭痛的。」

這時，那度隱形的門張開了，出現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雲鳳。雲鳳正推着一隻小小的食物車子走出來，臉上露着一個淡淡的微笑。這個微笑裏並沒有喜悅的成份，但亦不見得很輕鬆。她這個人就像喜怒哀樂都已變得很淡了。

那架小車子就祇放着兩隻塑膠杯子，有蓋的，旁邊有兩根飲筒，也是用透明膠袋封起來的。

雲鳳把車子推到他們的面前，以非常溫柔，特別悅耳的聲調說：「卡沙里先生，施維爾先生，你們的晚餐！」

看上去，這兩隻塑膠杯子祇是兩杯果汁之類的飲品而已，假如雲鳳不開口的話，眞不容易想到這會是晚餐，不過他們的年紀來看，則又實在是並不出奇的。他們兩個人已經那麼老了，除了流質的食物之外，還能吃什麼呢？起碼在生命中，「吃」的這一種樂趣他們是已經失去了的。

卡沙里與施維爾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都露出着苦笑。很明顯地，他們亦知道自己在生命上是失去了這一種樂趣，每當他們進食的時候，他們就無法忘記自己的年紀已經是多麼老。太老了。

施維爾嘆一口氣，把塑膠杯子拿過來，打開了封口，又把飲管的膠袋也拆開了。雲鳳雖然負責運送食物，她却顯然地仍然不是一個受到絕對信任的人。那膠杯與飲管在車子上時是絕對封密的，也許他們是在担心她會中途下毒之類？

卡沙里和施維爾兩個人都是這樣做，把膠杯和飲管取出來了之後，就把飲管插進膠杯之內，吮飲膠杯內的飲料。不過兩分鐘，他們的晚餐就結束了。這膠杯內的液體無疑地是含有最容易吸收，而且成份非常豐富的養料，一定花了很高的價錢弄回來的，這也許是世界上最昂貴但是也最沒有味道的晚餐了。兩個老到如此程度的人還要在攪風攪雨，把別人的性命玩弄於股掌之間，他們簡直不是人，而是變成了妖怪了。

卡沙里和施維爾吃完了他們的「晚餐」之後，雲鳳又溫柔地說：「睡覺的時間到了，你們也應該上床啦！」

「不，不，」卡沙里擺着手，「遲一點！遲一點！」

「但醫生說——」

「你叫醫生去睡覺好了，」卡沙里的眼中閃爍着奇異的光芒，「難道破例一次都不行嗎？」

雲鳳聳聳肩，推着車子離開了。施維爾的想法似乎也是跟卡沙里一樣的，他顯然也認爲今天是特別情形，大可以破例一次。幾曾碰得到棋逢敵手的機會呢？既然碰到了，他們怎麼捨得上床睡覺而加以錯過。

電視機的旁邊，一個紅色的小燈忽然閃亮起來。

卡沙里和施維爾兩個人都興奮地震了一震，因爲他們都知道紅燈打亮是表示甚麼。紅燈亮就是表示電視眼有所見了。那些紅燈有一排許多盞，旁邊都有一個號碼的，現在亮起來的乃是第五號紅燈。

卡沙里興奮地說：「呀。」跟着就一伸手按了下去，於是電視機上的畫面就變換了。這副電視機的性能可眞是多姿多采的。現在，電視機上顯出來的畫面就是電視眼看到的畫面。

「哈，我們看見他了。」卡沙里說：「這隻五號電視眼是收藏得最好的，他果然看不出來。」

這電視眼現在看到的果然就是司馬洛。司馬洛是出現在電視機的銀幕的邊緣上，正用打火機點上一根香烟。

「媽的。」卡沙里咬牙切齒地說：「他穿着我們的衣服，拿着我們的槍，用我們的打火機點燃我們的香烟。」

「而且無疑地。」施維爾說：「他吃的也是我們的食物，好一個小孩子。」以他的年紀，他確有資格稱司馬洛做小孩子了。

「我得通知他們。」卡沙里說。

「等一等。」施維爾說：「這並不是我們的習慣，我們是從來不給我們的獵人甚麼提示的呀。假如給他們提示的話，狩獵的趣味豈不是完全失去了嗎？」

「但這一次是不同的。」卡沙里說：「他太厲害了，我們非把他消滅不可。」

「隨便你吧。」施維爾無可不可地說，無論如何，卡沙里都是作最後決定的人，卡沙里認爲應該這樣做，那就讓卡沙里這樣做好了。

卡沙里馬上拉過身邊的另一副儀器來，這儀器就是無綫電通話機，那裏也有些號碼，每個號碼代表一個獵人，而自然，這些號碼中，有好些是已經沒有甚麼用處的了，那些獵人們有很大部份都已經不存在。

卡沙里第一個就是和高堅聯絡，他叫着問：「你現在在甚麼地方，高堅？」

「我在島的中部。」高堅說：「第三區。」

「一個人嗎？」卡沙里問。

「我跟盧高在一起。」高堅說：「假如你不反對的話，我覺得我們剩下來的獵人們，還是聯合在一起的好，不過目前，其他的幾個還找不到。」

「我不管你們聯不聯合。」卡沙里說：「我祇是要告訴你，我剛剛看到了你們的獵物。」

「他……在甚麼地方？」高堅顯得驚喜地。

「他在第五號電視眼那邊。」卡沙里說：「我剛剛看見他的，他還悠閒地點上了一根香烟呢。」

「第五號電視眼。」高堅遲疑着說：「那是在島的另一端，距離我這裏還相當遠，假如現在趕去的話，去到的時候，天該已經黑了，我……我並不是不想去，但我認爲在白天裏跟他交鋒會好一點。」

「我知道。」卡沙里說：「現在，讓我幫幫你們吧，記着，這一次是破例的，他既然是在島的另一端，那就最好了，我可以通知每一個人，分別佈下一個包圍網，在天黑之前盡可能趕路，向島的那邊推進。由於你們是排成一字形，他是不容易溜過你們中間的，他會給困在島的另一端，到天亮的時候，你們就可以圍攻他了，明白嗎？」

「我……我也正是有這個想法。」高堅吶吶着。

「我說了出來，你就領功了。」卡沙里笑着，「算了，總之我們就照這個辦法來做吧。你在第二區前進，我會通知其他人在另幾區推進，我們會把他解決的，那時你們就可以享受獎金了。而且我告訴你們，不但動手殺死他的人可以得到比平時多三倍的獎金，而且其他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份平時的獎金，不過你們不要因此而你推我讓，因爲假如你們不努力的話，你們會給殺死的，你們未必就會有命享受那些獎金。」

「這個我明白。」高堅說。

「當你們交鋒的時候。」卡沙里說：「你得通知我，我要聽到，即使看不到，我也要聽到。」

「我知道。」高堅又謙卑地說：「我會照你的吩咐去做的。」

卡沙里一按掣，便與高堅截斷了聯絡，而改爲與其他的獵人們通話了。

其實，高堅他們幾個人根本就是聚在一起，祇是司馬洛不在而已，剛才卡沙里的吩咐，大家都已經聽到了，再吩咐也是多餘的，不過，卡沙里並不知道這一點，因此卡沙里還是對每個人逐一吩咐，而他們祇是用耳塞收聽着，一面相視而笑，覺得滑稽之至。他們來了此地之後，大概最開心的就是這一次了，一直，他們都是受着卡沙里的利用和指揮，現在却是倒轉過來了，卡沙里給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眞是心都涼透了。

跟着，卡沙里吩咐完了，他們都關了無綫電，捧腹大笑。

他們眞的是很久沒有這樣開心過了。

後來，當他們笑完了之後，瘦長而冷靜的盧高也是最先冷靜下來的一個，他嚴肅地說：「我們還是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們快點走吧。」

於是他們起程了。當然，他們並不是依卡沙里的吩咐而動身，他們並不是向島的另一端，司馬洛所在的地方，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那就是朝着卡沙里的總部的方向走。因爲，司馬洛在電視眼的視綫中出現，並不是無心之失，而是有意如此的，他的目的就是在於轉移卡沙里的注意力，卡沙里以爲司馬洛是在遠離他的地方，就吩咐高堅他們向那地方去追捕，他本來已沒有懷疑，現在就更加沒有懷疑了。

而司馬洛在那電視眼中一出現過了之後，便已經馬上起程趕回來了，他希望能及時與大家會合，他們的計劃要在今天晚上的黑夜之中完成，不能等的。

他們的確是一點時間都不能失去。

他們幾個人在走過密林的時候停一停，每人從裏而拿出來了一綑幼而韌的籐，這裏是一座熱帶的海島，各種植物叢生，爬籐之類的植物更是不愁沒有，隨手都可以找到，而他們就選擇了最結實也是最細的一種，他們携着那些韌籐，在那正漸漸消退的暮色之中前進。

他們都是很熟地形的，當然懂得迴避電視眼而不讓卡沙里察覺。到達了那片差不多是垂直的崖下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天上還是沒有月亮，因此一黑下來就是漆黑，黑得簡直伸手不見五指了。

他們找到了一小片空地，亮起了電筒，就動手處理那些韌籐。也就是把那些韌籐織成較粗的繩子，每種繩子由四根韌籐組成的。由於那是新鮮的籐，所以織起來是相當容易的，他們雖然沒有做過織繩工人，但是這並不是一件很複雜的工作，祇是慢一點吧了。

當司馬洛終於出現時，他們每人都已經織成了一條很長的籐繩，籐繩上每隔一呎左右就打一個結。這個結就是爲了方便用手拉住繩子的時候不會滑脫，而繩子的作用也自然就是扳登那山崖了。

司馬洛在電筒的光下檢驗着那些繩子，點着頭：「唔，弄得很不錯，除非我們中途放手，否則這繩子是決不會斷掉而把我們摔死的。」

「假如你能把這繩子拉上去的話。」高堅說。

因爲要負責爬上去的人就是司馬洛，他們這五個人雖然其中不乏好手，事實上每個都是好手，但是對於爬山這玩意兒却是不大會的，每一個都是從來未曾有過這種經驗，甚至在這方面的知識也是完全缺乏，也許卡沙里是早巳預算過這一點的，有爬山本領的人他不取，因爲假如這個人是有爬山本領的話，他這懸崖可就抵抗不住了。

司馬洛則是有過這方面的經驗，雖然不是專家，經驗却是有的。他這個人的本領實在多采多姿，許多事情都懂得一點，雖然不是各方面的專家，但許多事情都懂得一點，而且能做得中規中矩。

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懂得爬山，對司馬洛來說，也同樣是一個有利之點，因爲他相信，卡沙里既知道他們不懂得爬山，那這崖壁上一定亦不會設防了。

既然不設防，他們爬上去就不會遭遇到太大的障碍。爬山其實不是一件難的事情——假如有人領頭的話。祇要司馬洛能夠領先拉着繩子爬了上去，找個地方把繩子縛牢了，他們就也可以一個一個跟隨着，拉着繩子爬上去了。

司馬洛把那些繩子都檢驗過了，點點頭說：「很好，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我還是認爲這是一件瘋狂的事情。」說這話的是一個叫史美德的人，年紀最大，處世經驗比較豐富，但是也最悲觀的那一類型。「這山在白天巳經是根本不可能爬上去的了，何況還是在晚上？」

「你讓我來担心這個問題好不好？」司馬洛微笑：「假如我掉下來跌死了，你們用不着負甚麼責任，祇要把繩子毀滅，趕回島的那邊去，詐作完全不知道這件事好了。這樣，你們仍然可以得到獎金。」

「你幹得來的。」盧高對司馬洛則表示信心。「看來我們根本不會有機會領取那些獎金。」

司馬洛在十五分鐘之後巳經到達了崖壁之下了。首先開亮了電筒，向上面照射一下，電筒的光不能够到達山崖的頂部，但，這件事却並不如他們想像之中那麼困難，因爲當司馬洛一出來時，他就巳經在這山崖對面躺了半天了。他有那麼長的時間可以詳細研究這山崖表面的情況，而且很下心機去研究，由於他知道他最後很可能會有需要爬到這山崖上面去的。他早巳經看出了，要爬上去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這一片崖壁，在角度上雖然差不多是垂直的，但是它的表面並非光滑如鏡，而是十分之凹凸不平的。既然是凹凸不平，就有很多可以扳援的地方，而司馬洛最初從裏面出來之後，在樹林裏伏了大半天，有大半天的時間在研究和觀察，早巳看清楚了他可以沿那一條路扳登上崖頂。現在，在電筒光的帮助之下，他就開始向上扳登了。他有很强的記憶力，他記憶之中可以扳援的部份，都是並無錯誤的，很快，他便巳經消失在大家的視綫之中了。

高堅他們都站在崖下，仰頭向上望着，祇看見司馬洛手中的電筒發出來的光點在上面移動着。

他們都屏息靜氣，緊張萬分的。因爲司馬洛這一次的行動，對他們來說是那麼重要，萬一司馬洛掉下來，希望就完了，他們祇好繼續在這島上過那人獵人的日子，永無超生之日了。

忽然之間，他們看見司馬洛手中的電筒熄滅了，接着，聽見有件東西掉下來，一面下墮一面撞擊着懸崖的表面，最後飛越他們的頭頂，落在地上，發出「隆」的一聲。

幾個人冷汗直冒，都連忙開亮了手中的電筒，照向那件掉下來的東西，當他們發現那不過是一塊西瓜般大的石頭時，才舒了一口氣。顯然是當司馬洛正在向上爬的時候把崖壁上這塊石頭扳鬆了，使石頭墮下，他的人則並沒有跌下來。

不過，司馬洛現在究竟又如何了？他手中的電筒並沒有再亮。會不會他是正懸掛在那上面，既不能上亦不能下？他們不敢開聲叫喊去問司馬洛這一點，而且，假如情形眞是如此的話，他們也沒有甚麼辦法的。他們都沒有本領上去帮扶。電筒光向上照，又照不見人，司馬洛巳爬得太高了。

在緊張的靜寂之中，他們等着，漸漸聽見輕微的「叮叮」的聲音，似乎是有一件金屬的東西正在與崖壁的石頭撞擊着。

漸漸，他們就看見了這件發出聲响的東西，那就是一隻電筒，由一根幼籐縛着，正慢慢地垂下來。

這隻電筒到達了，他們接住，就用不着講話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那隻電筒巳經撞壞了，燈泡巳經碎掉，發不出亮光來。司馬洛剛才在上面不錯是滑了一下，不過人並沒有甚麼危險，祇是這電筒却給撞破了。現在司馬洛就是把電筒放回下來，要他們給他換一隻，於是他們就照做了，給他換了一隻完好的電筒。

這隻電筒開亮了之後，那根幼籐便把它拉上去了。

不久之後，他們又可以看到那隻電筒正在高高的山崖上移動着，表示司馬洛又在開始向上爬了，雖然他們仍然是看不見人的，祇是看電筒在移動着而巳。

後來，司馬洛就爬到了很高，連電筒那一點點光也看不見了。大概司馬洛現在是巳經爬到了崖頂。

大家還是在下面等着。

完全沒有了司馬洛的踪跡，他們無法知道司馬洛會不會是遭遇了危險。誰知道呢，說不定司馬洛是給捉起來了？說不定那崖頂上是有一些什麼電子探測設備的，可以探測到司馬洛來臨，而把司馬洛對付了。

終於，好像過了一世紀那麼久之後，他們又聽到了細碎的聲音。是那根幼籐給放回下來了。

大家大爲興奮，幾乎是搶着去把那根幼籐接住，因爲他們知道這表示司馬洛是巳經安全而成功地爬到了崖頂，而且在崖頂上找到了可以縛牢那些粗籐的地方，所以，司馬洛現在才把幼籐放下來。司馬洛是不方便帶着那些粗籐繩爬上去的，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幼籐放下來，而把那些粗籐繩拉上去了。

他們在幼籐上，縛上了一根他們自己編織的那種粗繩，輕輕把幼籐扯了兩下作爲暗號，於是幼籐就把粗繩向上面拉上去了。

後來，他們發覺粗繩停住不動了，顯然巳經到達了崖頂，而地下則還有好大一截剩餘下來，他們的計算總算沒有錯誤，太長是並不要緊的，太短了那才痲煩呢！

「讓我先上去！」高堅說。

沒有人反對。高堅應該是有這個優先權的，到底是高堅最先與司馬洛接觸的呀，於是，當那根粗繩擺動了兩下，表示下面的人是可以拉着繩子爬上去的時候，高堅就拉着繩子爬上去。

繩子在上面縛得很牢，繩身粗大易握，而且每隔一呎左右就有一個結可以防止滑手，因此高堅爬起來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他的雙脚又可以踏着崖壁助力，與司馬洛獨力一人爬上去時比較，難易之分，可眞是有天淵之別了。

很快，他就順利地到達了崖頂，這時司馬洛巳經正在把另一根粗繩拉上來了，高堅發覺那崖頂上有不少十分穩固的大石，是可以把粗繩繫在上面的，而他爬上來的那根粗繩就是如此繫好了的。

高堅也是帶了一根幼籐上來的，而現在，他也把這根幼籐放下去，再吊一根粗繩上來。

司馬洛也是一樣做法。

很快，他們就巳經把每一根粗繩都拉了上來，而在崖頂的大石上縛好了。爲了安全起見，他們不想每根粗繩用兩次，每人一根用一次，幾個人都分別沿着自己的粗籐爬上來。不久之後，他們便在崖頂上會合了。

這裏果然是有如一個巨大的火山口似的，從下面爬上來，那些崖壁都是垂直的，但是裏面則是相當平硬的斜坡，那斜坡介乎一隻碗與一隻碟的內部之間，也就是說，他們下去，是再用不着那些繩子了，就這樣步行下去就行。這一點，司馬洛在那花棚之下與卡沙里談話的時候是早巳看清楚了的。卡沙里那個機關，倒像是一隻巨碗中心的一座花園。祇是爬上來的部份困難一點而巳。到了巨碗的邊緣之後，下去就相當容易了。

可惜的是下面却是一點燈光都沒有，而天上又沒有月光，他們根本看不見卡沙里那座花棚。而他們首先要到的，正是那個地方。

「我們怎麼前進？」高高瘦瘦的盧高在司馬洛的旁邊說，「前頭說不定會有陷阱的！」

「這個我們得冒險一下了，」司馬洛說，「不過我却相信碰到陷阱的機會不會很高，既然那崖壁上也沒有陷阱了，爲什麼這裏要有陷阱呢？」

「那麼，」盧高說，「我們祇好摸黑走下去，碰碰運氣了。」

「也不是完全碰運氣的，」司馬洛說，「我記得，這斜坡的地方大致是光禿而平坦的，到了大約底部就開始有樹林，當我們到達了有樹林的地方時，我們就可以用電手筒照着路前進了。照我的估計，當我們穿過了樹林時，天也大概要開始亮了，那時候我們就可以藉着日光行事，沒有痲煩了。」

這是很好的安排，也是對他們很具鼓勵性的想法，於是他們就開始動移下山了，摸索着前進，很小心，有時也會給石頭絆倒而低聲咒罵起來，不過幸好這裏還沒有什麼縫隙可以讓他們跌進去，或者害他們把脚骨扭斷的！

終於，他們到達了樹林地帶，才舒了一口氣，因爲此時他們是可以用電筒照着路前進了。當然他們無法肯定這裏有沒有電眼或警告系統，因爲他們都沒有到過這裏。

他們也祇得冒一下險了。

但是一路上，他們都並沒有碰到什麼危險。其實路是不算長的，因爲司馬洛記得他通過那些走廊而走出山崖之外時，並沒有走很長的路，不過走斜坡當然是比走直綫長的，而且那樹林又是那麼密，有時簡直無法通過，他們手上又沒有大刀可以披荊斬棘，所以前進的速度是遲慢的。

有時他們實在無法前進，不得不再兜一個圈子回頭另找路徑，這樣，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了，司馬洛的推測的確沒有錯誤，他們接近那花棚的時候，天巳經開始亮起來了。

終於，他們發覺前頭忽然開朗起來，他們巳經看得見，那座花棚以及那個平台了。

「我們到了，」一向最悲觀的史美德可能還是許久以來第一次樂觀，興奮地低聲叫着衝了出去。

「不要，」司馬洛叫着制止他。巳經遲了，史美德整個人離開地面飛了回來，在地上一仆。大家都各躲到一棵大樹後面。

槍彈無聲地一顆又一顆射過來，無聲是指聽不到槍聲，槍彈經過的時候則是發出着一陣陣「噓噓」的聲音。

他們每個人藏身的樹幹前面都中了子彈，不過他們人是躲在樹身後面，因此那些子彈傷不了他們，而他們又不能够衝出去把史美德拖回來，因爲這是自身難保的時候。

史美德很吃力地要爬起身，司馬洛叫道：「不要，伏着不要動！」

但是史美德似乎沒有聽見，還是繼續爬起來。他的腰後有一大灘血漬，他本來是前面中槍的，却看見他後面流血，顯見槍彈是巳經穿過了他的身子。

司馬洛無法制止他爬起身，而他才爬起一半，又打了一個轉仆倒下來，這一次至少有另外兩顆子彈鑽進了他的體內。他的兩脚一撑，就不動了。

司馬洛知道他是巳經死了。對方所用的顯然是與他們所用的相同的獵槍，而且裝上了滅音器。威力那麼强大的子彈，史美德中了第一槍還沒有死掉，簡直巳經算是奇蹟了。而跟着就是遙遠的「達達」聲，輕機槍的子彈有如憤怒的黃蜂羣似地掃過來。

「他們發現我們了！」高堅叫道。

「退後！」司馬洛道：「小心點，退回樹林裏面。」

他們都小心地退後，退回樹林深處。

那些機槍彈仍然是繼續掃過來，不過現在則是盲目的掃射了，看不見人，他們再退了一段，那些子彈就不大有威脅，樹林是那麼密，很難有一顆子彈能鑽透進來而不給一棵樹身吃去了的。

終於，他們到達了相當安全的地方了，高堅喃喃地咒罵着：「我們怎能過去？我們得衝過一片空地，而他們還是居高臨下的。」

的確，那座平台的地勢是比樹林的邊緣較高的，在平台上放槍的人的確是可以佔到居高臨下的優勢。

「我們已經是幸運了，」司馬洛說，「假如他們等我們通過了空地的一半時才開槍，那我們有哪一個逃得了呢？」

「對了，」盧高說：「看來我們的對手並不聰明。」

「他們是心急一點！」司馬洛說。

這時，高堅身上的無綫電響出了「必必」的聲音，高堅望望司馬洛，司馬洛說：「老人妖想跟我們談，我們就跟他談好了，反正現在大家都不需要守秘密了。」

高堅扭開了無綫電的掣，果然就傳來了卡沙里的聲音，卡沙里首先就是一陣格格的笑。

「老鬼！」高堅叫道：「你的死期到了。」

「你這個叛徒！」卡沙里說，「你沒資格跟我說話，叫司馬洛跟我講好了。」

「我的講法也是跟高堅一樣的，」司馬洛說，「老傢伙，你的末日到了！」

一時，他們聽見卡沙里深呼吸起來，似乎十分憤怒，但跟着卡沙里又笑起來：「你們似乎太樂觀一點了，你們攻不進來的，你們祇能够像野獸一樣繼續躲在那樹林中，等我再找來一批新的獵人，你們便又會像狗一樣給獵下來了！」

「這個還要走着瞧。」司馬洛說着，伸手替高堅把無綫電關掉了，對大家微笑，低聲說：「你們聽見沒有？這傢伙方寸已經亂了，自己暴露了弱點，他說等他再找來一批獵人，這不就等於說他在那裏面根本已經再沒有人手了嗎？假如他有人手，那他那些人難道不能做獵人。」

「說得對，」盧高插咀說：「但是我們還是不容易攻進去，他們的確是佔着居高臨下的優勢。」

「這倒不一定，」司馬洛說：「我們要高的話，也可以很高的！」他向上指了指。

大家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這樹林之中有不少很高的樹。他們站在樹下，對方當然就是佔到了居高臨下之勢，但是假如他們爬到樹頂去，那情形可能又有所不同，他們可能會反過來佔了居高臨下的優勢的。

「但是，」司馬洛又揮揮手說：「我們可不能全部都爬上樹上去的。我們得分出一部份人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現在，我們全部祇剩下五個人了，不算多，也不算少，祇要槍法是行的，那兩個人爬上樹上去就已〞够用了。盧高，你早已證明了你的槍法是了不起的，你跟我一起爬上去如何？那是說，假如爬樹對你沒有困難的話。」

「沒有困難，」盧高聳聳肩，「我雖然年紀已經不輕了，但我還能够爬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兩個爬上去，你們三個再到樹林的邊緣去浪費一些子彈，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祇要別讓他們射中就行了。」

大家都點點頭。他們對着司馬洛的指揮都是絕對服從的，而事實上司馬洛提出的這個計劃，亦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他們似乎再難想到一個更好的計劃了。

他們也不浪費時間，馬上就依計而行了，司馬洛和盧高動身向樹上爬上去，而高堅與那另外兩個同伴則再向樹林的邊緣走去。司馬洛及盧高所揀的兩棵樹都是又高而又枝葉又密的，他們通過枝葉望出去會看得比較容易，但從外面望進來可就不容易看見他們了，尤其是現在天還是不會大亮，他們是仍然給保護在樹葉的濃蔭之中的！

他們爬了一半時，就聽見樹林邊緣響起了槍聲。

而遠遠輕機槍的聲音馬上又響起來了，除了輕機槍之外，長距離步槍一定也是正在發射，祇不過他們聽不到槍聲而已。

兩個人慢慢地，小心地爬高，在沒有風的環境之下，這小心是必要的，假如爬得太急，使樹身搖動起來的話，那對方就可能會發覺了！

他們漸漸爬到與那座平台同在一個高度了，跟着再爬高一點，比平台所在的地方更高，果然就變成了居高臨下了。現在，他們可以看到卡沙里的槍手了。看見的有四個，司馬洛相信他們就是卡沙里那四個保鑣而已，而且他也相信，卡沙里除了這四個保鑣之外根本就沒有其他武裝的人員。

司馬洛在一個穩固而方便的樹椏上停住了。這裏不但可以穩穩地騎着，而且還有地方讓他把槍架好瞄準。

他看見的祇有四個，都是伏在平台邊緣的岩石後面，通過岩石的縫隙放槍，的確很有利的位置，那是因爲他們是居高臨下的。然而現在司馬洛和盧高比他們高，那他們的位置就沒有那麼有利了。

司馬洛把槍架好了，但仍然沒有馬上放槍，還是小心地先行觀察一遍，看來就是那四個人了，而且通過槍上的望遠瞄準鏡，司馬洛亦可以看到他們的面貌。果然就是卡沙里那幾個保鏢了。

「現在，」司馬洛叫道：「我要我這邊的兩個，你要你那邊的兩個！」

他是對盧高叫的，而盧高也聽到了。

盧高叫道：「行了！」

他們不知道卡沙里這附近到底有沒有裝上傳音設備，有沒有聽到他們講的話，但假如聽到了也沒有關係的，卡沙里也不會有時間警告他那四個保鑣了。

司馬洛立即瞄準，放槍，然後再瞄準，放槍。非常之快就連續放了兩槍，而且連續地射中了兩個保鑣了。

那兩個保鑣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子彈是從何而來的。他們每人打了一個翻身，就伏着不動了。而另外那兩個亦是一樣的。盧高的成績亦不比司馬洛差。忽然之間，槍聲就停止了。

靜得很，林中的鳥兒早已被槍聲嚇得

噤不敢聲，因此靜得出奇，這樣的樹林之中很少會有這種靜的機會。

但槍聲沒有了，於是漸漸又不靜了，那些鳥聲又吵起來了，司馬洛小心地注視着那座平台，完全沒有別的人踪。那四個保鑣就這樣靜靜地倒着，也沒有人出面加以理會。這使司馬洛對自己推測有信心。

假如卡沙里是另有人手的話，一定就馬上派出來接替的。但是完全沒有別人出現。卡沙里難道不怕他這座平台給佔據嗎？假如有什麼人手的話，他一定也會馬上派出來增援的。

司馬洛叫道：「高堅，你聽見我講話嗎？」

「聽見！」高堅的應聲從遙遠的地方傳來。

「他們都完了！」司馬洛叫道：「沒有別人！你們可以上去了，我們在這裏掩護你！」

「好的。」高堅說。

過了一會，司馬洛看見高堅與他的二個同伴出現在空地上了，向上衝上去。他和盧高則在樹上監視着。

假如有人在那平台上出現而制止高堅三個人的話，他們是應該可以看到的，而假如有人在平台上出現的話，這些人是來不及制止什麼人，就會已經被司馬洛他們制服了的。

但是並沒有。那平台上完全沒有人出現，卡沙里當然不會不知道他那四個保鑣是已經完蛋了，也不會不知道高堅等人是已經衝到他這座平台上來了的吧？然而他却是完全沒有派出人來企圖抵抗，亦沒有任何防守的徵象。

司馬洛和盧高在樹上監視着，看着高堅等三個人到達了那座平台上，而且把平台佔據了。三個人在平台上小心地巡視了一遍，並不作什麼鹵莽的動作，而是祇是小心地巡視了一遍而已，這之後，他們三個人就對這邊做手勢，表示情況良好，司馬洛和盧高兩個可以過去了。

另一方面，卡沙里則是毫無音訊，完全沒有聲音，也完全沒有動靜，卡沙里假如另有對策的話，那他們是看不出來了。

司馬洛對盧高叫道：「好了，看樣子，我看我們應該可以過去了。」

「不錯，」盧高也叫道：「反正也是要過去一拚的了！」

「我看也用不着怎樣拚的，」司馬洛又叫道，「看樣子，我們現在是大獲全勝了。」

司馬洛和盧高兩個人從樹上下來，而平台那邊進發，不久就到達了，當他們正在前進着的時候，則是由高堅他們在負責掩護了。

終於，他們五個人在平台上會合，向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太陽光透過那「火山口」的邊緣照下來。

也是那個司馬洛與卡沙里最初會面的平台，不過花棚之下則沒有了那二個老人，那奇妙的電視機並不在，而且那些無綫電通話的設備也不在了。

「我們有一個問題，」高堅說：「我們知道兩個老傢伙就是在這裏的地方，但是怎能進去找他們呢？」

「假如我們有炸藥，」另一個人喃喃地說着，「那我們就可以炸開一個洞進去了。」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高堅說，「可惜我們並沒有炸藥。」

「讓我來試試看。」司馬洛說着，拿起了其中一個死了的保鑣棄下的輕機槍來，扳動槍機掃射。他所掃射的就是上次他出來時那個出口的地方。

那個出口的地方，現在是又已經變得隱蔽起來了，看上去並沒有什麼出口，而是一片崖石的一個部份而已。當司馬洛的輕機槍的子彈射上去時，碎石就向周圍飛濺開，子彈也是向周圍飛濺開來，被子彈射中的地方，並且閃着火星，但是並沒有用，那度用電力控制的暗門，並沒有因爲他這一連串的掃射而打開來。

司馬洛把機槍中的子彈都射完了，丟下輕機槍，搖搖頭。高堅說：「也許我們可以把子彈拆開，取出子彈裏面的炸藥，製造一次爆炸！」

「沒有用，」司馬洛又搖着頭，「這樣做法，得到的火藥太少了，除非我們可以製造一次大爆炸，使這地面整塊塌陷下去，把他們全部都活埋起來。」

「假如我們不能這樣做，」盧高說，「那他們是可以逃走的，他們可以從靠海那邊逃走，他們裏面一定有與外面聯絡的無綫電設備，他們用以把你載來的那架水上飛機是也可以飛來把他們載走的。」

司馬洛在考慮着的時候，就發覺他掃射過的那塊石頭移動起來了，顯然那度暗門是正在開始打開，大家都本能地四散，各自找尋掩護物躲藏起來。

「別亂開槍！」司馬洛一面低聲叫着，「假如有人出來，我們要捉到活的！」

他們等着，看着那塊石頭移開了，跟着那度鋼門就滑開，出現了一個人。一個女人。雲鳳！

「不要開槍！」雲鳳畏縮地說。

「過來，」司馬洛低聲叫道。

雲鳳却焦急地向他招着手，道：「你過來。」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對身邊的盧高說：「有什麼不對的話，射她！」

盧高點點頭，司馬洛跑過去，到達了雲鳳的身邊。

「謝謝天你們來了！」雲鳳說。

「你出來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出來幹什麼？」雲鳳冷冷笑，「我就是出來幫助你們呀！」她伸手指指門內一個地方，「先在這裏放幾槍，那個角落的地方，把開關的彈簧打壞了，這門就不能關上，快點！」

司馬洛覺得她這話講得不無道理，就照她所指的做了。

那個角落的鋼板果然受不起那強力子彈的射擊！也許是太薄一點了，射擊之下就破了幾個參差的洞。

「行了！」雲鳳點點頭，「現在這門再也關不上了。」

「跟着又如何？」司馬洛問。

「你們都進來吧。」雲鳳說。

「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說：「我們都進來？」

「你不信任我嗎？」雲鳳問。

「我不信任這裏面的任何人，」——

遊俠傳奇故事／朱　羽・文　盧　令・圖

插翅難飛（九）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王十一迫令金慶陵在食物中下毒，擬毒殺鄧彬，這一詭計被桂蘭芳識破，反把下有劇毒的菜餚强迫金慶陵咽下，事後紀標帶着屬下將裝着金慶陵屍體的木箱，抬往藍長飛匿居之處，這一着，更令藍長飛相信鄧彬受傷不重，而不敢輕舉妄動。那晚，桂蘭芳往探看鄧彬，自從那晚受傷後的鄧彬，迄未甦醒過來，商琳衣不解帶地在房中守候，桂蘭芳安慰商琳幾句後，又往杜復軍房中，見他又在喝悶酒，杜復軍要她回去，免惹起他的綺思，桂蘭芳暗示，她是個守信的人，不用担心她反悔，要杜復軍完成約諾——

烽火遍地起　大戰迫眉睫

杜復軍道：「妳是指的藍長飛？」

「不錯，那是我們的契約。」

「我感到可悲。」杜復軍又喝了一個滿杯。

「可悲？為誰？」

「為我自己。」

「我不懂。」

「為了要得到一個我所心愛的女人，却需要一個契約；一個殺人的契約。」

「因此你毀約了？」

「不！我不是一個輕易毀約的人。」

「可是，你一直在這裏喝酒。」

「小東西！」杜復軍又恢復了那種暱稱。「這個契約的前一半我已完成了，只剩下後一半。妳知不知道這後一半比前一半要難好幾十倍？」

「哼！想不到你會將藍長飛那種人看得那麼重？」

「小東西！我現在告訴你一個秘密，當我接受邊防專員這個職務的時候，我所決定的頭一個目標就是藍長飛，我追踪，等待，却一直都沒有機會，不瞞你說，我這次到花馬池來，也是為了藍長飛：別小看這個人，他比我還要難纏。」

「算了吧！」桂蘭芳以不屑的語氣說：「昨天在花廳，你有太多的機會，只要一槍一彈，就可以把藍長飛放倒。」

「是的。昨天在花廳的確是個大好機會，我放過了。」

「為什麼？」

「為什麼？即使我告訴妳，妳也不會明白。」

「即使你不告訴我，我也明白。你嫉妒鄧彬，想趁這個機會讓鄧彬死在藍長飛手裏……」

「住口！」杜復軍突然大發雷霆。

「你能阻止我說，但却沒法子阻止我想。」

洛說。

「我不會害你的，」雲鳳說：「假如我帶你進入一個陷阱，我自己也會難逃一死。不論是怎樣的主人，我都不會對他如此盡忠的！我不會把自己的性命也賠上去。而且他也不見得需要派我出來引你進去吧？他祇要躲在裏面，你們還是無從入手的。」

「這裏面，」司馬洛揮揮手中的槍，向走廊裏面指一指，「這裏面又有些什麼機關？」

「沒有什麼機關，」雲鳳搖頭，「這一部份不是機關，是他們自己用的，另一部份才是機關。」

「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問。

「到控制室去，」雲鳳說：「卡沙里已經把所有的保險掣都關好，離開了控制室，到了另一部份去，準備逃離這座島。他沒有告訴這裏的什麼人，但我看得出，我們祇要佔據了控制室，我們就可以制止他了！」

「這裏面還有多少人，」司馬洛問。

「你是指男人嗎？」雲鳳說，「祇有一個廚子是男人，但他是不會拿槍抵抗的，而且他亦不是會抵抗的那種人。此外都是女人，這裏的工作多數都是女人做，一切都是自動化的。」

「你呢？」司馬洛說，「你又是什麼人？」

「我是兩個老傢伙的——你可以說我是他們的近身婢女，」雲鳳說，「我一直留心這裏的一切，他們讓我知道得太多了，他們現在要後悔可是已經太遲了，不過他們亦沒有想到我會知道得那麼多。」

「好吧，」司馬洛說：「我一個人跟你去！」

「一個人也行了，」雲鳳說，「但要快一點，我已經把他們困住了，不過我不能肯定他們還有沒有另外的方法回到控制室去！」

「很好，」司馬洛轉對已經來到身邊的盧高說：「我進去，你們等着，沒有我的通知，你們不要出來！」

盧高點點頭，雲鳳拉着司馬洛的手，說：「我們快走吧！」

司馬洛跟着她奔進了那走廊之內。

盧高則退了回去，和其他幾個人在一起，在外面等着，靜觀其變了！

雲鳳領着司馬洛在那些走廊中奔跑着，跑得很快，不過司馬洛一直都緊執着她的手，不肯放開，因為他是準備假如她要帶他進什麼陷阱的話，他也要把她一起拖下去了。不過雲鳳倒又不像是要帶他進什麼陷阱的，起碼她就是眞的並沒有企圖把司馬洛的手甩開。

當司馬洛從這些走廊中出來時，那些走廊是複雜而難測的，他總是走到一段的盡頭，才會有另一段打開來。現在雖然走的路綫也很複雜，不過情形與先前則是有所改變，他們的前頭的每一個轉彎處都是早已開好了門的。並沒有那種到時才開門的情形。

假如雲鳳沒有騙他，那她大概是先把門都開好了才出來找他，然後又要盡快趕回去，以免給卡沙里到達了控制室的話，就麻煩了。

司馬洛跟着她跑了好一陣才終於衝進了一間丁方大約二十呎的房間，才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知道這裏也就是控制室了。這房間也整間都是金屬的，房間的中央有一座台，台上有一個座位，座位前面的台面上則分佈着許許多多，幾乎數也數不清，各種顏色的按鈕。在座位正對的牆壁的中央，有一片很大的電視螢光幕，起碼有四呎寬，而它的周圍則有為數大約十個較小的電視螢光幕，這些較小的螢光幕則是每個大約有兩呎寬的。

目前祇有那個主要的大螢光幕上有畫面，畫面之中是一間佈置得很豪華的大房間，有窗子可以望出海面的，不過房中却闃無一人。

「他們不在了！」雲鳳叫道：「我已經把那門鎖起來的！他們一定另有方法開門。」

她想甩開司馬洛的手，但司馬洛緊執着她的手，她祇好拖着司馬洛跑到那座控制台，伸手一按一個按鈕。控制室的門關上了。

她向門一指，叫道：「你的槍，守着那門口！」

司馬洛的槍指向門口的方面，不過眼睛的注意力則仍然有一半是放在她的身上的。

雲鳳坐到那位子上，叫道：「老天，別拉着我的手好不好！」

「用一隻手好了！」司馬洛說。

雲鳳祇好用一隻手飛快地按了許多按鈕，那些小銀幕上便相繼出現了畫面，現出許多不同的地方來。

「在那裏了！」雲鳳一指。

司馬洛果然也看見了其中一隻小螢幕上出現了卡沙里和施維爾兩個老人。雲鳳再按了一個按鈕，這小畫面便移到了那大畫面上，可能看得更清楚了。

卡沙里和施維爾兩個人都是坐着輪椅，正在一條鋼的走廊之中前進着。那兩張輪椅本身顯然是裝置了馬達的，可以像車子一般駕駛，而不必用手把輪子推動。

「他們一定想到這裏來！」雲鳳說着又按了一隻按鈕。

司馬洛可以看到走廊的前頭降下了一塊鋼板，把那條走廊隔絕了，使他們不能前進。

但是這一下似乎難不倒兩個老人。卡沙里手上拿着一隻小型的無綫電控制器，模樣跟一隻原子粒收音機差不多的。他一按其上一隻按鈕，走廊的旁邊就開了一度門，他們駛了進去，進入了另一條走廊，消失在螢幕的畫面中。雲鳳馬上又按另一隻按鈕，那大螢幕的畫面又換到了另一條走廊裏面，於是司馬洛又可以看到這兩個老人了。

「讓他們走來好了，」司馬洛說，「他們不過是兩個老頭子，連站都站不起來的！」

「不，很危險，」雲鳳搖頭，「我懷疑他們身上有一些特別武器，可以跟我們同歸於盡的。他們比我們多活了這許多年，他們一定有些詭計連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我們不能大意！」

（未完）

「蘭芳！妳錯了，妳完全不了解我……我有一個原則，我執行我的任務，不跟別人攪和在一起。鄧彬當年捱了藍長飛十七刀，昨天他要討還血債；可是他也殺了藍長飛許多弟兄，藍長飛也在討還血債。在這種節骨眼上我怎能插手？」

桂蘭芳沒有吭氣，她雖然不了解杜復軍的性格和原則，但她相信杜復軍的話。

「蘭芳！我還要告訴妳一件事。」

「說！」

「我會盡全力去殺藍長飛，連葛通在內，我已經殺了九十九個惡徒，藍長飛死了之後，我就滿了百數。蘭芳！我是個嫉惡如仇的人，以往我許過心願，誓殺一百個歹徒。這是豪語，却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我總算將近完成了。我殺藍長飛是爲了滿足我的榮譽感，與妳我之間的約定無關，妳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選擇喜歡誰，愛誰，不會有任何人來干涉妳。」

桂蘭芳自始至終對杜復軍沒有一絲好感，即使杜復軍遭受千刀萬剮她也不會有半點憐憫之心。可是，現在她却無比的激動。儘管杜復軍有令人憎厭之處，也有令人可愛之處，人那有十全十美的哩！

「蘭芳！妳不必用那種懷疑的眼光看我，我方才說的都是眞心話，我幾乎在要挾的情況下得到妳，那又有什麼意思？我得到了妳的軀體，却得不到妳的心，那多可悲？我不要別人的憐憫，更不要別人的施捨。以往，當我要槍殺一個歹徒，他向我求饒，乞憐，我反而用更殘酷的手段對待他。一個要求別人憐憫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恥的人。那種人絕不是我。」

「我知道。」桂蘭芳的聲音很輕。

「如果妳眞知道，我會很高興。」

「老杜！我喜歡鄧彬，是盲目的，沒有理性的；而我對你，却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杜復軍似乎聽懂了她的話中的含意，他舉起酒壺來將酒傾倒在地上，他的目光突然變得很亮，很亮。

× × ×

塞上的早晨格外涼爽。曉星已墜，殘月在天，這個時候最適宜趕路。可是，對劉德清來說，他却認爲清晨來得太早了一點。都是那位于丈夫，磨磨蹭蹭的，要不然，這個時候早就回到花馬池了。

紀標一再交代過，務必要在日出之前趕回，是怕藍長飛的眼綫得到消息。如今是無論如何辦不到了。一路上，劉德清就在不停地盤算着，如何進入花馬池，如何帶着這位于大夫進入金陵酒家，到時候只怕還要費一番心機。

于大夫不能騎馬，他要騎駱駝，走得慢吞吞的，急得劉德清直冒火，恨不得狠狠將那匹駱駝抽幾鞭。

劉德清不是窩囊廢，但他這幾年在花馬池却毫無表現；環境逼人，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沒法子施展。如今紀標派了他這樣一件差使，他當然用上了全副精神，希望圓滿地達成任務。

他兩個手下也是挺機伶的，騎馬走在頭裏，算是尖兵，而且劉德清還交代了連絡記號，一旦有什麼發現就傳消息回來。

一路上，于大夫都坐在駱駝背上睡大覺；這樣能睡得着，倒也是一門功夫。

太陽愈昇愈高，空氣也開始熱燥，于大夫也醒了。

「副座，快到了吧！」于大夫在駱駝背上伸着懶腰。

「就快到啦！」

「副座！你深更半夜跑到紅沙河來找我，到底是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受了傷呀？」

「于大夫！」劉德清冷冷地說：「聽說你只認大洋不認人，六十塊大洋的診金你已經先收下了，你又何必管他受傷的人是誰？」

于大夫道：「嗳！這話可眞對，算我多問啦！」

「于大夫！這個人受傷，有一天兩夜了……」

「這麼久了？只要他還活着，那就有救。」

「可是他一直昏迷不醒哩！」

「副座！療傷這門學問可大着哩！如果這個人受傷之後一直昏迷睡着，反而對傷者有利。睡是最能養神的，只要他一睜開眼睛，就會恢復原先的樣兒。」

「大夫！你有法子讓他醒來嗎？」

「副座！你這句話問得眞稀罕，要是我沒法子敎他醒來，你跑那麼遠來找我幹什麼？」

劉德清沒吭氣了，這位傷科大夫有訣竅，他還記得于大夫的口頭禪——不死有救。

突然，遠處响起了尖銳的口哨聲。哨聲尖銳而長，這是警號。

劉德清身手矯健地躍下馬，上前拉住駱駝，使駱駝伏下，疾聲說：「于大夫，伏在駱駝身邊，不管有任何情況，都別亂動。」

「副座！是怎麼回事呀？」

「別問。」

于大夫嘟囔着：「眞稀罕！刦匪竟然刦到自衞隊副隊長的頭上來了，膽子可眞不小呀！」

劉德清那有工夫聽他的嘮叨，躍上馬背，立刻揚鞭催騎，往前面奔去。

剛跑出一箭之地，劉德清就看見一匹馬朝他跑了過來，馬上無人，他疑心對方可能又以側騎的方式躲在馬身後面。果眞如此，那一定是敵人。劉德清也連忙側身一旁，同時抽出了革袋中的馬槍。

那匹馬嘶聿聿地跑了過去，擦身而過的時候，他才認出那是自衞隊的馬，心頭不禁一驚，馬兒空回，馬上的人難道遭遇危難了嗎？

他用力一抖韁，加快了馬兒奔跑的速度。

只不過眨眼工夫，他又看到第二匹向他跑來，仍舊是一匹空馬。

劉德清心中暗喊一聲糟了！那匹鞍上無人的馬已經到了面前，這一回他却估計錯了。當兩匹馬擦身而過的那一瞬間，馬肚子下面突然躍出一個人來。

那個人騰空躍起，撲向劉德清；他連思索的時間都沒有，就已經被對方按倒在沙地上了。

那個人他是認得的，是拚命十三郎。天氣已漸熱，劉德清却好像突然墜進了冰窖子。

「劉副隊長！」拚命十三郎一臉的獰笑。「得罪啦！」

「你想幹什麼？」

「劉副隊長！咱們從來都不敢冒犯自衞隊，當然也不希望得罪你，只想問你一句話。」

「你不能先讓我起來再問嗎？」

「不行。」

「好！你問吧！」

「昨夜離開花馬池，這個時候才回，上那兒去啦？」

「巡邏。」

這時，另一匹馬也到了跟前，馬上人是王十一。

「十一哥，」拚命十三郎嚷着說：「你到那邊去瞧瞧，他們三個人有前有後，一定會有什麼名堂。」

王十一立刻打馬前去查看。

劉德清閉上了眼睛，他知道他所辦的差使已經砸了鍋，他可以咬牙撐到底，那位于大夫却沒法子守住秘密的。

× × ×

桂蘭芳一跨出房門，她就楞住了；她疑惑自己因爲睡眠不足而產生了幻覺，或者，她那雙惺忪睡眼看花了。她揉揉眼，再看，沒錯呀！

商琳坐在她房門口，正冲着桂蘭芳瞇笑哩！

妳幾天的不眠不休，商琳的兩腮削瘦，目眶下陷，笑在她這張臉上不但不使人舒暢，反而令人毛骨悚然。

桂蘭芳的第一個反應是：莫非商琳已經瘋了？

「桂姑娘！妳起來啦！」商琳在向她打招呼。

說話的聲音很正常呀！

「桂姑娘！妳過來。」商琳招着手。

桂蘭芳心懷忐忑地趨前，她一向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這會兒却有點兒畏畏縮縮。

「桂姑娘！我要告訴妳個好消息。」

「哦！」

「妳那根吉林參熬煮了三次，三大壺參湯鄧爺都喝光了。」商琳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鄧彬復甦了，商琳當然應該笑。桂蘭芳大罵自己胡塗，早該想到了呀！

「鄧爺醒來了？」

「嗯。」

「什麼時候的事？」

「下半夜。我本想告訴妳的，想想妳剛睡，又不忍吵醒妳……桂姑娘！妳那根吉林參成了及時雨，多管用哩！」

「鄧爺的精神還健旺麼？」

「桂姑娘！人參是萬藥之王，這話一點也沒錯，鄧爺經過三十個鐘頭的酣睡，元氣本就恢復不少，再喝下去幾大碗參湯，就跟常人一樣了。我告訴妳，在天亮之前，他還出去過一趟。」

「出去幹什麼呀？」

「他說要探探動靜。」

「如今呢？」

「又睡下了。」

桂蘭芳一臉落漠的精神，本來她還有所關切，如今這份關心也消失了，她反而有空虛的感覺。

「桂姑娘！妳要進去看看鄧爺嗎？」

「不！他又睡下，何必吵醒他？」

「桂姑娘！」商琳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妳必須去看看鄧爺。」

「爲什麼？」

「他一醒過來就問起妳，桂姑娘！妳教我如何回答？對於一個剛脫離死亡邊緣的人，我能說什麼？桂姑娘！妳一定要去見見他。」

「不！」桂蘭芳用力地搖着頭。

「桂姑娘！妳教我怎麼對他說呢？」

「將事情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他。」

商琳道：「桂姑娘，那可能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鄧彬是經得起打擊的人，要不然，他早就不可能活在這個世界上了。」

「桂姑娘！我了解妳的心情，也了解妳的苦衷。妳既然認爲鄧爺經得起這個打擊，爲什麼不親自告訴他？」

「不！」桂蘭芳流露了一絲苦笑。「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商琳，來花馬池唯一的收穫就是交了妳這個朋友，眞的，我沒說假話。」

「我相信。」

「商琳，現在好平靜啊！」

的確很平靜，闃無人聲，朝陽柔和的光綫披洒在天井裏，綠的更綠，連那些生在角落裏的鮮花都變得可愛極了。

「大概不會平靜太久的。」

「商琳，趁現在，我要跟妳談一件事情。」

「哦？」

「商琳！如果妳活着，鄧彬也活着，妳能使喬喬的影子離開妳的心房嗎？」

商琳渾身震動了一下：「桂姑娘！妳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妳的心房被死去的喬喬所佔據，恐怕連死者的靈魂也不安。商琳，妳還年輕，人要往前去，不能往後退。在妳身上，還有好多新鮮，新奇的事兒要發生，人不能老是活在回憶裏。」

兩行清淚從商琳的目眶中流出，這個倔强的女人終於哭泣了。

「商琳，好好地活下去，堅强地活下去，生存本身就是一件榮耀的事，生存不僅僅是爲了自己，也爲了別人，商琳，就算爲鄧彬，妳也應該好好活下去。」

「鄧彬？」這個名字對商琳似乎很陌生。

桂蘭芳道：「商琳，他是一個値得愛，也需要愛的人，那麼些年，他的心裏充滿了恨，妳要將愛注入他的心田，讓他了解，這個世界上除了恨，還有愛，還有太多的愛。」

商琳道：「桂姑娘！這就是妳來花馬池的目的？」

「是的，」桂蘭芳悽苦地笑着：「去愛別人是一副重擔，我現在將這副重擔交

給妳了，商琳，妳勇敢，自信，妳絕對挑得起。」

「桂姑娘！妳太看重我了。」商琳激動地撲近了桂蘭芳的懷裏。

桂蘭芳深深地擁摟着商琳。

× × ×

一根倒塌的橫樑變成了刑架，劉德清赤裸着上身被綁在上面，鞭痕在他的肉體上縱橫交錯地留下暴力的痕跡，但他那張堅毅的嘴仍然緊緊地閉着。

藍長飛站在他的面前，在他逐漸糢糊的視綫中，藍長飛變成了魔鬼的化身。人不該對魔鬼臣服，應該唾棄。因此，劉德清用他最後的一點力氣抬起了頭。

「姓劉的！」藍長飛咆哮着：「你非逼我把你給宰了嗎？」

「你就把我宰了吧！」劉德清氣若游絲地說。

「劉德清，」藍長飛的語氣又緩和下來：「這又是何苦？那位于大夫什麼話都說了，你給他六十塊大洋的診金把他從紅沙河請來，是爲了替某一個人療傷，這個人當然是鄧彬。我只要你回答一句話：鄧彬的傷勢究竟怎麼樣？」

「你不會自己去看。」

「劉德清，這句話你已經說過無數遍了。」

「藍長飛，你怕鄧彬是不是？」說每一個字，劉德清渾身都會抽搐地疼痛，但他還是咬牙說下去：「你怕鄧彬怕得手下的兄弟死了那麼多你仍然當縮頭烏龜，怕得只敢在這裏用皮鞭對付我，你爲什麼不敢用彎刀去金陵酒家？你那把彎刀不是在塞上，邊城橫行十幾年了嗎？」

王十一在一邊插嘴了：「老大，你閃開，讓我把他倒吊起來用烟薰。」

「站到一邊去！」藍長飛冷叱一聲。

王十一乖乖地站開了。

「劉副隊長，」藍長飛又改了稱呼。「一進門我可是對你客客氣氣的，一句話交換一袋金子，等我把鄧彬放倒了，你跟紀標還是幹你們的正，副隊長，何必跟我過不去？跟自己過不去？」

「藍長飛，你跟我說這些話，都是白搭……」

「我知道，你是奉命行事，是紀標派你到紅沙河去的，是不是？」

劉德清沒吭氣。

「我就知道紀標一直在利用鄧彬除去咱們十三太保，有咱們在，他那個鳥隊長就一點兒威風也沒有，是不是？」

劉德清仍然不吭氣。

「王十一！」藍長飛突然大叫一聲。

「老大有什麼吩咐？」王十一立刻跑了過來。

「你，柳十郎，木谷十二郎，你們三個立刻到古樸齋去，從紀標開始，把自衞隊的人全部幹掉。」

「你……」劉德清大吃一驚。「你這是幹什麼？」

「我先幹掉你們自衞隊，然後洗刧花馬池，然後高飛遠颺，鄧彬的事，以後再找機會了斷。」

劉德清猛烈地搖頭，使自己保持清醒，然後大聲說：「藍長飛，你聽清楚，去紅沙河請于大夫，是我自己的主意，與紀隊長完全不相干。你雖然是惡人，還不是瘋子，你不能這麼幹。」

「我高興怎麼幹，就怎麼幹！」

突然，拚命十三郎進來了，他向藍長飛打了一個手勢，後者立刻走了過去。

「老大，于大夫說，在紅沙河他曾經詳細問過傷者的狀況，劉德清告訴他，傷者受了三處刀傷，流血過多，一直昏迷不醒……」

「一直昏迷不醒？」

「于大夫是這麼說的，所以他特別帶了一種可以使昏睡的傷者復甦的藥……」

藍長飛沒有再聽下去，又像一陣風似的捲到了劉德清的面前。

「劉德清，咱們再打一次交道，成不成，在你。」

「你說。」

「我放過自衞隊，也放過花馬池的老百姓，但你必須回答我一句話。」

「又是鄧彬的傷勢？」

「不！另外一件事。」

「我答應，只要我能回答得出。」

「是誰殺了八爺？」

「我不知道。」劉德清說的是實話。

「我應該換個方式問——殺八爺的人是不是鄧彬？」

「不是。」

「行了！」藍長飛拍拍劉德清的肩頭，然後打了一個手勢，向外走去。

王十一，拚命十三郎在後跟着。

「咱們上了個大洋當，差一點坐失良機。」藍長飛精神抖擻地說：「鄧彬一直昏迷不醒，這是可以斷定的。」

「可是，誰殺了八爺呀？」拚命十三郎問。

「是杜復軍。」

「姓杜的？……」

「我竟把他給忘了，兄弟們！這是最後一個機會，咱們立刻往金陵酒家……」

「老大！」王十一插嘴說：「我可要提醒你，你早先把姓杜的忘了，如今可得把他放在心上啦！」

「十一！我忘不了他的……」接下來，藍長飛低聲細語地說出了他的計劃。

王十一和拚命十三郎聽得連連點頭，看樣子，藍長飛有許多絕招，詭計。

× × ×

天亮前，紀標派人到城外去接應前往紅沙河請傷科大夫的劉德清；天亮後不見人影，他又派人去察看，接二連三的報告都是「不見人影」。終於，壞消息來了。

「隊長！咱們七星岩附近發現了三匹馬……」

「咱們隊上的馬？」

「是呀！副隊長的坐騎也在其中，還有一匹駱駝。」

「沒見人？」

「沒見着。不過，咱們還有好幾個弟兄在發現牲口的附近搜索。」

紀標先是發寒，後是發熱，最後是發火；多年來積壓的窩囊氣一股腦兒都發了出來。

一聽着，立刻傳人送信，所有在城外搜索的人全部回來，要快！隊上的弟兄立刻集合……」

「隊長！要幹什麼呀？」那個兄弟有些莫名其妙地問。

「圍捕十三太保的殘餘份子，營救副隊長。」

「紀隊長！十三太保，可是不好惹的呀……」

「你們知道什麼？這麼多年來咱們一直忍讓，一味妥協，姑息養奸，十三太保才有這麼高的氣燄。以往，他們還避着咱們一點，如今可好，動到咱們頭上來了。對付暴力只有用暴力……快去傳令。」

風紀不是一天半日就可建立起來的，自衞隊平時懶散慣了，除了裝模作樣地巡巡街，抓抓打架鬧事的小地痞，從來都沒有見過大場面。如今一聽說要圍捕十三太保，大夥兒全傻了眼。

拖拖拉拉，磨蹭了半個鐘頭，才集合了九個人，還一個個睡眼惺忪。

紀標那支破槍一年到頭壓箱底，如今也佩掛在腰間。可是，當他一看那幾個鳥人時，立刻就洩了氣。

「怎麼就這幾個人？」

「有一半去了城外，七個病號；還有幾個外宿的一時也找不到。」

紀標又想破口大罵，但他忍住了，這只怪自己，怎能怪別人呢？

那九個人是四支長槍，五柄大刀，四支長槍倒有三支是土造的單打一，另外一支日式三八步槍算是最新式的，却只有四發子彈。

就憑這點實力想要對付兇悍殘酷的藍長飛嗎？

答案是「不可能」三個字，可是一股強烈的自尊和責任感驅使着紀標；他必須採取這項緊急行動，置劉德清的安危不顧，他是辦不到的。他交代留守的隊員，一俟城外那夥人回來後立刻前往接應，就帶着這九個人出發了。

趕到藍長飛臨時匿藏的地方，紀標就憑藉他當年當管帶時的作戰經驗佈署攻擊陣勢。他很認眞，可是他那些平日未受嚴格訓練的弟兄在行動的時候就像小孩子捉迷藏般令人可笑。

紀標身先士卒，他有一股揚眉吐氣的快慰，進了頭道門，進了二道門，長驅直入，未遭受任何抵抗。

這個時候，他那羣膽小如鼠的弟兄們稍稍胆大的一些，不過還是像老鼠般畏畏縮縮。

「紀隊長！」突然有人喊叫。

紀標一揚手中的九連珠，不過，那是一支破槍，休想連發連響，扣一下扳機能響火那已是運氣。而且槍匣裏的九發子彈能有幾顆打响，他實在沒有把握。

「紀隊長！」又是一聲喊叫。

紀標一旋身，沒見着半個人影。

「紀隊長！往上看呀！」

紀標一抬頭，這回他可看見了。

劉德清坐在一張破椅子上……應該說他被綁在一張椅子上；那張椅子懸空與橫樑相齊，橫樑上坐着柳十郎，他手裏拿着一把鋒利的匕首，刀刃壓在劉德清的喉嚨兒上。

若是倒退幾步，若是手上那把槍眞管用，紀標有把握一抬手就將柳十郎放倒，現在，他的手只有下垂着。

「紀隊長！」柳十郎滿臉獰笑。「你瞧見了！」

「柳十郎！你們幹嗎跟自衞隊過不去呀？」

「沒法子，因爲你們帮着鄧彬。」

「柳十郎！趕緊將劉副隊長放下來，以後咱們大家還要見面。」

「不行！這是咱們老大的吩咐。」

「柳十郎！沒瞧見我帶了槍嗎？是槍子兒快，是刀子快，你還不明白嗎？」

「紀隊長！別唬人！你那支破槍八成是打不響的，你就是打响了，也未必能救得了劉副隊長，另一個也死定了。」

「另一個人？誰？」

「紅沙河請來的于大夫。」

紀標洩氣了，他不能不顧劉德清和于大夫的死活。

「紀隊長！藍老大交下來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請你帶隊上的弟兄到城外操練去，花馬池絕不能見到你們的人。只要紀隊長守約咱們絕不傷害劉德清和于大夫。」

「好！我照辦。」紀標發現他還是那麼窩囊。

× × ×

金陵酒家東院的牆頭上有一羣嘰嘰喳喳的麻雀，這時，那羣麻雀突然沖天飛起，原來，有一個人從牆頭上翻了過來。是拚命十三郎。

他年輕，機警，在行動的時候活像一頭靈巧的山豹，幾縱幾閃，就到了東廂。

他走到杜復軍的房門口，輕輕地彈指敲門。

沒反應。

他再敲，逐漸加重，虛掩的門開了。

「杜爺！」拚命十三郎不敢冒失，先站在門外發話。「我是來傳信的，請不要誤會。」

然後他才緩緩推開門。

房內沒人。

却有人在他的身後開腔：「拚命十三郎？」

拚命十三郎一驚回頭，發現杜復軍竟然站在他的身後。他的剽悍，他的萬丈氣燄，在這一瞬間完全消失了。

「杜爺！」

「你是來傳信的？」

「是呀！杜爺！」

「爲誰傳信？」

「咱們藍老大！」

「說！」

「關於八爺的事咱們老大不敢過問，他只想了解一下，鄧彬是您的朋友嗎？」

「不是。」

「關於鄧彬與咱們弟兄之間的這場衝突，您站在那一邊？」

「我站在我自己這一邊。」

「杜爺！咱們老大還有下情回禀，當年咱們老大一仁之念，饒了鄧彬一命，想

不到為自己種下了殺機，為咱們兄弟帶來厄運。如今咱們死了七個弟兄，被逼得走投無路。俗話說得好，狗急跳牆，人急拚命……」

「跟我說這些幹什麼？」

「想請杜爺了解咱們老大的苦衷，他並不嗜殺，只是被逼得沒有法子。」

「那是他的事。」杜復軍的態度始終是冷冷的。

「沒跟杜爺打聲招呼，咱們老大可不敢輕舉妄動呀！杜爺！您定要體諒……」

「我一定會體諒他的，過去，我曾經體諒過許多人，告訴藍長飛，我不會為難他。」

「謝謝杜爺！謝謝杜爺！」拚命十三郎又向東院逸去。

杜復軍喃喃自語地說：「我會教他死得痛快一點！」

「杜爺！那個人是誰？」桂蘭芳突然在杜復軍的身後出現。

杜復軍並沒有回頭去看她，冷冷地說道：「他是拚命十三郎，一個用七首的好手。」

「他來幹什麼？」

「傳話。」

「哦？……」

「藍長飛蹩不住了。」

「哦！他終於要自投羅網了。」

「蘭芳！別提醒我，我該作的事從來都不需要別人提醒，何況這是我對妳的承諾……蘭芳！我昨晚說的話妳認眞考慮過了嗎？」

「哦！你反而在提醒我了。」

「不管我為妳作過什麼，妳並不需要付出代價，妳有絕對的自由……」

「杜爺！我想了一夜。」

「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好。」杜復軍突然變得很輕鬆的說。

「在坐科學戲的時候，因為有鞭子管教我，那時候我很乖。後來出科成了名，沒人管我，我變得很放任。我發現：太多的自由對我並沒有好處。」

「這……」杜復軍飛快地轉過身子。

「……這話是什麼意思？」

「杜爺！我跟定你了。」

杜復軍道：「哦？是一種報答？還是一種施捨？」

「都不是。我重覆我昨晚說過的話，我對你有更深一層認識。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男子漢；有許多性格，典型不同的男子漢，你是其中之一。」

杜復軍嘴唇在蠕動，似乎想說什麼，但他却沒有說出半個字。

桂蘭芳道：「杜爺，你要說什麼？為什麼不說呀？」

「蘭芳，我只想交代你兩件事。」

「杜爺，您吩咐吧。」

「頭一件，大戰迫在眉睫，待一會妳一定要待在房裏，將那個姓商的女人留在妳身邊，不管情況如何，妳們都不准漏頭。蘭芳！妳一定要聽話。」

「我定會聽話的。」桂蘭芳變得很柔順。

「這第二件，常宜發現鄧彬傷重昏迷，我怕他回去報信，將他綑在帳子後面，等這一場血戰結束之後，妳去放他……蘭芳，我不敢說在殲滅藍長飛之後還能活着，所以交代給妳。」

「杜爺！」稱呼是尊敬的，口氣却有命令的意味，桂蘭芳又恢復了她那刁鑽的性格。「你必須活着，為我你不能死。」

「蘭芳！」杜復軍笑了。「妳說話的神色眞可愛，就好像妳是宇宙的主宰……蘭芳，我一向控制了別人的生死，但我沒法子把握自己的生死，除非我躺在床上，一但投入險惡的戰場，是生，是死，就由不得我了。」

「杜爺，你過去殺過不少兇殘的惡徒，是不是？」

「不錯。」

「你每一次都沒有危險，是不是？」

「是呀！」

「為什麼每一次都沒有危險呢？」

「因為，在那些兇殘的惡徒死亡之前，我從不暴露自己，當然沒有危險。」

「杜爺，關於你的傳說我聽得太多，太多，你的任務是殲滅惡徒，不是比高低，爭強弱，因此你盡量施展詭計，使他們在毫無預防的情況下死去，這也許是卑鄙的，不光明的行為，却值得原諒，因為你要面對無數殺人不眨眼的惡徒。他們只賭一次命，而你却要一次又一次不停地賭下去，有一次意外就完了。」

「蘭芳，妳不知道我此刻心裏有多高興，妳畢竟了解我的苦衷了，我碌碌風塵，為民除害，却遭來許多詬罵。殊不知我也是人，我也是血肉之軀，我也同樣怕死，我也有生存的權利。」

「杜爺，從此時此刻起，你不知道我有多麼的尊敬你，可是，我仍然有一件事不明白。」

「哦？什麼事？」

「你為什麼不能像過去一樣，以詭詐的手段去對付藍長飛？那樣，你豈不是依然可以有驚無險地活下去嗎？」

「不！」杜復軍說得很用力。

「為什麼？」

「我要讓那些過去詬罵我的人，了解一件事，我也有勇氣去面對一個兇殘的敵人？」

「這是虛榮心在作祟。」

「蘭芳，我本來就是一個虛榮心極重的人，想想看，我冒險殲滅那些惡徒，既不是為利，那又是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求名。結果，却是惹來一陣詬罵，我甘心嗎？」

桂蘭芳緩緩地搖幌着腦袋，似是不敢苟同。

「蘭芳，藍長飛是我這一生中所遭遇的最強勁的對手，也是我殺伐生涯中最後的一個目標。我要面對面正大光明地殺死他。然後，我就要封刀退隱，這一次成功的滋味一定是非常鮮美的！」

桂蘭芳不忍心再說下去了，她看到杜復軍眼眶中射出的異樣神彩，她感覺得到杜復軍心靈中的痛苦。當他被人罵成膽小

鬼，狡狐，劊子手，喪失人性的殺手……等等不光彩的稱呼之後，他是多麼渴望別人把他看成君子，看成英雄。

這是一類高貴自尊心的顯現，也是人類劣根性的畢露。不管杜復軍生了怎樣一副性格，他畢竟是一個血肉之軀的凡人。

桂蘭芳的心情非常沉重，但她却裝出滿臉的笑：「瞧，杜爺，咱們在說些什麼呀？就好像易水河畔送壯士，大有生離死別的味道……唉，我眞是太愚昧了，別說一個藍長飛，就是十個藍長飛也不能傷你一根汗毛呀！」

「蘭芳，妳的鼓勵正是時候，憑良心說，我剛才心頭還在發寒，現在，我已是勇氣百倍了。」

「眞的麼？」

「眞的。」

桂蘭芳撲過去，投入杜復軍的懷中，她雙臂像鐵箍似的緊緊圍住他，她那粉嫩的臉龐在他那滿是鬍碴子的下頦處用力地磨蹭着。昨夜，當杜復軍想一親芳澤時，她提出苛刻的條件，此刻，她願意作澈底的奉獻，那怕是杜復軍啃碎她的骨頭，喝光她的血。

感情眞是一個奇妙的東西！

女人的感情更奇妙。吝嗇時，像屋簷的滴水，大方時，又像洶湧的海濤！

此刻，桂蘭芳的身體熾熱得像個火球，心智却像混濛的迷霧，即使杜復軍此刻只想沉醉溫柔鄉，不再去面對一場冷酷無情的斷殺，她還是照樣愛他入骨，照樣毫無保留地澈底奉獻。

然而，杜復軍却輕輕地將她推開了，他是一個男人，却又不是一個只沉溺於情慾的男人，在壯志未酬，心願未了，責任未卸之前，他必須保持冷靜，冷靜到冷酷，冷漠的地步。

桂蘭芳兩眼痴迷地望着杜復軍，實際上那已不是含情脈脈的目光，而是兩團烈火！

不過，這兩團烈火却無法使杜復軍燃燒起來。

他轉身回房，用力地關上房門！

桂蘭芳沒有跟上去，沒有捏緊拳頭用力擂門，她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堅毅地他站定，穩定地轉身，然後向西廂走去。

她來到商琳的房門口，輕輕地喊了一聲：「商琳。」

商琳出來了，桂蘭芳向她勾勾手指頭，二人一起進入桂蘭芳的房間。

金陵酒家沉寂得像是一座除了腐葉之外再沒有任何生機的死谷，所不同的只是上空沒有盤旋等待啄食屍首的禿鷹。

突然，有人在長廊上出現了。

是一個挑着兩桶酒的佝僂老者。

他生了一個紅鼻子，大概是因為他喝過太多的酒，把鼻子都喝紅了，他在二道門的地方將酒桶放下來，扯開了嗓門大吼大叫：「金掌櫃，金掌櫃！」

當然沒有人答理他。

「怎麼啦？金陵酒家的人全死光了嗎？」

還是沒有人答理他。

他索性就地坐了下來用葫蘆瓢兒舀了半瓢酒，咕嘟咕嘟地喝了起來！

西廂的屋頂上有什麼東西在移動，如果不注意去看，那是極難發現的，是一個人，穿着灰色衣服，他每動一次，只不過一兩寸，整個身體呈圓筒形在滾動，又慢，又輕，當他滾到商琳那間房的頂端時，他就趴在那兒不動了。

他穿的灰色衣服看上去和屋瓦的顏色差不多，是不會被人發現的。

現在，又有人從二道門那裏出現了，高高的木屐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音，他是藍長飛的手下木谷十二郎。

可是，他現在不像是木谷十二郎，因為他身邊沒有帶着那把東洋戰刀，沒有攜帶木魚的僧尼是不會唸經的！

他嘀嗒嘀嗒地走了過來，一直走到商琳那間廂房的門口才停住。

在窗紙上戳了一個洞，在洞穴處窺探的桂蘭芳和商琳看得很清楚，木谷十二郎左手拿着一個中封貼着紅籤的信封，右手抬起來敲門。

他敲了好幾次，房門才打開，面色蒼白得像麵粉般的鄧彬在門口出現了。

他站得那樣挺拔，他的神色是那樣穩定，儘管他身上還貼了好幾張膏藥，可是誰也不敢說他是一個剛剛受過重傷的人。

木谷十二郎沒有說話，其實鄧彬也未必聽得懂他的東洋話，他只是將左手的信函交到鄧彬的手裏。

紅籤上寫着「鄧彬親啓」四個字，書法還很工整。

鄧彬當場拆閱，只見信箋上寫着：

「鄧彬老弟，十年舊債，終須償還，仍請移駕七星岩，以便當面結清。

愚兄　藍長飛敬拜」

鄧彬那兩道目光突地明亮起來！

「你們藍老大在什麼地方？」

木谷十二郎搖搖頭，表示聽不懂他的話。

鄧彬揮揮手：「去換一個會說中國話的人來。」

木谷十二郎掉頭就走。他也許聽懂了鄧彬的意思，他也許以為鄧彬揮手是教他滾蛋。

鄧彬够冷靜嗎？答案應該是「不够」兩個字。他應該想一想，藍長飛為什麼會派一個日本浪人來作傳信使者？按常情推斷，使者應該帶回鄧彬的口頭答覆，去？或者不去。鄧彬似乎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却追了上去，一把抓住了木谷十二郎的肩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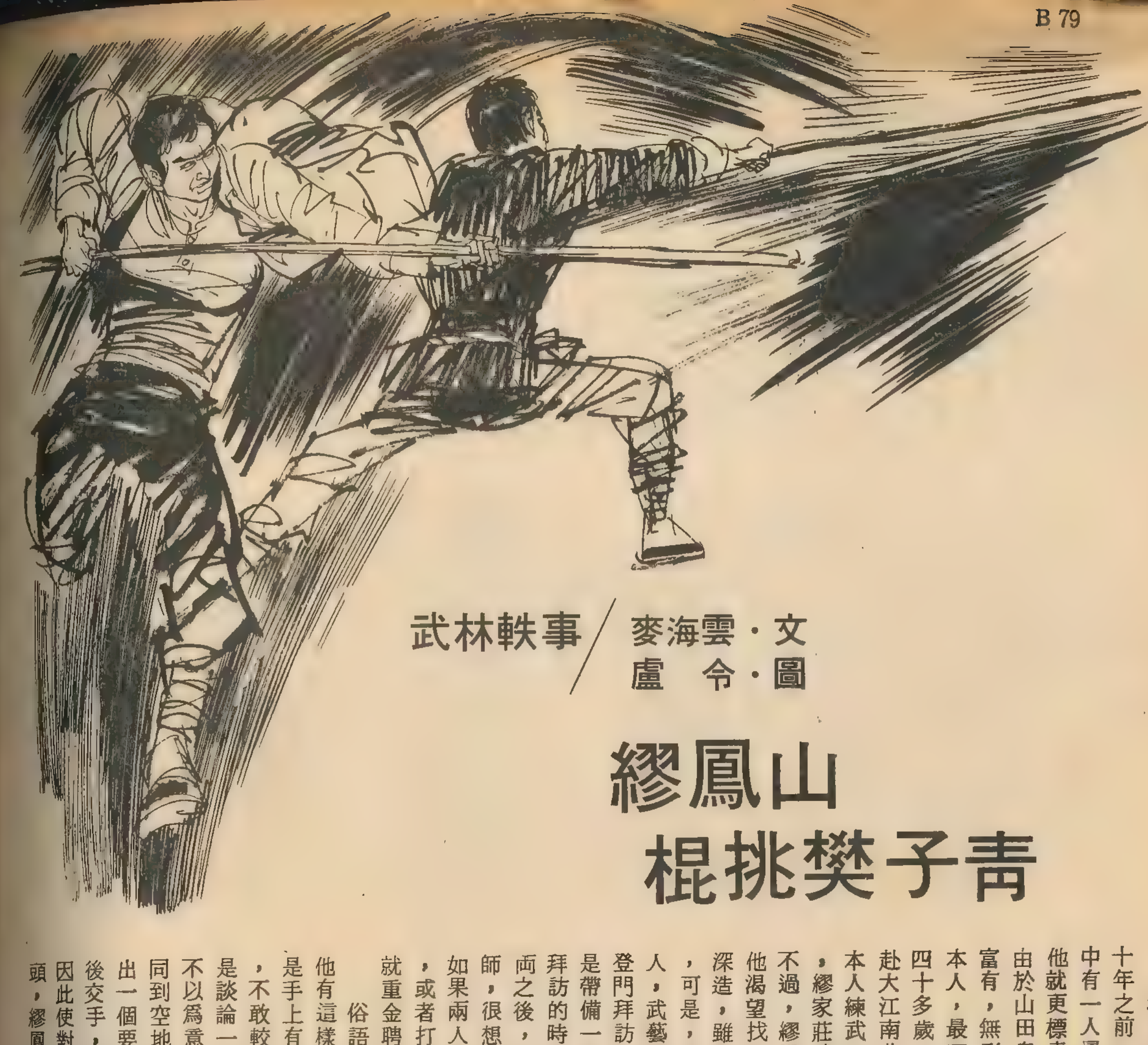
東洋浪人多半懂得相撲之術，可是，木谷十二郎却很馴服地一動也沒有動。

「聽清楚，小鬼子。」鄧彬盡量說得很慢。「藍長飛在什麼地方？」

木谷十二郎攤攤手，聳聳肩，表示不知所云。

鄧彬沒轍兒了，他只有將那封信函往對方手裏一塞，表示不接受這個約會。鄧彬沒有理由相信藍長飛有償清舊債的誠意，跑一趟七星岩實在太多餘了。

木谷十二郎又連忙將信函塞還給他。一時，兩個人糾纏不清。（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麥海雲·文
盧令·圖

繆鳳山棍挑樊子青

現時港九兩地的武功鼎盛，但在五六十年之前，新界的武林高手亦很出色，其中有一人屬於元朗的富戶，叫做繆鳳山，他就更標青，繆鳳山在元朗已經有三代，由於山田衆多，祖產豐厚，而且繆家相當富有，無形中變成一方之霸，至於繆鳳山本人，最喜歡研究的就是武藝，他已經有四十多歲，身形手法，非常超卓，曾經遠赴大江南北學習武功，回到故鄉來，除了本人練武，還把他的武藝傳給子侄，故此，繆家莊威名遠播，沒有鼠輩敢捋虎鬚。不過，繆鳳山本人却仍是不感到滿足的，他渴望找到名師指點，使自己的武功更加深造，雖然他無法抽出時間到處找尋高手，可是，附近各鄉如果有甚麼一個出色的人，武藝超群，他打聽得到，必然到該處登門拜訪，他每到一處鄉村拜訪高手，總是帶備一條鼠尾棍，另有銀両禮物，登門拜訪的時候，說得非常謙虛，送上禮物銀両之後，才道達來意，自稱是繆家莊的拳師，很想印證武林的絕招，盼名師指點，如果兩人較量高下，有人勝得過他的拳脚，或者打贏他那一條大頭細尾的鼠尾棍，就重金聘請回到繆家莊授武。

俗語說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有這樣大的口氣，登門尋師訪友，當然是手上有些斤両的，有許多拳師拱手爲禮，不敢較量，而且拒絕收取銀両禮物，只是談論一番，一盞清茶，便即送客，他也不以爲意，反之，碰着對方有這種興趣，同到空地較量一番亦無不可，到時他還提出一個要求，兩人必須到特別幽靜之處然後交手，誰勝誰負，並不洩漏於外，免至因此使對方難堪，如是者較量過十多個教頭，繆鳳山的名氣便响起來。

雖然在繆家莊他是莊主，他到外邊去，却非用莊主的身份出現，自稱是暫時做教館的拳師。某天，他忽然聽到大埔圩附近有一個教頭叫做樊子青，把當地一個悍匪黎七撕開，分爲兩邊，認爲此事非常奇異，立刻到大埔圩看看。

悍匪黎七非常兇惡，不但在元朗十八鄉橫行，只是不敢騷擾繆家莊，其餘各處，全部受他打家刼舍，騷擾一番，有時他還到寶安縣靠近海濱一帶，逢人就刼，並且把刼來的財物豪賭，輸了再刼，贏了就隱居一個時期，官方多次想拘捕他，總是無法獲悉他的行踪，有願難酬，這樣兇殘的一個大盜，竟然有人用手把他分爲兩截，實在太過驚奇了，何況他早就知道樊子青僅有五尺三寸高，體型矮細，跟悍匪黎七相差極遠呢？更加不可信了，但因鄉民言之鑿鑿，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立刻到大埔墟的鄉公所查問究竟。

當時衆意紛紜，有許多人主張把樊子青送交官府作爲兇手，亦有人說他殺了大盜，有如俠士，不必計較，索性把黎七的屍體收殮算數，因爲繆鳳山在元朗很有名氣，大埔圩跟元朗相去不遠，他的武功十分出色，人所共知，故此，他踏進了大埔圩的鄉公所之後，各人就把特殊的目光注視他，並不等候他查問，先行有人走前兩步，對他說之，黎七的屍體留在後園空地，樊子青則留在一個房間裏面聽候發落，問他應該如何處理。

他本身是莊主的身份，等於名流，他說的話有很大影响力，當然不會隨口就說出如何處置，起碼他要看過樊子青，又再研究樊子青如何跟黎七交手，才決定回答這個問題。

他把這一層意思說出，鄉公所的負責人黎品三，立刻迎他到客廳坐定，而且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原來是樊子青向鄉公所報告的，當時樊子青還把黎七的屍體拖住走，引致街上無數鄉民圍觀。

說到劇盜的屍體分爲兩截，關於這點，繆鳳山提出來問他是否屬實，黎品三搖搖頭說：「外邊的人以訛傳訛，說得太過離譜了，劇盜黎七下邊裂開約有半尺，略露出腸肚，流出來的血有如泉水，非常可怖，那是眞的，却非眞的整體分做兩截。」

繆鳳山說：「劇盜黎七曾經獨闖三關，一人連打三個著名的拳師，身高六尺，雙臂如鐵，怎會敗得這樣慘呢？看來此事應該作深入的研究，請你帶我見見樊子青，或者把他帶到這裏來。」

黎品三聽了，稍爲躊躇，繆鳳山立刻說：「你眞是糊塗了，如果樊子青想乘機逃走，他就不會到鄉公所報告，拖着死屍在街上走。——」

黎品三點頭說：「繆莊主說得對，讓我把樊子青帶來，由你跟他談談。」

不過一會，樊子青被帶到客廳，繆鳳山向他打量一眼，頗爲奇怪，問：「樊子青，是你把黎七殺死的嗎？」

他怒容滿臉，說：「莊主，你是否來此地審判我呢？」

繆鳳山連忙否認，說：「我只是想調查這件事情的眞假而已，絕對沒有審判你的意思，況且，我並非法官，亦無權審判。」

聽了這幾句話，樊子青的敵對意味減少了許多，說：「我已經把此事發生的經過情形對鄉長說知，你們實在是太過糊塗的，如果我使用甚麼詭計殺掉一個良民，應該判罪，假定給我殺死的人是個悍匪，那就不能夠判我有罪了，何況我跟他交手，明打明的作戰，絕非使用詭計呢？更加不應該說我是個兇手。」

鄉長望了望繆鳳山，沒有開口，他的目光含有徵求的意思，希望繆鳳山說出一個甚麼主意來，繆鳳山想了想，說：「樊子青，你跟劇盜黎七交手，無人在場，以一般情形說，他比你高大得多，而且精通拳脚，刀槍棍棒都是第一流的，你憑甚麼把他殺掉呢？」

樊子青說：「我已經把此事經過的情形告訴鄉長了，但却沒有對你說知，如果你想知道他如何死在我的手上，我不妨再說一遍，當時我經過竹林之前，忽然聽到脚步聲响，有人從林中小徑疾走過來，大喝一聲，叫我停步，我早就聽見過有一名悍匪專殺拳師，我是教頭的身份，怎會隨時跪下求恕呢？當時我也大喝幾聲，問他是誰，何以叫我停步，此人自稱是黎七，專殺教頭或拳師，我更加光火，一言不合，便即大打出手，他施展連環鴛鴦腿飛躍過來，想把我置於死地，怎料我躲閃得快，趁着他兩脚離地，仍然沒有落地之前，我標馬過去，捉住他的兩條腿，往左右一分，他下體給我撕裂，流血不止，雙眼一瞪，就此魂歸地府，我說的全是事實。」

繆鳳山問：「樊子青，你殺了劇盜黎七，本應可以走開，何以你把他的屍體帶到鄉公所來呢？你是否想領功呢？」

樊子青搖了搖頭，說：「因爲我不知道此人是否眞的黎七，如果殺錯良民，我就一生睡不合眼，故此，拖屍到來請求查檢，我沒有半句說及領功。」

繆鳳山向他打量幾眼，說：「樊子青，你的一雙手居然可以抓住黎七，把他撕開，料想你有分牛之力，你有沒有勇氣試一試呢？」

樊子青十分高興，點頭說：「我時常練習分牛的，隨時可以把兩頭黃牛分開來的。」

既然他肯接受這種測驗，各人亦想看看，於是，鄉長以及繆鳳山就帶他到田邊，看看他如何分牛。

所謂分牛，先行使兩頭黃牛或水牛激動起來，互相用角決鬥，他站在一旁，雙手齊出，把兩頭正在決鬥的牛分開，據說這樣做必須手上有勁，最少有千斤之力，然後能夠辦得到，缺少氣力，妄想分牛，隨時使兩頭黃牛或水牛激怒起來，用角向這個人撞擊，發生不測之憂，故此，等閑之輩，想也不敢想到赤手分牛。

既然樊子青這樣有勇氣，自稱可以實地試驗，於是，由鄉長叫人把兩頭大水牛帶到眼前來，然後設法激怒牠，使牠用角決鬥。

水牛的角十分粗壯，雖然牠不能夠像黑牛似的用尖角把人抄死，但因牠的氣力極大，俯頭向一個人撞擊，給牠撞中，便即身亡，故此，水牛跟黃牛或尖角的黑牛同樣可怖，難得樊子青答應分牛，施展絕技，眞的站在牛旁，細心觀察，有機可乘，一躍而出，把牛角分開。

牛和牛的決鬥，跟人的決鬥相似，兩個人決心拚個你死我活，仍非一打就打到倒地打滾的，俱是拳來脚往，一拳打出，如果落空，收拳再打，水牛或黃牛也是如此，用角撞擊對方，無法取勝，便即退後半步，再撞第二次

樊子青把握時機，趁着兩頭水牛撞擊之後，稍爲後退，再撞另外一次，他忽然聳身一躍，左手或右手各按牛頭，居然使兩隻大水牛分開，還因他的雙手把兩個牛頭按到泥地上面，使兩頭牛覺得很不舒服，使勁想逃走，但却辦不到，只好把後脚亂踢，表示牠已發怒。

各人看見樊子青分牛絕技，非常出色，鼓掌大叫，不約而同的讚他天生神力。

就在這時，本鄉的一個教頭喚做黎君武，他冷笑一聲，撥開各人，走到繆鳳山的臉前來，說：「姑勿論黎七這個悍匪是否死在樊子青的手上，總之，樊子青招搖生事，拖着屍體在街上行走，似乎太過驕傲，就算他有分牛之力，我仍想教訓他一頓。」

這番話分明是挑戰了，大概黎君武認爲黎七死在樊子青的手上，心有不甘，然後這樣說，另一方面，可能黎君武想出風頭，趁着各人在場，如果他有辦法激怒對方，自願交手，而且打輸給他，那就可以一箭成名。

當時各有各的想法，繆鳳山和鄉長還沒有拿定主意，那邊樊子青已經光火起來，大聲說：「你切勿走開，讓我把你的頭按在地上，有如壓倒水牛一樣。」

既然黎君武蓄意挑戰，對方答應下來，便不客氣，即時交手。

黎君武雖然是個很普通的教頭，但因他閒來無事，用脚上山亂踢，一脚就可以把一株小松樹踢斷，綽號黎鐵腿，或者因爲他認爲自己的脚法靈活，有把握打贏，又或他看見樊子青身型矮細，以爲這傢伙只是一鋪牛力，不堪一擊，於是放胆挑戰，不管怎樣，兩人既然同意落場交手，無

人阻止，這一場龍虎鬥立刻要展開，看熱鬧的人都紛紛退後。

黎君武果然是個有份量的教頭，他雖然擅長用脚，却非碰頭就把一雙腿如飛殺上，先用拳頭進攻，只見他的右拳虛幌一下，左手用㓾捶由上打落，看他的拳路，希望樊子青用手擋格，他的右拳立即向面門出擊，跟住連發幾個直拳，左右打出，打算一下子就把對方擊倒，不過，樊子青並非弱者，他發覺對方右拳一幌，即用左拳撲攻，沒有接招，那雙脚好像有彈簧裝上去似的，不必轉身，仍可退後，一退就是六尺，似乎整個人彈開一樣。

他退後得這樣快，純因他苦練過後標馬，本來標馬上前是很平常的，要是向後標過去，那就不容易了，他居然十分乾脆玲瓏，一退就是六尺，身型手法如此靈活，黎君武看了也是暗暗的佩服。

黎君武的鐵腿煞是厲害，他居然三幾脚就把對方迫住，似乎樊子青鬥不過他，雖然樊子青有分牛之力，但因對方頻頻以脚法進攻，那就一雙手無所施其技了，故此，樊子青鬥了一會，就好像渾身發軟，搖搖欲倒。

那時，黎君武得勢不饒人，竟然施展他的連環穿花腿向對方進攻，樊子青閃避多時，忽然仆倒，兩手壓在地上，似乎想走，但却失脚滑跌，黎君武喜出望外，走前一步，提起右脚來，打算向他的背後踐踏下去，要是這一脚踏中了背後的血海穴，樊子青就登時吐血身亡，因此，看熱鬧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甚至繆鳳山也覺得這條好漢給人一脚踏死，太過可惜。

眼見這一招是無法拆解了，怎料樊子青施展這種誘敵進攻的絕招，乃是敗中求勝，對方的脚沒有踏下來，他忽然一個轉身，僅憑兩手之力支持自己，整個軀體向橫兜了一個圈，本來頭向前，脚向後，化爲頭在後，脚在前了，因爲那雙脚兜了一個圈之後，就伸展到黎君武的胸部，一個穿心腿，只是一脚，已經把黎君武整個彈開六七尺，仰面倒下來，氣喘如牛。

樊子青這一招仍是敗中求勝的絕招，只是誘敵進攻而已，並非眞的打輸，僅憑雙手支持身體的壓力，踢出一條腿來，照例那種脚是軟弱無力的，他却打出三百斤力，這一招叫做「背後穿心腿」，實在是武林中極難練習得到的脚法，就算黎君武綽號鐵腿，也無法施展出來，故此打輸。

黎君武向他挑戰，不但施展連環穿花腿，還想一脚踏死他，照理對付這種毒心腸的人，不必客氣，樊子青準可以把那條腿向他心窩踢出，一脚就可以使他喪命，不過，樊子青認爲對方是個教頭，不忍同類相殘，故此那一脚只是踢中對方胸肌較厚之處，雖然仰臉跌倒，不會喪命，仍算是手下留情。

打贏了這一場仗，各人心服了，認爲樊子青確有資格擊敗悍匪黎七，便不再追究此事。

鄉長趨前說：「樊教頭，你確是名不虛傳，我想把你殺掉悍匪黎七的一頁轟轟烈烈事蹟寫下來，呈送當局領功，請你在本鄉留居數日。」

樊子青聽了，傲然說：「因爲黎七向我襲擊，我迫於自衛然後把他殺掉，當時的情形確是鬥到盡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然後迫於施展殺手，我實際上絕非狠毒之人，不想領功了，就此告別。」

說完他拱手爲禮，正想移步離去，繆鳳山睹狀，趕快伸手抓了他一把，說：「本鄉就在附近，請兄台同到鳳山的村莊裏面喝杯酒，然後細談。」

樊子青正想喝酒，聽了欣然點頭，於是兩人就先後離開該鄉，由大路走出，直趨元朗。

大埔圩跟元朗相去不遠，兩人俱是教頭，健步如飛，不過一會，便到元朗的鳳山鄉了，一來繆鳳山是鄉紳，而且是當地的首富，二來繆鳳山的武藝極高，名氣响噹噹，村裏各人看見他都非常尊敬，站在一邊鞠躬爲禮，樊子青看了也心裏佩服的，願意多留一會。

鳳山鄉內，有些名勝古蹟，至於那一座園林別墅，佔地甚廣，到處俱是花草樹木，奇怪的是園內有許多個大缸，缸邊比較粗濶，似乎是醬園舖裏面的缸，但却非常光滑，十二個缸列陣，看來有如一朵花般。

樊子青以爲繆家祖先是做醬園起家的，那些大缸大概是先人的遺物，不忍拋棄，這個想法湧上腦海，不過他沒有說出來。不久之後，兩人就在客廳坐定，有書童捧茶進來，繆鳳山點頭向樊子青再度打個招呼，說：「兄弟，久聞樊家的樊花棍，天下無雙，早就想向兄台領教，此是武林互相研究，今天湊巧兄台駕臨本鄉，並無旁人，希望兄台賜教棍法，使鳳山開開眼界。」

樊子青是樊梨花的後人，樊梨花當時武功蓋世，登台掛帥出征，就憑着那一路樊花棍，雖然相隔許多年代，棍法未失，傳到樊子青這一代，仍是十分標青的，故此，繆鳳山提出這個問題來，希望互相研究棍法。

繆鳳山一直都想外出經商，但因鄉內子侄太嫩，如果有江湖大盜殺奔本村，無人應付得來，放心不下，他會得請樊子青研究棍法，就是想看看對方的武功如何，倘若樊子青確有妙着，一棍擋三刀，便聘他做護村的教頭，教子侄練武，這層心事雖然沒有說出來，樊子青看了他的神色，聽到他的話，亦是心裏明白。

當時樊子青離座拱手說：「鳳山老哥的拳脚棍棒，附近十八鄉無人可及，小弟甘拜下風，不必比劃。」

繆鳳山說：「我是眞心誠意，邀請老哥研究武藝的，如果，我想有心拚個明白，就會趁着剛才許多人面前，你殺退黎君武的時候挺身而出，跟你用棍較量高下了，現時，沒有人在旁看熱鬧，正好研究武藝。」

說完這句話，他就拍掌叫書童出來，帶樊子青到演武廳看看那些棍棒，請樊子青自行選擇。

事情發展到這裏，樊子青無法推辭，只好跟隨着同入演武廳內。那個演武廳非常濶大，可以擺得十二圍酒，地上打磨得很乾淨，微有光滑之感，可見晚上有許多人練武，牆邊分別放置刀槍棍棒，單是棍的那一排，竟有十二枝，枝枝不同。

他站着看時，繆鳳山走近說：「兄弟最喜歡玩的是鼠尾棍，頭大尾細，即是懸掛在牆角的那一枝，至於你喜歡挑選那一類棍，請你自行選擇，在另外一邊的牆角仍有一枝鼠尾棍的，未知你喜歡拿甚麽棍交手，請兄台自行決定。」

樊子青聽了，心上一沉，鼠尾棍有許多殺着是由背後標出來的，一棍穿心，由於棍身用樊花木製造，棍尾特別尖，形如槍尖，有內勁的人，可以力透棍尖，非常犀利，有資格玩鼠尾棍的人俱是高手，故此他必須集中精神應付。

想了想，樊子青就伸手指着牆邊放置的一排長棍短棍，笑着說：「我不會使用鼠尾棍的，一向用齊眉棍，我就拿一條齊眉棍跟老哥玩玩吧！」

齊眉棍的高度等於由地上豎起來跟自己的眉心相等，由於每個人的高度並不一致，故此，齊眉棍仍有長短之分，樊子青體高五尺多些，身型矮細，故此，他選擇的齊眉棍是較短的一枝。鼠尾棍高過自己的頭，兩條棍的高度不同，顯然是齊眉棍比較吃虧，再又因爲鼠尾棍的棍尖特別尖，齊眉棍兩邊棍頭棍尾一模一樣，如果施展一棍穿心的殺着，當然鼠尾棍出色得多。還因鼠尾棍可以從肩膊之間向後標出來，連環標出，貼身作戰，特別有利，齊眉棍更非敵手，故此，喜歡練武的人，一眼就看得出來，有胆握齊眉棍而沒有勇氣握鼠尾棍交手的一邊，總是武功較低的，當時兩人同意各握長短棍，準備交手，繆鳳山神氣活現，臉露微笑，看來他充滿了自信心，認爲必勝。

樊子青手握齊眉棍，由牆角走到演武廳當中，以爲繆鳳山就站在對面交手，殊不料繆鳳山只是走近他，却無發招較量的意思，打個招呼，說：「樊教頭，在演武廳交手，太過平凡，我想跟你在園中玩玩，那邊較爲幽靜，地方也濶大些，未知閣下有何意見呢？」

樊子青隨意點頭，尾隨着他同出花園之外，走到剛才看見十二個醬料大缸放置之處，繆鳳山忽然停步，說：「樊教頭，我經常在這些醬料缸上面走動，脚步靈活，一邊走一邊施展棍法，認爲這樣子練習，可以使那條腿更加出色，因爲我習慣了在缸上走動，如果在平地行走，反而打得笨拙，我的意思是想跟兄台在醬料缸上交手，樊教頭是否同意呢？」

樊子青仍是那一副懶洋洋的姿態，隨意點頭，他的態度顯然是同意在缸上較量棍法了，繆鳳山笑着說：「那麽，兄弟先走一步。」

說完這句話，他就飛身到醬料缸那邊去。繆鳳山躍登醬料缸的缸邊之後，即時把一條腿拉起來，變成金鷄獨立，然後擺好那一枝鼠尾棍，準備作戰。

樊子青看見那些醬料缸相當沉重，入地有幾寸，顯然不會踏爆，不過，繆鳳山習慣了在缸邊走動，一進一退，都有步法，如果他自己沒有這種習慣，跳到缸上去，實在是輸的多過贏的，故此，他不敢怠慢，立定主意，一招就要分出勝負來，說了一聲：「獻醜！」隨即飛身躍登另外一個大缸。

兩個大缸相隔八九尺，兩人想交手的話，便要互相走近，樊子青趁着走近之際，施展攔門棍的棍法，把齊眉棍向上迎頭打落，實際上却想對方接招，乘機用棍尾向上挑起，進馬一挑，那條棍對準敵人的心窩刺去，一棍就定輸贏，這一路棍法是樊花棍中的殺着，繆鳳山不懂得拆招，以爲這一條鼠尾棍化棍爲槍，向上迎格對方劈頭打來的齊眉棍之後，順勢向橫刺下，料不到因此就吃了虧，險些給對方一棍穿心，只是鬥了這一招，他就知道樊子青確實有眞功夫，不容輕視，不敢怠慢，立刻後退兩步，然後再鬥，他畢竟技遜一籌，再鬥下去，很快他就發覺樊子青的一枝齊眉棍神出鬼沒，棍頭棍尾都可以標出來，更加古怪的是攔腰棍，用一枝棍壓住自己的腰部，棍頭棍尾分左右兩邊攔腰掃過來，這種棍法必須退後躲閃，因爲兩人在缸上作戰，避無可避，繆鳳山逼於從缸上躍下。

看來他是拱手稱臣了，不料他這樣做仍有殺着，樊子青剛從缸上跳下來，想跟他握手言和，對方的棍忽然往上一挑，險些在他的小腹挑去，使他身受重傷。

好似樊子青，他怎會如此輕易給人挑起來？他發覺對方用鼠尾棍的棍尖挑來，用他整體凌空，無從發力，只好身形略變，把手上所握的齊眉棍往下一沉，打中鼠尾棍，借此發力整體彈起來，凌空飛躍，越過繆鳳山的頭，然後雙脚落地，這一招燕子穿簾認眞出色，繆鳳山自愧不如，喜形於色，立刻棄棍趨前，改容相向，跟他打招呼。

經此一戰，樊子青就接受了繆鳳山的聘請，正式做繆家莊的教頭，威震元朗十八鄉。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一場龍虎鬥　兩遇對頭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五柳先生函邀武林俊彥前往祝融峯頂，作三年一屆的爭奪武林盟主盛會，左大莊，尚萬近兩敗俱傷，各自下峯去後，無為庵主也因肩負輕傷要離開現場，夏平江卻出言挽留，稱他曾觀察現場地勢和盛會舉行的時辰，患了殺刧，要無為庵主與五柳先生各坐鎮風，火二宮，冀能稍化戾氣，無為庵主依言留下坐鎮風宮，恰於此時，向陽君來到，赤眉道長因看不慣向陽君的狂態，首向向陽君挑鬥，而谷楓却因先刻已向夏平江挑戰，不許他人佔先，夏平江心中暫不願與鬥，藉口說刻下來了貴客，他不便放肆——

「老漁人」谷楓那知對方言中之意——夏平江果然心機明銳，輕輕一言，即把「向陽君」這個燙手的山芋，丟到了谷楓手裏。

可笑谷楓這位「鐵琵琶」門當今唯一傳人，一身武功端的了得，他久居「江漢」，在武林中有「江漢第一人」之稱，見聞不謂不廣，經歷不稱不精，只可惜和一般武林高手犯了同一的一個毛病——目中無人。

——他此番前來，也和夏平江抱着同一個理想，決計要爭得那柄「武林權杖」到手，那裏把「向陽君」這個名聲並不大的人看在眼睛裏。

當時聽了夏平江話後，不但不引以為警，反倒將矛頭，轉向新來的向陽君的身上。

頓時，他朗笑一聲，道：「有理——有理！」

一面說他轉眼看向「向陽君」金貞觀道：「……怎麼，金小友你可有興趣，下場子玩玩麼？」

聽見了這句話，「終南劍客」夏平江臉上遂即帶出了一抹微微的笑容，他知道自己這一手「移花接木」算是用上了，目下正可「坐山觀虎鬥」，並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功，一時心中好不得意，遂即向後面退了開來。

各人的眼睛，情不自禁的俱都移向這個魁梧的年輕人「向陽君」身上，倒要看看他是否有胆子接受挑戰。

「向陽君」的表情，偏偏是那般的木訥。

聽了「老漁人」谷楓話後，他似乎一動也不動，只把一雙閃爍着精光的眸子，直直的注視着谷楓。

谷楓忍不住「嘿嘿！」一笑：「怎麼樣？老弟！有沒有這個興趣？」

「向陽君」金貞觀忽然冷冷一笑：「谷老師這是在向我叫陣？」

「赫赫，」谷楓笑了兩聲：「叫陣倒也說不上，金老弟，如你有興趣活活筋骨，我谷楓倒甚願意陪你玩玩，怎麼樣？」

向陽君一笑道：「動手過招保不住就要傷人，這等大事谷老師竟然以『活活筋骨』來見笑，足見閣下武功之高妙，不可一世了。」

一面說，他偉岸的身子，遂即緩緩的自座位上站了起來，兩隻鐵腕作勢向天上伸了一下，即聞得串密集的骨節响聲。

休看這小小一個動作，卻使得在場各人都不禁吃了一驚，各人乃知道這個「向陽君」敢情練過「易筋洗髓」之功，並且已有八成以上的火候，一時心裏有數，誰也不敢再對他心存輕視。

「向陽君」嘴裏這麼說着，已緩緩移動腳步，走到了「老漁人」谷楓的對面站定。

「谷老師既承見愛，就請你老劃下道兒來吧。」

「老漁人」谷楓就在對方身形接近之初，已感覺到有一陣急迫的壓力逼向自身——這種感觸似乎又較諸先前的「終南劍客」夏平江又是不同。

然而，他自恃四十年純功，卻也不把對方這個年輕朋友當成威脅的勁敵。

「金老弟——你好純的功夫。」谷楓拱了一下手：「失敬！失敬！」

嘴裏說着，一面長長吸了一口氣，施展出「混元一氣功」，暗中抗拒對方迫體的壓力。

如此一來，果然緩和了對方上來的「凌人」之勢。

「向陽君」金貞觀抱了一下拳：「谷老師，你要怎麼個活動筋骨？在下洗耳恭聽！」

「老漁人」谷楓面色一沉道：「金老弟你還是在取笑我，廢話少說，我接着你的就是了，這個道我看還是由你來劃比較適合。」

向陽君「哼」了一聲：「恭敬不如從命，這麼說金某人也就不客氣了。」

谷楓凌聲道：「好說，你說吧，刀山劍樹，只要你金老弟說出來，谷某人無不奉陪！」

「那倒也用不着。」

說這句話時，「向陽君」金貞觀那張俊臉，陡然間現出了一片陰森，說不出的一種冷峻。

——仰頭看了一下當空的那輪驕陽——各人才忽然發覺到他所站立的那個地方，並無任何陰影可供蔽陽遮光，是以全身上下都罩在烈日之下。

也就在他仰空當頭烈日的一刹，他那張古銅色的英俊面頰上，忽然籠罩起一片隱隱紅光。

對於現場各人來說，這種變化十分鮮明——只是誰也不曾料到有甚麼奇特的作用在裏面。

當然，畢竟還是有幾個特殊的人物，看出了一些法竅，五柳先生，夏平江，以及「青冠客」鄧雙溪！

這三個人目睹着向陽君的膚色轉紅，各人都心裏有數。

尤其是「青冠客」鄧雙溪，因為在場各人之中他是唯一對於「向陽君」其人瞭解最透澈的一個，由以往的各項事實證明，凡是向陽君每在膚色轉紅之時，也就是他一次下手殺人的先兆。

似乎也只有「青冠客」鄧雙溪一個人知道，「向陽君」金貞觀所練的這種功夫的名稱——「太陽神功」，這種功力的最奇特之處，乃是在於直接可以由太陽處提取功能，用以對付敵人。

「老漁人」谷楓顯然沒有認識到對方這種功力的顯現與獨特之處，是以並不為意。

「向陽君」功力一經灌注，頓時顯現出無限精神抖擻，當下向着谷楓拱了一下手：「請！」

手勢落下時，那根一直握在手裏的白木杖，「噗！」的一聲，已深深插入泥土半尺有餘。

「老漁人」谷楓足下輕旋，身子滴溜溜一個快轉，已來到了向陽君左側方，只見他一口「弧形劍」，緊緊的紮在背上，卻是手不觸柄，他是顯然沒有「出劍」之意。

「谷老師，在下開罪了。」

話聲出口，就見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一隻右掌已當胸向外緩緩推出。

谷楓頓時就感覺到一股奇熱的勁道，直迫向前胸而來，其力萬鈞，一時簡直令人難以當受——谷楓大吃一驚，現下之計，設非以本身功力硬接對方這一招之外，簡直就無計可施，苟或閃躲，亦是不及。

「老漁人」谷楓不得不猝提功力，用「進步隨身掌」勢，一掌向外推出。

雙方掌力乍然交接之下，「老漁人」谷楓臉色一陣子漲，滿頭灰白長髮，俱都似刺蝟般的忽然炸了開來。

雙方的身子都固若磐石，紋絲不動，只是，在「向陽君」的那隻手掌甫一收回的當兒，谷楓足下卻由不住向前打了個踉蹌。

向陽君臉上微微現出一絲笑容，倏地後退一步，抱拳道：「開罪！」

「老漁人」谷楓卻在這時發出了一聲嗆咳，忽的濃眉一挑，怒聲道：「甚……麼？莫非你這樣就以為勝過了我不成？」

向陽君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不錯，你是受傷了！」

「笑話！」谷楓怒睜着一雙眸子，倏地縱起身道：「一派胡言，吃我一掌！」

話到人到，人到掌到。

饒是這般快捷，卻也難以能够接近向陽君身邊。

衆目睽睽下，「向陽君」只施展了一手「凹腹收胸」的功力，無巧不巧，谷楓遞出的那隻手掌，正巧就在這凹進去的那塊地方定住，却是僅僅只差了寸許而沒有傷着對方。

緊接着「向陽君」身子向左面一轉，輕飄飄的已閃開了一旁。

「老漁人」谷楓一掌沒傷着對方，似乎像是用力過猛，腳下收不住勁道，再次向前打了個踉蹌。

「你已經受傷了！」向陽君眸子瞬也不瞬的盯在他身上：「我勸你心平氣和，還是不要恃強動武的好。」

在他說這番話時，各人忽然發覺到「老漁人」谷楓的臉色有異。

原是紫紅的一張臉，驀地變成了「慘白」，刹息間，那張蒼白的臉上，卻沁出了一層汗珠。

這些現象，顯示得極為突然，就連「老漁人」谷楓本人也似乎深感迷惑——他只是忽然感覺到一種疲倦，別無異狀，如果就此認輸，却令他萬難心服。

鼻子裏冷哼一聲，「老漁人」谷楓陡然把身子轉向向陽君：「小輩——你這是弄的甚麼玄虛……？」

說了這句話，他身上疲態益著，就像是為電流忽然擊中，全身上下連一絲勁也提不起來，勉強的向前邁進了兩步，一雙腿腳竟然連連打起抖來。

看到這裏，在場各人俱都由不住大吃了一驚：「一掌飛星」朱農與「赤眉道長」幾乎是同時雙雙現身而出，二人一左一右，有如剪空的燕子一般，倏地向下一落，各出一手架住了「老漁人」谷楓左右。

「向陽君」利用這個空檔，已回身原處，單手握住了那根白木杖的杖柄，將它拔握手上！

「老漁人」谷楓在「赤眉道長」與「一掌飛星」朱農扶持之下，簡直是足不着力，一刹間全身戰抖得那麼厲害，設非是他二人手上着力，整個身子簡直就要癱瘓

了下去，這一刹間，他才覺出了不妙！

「你……」他有氣無力的看着對面的向陽君：「你……你到底搗的什麼鬼……我……」

一刹間，他那張看來「慘白」的臉，忽然又變成了「血紅」顏色，出息聲也變得異常劇烈。

「你內力不濟，」向陽君慢吞吞的道：「已爲我掌力所傷，現在設若平躺不動，不出聲，一個時辰後，必可收血氣平和之功，那時功力自然恢復，否則，哼，不是我危言聳聽，只怕你有點不妙。」

一面說，他遂即緩緩的在一方大石上坐了下來。

「老漁人」谷楓乍聽之下，既驚又怒，衆人面前，他尤其是丢不起這個臉，那裏把他的話放在心上，當時怒吼一聲，作勢向着「向陽君」身前撲來，奈何身側二人挾得如此之緊，自己更是力道不濟，一掙不動，却覺得一股熱氣，直由丹田提昇直起，忍不住驀地張嘴，「哇！」的噴出了大股鮮血。

這口血一經噴出，眼看着他雙眼上翻，一口氣進接不上遂即當場閉過氣去。

這番情景，直把全場所有目睹之人都看得嚇了一跳！

赤眉道長與「一掌飛星」朱農一時都慌了手脚，慌不迭將他平放地上。

「一掌飛星」朱農隨即施展內家灌穴手法，方自待向「老漁人」谷楓「心坎」穴上擊去。

却聞得那個新來怪客「向陽君」忽然發出了一聲冷笑——

「一掌飛星」朱農一隻手已然高高擧起，猝然聞聲之下，突然停在空中。

各人乍見來人「向陽君」施展怪異手法，一上來就釀成大禍，俱都怒焰膺胸——對於來人無不心存忿態。

「一掌飛星」朱農原意施展內家急救「灌穴」手法，將「老漁人」谷楓先行救醒，當時聽得向陽君這聲冷笑，不禁心中一驚，一時停手不動——

「怎麼？」他怒視着向陽君道：「足下莫非認爲老夫這種急救措施有什麼不對麼？」

「哼！」向陽君目光裏含蓄着威稜：「我沒有說什麼不對——只是這麼一來，只怕谷老師萬萬活不成了！」

「一掌飛星」朱農怔了一下，冷笑道：「你這是什麼意思？莫非他……」

向陽君「哼」了一聲，一雙光華四射的眸子，快速的在各人臉上一轉：「可笑之至，諸位當得上俱是一方之傑，莫非竟連一個懂事的人都沒有麼？」

這幾句話，不啻使得各人怒焰高漲。

高踞磐石的「五柳先生」，聆聽之下，發出了一聲嘆息，忍不住吶吶的道：「金少俠武技驚人，高明之至，老朽不勝欽佩，只請莫爲已甚，此番聚會還需留退步，以圖未來相見才好！」

向陽君聆聽之下，驀地發出了一聲狂笑，臉朝着高踞一方的五柳先生道：「五柳前輩這句話可就錯了，方才情形，乃是前輩你親目所見，在下被迫出手，實在萬不得已，哼哼！在場各人多屬武林前輩，如果認爲我這後生小輩可以任人欺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說話之時，「一掌飛星」朱農已同着「赤眉道長」，將負傷而倒的「老漁人」放倒石上。

——只見谷楓牙關緊咬，臉色泛紅，較之先前又似乎腫脹了不少。

朱農與「赤眉道長」，雖然見識精湛，只是像「老漁人」谷楓所受的這種傷情，却是聞所未聞，一時，却不禁有些亂了方寸。

「五柳先生」冷笑一聲，目光看向朱農道：「這位金少俠，生具異稟，更擅『太陽神功』，谷楓兄多半爲他太陽掌力所傷——」

「不錯，的確是被太陽神力所傷！」——接話的是「終南劍客」夏平江！

一面說，他已慢慢的走到了「老漁人」谷楓面前，一面彎下身子來，翻視着谷楓的一雙眼睛！

「赤眉道長」怔了一下：「甚麼叫『太陽神功』？」

夏平江微微一笑，看了一旁的「向陽君」一眼：「這是一種承自太陽炎熱的奇妙功力，中人之後能够使受者血氣失常，多半有『血炸』之危！」

向陽君聆聽至此，臉上帶出微微的冷笑，却是不置一語，大有「坐觀發展」的意思。

聽夏平江這麼一說，「一掌飛星」朱農才似乎忽然明白過來——

「哦！我明白了！」朱農仔細的打量着地上的谷楓，緩緩點了一下頭：「不錯——他的確是中了這種功力……」

說時，他臉上現出了無比驚恐表情。

「赤眉道長」緊緊咬了一下牙，冷冷的道：「彼此並無什麼深仇大恨，何必下這種毒手！眞是豈有此理。」

夏平江道：「谷兄內功精湛，看來還不致於有生命之危，爲今之計，宜將他平睡陰凉之處，以內功順理其氣，或可保全性命，不過——」

微微頓了一下，他眼光轉向「五柳先生」，又道：「這件事只怕又要麻煩五柳兄了！」

「你說的不錯！」向陽君忽然接住了他的話題：「普天之下，如今能够醫治這種內傷之人，也只有五柳老前輩一個人而已，只是……」

他說時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抹冷笑：「五柳前輩如今玉體違和，只怕是施展『金切玉膏』這門功力，勢將要費些事了——」

各人聆聽之下，俱都爲之一怔！

高坐磐石的「五柳先生」喟然一嘆道：「不錯，只是爲了要救谷楓兄一條性命，老朽也只有勉力而爲了——」

「赤眉道長」聆聽至此，實在忍無可忍，當時霍地手握劍柄，一振腕子，嗆！的一聲，已把背後那口「七星長劍」拔在手上！——

他猛地上前一步，劍指「向陽君」道：「姓金的——你用不着神氣活現，來來來，道爺這就請教你幾手高招！」

向陽君看了他一眼，暫不置答，却冷冷的向着「一掌飛星」朱農道：「我看這件事還用不着五柳前輩費事，在下這裏有

數片『太陽火毒』的解藥，谷前輩服下之後，只須按照夏先生所說，在陰凉地上躺上一陣，順順氣血，也就無妨！」

各人原以爲谷楓必死無疑，這時聽對方「向陽君」這麼一說，才知道他原是「胸有成竹」，不禁虛驚一場，赤眉道長愣了一愣，一時更是尷尬十分！

向陽君當時乃由身側取出一個小小瓷瓶，由瓶內倒出了兩粒暗紅色的丹粒，交給「一掌飛星」朱農，說了用法，收下了藥瓶，這才緩緩轉向赤眉道長！

赤眉道長持着劍，大有「羞刀難入鞘」之感，把心一橫，一股無名之火，更不禁發向「向陽君」！——

當下冷笑一聲道：「姓金的小輩，你可有隨身的兵刃沒有？道爺這裏等候多時了。」

向陽君微微皺眉道：「赤眉道長不必急於一時，在下此來，目的却爲素仰各位高招，只是道爺你要與在下比兵刃，刀劍無眼，萬一不愼，有了失手，只怕不妙，我勸道爺你還是收下劍來，我們還是印證一下拳脚的好！」

「赤眉道長」豈能聽不出對方話裏的涵意，聆聽之下頓時面色一沉——

「這個我明白，金小輩，」赤眉道長揚了一下手裏的長劍：「道爺我這口七星劍，走南闖北，會見過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漢，僥倖還不曾落敗過，哼，今天要是能敗在你手上，倒也是一件快意之事——」

說到這裏，他「嘿嘿！」一連冷笑了幾聲，長劍倏轉，一截劍身，全部隱藏在腕後——

只此一來，「藏鋒」已大大的透出了他手法之傑出不凡！但見他目射精芒，凌厲的注視向對方，大有「氣吞山河」，確是極見卓然不羣之勢！

偏偏那個「向陽君」，對於眼前這位傑出的武林高手，並不十分看在眼裏。

「道爺！」他冷冷的道：「容我再說一句，兵刃無眼，萬一有所損傷，實非在下所願，道爺你還要三思的好！」

赤眉道長搖搖頭道：「沒有什麼好三思的，姓金的，你可是帶有隨身兵刃，請亮劍吧！你不必顧慮道爺我，倒要好好的爲你自己打算打算！」

向陽君輕輕的哼了一聲，隨着他微微下蹲的身子，掌上的那根白木杖，再一次的已插進了地面——

「既然這麼說，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聲甫落，右手輕起——一聲清脆的「寶劍出鞘」聲，一口深藏杖內的平窄長劍，已脫杖拔出。

這一手顯然又大大出乎各人意外——雖也不曾想到，那柄木杖內，竟然藏有兵刃，一時少不得俱都對他那口長劍多打量了幾眼。

却見那劍約有二尺七八寸長短，通體光華燦爛，却在二指寬橫的劍身上，有一道紅色的劍槽，迎着陽光，其光熠熠，極其刺目耀眼。

「赤眉道長」那口「七星長劍」看上去却要較向陽君手中劍，長上許多——道長出身巴蜀斧頭山之「七星道觀」，一手「七步追魂」劍法，算得上有「鬼神不測」之妙，據悉乃其七星觀開山道長「七星羽士」夜觀星象所創出的七手殺着，武林中極見稱著，只是見者甚少。

各人乍見「赤眉道長」亮劍叫陣，俱都猜知他決計要施展本門殺着，來制勝强敵。

原來武林中畧具見識之人，也都知道「赤眉道長」這一手「七步追魂」劍法，又名「七顆寒星」，乃是取「七殺星座」，加以巧妙串聯，一經施展，殺性極著，非見血不能自已，是以無不心存驚駭，預料着二人這番兵刃相見，絕無倖免之理。

向陽君劍持右手，目光炯炯的逼視着「赤眉道長」，偉岸的軀體除了微見下蹲之外，絲毫也不曾移動。

赤眉道長那一口長劍，仍然藏鋒腕後，却把一隻右腕，直直的指向當前的向陽君。

兩口劍上的光采，被烈日渲染得閃亮如電。

「姓金的！」赤眉道長道：「你可聽說過『七顆寒星』這一式劍法？」

「久仰之至！」

向陽君咀角上拉起了一條笑紋：「如果我沒猜錯也就是足下眼前將要展出的劍法，未見其勢，先見其式，果然是高明之至。」

「好說！」七星道長冷冷的道：「有關這一手劍法，你可有個耳聞？」

向陽君點點頭，道：「聽說過，據說這是貴觀開山祖師，七星羽士夜觀星相，暗射北斗七殺之數，演變出的七式殺着，可是——」

赤眉道長微微愕了一下，說道：「倒是難得，敢情你知道的確不少，向陽君，你可有把握敵得住我這七式殺着？」

「不瞞你說，我有把握！」

八個字徐徐吐出，向陽君面色微微一沉，兩道濃眉緩緩向上揚起，那雙大眼睛裏交熾着無限殺機，却又暗暗含蓄着臨危不苟的機智。

「赤眉道長」先是一驚，緊接着冷冷一笑道：「小輩，你好狂的口氣。」

嘴裏說着，足下可一連向前踏進了三步。

向陽君一笑，說道：「這叫『三連蟾宮』！」

赤眉道長向左閃了一閃，斜着跨出一步。

「這叫『蕉陰藏殺』！」向陽君臉色沉着道：「如果我所料不差，道爺你下一步當是一式『右挑燈』，是也不是？」

赤眉道長在對方話聲未曾中落之前，先已右手高擧，那口隱藏在腕後的「七星長劍」，倏地泛出了一道銀光——果然是一手「右挑燈」之勢。

在場各人耳聽目睹之下，俱不禁吃了一驚，對於向陽君的「未卜先知」俱都大感驚異。

原來「赤眉道長」踏行的「劍步」乃屬他「七星門」獨特的身法，名喚「連環進身三式」，設非本門中人，局外人根本難以測知，這時忽然被「向陽君」一語道破，自感無限驚惶——

「劍勢」既已拉開，絕難自已！

「赤眉道長」一聲喝叱，陡地欺身而

進：「開罪了!」

了字甫一出口，足下邯鄲學步式的一個搶進，緊接着向右面一個快閃——正好湊足了「連環進身三式」的步法，掌中劍即於此時抖手而出。

大體上一般人運劍，總脫不開「一勇、二鬆、三實」此一邏輯，上來這頭一招更以「揮」，「砍」爲多，然而「赤眉道長」這一招卻大異尋常，耳聞得一聲劍嘯，斗大的一團劍光已臨當頭，在炸開的劍光裏，點出了一點銀星，直取向陽君頂門的「百滙穴」。

這「七顆寒星」劍招，一經展開果然極具威力，尤其這第一招——「六星照命」最稱凌厲辣手。

只是眼前這個向陽君，顯然是「胸有成竹」——就在各人驚駭的一刹，眼看向陽君身軀陡地向後一仰，掌中那口細窄的木柄長劍陡然挑翻直起——

「叮!」一聲脆响。

敢情不偏不倚，兩口劍的劍尖迎在了一塊，由於雙方的手勁兒都够大的，兩口劍一時變成了弧形，劍光流顫，看起來好不驚人。

借着掌中劍戛然彈起之勢，向陽君偌大的身勢，就如同一隻巨大的兀鷹，其勢之快猛，簡直出人意外。呼嚕嚕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向陽君偌大的身子竟然由赤眉道人頭頂上直標了過去，起似兀鷹，落如殞石——就在大家夥驚嚇無名的一刹，向陽君已採取了劍勢主動攻勢——

落身出劍，連成一氣!

一股凌厲的金刀劈風之聲，直襲向「赤眉道長」背後，其勢之快，簡直無從防範。

赤眉道長想是防到了他會有此一着，就在對方長劍加身的同時，他足下「跨虎登山」勢的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劍隨身轉，七星長劍用「霸王卸甲」之式，驀地平封而出。

「嗆啷!」一聲大响，兩口長劍猝然交接一起，搖曳出一天寒光。

就在雙方劍上餘音未完的同時，兩個人已乍然分開來，赤眉道人七星長劍，在右腕一個前推的姿態裏，驀地側身，撩腕，施展出「七顆寒星」中的第二式——「流星過野」——劍尖上炸開了碗大的一團劍花，一劍直向着向陽君小腹上扎過去。

論及出劍之勢，赤眉道人這一劍確實是無隙可擊，劍尖尚還離着向陽君小腹有尺把遠，先就有一股凌厲的陰森劍氣透衣直入，只覷其勢，已確知火候到家。

然而，今天這個日子對於「赤眉道長」來說，確實是太不幸了——

自然這一切應該歸諸於「向陽君」這個人的出現太過突然，既然如此，向陽君出手的，也就更令人莫測高深。

眼前，就在各人心驚胆顫的一刹，向陽君竟然又施出了「匪夷所思」的一招，只見他左手猛的向下封，這一手「金鷄振羽」施展得實在是太漂亮了，耳聽得「嗆啷」一响，赤眉道長的七星長劍已被倒崩而起，足足撩起來三四尺高下。

赤眉道長十拿九穩的一式勝算，想不到竟然又成了泡影，事到臨頭，再想抽招換式那裏還來得及？一時只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說時遲，那時快——

簡直就容不得赤眉道長有任何異動，向陽君的身子已「如影附形」般的依了上來。

各人目視之下，但只見他進襲的身子，有如一片雲似的疾快——在敞開來的肥大衣衫裏，向陽君一手遞掌，一手出劍，快到極點，令人不及交睫——

招式一經拉開，明眼人立刻就能看出其凌厲的威力，下意識的感覺到赤眉道長若想逃出此一招式，只怕是不容易了。

赤眉道長本人又何嘗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再想從容化解，那裏還來得及？

登時，他就覺得身上像是着了一把鋼鉤般的疼痛，整個身子在向陽君左腕力束之下，簡直動彈不得。

動手制勝的關鍵，常常只是在片刻彈指之間——

赤眉道長忽然覺出不妙，是在此片刻彈指之間。

向陽君出手制勝，亦是在此片刻彈指之間。

等到赤眉道長忽然覺出可以躲過對方這一招時，時間已是不及，在一片洋溢起的劍光之下，赤眉道長只覺得左面「中乳」穴上倏地涼了一涼，由不得腳下倏地打了一個踉蹌，向後退了一步。

向陽君也恰於此時向後退開!——一如他進身時同樣的美妙，一進一退，勢若行雲流水。

一片衣袂飄過，向陽君身若飛絮飄飄下墮，落身在一堵高出的石座之上。其狀翩若白鷺，優美之極。

反之，赤眉道長的情形可就大大的不同了。

一口七星長劍錚的一聲，插入泥土之中，他身子搖動的那般劇烈，右手緊緊握住劍柄，賴以支持看來搖搖欲墜的身子，左手卻力按着負傷的「中乳」穴上，一片殷紅血漬，直由他五指縫中滲透了出來，點點滴滴濺落地上。

「好劍招……道爺今天認栽了!」

話聲一過，身子陡然又幌了一下，驀地倒了下來，大家夥先是一驚，繼而才覺出了不妥。

「一掌飛星」朱農閃身而前，只見「赤眉道長」一張臉上顯示着極度痛苦，他的雙眉緊蹙，面色赤紅，全身上下蒸騰着一陣奇熱氣息，彷彿置身在湯鑊蒸籠之中，情形怪異之極。

在場雖有多人，但走的走，傷的傷，無疑去其大半，眼看着「赤眉道長」的情景，俱不禁浮起了一番悲哀。

「一掌飛星」朱農霍地轉向「向陽君」，面現怒色道：「姓金的，你果然心狠手辣，爲求目的，不擇手段，來——你就給個乾脆，一併把老夫也成全了吧!」

「向陽君」身形輕幌，「呼!」的飄身而下——一股疾勁風力，直向朱農迎面襲過來，使得他由不得向後退了一步，才得拿椿站穩!——

大怒之下，朱農反手撩臂，「叮噹」兩聲脆响，已把一對「日月輪」取到了手上。

他怒火攻心之下，恨不得就與面前的

「向陽君」決一死戰，當下「日月輪」「嗆啷」搖了一下，嗆的交掩胸前!

「來吧!老夫這裏候教了!」

說話時他瞪目欲裂，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要把向陽君生吞下肚的模樣。

向陽君冷笑一聲，直看向他道：「朱大俠不必急於一時，在下既然來了，少不得要向各位討教，只是卻不願落下一個嗜殺的罪名。」

目光一掃倒睡在地的「赤眉道長」，不禁冷冷的道：「這位道爺與我交手情形，大家都已看見，怨不得我心狠手辣，念在同是武林一脈的份上，我已對他破格留情，服我靈丹後，可保活命，只是以後行動有些不便，再想逞雄鬥狠，怕是有些不大方便了!」

一面說遂即取出丹丸一粒，左手一托赤眉道長下顎，即將丹藥餵入其口。

「一掌飛星」朱農其實又可嘗不知道對方厲害？只是卻又不甘心讓對方就這樣輕易獲勝，話已出口，更是無法反悔——

他早已蓄勢以待，這時聆聽之下，決計不予對方措手之機，足下突地一個墊步，猝然向着向陽君背後撲到，掌中的一對「日月輪」更是滿不留情，摟頭蓋頂，直向着向陽君頭上招呼下來。

向陽君一經臨敵，眞像是全身都長滿了眼睛一般，「一掌飛星」朱農的一對「日月輪」，眼看着已經招呼到前者當頭，頂多差數寸之間，就在這一刹間，向陽君身子陡地向前一俯——

彎腰，旋身，看來連成一氣，其勢如風——就在他轉過的身勢裏，拉出了一綫冷森森的劍光。

「一掌飛星」朱農乃是久經大敵的武林高手，豈能看不出對方這一手厲害處之理？

是以，就在向陽君身子方自轉過的一刹間，猛地凹腹吸胸，硬生生的把身子向後面收了回來，腰身側擰之間，飄出了丈許以外。

向陽君也劍如電閃。

朱農轉勢如風。

看起來，其間距離，簡直是間不容髮，向陽君劍出的妙，朱農躲閃的也妙。

然而，這其間卻已然有了勝負之分。

局外人旁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像朱農身上這麼明顯的破綻，更是不可能看不見。

原來向陽君那般快速旋身的一劍，雖不曾傷着了「一掌飛星」朱農的身子，却將他身上那一襲月白湖綢的長衫齊中斬成了兩片，就在朱農身子落下的同時，那半截前襟已離身飄起，吹落一旁。

「一掌飛星」朱農由不住臉上一陣發熱，登時楞在了當場。

眼前情形極爲明顯，朱農雖不曾當場掛彩負傷，可是當衆出醜，落了敗陣却是不爭的事實，以他身份自是不便賴皮。

一時之間，只見他面紅如血，羞窘得無地自容——過了一會兒，他臉上强自作出了一絲苦笑，向着向陽君勉强的抱了一下拳。

「老夫有眼無珠，足下果然技藝超人，佩服!佩服!天長地久，後會有期，老夫這就向尊駕先告辭了。」

一面說着，他遂即轉向高踞在上的「五柳先生」拱了一下手道：「老夫學藝不精，有辱先生稚愛，這裏不便逗留，就向先生告退了!」

言罷深深一揖，又向在場寥寥三四人拱了拱手，遂即從容向山下行去。

原本熱烘烘的場面，不大一會兒的工夫，竟然落成了跟前的蕭條局面。

眼前由始至終，一直不曾出手的，除了主持其事的「五柳先生」之外，似乎只剩下了「青冠客」鄧雙溪與「終南劍客」夏平江二人。

二人之中「青冠客」鄧雙溪最是沉着，由始至終，他始終不露鋒芒，自然，他有自知之明，如論及武功，很可能他是在場最弱的一個，尤其是當他目睹向陽君一身武功之後，更不禁「噤若寒蟬」!

——其實對於今日這場盛會，他原本就沒有抱着奪彩的侈望，他之所以前來，無非是對於兩個人的心存嚮往，現在他已經見識了其中之一，却對於另一個人的遲不露面而深感遺憾——

鄧雙溪仍然坐在原來的地方。

從開始到現在，他是現場保持着最鎮定的一個，甚至於臉上不表任何表情，然而如果你能够細心的察覺到他那雙注視向陽君的眼睛，即可以察覺到掩忍在那雙眸子裏的陰森神采。

現場還有一個保持鎮定的人——

「終南劍客」夏平江。

事情的演變，已經使得夏平江不能再掩忍不發，事實上對於「向陽君」的忍耐，他已經達到了極限程度。

向陽君早已察覺到了這一點，不知什麼時候，他們雙方的眸子已經緊緊的吸在了一塊，而且已擺出了「對立」之勢。

「終南劍客」夏平江儼然是一個傑出的「强者」!

「金少俠!」他彬彬有禮的稱呼對方，臉上顯示着從容的微笑：「你已經勝了三場，按照規定，你已經取得了決賽之權，只須再勝一場，即可穩操勝劵，由五柳先生處拿到那根領袖天下的『權杖』，『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夏某不才，眼見着今天武林有足下這等傑出不凡的少年，衷心不勝振奮。」

向陽君一聲朗笑，岔口道：「夏大俠不必拐彎抹角，眼前情形至爲明顯，金某人願意竭盡餘力，再接尊駕一陣，尊駕不必客氣，這就請劃下道兒就是。」

夏平江微笑頷首道：「少俠不必急於一時，在下一定不會令你失望就是。」

說罷轉身向着高座的「五柳先生」抱了一下拳道：「先生之意如何？」

五柳先生目睹向陽君今日氣勢，心中已是霍然，今日之會他原屬意「終南劍客」夏平江，却不曾料到平空殺出來的這個年輕人「向陽君」，竟是如此銳不可當，看來今日之會，在場各人鮮有能是其敵手，一時好不爲夏平江担心。

諦聽之下，他不禁輕嘆一聲道：「夏兄你要小心了，金少俠練的是至陽之功，你可知道？」

這句話無異在暗中指點他小心防範。

夏平江當然明白五柳先生言中之意，當時莞爾一笑道：「先生不必關照，金少

俠神威不可一世，確實令在下佩服之至，能夠敗在他手下，倒也值得。」

言罷，他遂即轉向另一石座，向着來自西崑崙「放鶴庵」的無爲庵主合十道：

「庵主可有甚麼交待沒有？」

無爲庵主既知「靜虛上人」喪命在向陽君之手，對於後者自然沒有好感，更何況眼前親見他連傷多人，更不禁激發起「同仇敵愾」之心，她心知這位「終南劍客」夏平江一身武功最是了得，在以往兩度聚會較技裏，亦不過少遜五柳先生一籌而已，此番看來似乎更爲精進不少，以他來對付這向陽君，自是最爲理想。

這時見問之下，忙即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貧尼早已是敗軍之將，不足言勇，這一陣自是以施主出戰，最稱合理，原是『當仁不讓』之事，施主你就不用客氣了！」

夏平江合十道：「庵主太客氣了。」

一面說遂即轉向另一面，也就是在場唯一不曾與任何人交過手的「青冠客」鄧雙溪，微微抱拳道：「鄧少俠可願代我一陣？」

「青冠客」鄧雙溪抱拳一揖道：「前輩不用禮讓，此陣理當由前輩出陣作個結束爲是。」

「終南劍客」夏平江哈哈一笑道：「好，既然各位都這麼說，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一面說，只見他身子徐徐轉過來，面向着烈日之下，那個看來週身如火的「向陽君」抱拳道：「夏某人不才，願以一雙肉掌，領教閣下的太陽神功！」

向陽君原是端坐石上，烈日當頭之下，竟然效老僧入定，閉目調神，這時聆聽之下，忽地張開瞳子，直向着當面的夏平江直視過來。

夏平江立時有所感觸的，暗吃一驚——原來一個精於內家功力的人，最稱傳神的即在於一雙瞳子，往往一雙內家高手在出手搏鬥之前，先有一番「目戰」。

所謂的「目戰」，即爲目神之戰，各自聚精會神調息眞力，顯示於一雙眸子，彼此對視之下，功力不及者，自然而然的「目逃」，不啻出手對搏，而敗了這第一陣。

由於此理，「終南劍客」夏平江當然也就不甘示弱，當下陡然自丹田提起一股眞力，注之雙瞳。

這麼一來，才似略微緩和了對方逼人的氣勢。

四隻眼睛自一開始，即緊緊的吸在了一起，夏平江立時就覺出對方眸子裏所閃爍的目神大異尋常，簡直不容自己凝神逼視。

雙方互視片刻，夏平江已不禁心頭着慌，一顆心只覺得忐忑動蕩不已，這才知道果然厲害。

當下慌不迭守定心神，乃自丹田內調集一股至陰之性，合之眞氣之內，貫注於一雙瞳子。

向陽君乍睹之下，不禁猝然吃了一驚，冷冷一笑道：「原來夏大俠練的是『玄陰』之功，這倒是失敬了。」

夏平江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少俠太謙虛了。」

一面說，更自提聚眞元，注入瞳子之內。

然而向陽君亦不甘示弱，說話之間，那雙瞳子裏早已光華大盛，「陰」「陽」對視，顯然有一番劇烈掙扎。只是這種情勢也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局外人却是難以摸清。

二人這一番目神之戰，足足持續了一段很長時間。

忽然夏平江身形搖了一下，驀地改立而坐。

向陽君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絲冷笑，他劍插當前，改爲雙手左右插腰，似乎全份注意力，皆集中於一雙瞳子之內，那雙眸子較諸先前更見光華。

「終南劍客」夏平江一經坐下之後，上半個身子，遂即迅速的開始搖動起來，起初似頗輕微，越到後來搖動越是劇烈。

初初一上來，簡直看不出是甚麼名堂，然而明眼如「五柳先生」「無爲庵主」之流，立刻就看出來，夏平江這番搖動敢情是含有深意，細一留心，果然發現夏平江那種看來是無意的動作，其實却暗含有深刻之意。

只見他先是左肩上搖動七下，接着右肩又下沉七下，上七下七，暗合着「七七」之數，一明一暗，其內大有文章。

果然，這番動作之後，那雙眸子倏地大放光明。

只是這種目光，却又較諸向陽君的目光大大有異。

向陽君的目神看上去灼如火炬，只一注視即顯現出灼灼逼人之勢，而「終南劍客」夏平江的一雙瞳子，雖然看來一樣光亮，却無絲毫灼人之勢，恰如中秋之月，雖然光皎明亮，絕無絲毫逼人之勢。

然而，對於向陽君來說，却顯然像是遭到了極度的痛苦。

——他那看來固若磐石的身子，忽然大大的爲之震動了一下，一時之間，那張臉像是染了「血」似的紅。

看到這裏，高踞磐石的五柳先生不由臉上帶出了一絲笑容，判斷出夏平江已略佔上風。

却也不要欣喜過早。

就在這一刹，只見向陽君用力的挺了一下上軀，鼻子裏發出了一聲長哼，圓瞪的一雙瞳子陡然間光華大盛。

立刻，對面的夏平江即現出難以招架之態。

他身子跟着起了一陣劇烈的搖動，甚久之後，才保持住原來的坐姿。

就在這個時候，向陽君陡然拔出了長劍，劍光一閃，耀眼生輝。

這口劍在他手上不過是轉了一轉之後，遂即又插入眼前泥土之中，然而却由劍身之上反射出一道强烈的劍光，直射向對面夏平江面門之上。

夏平江原來已現出難以支持的神態，這時再吃對方强烈劍光迎面一照，頓時全身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倏地偏過頭來。

向陽君一聲朗笑，遂即抱拳道：「承讓！」

夏平江略爲閉了一下眸子，兀自面現驚惶，少停須臾，他站起來向着向陽君拱了一下手道：「閣下太陽神功，當世無匹，在下確是難以匹敵，甘拜下風。」

一面說，他緩緩回過身來，向着高踞在上的五柳先生拱了拱手，苦笑道：「在下無能，有辱台愛，金少俠神技驚天，足可繼先生之後領袖武林，如果先生別無異議，那根領袖海內二十八門戶的『權杖』，理應交由他所保管，先生之意如何？」

五柳先生聆聽之下，略一思忖，遂即點點頭道：「此事理之所當，老朽原應如此。」

言罷雙手解下繫在背後的一個五彩錦匣，錦匣之內置有那根用以象徵一代「武尊」的權杖。

五柳先生目視着這個錦匣，內心不無深慨，緩緩抬起頭來，看着向陽君道：「金少俠武功蓋世，受此『武尊玉杖』可稱當之無愧，惟希稟奉此杖，爲蒼生造福，如此乃不負衆望所託。」

向陽君諦聽之下，未及答話，即見一旁高座上的那個老尼姑「無爲庵主」一聲冷笑道：「且慢！」

話聲一落，面前灰色人影一閃，帶出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那個無爲庵主已臨近前。

此舉甚是出乎各人意外。

五柳先生收回錦匣，十分驚訝的道：

「庵主有甚麼高見？」

無爲庵主雖然前番與尚萬近動手，左肩窩負有劍傷，惟因傷非要害，服藥止血之後，已無大碍，這時猝然插手，自然不是甚麼好兆頭。

就見她一張瘦削的黃臉上滿是怒容，那雙深陷在目眶子裏，稜光四射的瞳子，向着側面的向陽君瞟了一眼，遂即轉向五柳先生。

「五柳先生且慢。」無爲庵主緩緩的道：「關於此事，貧尼有幾點置疑。」

五柳先生微微頷首道：「庵主有話請問，老朽知無不言，洗耳恭聽。」

無爲庵主冷笑道：「豈敢——貧尼只是有感施主保有的這根『武尊玉杖』，所顯示的意義至爲深長，如任其落入外人之手，顯然非當。」

五柳先生白眉微微一顰，吶吶道：「庵主的意思是……？」

無爲庵主「哼！」了一聲道：「貧尼之意，這根玉杖是不能假手於一個我等認識不清，甚至於不能信任之人，這件事未來所可能顯示的嚴重後果，施主豈能不知，基於正義，貧尼不得不言。」

五柳先生微微一怔，苦笑道：「庵主之言，不無道理。只是這位金少俠是奉帖而來，以武奪魁，並無不合情理之處！」

無爲庵主哼了一聲，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貧尼所指並非武功而言，乃是爲人操守的問題。」

五柳先生心知這個老尼姑的難纏，只是眼前她針對着向陽君這個主兒，顯然大爲不智。

由於方才目睹過向陽君此人的厲害，一時不禁暗暗替無爲庵主這個人捏上了一把冷汗。

「庵主之意？」五柳先生吶吶的道：

「莫非認爲……？」

無爲庵主合十道：「無量佛，善哉——善哉——五柳施主也許不知道，且容貧尼對此事有所澄清之後，再定所以亦不爲遲！」

說到這裏，她微微一頓，遂即回過身來，面向着向陽君雙手合十道：「金施主請了。」

向陽君微微頷首道：「大師請了。」

無爲庵主冷冷一笑道：「金施主一身武功，足可炫耀武林，今日奪魁，更無不當，貧尼之所以置疑，說來像是旁生枝節，無的放矢，無奈却也有向施主當面詢問，要求澄清的必要。」

向陽君點頭道：「好說——大師太謙虛了。」

無爲庵主雙手合十，喃喃道：「阿彌陀佛——貧尼所要請問施主只爲一事——請問金施主，可曾聽說過『靜虛方丈』這個人否？」

向陽君微微一愕，遂即莞爾一笑道：「大師所說的可是『西塘』達雲寺的掌寺方丈靜虛老和尚？」

「正是此人。」

「這個人在下是認得的。」

「哼哼！」無爲庵主眸子裏交熾出無限憤慨：「謹謹認識而已？」

向陽君道：「那倒不然，要看大師妳怎麼問了。」

無爲庵主長嘆一聲道：「阿彌陀佛，不敢——貧尼亦只是聽人傳說而已！」

「甚麼傳說？」

無爲庵主神色一冷道：「據說，這位老方丈慘遭不幸，已經喪生在……施主你的手裏，可有此事？」

「竟有此事？」高坐石上的五柳先生顯然大吃一驚。

包括「終南劍客」夏平江以及一旁的「青冠客」鄧雙溪在內。大家的眸子俱都向着向陽君身上逼視過來。

「向陽君」在各人目光逼視之下，微微點了一下頭道：「不錯，這件事是確實的。」

五柳先生神色一變道：「啊——」

無爲庵主臉色一陣發青，呆了一會兒，才冷冷笑道：「阿彌陀佛，靜虛方丈一代武宗，自皈依佛門後，數十年一心向佛，鮮與外界接觸，施主究與他有甚麼瓜葛，竟然下此毒手——無量佛——這件事一經傳開來，勢將驚動天下武林，金施主，你若無有一個合理盡善的交待，只怕這根『武尊玉杖』不易爲你所能持有，而且站在同屬武林一派，貧尼等只要一息尚存，勢將要向施主你討還一個公道呢！」

五柳先生一向自恃，而又修養深厚的人，聽到這裏，那張素臉上亦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片怒容——

「庵主說的不錯，」五柳先生一雙光采灼灼的眸子，直直的看向向陽君：「金少俠，那靜虛方丈早年與老朽交非泛泛，老朽深知其爲人正直拘謹，平生除與崔奇兒不合，互不往來以外，倒不曾聽說過他與什麼人結有仇恨，況乎他已是皈依佛門中人，金少俠，你焉能向他下此毒手？」

休看他一派斯文，又復滿臉病容，然而在論及此一問題，即顯現出出乎意料的嚴肅，大有對方如無滿意回答，勢將「不與干休」模樣。

向陽君聆聽至此，冷森森的由鼻子裏

哼了一聲道：「二位所說，倒也不無道理，只是顯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無爲庵主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金施主請開茅塞，貧尼願聞其詳!」

向陽君搖搖頭道：「詳細情形說來話長，我也不願意舊話重提，總之，靜虛和尙乃是先行向我下毒手；暗算在先，金某托天之幸，僥倖不死，這才尋他問罪，將他殺死，庵主只須往達雲寺走上一趟，親身察問，當知事情眞像，大丈夫恩怨分明，金某所說，絕無一字虛語，怎麼，庵主你對金某人之答覆還滿意麼?」

無爲庵主臉現怒容的道：「老實說，貧尼不盡相信，也不敢苟同!」

話聲一頓，她遂即轉向五柳先生，直豎單掌道：「施主意下如何?阿彌陀佛，這件事貧尼絕難相信，請施主本諸與靜虛師兄過往深摯情意，公平裁決，不使死者九泉蒙寃，阿彌陀佛——」

五柳先生點點頭道：「庵主說那裏話來，老朽蒙各方愛戴，推爲武林盟首，自受此武尊玉杖之日，即有維護武林公理職責!眼前雖身罹舊疾，但是自信只要身子還能一日移動，玉杖片刻在手，絕不怠忽職守!」

話聲微微一頓，眼睛轉向向陽君道：「這件事，老朽當會合無爲庵主，親往調查，如果眞如金少俠所說，倒也罷了，否則……公理所在，金少俠你只怕難辭其咎了!」

向陽君一聲朗笑道：「老前輩不必客套，我金貞觀一生行事，行得正，走得穩，伙此正義走遍天下而無所懼，我等着你們的就是了!」

微微一頓，他遂即目射精光道：「——只是在下有一個願望，如不達到，眼前却不便離開!」

五柳先生道：「什麼願望?」

向陽君冷冷一笑道：「在下來前，曾經對自己發下誓言，如不能奪下『武尊玉杖』，絕不輕離祝融，這一點尙請五柳前輩破格成全!」

「這個——」五柳先生微微搖了一下頭道：「……只怕恕難從命——」

向陽君聆聽之下，臉上陡地罩起了一片怒容，忽然自石座上挺身站起——

無爲庵主霍地上前一步，寒聲道：「大胆金貞觀，莫非竟敢不遵五柳前輩裁處不成?」

向陽君目射精光道：「今日之會，金某既已獲勝，權杖理當爲我所有，老尼姑，妳又打算如何?」

無爲庵主一雙灰白眉毛，倏地豎起道：「一派胡言，這根武尊玉杖豈能輕易落入你手?須要待五柳施主與貧尼調查過後，確認你所說一切屬實，才可發交與你——金施主，你還是稍安勿躁的好!」

向陽君冷冷一笑：「金某人不是三歲小孩，豈容你等戲耍?這根武尊玉杖，我要定了!」

無爲庵主「嘿嘿!」一笑，「唰!」一聲自頸後甩出了「鐵拂塵」，怒形於面的道：「小輩你待如何?」

五柳先生一聲嘆道：「庵主有話好說，不必如此，金少俠並非不講理之人!」

向陽君冷笑道：「前輩這話就說錯了，在下此來乃是接獲前輩請帖而來，既然比試奪魁，就該將玉杖交下，豈能言而無信，貽笑大方?」

五柳先生被他這兩句話一時搶問得面色發窘。怔了一下，吶吶道：「……只是靜虛方丈之死，須待從新調查，老朽方才已說過了，茲事體關係重大，老朽如稍有處置不當，勢將受責天下，不得不愼重從事!尙希金少俠你能體諒情之不已!」

向陽君冷笑道：「五柳前輩你這句話可是又說錯了，在下不問過去未來，只論此刻，既已獲勝，就該享有武尊玉杖，前輩你豈能言而無信?」

五柳先生聆聽之下，白眉微微一皺，未及答話，那位性如烈火的無爲庵主，却狂笑一聲，鐵拂塵指向對方道：「金貞觀，你那話豈能騙得過我?靜虛師兄該是何等造化武功之人?豈是你所能敵，依貧尼所見，只怕爲你陰謀詭計所陷，果眞如此，貧尼今天第一個就是放你不過!」

「哼——」向陽君原本含怒的臉上，忽然綻現出一片笑容：「庵主要是這麼說，在下倒不得不向妳討教了，只是妳自己却要忖量一下，是否是金某人的對手!」

無爲庵主一聲冷叱道：「小輩!」

二字出口，掌中鐵拂塵陡地掄起，「唰!」一聲抖了開來，萬千銀絲有如衆蜂出巢般，直向向陽君當頭罩過下來——

這一手看起來像是臨招而發，其實無爲庵主早已蓄勢以待，鐵拂塵內早已貫注了無比眞力，萬千塵尾一經抖開來，有如一蓬飛針，夾着尖銳的一片嘯聲，其勢十足!

向陽君那根暗藏劍鋒的木杖，原本就握在手上，這時見狀慌不迭亮劍而出!

只聽得一聲龍吟，寶劍出鞘，一逢銀光如矯龍盤空，迎合着當面的萬千銀絲，兩相一絞，登時扯了個畢直!

這番情形倒與先時「無爲庵主」與「南嶺一鶴」尙萬近比鬥情景相彷彿!

然而，此刻的向陽君却顯然要較諸尙萬近强了許多，況乎「無爲庵主」身上還帶有輕傷，如何能當得向陽君巨大的力道加諸。

是的，乍看起來，雙方只維持了極短的一段時間!

猛可裏，就見向陽君臉上一陣子發紅，忽然哼了一聲道：「起!」

長劍一振，白光倏的閃了一閃，無爲庵主偌大的身體陡然就同野鳥射空般，驀地騰空而起!

總算這個尼姑功力非同一般，輕功更屬難能可貴，即見她騰起半空的身子，陡地就空一折，呼嚕嚕一陣衣帶風聲，輕飄飄已落身兩丈以外。

雖說是沒有傷着，可是這個臉却是丟定了!

無爲庵主一時憤怒之下，厲聲說道：「好個小輩，打!」

左手大袖揮處，耳聽得錚然一聲作響，發出了一掌暗器「鐵菩提」!

這一掌暗器，無爲庵主顯然是施展特殊的打法出手，看上去是梅花狀，五外一中，一經出手，立刻將向陽君身上六處穴道罩定，其勢之快不容交睫!

向陽君一聲怒叱，偉岸的身子不退反進!

夾着一蓬其亮如電的劍光，向陽君巨大的身勢，霍地向前狂捲而進!

一陣清脆的叮噹聲，六顆「鐵菩提」如散花繽紛般四散而開——

就在此一刹，向陽君舉劍躍進，其勢有如怒浪駭濤，人身，劍光，兩者會在一體，其勢之銳猛簡直令人難以匹敵迎當!

看到這裏，五柳先生與一旁站立的「終南劍客」夏平江俱都吃了一驚!

夏平江由於地勢相當，目睹及此，忍不住驚呼一聲，正待領劍而進——

就在這一刹，耳聽得一聲女子清叱之聲，發自當空，緊隨着這聲喝叱之後，「呼!」的飛來了一天物事，乍看起來有如烏雲一片，速度之快，簡直難以看清!

妙在這片像是烏雲般的物事，自一現出，即如長鯨噴水般向向陽君身上捲來!

向陽君那麼猛銳凌厲的攻勢，在面迎着這一片烏雲當頭之下，情不自禁的向後一個倒仰，「哧!」的倒穿出丈許以外!

這麼一來，自然就解了「無爲庵主」當前之急!無爲庵主驚魂乍定之下，慌不迭身形一幌，急向左側方縱身讓開，眼看着那片黑雲般的物事，嘩啦啦一陣大响，盡數擊落地面，揚濺起一天石土!

——那裏是什麼新鮮物事?原來竟是一大片乾枯的枝葉!

這一手「枯葉却敵」，不禁使得現場所有目覩者，無不吃了一驚——

畢竟這種手法武林罕見，每一個人都驚得呆住了。

乍驚後定的向陽君，目睹及此忽然仰頭四顧，一聲冷笑道：「好一手『烏龍出塔』，冷魂谷武功畢竟有異一般，想是畢姑娘到了!」

他人高體大，此番發話，更是內力運足，一經出口，聲驚四野，眞有風雲色變，林木蕭蕭之勢!這等聲勢，休說眼前附近，就連四下隣峯，也都能清楚聽見!

果然，就在他話聲方自出口的一刹，當空猝然傳來一聲清妙的女子笑聲——

乍聞之下，那笑聲彷彿散自天上，又似來自四方，簡直難以測出確切之處!

只是向陽君却不爲所惑，那雙明亮的眸子，自一開始就注定在三數丈外的一棵參天古樹之上!

果然，就在這聲女子笑聲之後，一條纖細人影，猝然自那棵參天古樹上拔了起來!

晴空之下，這條纖細的人影實在是太快了，太美了。

不過是輕輕在各人眼前閃了一閃——一個長身玉立，目含嬌嗔的美麗少女已臨眼前!

除了向陽君之外，包括五柳先生在內的現場各人，也只是風聞過「冷魂谷」畢無霜姑娘的大名，却從來也沒有機緣一睹其廬山眞面目。

各人由向陽君話聲中聽知了此人的來臨，無不心存驚訝，這時少不得向面前人細細打量一番!

來人少女，看上去芳齡大概在二十一、二之間，一身雪白衣裙，長及足後，長長的一頭青絲，披散後肩，雲也似的蓬鬆，顯現出無邊的清麗絕俗，週身上下，一塵不染，眞似月宮嫦娥，雲中仙子那般風采!

只見她背負長劍，腰上紮有一根白玉軟帶，那玉帶節節連串，玉質白潔，日光下晶瑩奪目，看上去連同對方這個人，只是覺得有一種「冷艷絕塵」之感!

各人未見其人，先知其名，得悉她即是那位來自天山絕嶺「冷魂谷」的傳人，無不對她心存敬仰!

就在各人目光注視之下，這個畢無霜已蓮步輕移，步履姍姍的走臨面前!

——她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似乎誰也不曾注意，自一開始就注定在向陽君一個人身上!

臉上現着淺淺的微笑，她微微點了點頭：「姓金的，咱們又見面了，這一次看你怎麼打發我吧!」

向陽君臉上忽的罩起了一片窘迫，後退一步，吶吶道：「畢姑娘不必說笑，請明示來意吧!」

這位「冷魂谷」的唯一傳人畢無霜，聆聽之下，微笑了一下，畧顯冷澀的口吻道：「哼——上一次被你巧計逃脫，我足跡踏遍三省，想不到你竟然來到了三湘，居然心懷大志，來到了祝融峯，存心問鼎武林玉杖，哼哼……你的野心倒是不小，可是我就偏偏不令你稱心如意!」

向陽君先是濃眉一挑，可是當他那一雙俊朗的瞳子，與對方明澈的一雙眼睛交接之下，却似難以發洩，接着臉上竟現出無比痛苦之色——

這番表情，落在現場各人眼中，俱都無限稱奇!

畢無霜一閃澄波眸子，瞟着他道：「怎麼，你有什麼話要說麼?」

向陽君爲難的怔了一下吶吶道：「姑娘何苦一再見逼!在下實……實在……」

「實在怎麼樣?」

「唉!」向陽君一聲長嘆道：「在下實在無意與姑娘交手，再說也無能出手……就此別過，以後再見，告辭——」

畢無霜身形一閃，攔在他面前道：「不行，你不能走!」

向陽君面色一沉：「姑娘不要逼人過甚。」

「我就是逼你過甚!」畢無霜雙手往腰上一插：「來吧!把你的太陽功施展出來瞧瞧，看看我是不是就怕了你?」

向陽君苦笑了一下：「妳千里迢迢的找我，爲的就是要跟我比武?」

畢無霜點點頭，面現笑靨的道：「不行?」

向陽君道：「捨過今日之後，咱們日後碰上了再說吧!」

言罷足尖輕點，起身如雁，一片鴻影掠過，已飛出四五丈外，落身在一座凸出的山石之上!

只是幾乎與他不差先後，畢無霜身子亦同時掠起，向陽君身子甫一落下，畢無霜亦落下來。

兩個人仍然是臉對臉的架式!

向陽君一聲冷笑道：「姑娘妳未免欺人太甚!」

畢無霜一笑道：「今天你無論如何也得現兩手給我瞧瞧，要不然我可是跟定你了!」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百花莊莊主項夫人，要求與楚小楓作片刻歡娛，以交換她所知那神秘組合的隱密，楚小楓卻不願用這種卑汚手段獲致渴欲知道的秘密，但他也沒有一口拒絕，佯稱男女之情並非草率可致，要稍假時日，培養情愫，項夫人遂提出十五日的限期，她自承是神秘組合兩位女首腦之一的婢女，原叫小紅，因獲寵信而逐漸昇級，她也自知一旦洩露了組合隱秘，必將招至殺身之禍，但她具有爲情赴死的勇氣，楚小楓下令製造一輛特別馬車，外裝鐵皮，面罩以皮革，不論什麼暗器也無法透入車廂，作這輛馬車，化去七日工夫——

高僧積功德　少俠析世情

七日中，楚小楓一直留在南陽府。

小紅一直受着全面的保護。

不少人日夜相伴，使得小紅沒有機會再向楚小楓提起約定。

自然，這也是楚小楓有意的安排。

小紅姑娘不但受到了嚴密的保護，也受到了楚小楓很好的招待。

他想以相處的友情，化解小紅心中一點慾念。

不像小紅想的那麼壞，七天過去了，小紅仍然好好的活着。

四英，七虎，都對楚小楓生出了極大的信任與尊重，也沒有人問過楚小楓，爲甚麼如此對待小紅。

第八天，楚小楓請小紅登上了篷車。

車中的佈置不算豪華，但卻很舒適。

楚小楓親自陪同小紅坐在車中。

拉車是四匹特選的健馬，王平和周横趕車，後面車廂外，還有兩個小座位，坐着成方和華圓。

四英開道，七虎後擁，成中岳帶着綠荷三姊妹，忽前忽後，探查可疑的事物。

楚小楓和小紅同坐車廂中，但卻絕口不說江湖事。

他要以時間證明給小紅看，希望恢復一個女性尊嚴，要她覺着，人間是這麼可愛。

他們這一行浩浩蕩蕩，看上去十分扎眼。

好像鏢局子的人，保護着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引起了路人注目。

車行幾日，竟無發生事故。

這日，車近許昌。

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大道上，不少佩刀帶劍的江湖人快馬東行。

盡管不少人對這篷車側目，但還沒有人找麻煩。

篷車的角落處，留有向外探視的孔洞，打開之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外面景物。

楚小楓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江湖人，忍不住問道：「小紅姑娘，看到了這些江湖人物麼？」

很久的平靜，小紅似是已減少了對死亡的恐懼，氣質也開始在慢慢的變化。

她領受到了人間另一種的溫暖和愛顧。

小紅點點頭，道：「看到了。」

楚小楓道：「這些人，是不是那一個組合中人。」

小紅道：「不像。」

其實，道上有不少江湖人在交談，只是他們這一批行列太大，不少江湖人，有意的避開他們。

楚小楓也下令篷車轉向，避開絡繹不絕的江湖人，奔行的方向。

這日，中午時份，篷車行到了一條河邊。

河邊集聚了不少的江湖人。

這條河上，原本有一道石橋，不知何故，卻突然中斷。

河水不寬，但流的很急。

王平下了篷車。

河中只有一條渡船，很小的渡船，每次只能載兩人兩馬。

但湧來的江湖人，卻是越來越多。

楚小楓低聲道：「在下去瞧瞧，姑娘請拴上鐵門。」

原來，鐵門內部，還有兩道鐵栓。

王平也下了車，周横卻坐在車前木座，擋住鐵門。

楚小楓四顧一眼，發覺了這一批雲集的江湖人物很雜，有的三五成羣，有的兩個一起。

忽然，佛號盈耳，一行和尚，疾行而至。

當先一個老僧，灰袍芒鞋，白眉白髯，年紀雖大，但步履矯健，項上掛了一行串珠，赤手未帶兵刃。

身後隨行着一十二個僧人，一色月白僧袍，肩上扛着禪杖，年紀都在四十與五十之間。

那一十二僧，雖然都帶着一臉慈和之氣，但看上去，卻是個個精壯，給人一種勇猛無匹的感覺。

楚小楓回顧了王平一眼，低聲道：「這一批高僧是……」

王平道：「少林寺的，那位老禪師通常在江湖上走動，白眉大師，一度使中原綠林道上匪徒們聞名喪膽。」

楚小楓道：「那十二個僧侶是……」

王平道：「好像是傳說中的達摩院十二羅漢。」

楚小楓道：「那是少林寺中很傑出的幾個僧侶了。」

王平道：「少林寺中的僧侶，分級很多，戒恃院中以上座、下座分級，達摩院另有分級之法，局外人很難分得清楚，不過，我聽過十二羅漢之名，是達摩院中很高明的十二位僧侶。」

楚小楓道：「看起來，少林寺，也似乎是決心介入江湖是非中了。」

王平道：「少林寺一向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江湖上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他們也應該出面問問了。」

楚小楓微微一笑，說道：「少林寺肯出面，過問江湖是非，總是武林中的大幸事。」

王平道：「我看他們好像只是想看看春秋記述的近年中江湖大事，未必會眞的留在江湖上。」

語聲一頓，接道：「公子，咱們要不要想法子和他們連絡一下。」

楚小楓道：「暫時不用吧。」

王平道：「爲甚麼？」

楚小楓說道：「第一，咱們要看清楚，他們這次，進入江湖中的目的，用心何在？」

王平點點頭。

楚小楓道：「第二，他們這麼一大批人，而且服裝特殊，十分搶眼，咱們如是和他們搭訕，只怕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王平道：「公子高明。」

楚小楓道：「據我冷眼旁觀，這一批人物中，十分混雜，說不定，還會有咱們的敵對之人混了進來。」

王平道：「公子的意思是……」

楚小楓笑一笑，道：「大家在混水中摸，這就要比試一下機智，謹愼了……」

王平道：「哦！」

楚小楓道：「告訴他們，由此刻起，咱們分成若干個小組，個別行動，非屬必要，不可聚集一處，暗中監視全局，互相通報消息。」

王平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那白眉老僧，似是極受人敬重，所到之處，不少人合十爲禮。

楚小楓盡量使自己變的很平凡，緩步行到了斷橋之處查看。

很快發現了這座橋，並非是因年久失修而壞。

那是人工故意破壞的。

方法很激烈，這座斷橋已完全沒有再用的可能。

爲甚麼要毀去了這座橋？

甚麼人，他的利益何在？

這地方雲集的上百的江湖人，也有不少人在橋邊查看。

只見白眉大師大步行了過來，一個穿着長衫的老者，相陪而行。

望着斷橋，白眉大師一皺兩道白眉，道：「這分明有人故意弄斷了橋。」

長衫老者點點頭，輕輕一捋花白山羊鬍子，道：「不錯。」

白眉大師道：「老衲想不明白，他們

這樣做的用心何在？」

長衫老者道：「就老朽所知，昨天，這座橋，還是好好的，一夜之間，爲人破壞。」

楚小楓轉過身子，低聲道：「王平，認識那老者麼？」

王平道：「認識，廬州胡逢春，一位很有名氣的武林人物。」

楚小楓道：「他的聲譽如何？」

王平道：「他是一個很精明的人，很會算計，偶而，也伸手管管江湖上的是非，但自己絕對不會找麻煩上身。」

楚小楓道：「哦！」

王平又道：「他本來是一個很謹愼的人。」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這人無惡跡，也無善行。」

王平道：「好處說，他是明哲保身，壞處說，他是老奸巨滑。」

楚小楓道：「看來，他和少林寺的白眉大師很熟。」

王平道：「胡逢春很喜交遊，江湖上黑白兩道，他都交了很多的朋友。」

楚小楓道：「哦是這麼一位人物。」

王平道：「他是個耳目很靈的人。」

楚小楓道：「王平，找個適當機會，我要和他認識一下。」

王平道：「公子，和他交往很容易，不過，最好要先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楚小楓道：「哦！」

王平道：「這個人，只重名望實力，咱們沒有名氣，只有顯一點顏色給他瞧瞧了。」

楚小楓道：「王平，辦法可以，不過要技巧一些，別弄的太扎眼。」

王平道：「小的記下了。」

這時，那渡船同到了岸邊。

對白眉大師，這些人都有着相當的敬重，紛紛讓開，那意思是很明顯，是讓白眉大師等先行登船。

白眉大師四顧一眼，低聲道：「胡施主，各位檀樾，都那麼客氣，這個，老衲怎好意思，後來先過。」

胡逢春拈着山羊鬍子，笑道：「大師在江湖上的威望，十分隆重，極受武林同道的敬仰，大家既然有這個心，你也就不用客氣了。」

白眉大師畧一沉吟，道：「好吧，既是如此，老衲就尊敬不如從命了。」

胡逢春道：「理當如此。」

白眉大師道：「胡兄請與老衲一同過渡如何。」

胡逢春道：「大師既不嫌棄，在卜自當奉陪。」

白眉大師和胡逢春，竟然相繼登上渡舟。

十二羅漢，隨後登舟。

這條船，至少還可以再坐上四五個人，但却無人再行登舟。

楚小楓突然舉步而行，登上了大船。

王平，周橫，成方，華圓，四個人，分兩批跟了上去。

加上了這五個，渡舟已成滿載了。

胡逢春對這五個年輕人，登上渡舟一事，似是覺着很奇怪，一直在打量他們。

白眉大師輕輕咳了一聲，道：「胡兄，這幾位少年英雄是……」

胡逢春接道：「兄弟眼拙，不認識他們。」

楚小楓道：「五湖四海皆兄弟，青蓮白藕本一家，既是同屬武林一脈，何有你我之分。」

白眉微微一笑，道：「好！小施主貴姓？」

楚小楓道：「在下姓楚。」

胡逢春道：「楚什麼？」

楚小楓道：「武林後進，只怕說出來名字，胡大俠也不知道了。」

胡逢春道：「哦！」

渡船上，有三個位置，可以坐人，白眉大師坐了一個，胡逢春坐了一個，還空了一個。

白眉大師拍拍木椅道：「小施主，過來坐吧！」

楚小楓舉步行了過去，一面說道：「長者賜，不敢辭。」

緩緩坐了下去。

白眉大師輕輕吁一口氣，道：「小施主意欲何往？」

楚小楓道：「大師呢？」

白眉大師哈哈一笑，道：「十日後，春秋筆在泰山映日崖上，再度出現，江湖上這些年來的風風雨雨，就可以獲得澄清了。」

楚小楓道：「不錯，在下也是去看那春秋筆的……」

語聲一頓，接道：「其實，到這裏來的人，只怕都是想去見識一下春秋筆。」

白眉大師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雲集在此的人，只怕都是前來看那春秋筆而來。」

低喧一聲佛號，接道：「這一次春秋筆出現江湖，且又相隔十幾年，十幾年來，江湖上的隱密，都將要在映日崖上出現，有些人，假冒僞善，一手遮盡天下人的耳目，但他所作所爲，却都是些見不得天日的事。」

楚小楓道：「大師，我生也晚，未見過上一次春秋筆出現的盛況……」

白眉大師雖然佛門中人，但性子還是相當的急，接道：「老衲見過，那眞是驚人的巨變，當場就有五個人自絕，而且事後自絕死亡的，據說有二十幾個人，那眞是對江湖上一次大澄清，江湖上，近五年，沒有再發生過任何一件事情。」

楚小楓道：「太平靜了，他們都是在準備，江湖上一次更大的動亂，就在平靜，完全沒有人防備之下，完成了準備。」

白眉大師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小檀樾，江湖上，沒有一件事，能夠瞞過春秋筆，他就像千眼千手佛，無所不在，無所不見。」

楚小楓暗暗歎息一聲，忖道：「他們把所有的事，都寄托在春秋筆一人身上，江湖上焉得不亂，他們覺着，有春秋筆這麼個人物在江湖監視，宵小斂跡，就不會再有什麼事了。」

心中念動口中却說道：「大師，你相

信春秋筆，是人呢？還是神？」

白眉大師道：「就算他是一個人，也是一個超人，一般人無法及得上的超人，一支春秋筆，抵得千百位高手，在江湖上走動，制止罪惡。」

楚小楓道：「大師，不論春秋筆，有些什麼能耐，但他只有一支筆，無法記述，江湖上同時發生在兩個地方的事情，江湖太大了。」

白眉大師雙眉聳動，道：「小檀樾，這就不對了，你怎能藐視春秋筆。」

楚小楓道：「大師，如若少林，武當以及江湖上正大門戶，仍然不停的有弟子在江湖上走動，春秋筆就可以少問一點事情，集中精力，偵察隱密。」

白眉大師有些火了，冷冷說道：「小檀樾，你這是什麼意思，春秋筆是何等高明人物，你小小年紀，知道些什麼？」

胡逢春道：「是！年輕輕的信口開河，批評長上，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戒之，戒之。」

楚小楓說道：「在下只是在與大師說理。」

胡逢春道：「白眉大師，是何等身份的人，還要和你說理，這話，就有些過份了。」

楚小楓一笑道：「這位前輩是……」

胡逢春道：「廬州胡逢春，聽你師長說過老夫沒有？」

楚小楓搖頭道：「沒聽說過。」

胡逢春臉色一變，道：「你是什麼門下弟子？」

楚小楓道：「區區在江湖上走動的時日不長，識人不多。」

胡逢春哦了一聲，道：「老夫也不和你一般見識，不過，由現在開始，不許再胡言亂語了。」

白眉大師道：「年輕人初入江湖，一定要懂得禮教二字。」

楚小楓道：「兩位教訓的是，不過，在下還想說一句話。」

胡逢春道：「希望是句好聽的話。」

楚小楓道：「胡前輩見識博廣，對這石橋突然斷去一事，可有什麼看法？」

胡逢春道：「這件事，難道還能刁老夫不成，解說起來，容易的很。」

楚小楓道：「晚進候教。」

胡逢春道：「這是北五省映日崖必經之路，不知那個小子，存了壞心，故意把石橋破壞，使人馬難以再向前進。」

楚小楓道：「胡前輩，破壞石橋，阻碍了這多武林高手，不能赴會，這個人豈是一般人物？」

胡逢春道：「不是又能如何？難道他還敢和這上千的武林豪雄作對麼？」

楚小楓道：「胡前輩，他毀斷橋樑，攔住了這多人的車馬，難道還不算和我們作對麼？」

胡逢春道：「這個，這個……」

楚小楓接道：「胡前輩，你看，那人發覺弄斷了橋樑之後，還無法阻止咱們，會不會再要出別的花樣？」

胡逢春怔了一怔，道：「我想，這還沒有人敢！」

楚小楓道：「他敢弄斷了這座石橋，就敢要出別的花樣。」

胡逢春道：「弄斷石橋，是在偷偷摸摸中進行，我想不出，有些什麼人，敢挺身而出，和我們這些人作對！」

楚小楓笑一笑，道：「唉！胡前輩，至少，那弄斷這座石橋的人，膽子就够大了。」

胡逢春一手揑着山羊鬍子，似想發作，但，另一種力量，却促使他無法發作出來。

白眉大師雖然不是個很善心機的人，但他究竟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楚小楓的話，使他有了很大的警覺。

船上，陷入了一片沉默中。

船靠岸了。

船家躬身一禮，說道：「諸位，下船啦。」

白眉大師輕輕吁一口氣，道：「這石橋搭建不易。」

楚小楓道：「弄斷也不易，但却在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的被人弄斷了。」

胡逢春道：「嗯，這中間確是大有文章。」

白眉大師望望天色，道：「這溪水不深不淺，不會水的人，越渡不易。」

楚小楓道：「以大師在江湖上的威望，和目下這多江湖能人，只要大師一聲令下，再建立這座斷橋，並非難事。」

白眉大師點點頭，道：「胡兄，你看這件事情如何？」

胡逢春道：「只要大師登高一呼，搭座橋，並非難事。」

於是，白眉大師傳下令諭，十二個羅漢，領先動手。他們力大無窮，每人扛了一塊千斤巨石。

兩岸羣豪一齊動手。

這些人中，又有兩位對建築之學，有着相當的研究，兩人出面指導，斷了的石橋，竟被修補了起來。

進行雖然順利，但也化去了大半天的時間，石橋修好，已經是玉兔東升，天到初更左右的時分了。

成中岳爲首保護的篷車，也馳過了石橋。

楚小楓在修橋的時間中，表現的並不出色。

他極力在斂收自己的鋒芒。

這地方沒有酒樓，飯店，除了一些帶有乾粮的人外，大部份都覺着飢腸轆轆。

楚小楓發覺了一件事，那位廬州胡逢春一直在注意着他。

所以，他沒有與成中岳等再作聚着，同時，示意成方，華圓，周橫走在一起。

看上去，楚小楓只是和王平，走在一起。

白眉大師望望修好的石橋，哈哈一笑，道：「胡兄，可惜那位破壞石橋的朋友，白費了一次心機。」

胡逢春目光轉到了楚小楓的身上，道：「這位楚朋友，請過來，老夫有話問你！」

楚小楓緩步行了過來，道：「胡前輩有什麼吩咐？」

胡逢春道：「楚朋友，你說前面還有什麼陷阱！」

楚小楓道：「胡前輩，前面一定有麻煩，但什麼麻煩，在下就不知道了。」

胡逢春道：「年輕人，你去過映日崖沒有？」

楚小楓道：「沒有。」

胡逢春道：「老夫識人不少，但像你這樣年紀，敢如此對我說話的，老夫還不多見。」

楚小楓道：「老前輩的意思，晚進還未很清楚。」

胡逢春道：「咱們走在一起如何？老夫不說了，這位白眉大師常年在江湖上走動，見識豐富至極，你和我們走在一起，這一路上你可以聽到很多的江湖事情。」

楚小楓道：「這眞使晚輩受益不淺，但不知白眉大師肯否携帶晚輩同行。」

胡逢春呵呵一笑，道：「楚老弟，這個你放心好了，白眉大師那裏，只要老夫說一句話，包管可以帶你同行。」

楚小楓道：「那就多謝胡前輩了。」

胡逢春說道：「楚老弟，你有幾位同件？」

楚小楓道：「目下和在下同行的，只有一位朋友。」

胡逢春道：「好！請來見個面吧？」

楚小楓回頭舉手一招，道：「王平，過來見識一下這位胡前輩。」

王平一抱拳道：「在下王平，見過胡老英雄。」

胡逢春道：「好，好，你和這位楚兄弟是……」

王平道：「在下是侍候公子的。」

胡逢春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你是從僕。」

楚小楓道：「這位王兄弟，和在下是世交，雖然名份有別，但在下一向和他是兄弟相稱。」

胡逢春點點頭，道：「難得啊！難得！年輕輕的有這樣的氣度。」

這時，白眉大師突然開了口，道：「胡兄，咱們該找個地方吃東西。」

胡逢春道：「就老夫所知咱們要再向前行過三十里，才到白茅集，那地方才有吃喝的食物。」

楚小楓暗中觀察，發覺了集中在此的人，已經走了一大半。但聞輪聲轆轆，成中岳帶着一輛篷車行了過來。

白眉大師一皺眉頭，道：「這輛車中，不知坐的何許人物，觀看春秋筆出現一事，倒是少很有人坐車。」

胡逢春道：「咳！少不更事，少不更事，這又不知是那位年輕人耍的花樣？」

楚小楓暗暗嘆息一聲，忖道：江湖上大劫將生，他們竟是毫無所覺，春秋筆就算是有回天的功力，只怕也是很難獨撑大厦。

心中念轉，口中却問道：「兩位前輩，看春秋筆，不能坐車麼？」

白眉大師道：「這倒沒有什麼人規定，不過，大家爲了表示對春秋筆的敬仰，從來沒有人乘車去過。」

楚小楓道：「原來如此。」

胡春逢道：「不知那一個門戶中人，竟然如此的放肆，老夫見到他們之後，倒要查問一下。」

楚小楓心中暗道：要糟，這胡逢春如是要眞的查問起來，倒是一樁很大的麻煩事，該不該去告訴他事情眞像呢？

白眉大師道：「胡兄說的是，出家人不便多事，胡兄應該問問他們是那一道上的人？」

胡逢春道：「大師，江湖上門戶紛陳，不下百家，兄弟如是問出麻煩了呢？」

白眉大師道：「如若江湖上眞有這許多不講理的人，老衲自當爲胡兄後盾。」

胡逢春道：「有大師這句話，胡某人問起這件事來，就可以放心了。」

楚小楓暗道：這位胡逢春，勿怪能在江湖上長期立足，原來，他作事，竟然是如此的小心。

一行人向前行去。很快追上了篷車。

這時，已過初更，新月如鉤，碧空似洗，月色皎潔，景物清明。

篷車四週，環同着不少的人！

而且，都是氣宇軒昂的劍手，刀客。

胡逢春是何等人物，打眼一瞄，已發覺，這些人，雖然是名不在江湖，但却是些功力深厚的後起之秀。這些人，有些天不怕，地不怕，最是難纏。

那篷車主人帶了這麼多年輕高手相隨，定然是一位不凡人物，說不定，就是江湖上四大世家中的那一位少爺公子。

名動江湖的四大世家，不論那一家，胡逢春也自問招惹不起。所以，他改變了主意，看見了當作未看見，並未喝問。

但白眉大師却沒有忘了這件事，而且，還記得很清楚，低聲道：「胡兄，問問是那裏來的？」

胡逢春曾經誇下過海口，白眉大師這一提，自不便再裝作下去，只好硬着頭皮說道：「你們那一位是領頭的？」

其實，環繞在篷車四週的七虎，四英，早就看到了楚小楓。但他們都已經奉到令諭，所以，沒有人向楚小楓招呼。

篷車停了下來。

成中岳走在車前面，聞聲停步。

但他並沒有迎上來，却示意段山行了過來。

段山拱拱手，道：「閣下是……」

胡逢春道：「老夫盧州胡逢春。」

段山道：「哦，原來是胡大俠。」

胡逢春道：「篷車坐的什麼人？」

段山道：「咱們的小姐。」

胡逢春道：「哦！婦道人家？」

段山道：「是。」

胡逢春問道：「諸位是那一個門派中人？」

段山看看站在胡逢春身側的楚小楓，道：「咱們沒有什麼門派。」

胡逢春一怔道：「你們人手不少！」

段山道：「不算太多，不過十幾個人罷了。」

胡逢春道：「諸位準備到那裏去？投親或是訪友。」

段山道：「都不是，咱們去見識一下春秋筆。」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為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